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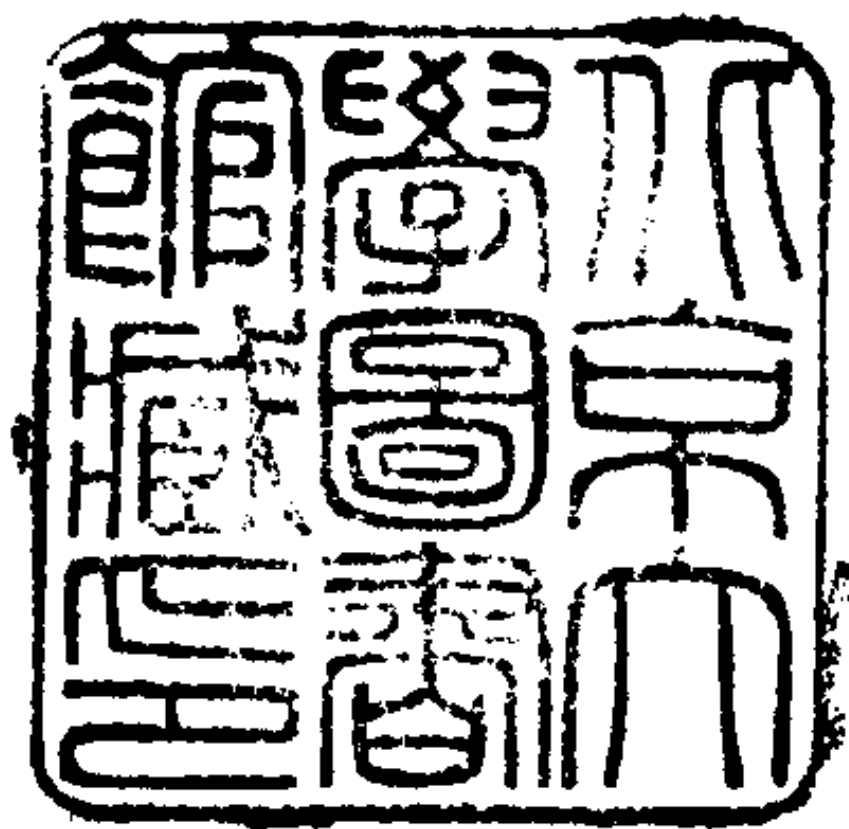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⑪
周 駿 富 輯

大清畿輔先哲傳

(二)

四十卷附
列女傳

徐世昌撰



明文書局印行

師儒傳一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

天津徐世昌撰

孫奇逢

子立雅

博雅

姪度雅

孫注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幼承家學與兄奇儒奇遇弟奇彥皆砥礪名行爲庠序所推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謁同里楊繼盛子應尾應尾猝然問假在圍城內無糧芻外絕救援將若之何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歎曰吾定子生平矣年十七中萬歷二十八年舉人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取諸儒同異發明考證期於自信不顧人是非兩居父母憂準古禮治喪偕兄弟廬墓六年不飲酒食肉歲時哀慟如初喪提學道李蕃以純孝疏旌其門家故貧日食常不繼邑中富人願貸以金粟婉辭不受每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善繼講學自辰至日

昃始得豆麪作羹怡然自得無不足之邑少時思以功名自見既
居憂心傷祿不逮養乃絕仕進念取五經四子及宋明諸儒書讀
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於天人之際乃覺一言一行皆發
於良知而基於慎獨其得力蓋自居廬日始也後入京師見曹于
汴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學益大進時吳縣周
順昌嘉善魏大中桐城左光斗負人倫重望爭與之納交大學士
孫承宗視師關門重奇逢學行欲以職方薦起贊軍務既堅辭之
而告其客茅元儀使交懽諸將虛公延納以收其用承宗嘗曰昔
尹吉甫佐宣王中興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亦余之張仲也奇逢
湛深於學而清剛疾惡厲風節赴義若饑渴天啓乙丙閒逆閣魏
忠賢竊柄殺異己者左周魏先後逮捕下詔獄奇逢與善繼父正及
新城張果中傾身營救且納橐餽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伊順昌

友朱祖文往來京師經容城必主奇逢家獄久不解奇逢上書承
宗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獨以善類之宗
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
秦以眇布衣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
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
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
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
菴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於中豈獨無意乎承宗讀其書歎息
疏請入朝將面陳於上忠賢大懼遶御牀泣謂承宗入有清君側
之事請帝下詔止其行治獄益急光斗大中順昌各坐賊酷拷奇
逢與正竭家貲代償不給則廣招同志釀金於士民前後賫送京
師三人已相繼拷死奇逢復散金還諸人有不受者爲設奠於途

以餘金付其家當釀金時暴行酷暑烈日中奔走數百里聲聞沸騰禍且不測奇逢則曰人固當有死爲三君死死不恨且死定有命闡其如我何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奇逢與鹿正張果中也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欲延奇逢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以貧無芻蕘辭再致養馬需又以病不勝騎乘辭其待小人不惡而嚴而小人亦相與愛敬之不之害也崇禎三年御史黃宗昌薦奇逢與善繼可大用徵詣京師八年禮科給事中王正志舉奇逢詔書到門者再皆不赴朝野重之稱曰徵君九年清兵逼容城帥鄉里子弟完城以禦時鄰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上其事於朝命加級擢用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聘之贊軍務俱辭不就十一年率子弟門人隱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峰上族黨依之者

數百家奇逢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暇則與其徒講禮興學絃歌之聲相聞遠邇化之如家人骨肉盜賊睥睨不敢犯其境取田子春避地徐無山埽地而盟之義作埽盟餘話壬午以後凡三遷其地寓鹿善繼江村者六年再徙新安遷祁州窮年旅食不問家人產一囊貯米屢罄怡如也清初國子監祭酒薛所蘊兵部侍郎劉餘祐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斐交章薦徵俱以病辭有司敦促急或謂恐得罪奇逢曰薦者以賢視我我不敢自賢而自處於不賢何罪之有及圈田令下奇逢田皆在圈中謂子弟曰故人茅元儀二十年前勸我徙曰此地非子有也乃今果然吾聞中州地廣蘇門山下宋邵康節元姚樞許衡高樓講學舊處也吾將往焉留其長子守廬墓乘柴車南徙副使馬光裕遇諸途問乘車者爲誰以孫徵君對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奇逢曰失家將之蘇門居焉

光裕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十餘里夏峰村願奉先生奇逢
固辭曰長者絕我乎何拒之深也遂舉宅一區田十餘頃以畀奇
逢因創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學者稱夏峰先生奇
逢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立朋黨自公卿逮布素懽然以誠信
相接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其教人務實行先彝倫問答
因人不主一端矯枉救失各衷於理又能洞鑒隱情談言微中使
人言下自悟不以形迹繩人以故興起者衆或蓄疑不能自決徐
爲條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而相悅以解故爲學者所尊嚮四方
從遊之士數十百人登封耿介上蔡張沐江陵漆士昌定興耿極
清苑高鑄皆稱高業新安魏一鰲白山右至起雪亭於夏峰奇逢
常遊其上故及門問答一鰲爲多睢州湯斌以監司乞養歸授徒
梁宋間後事奇逢執弟子禮潁川劉體仁有雋才見奇逢若有所

失求築室夏峰以居久之不樂棄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前
後凡十一徵終不起嘗曰吾坐兼山堂讀易消遣世慮有清泉嘉
樹足以資嘯詠有良朋諍友標理談義足以和性情舍此至長安
事貫人乎其不知止足之義矣安福李震生見奇逢出曰先生今
隱矣而少時豪俠之氣尙自逼人先生非隱者也奇逢語其弟子
曰吾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癸甲之間則
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奇逢爲學篤實切近本乎
倫常日用而以體認天理爲歸言心卽在事見言已卽在人見言
高遠卽在卑邇見而歸於慎獨而已嘗自謂七十歲工夫較六十
密八十工夫較七十密九十工夫較八十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
敢懈此心庶幾少明視聽言動能循禮子臣弟友能盡分喜怒哀
樂能中節戒欺求慊是聖賢真境界也其天性孝友兄弟逝久每

觸其手蹟輒涕零父母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
每晨起謁先祠退處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嘗有惰容子孫姪
甥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雍穆寂若無聲尤篤於姻族
故舊旣衣食之又爲經理婚娶喪葬諸事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
尤以力持風化爲己任其與人和易若不自勝至於事變之來衆
人震撼不知所措者處之裕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奇逢之學
盛於北與李容黃宗義鼎足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驪
從以一見爲快嘗三月渡河游大梁士人望花外小車攀援下榻
兒童牧豎胥相慶曰孫先生來吾家也游嵩洛士大夫郊迎之過
覃懷爭延留遣子孫追隨有以襦襦至者曰異日成人俾得揚言
曰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如此康熙十四年四月二
十一日卒於真峰年九十二前數十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

人子孫講論不輟其詳記於考終錄中歿後京內外官吏士紳以
迄窮鄉老幼貧窶之子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
葬於夏峰東原大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易州學者就
故宅爲雙峰書院而容城則與元劉因明楊繼盛同祀保定則與
孫承宗鹿善繼同祀道光八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奇逢嘗病世之
辨宋王異同者不能觀其會通爲返本之學乃昌言以告學者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
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
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
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
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詣納天下人士於理熙
宣成宏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

卽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其紫陽之貞乎又著理學宗傳八卷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也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也次之二十四氣也再次之七十二候也合之以成歲功論者謂奇逢學宗陸王及晚年乃和通朱子之說獨灤州趙御眾謂其學以天爲歸以孔爲的或有以爲非考亭之學者先生不辨也蓋自志學以來無一日非窮理之學也或有以爲遵姚江之學者先生不辨也蓋自與鹿忠節講學以來無一日非格致之學也或又以爲考亭姚江調停兩可之說者先生亦不辨也蓋窮理爲孔子之窮理致知爲孔子之致知也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爲兩可但當問

其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正未易
以左袒虛見爭也先生一生學問總之以孔子印諸儒考亭姚江
之說各有定論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湯斌曰先生嘗以古今諸
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賢爲歸慈湖以傳子靜者失
子靜龍溪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
行之實徒憑揣摩臆度以軒輊前賢先生所不與也當草昧初闢
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
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
者之緒以爲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不知何如其有關於世
道則一而已矣奇逢所著之書理學宗傳外又有讀易大旨五卷
尚書近指六卷四書近指二十卷晚年批定四書近指十七卷四
禮酌一卷乙丙紀事一卷畿輔人物考八卷中州人物考八卷游

譜一卷取節錄六卷歲寒居答問二卷附錄一卷語錄二卷孝友
堂家乘八卷夏峰集十六卷詩經近指聖學錄孫文正公年譜兩
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日譜共若干卷俱行世其年譜則湯斌耿極
等所輯也子六人立雅博雅最有名

立雅字君建號宏齋奇逢長子未入學時母夢剖腹洗其腸遂讀
書聰穎過人八歲母死立雅隨父杖履恂恂如成人十六爲邑諸
生過江村鹿善繼一見以道學期之授以認理提綱傳習錄使知
程朱陸王之辨甲申後隱居不仕奇逢移家蘇門立雅留里守墳
墓鄉人決去就質曲直者率造廬焉或至有望廬而愧返者人皆
比之管幼安立雅素不入城市十餘年未嘗襁謁公堂時官
敬仰往往屏驕導過門爲竟日歡順治十八年以例膺歲薦部檄
數催逼堅辭得免尋至蘇門所造日深凡所論著俱闕至極趙御

眾謂其有真性情乃能為真學問一時推重如此奇逢歿哀毀骨立一準古禮慮子姪或隕越貽先人羞張六約懸於壁人咸謂不愧奇逢子也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

博雅字君僑奇逢第四子幼端重不苟嬉笑見者為之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純德激賞其文值流寇陷京師純德殉國難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其父隱居雙峰時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博雅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奇逢遷蘇門博雅留侍母貧無以炊賒柿餅供食徒步奉至蘇門母病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哀泣三年不見齒奇逢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卧牀側候其欠伸未嘗一日離奇逢既高隱著書講學四方從遊之士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皆博雅為之經紀奇逢晚患重聽諸

弟子問難必使之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輒引經據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者皆與博雅親無不知有君儕者凡奇逢所著書多出其手編訂雖數易藁無不工楷書之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康熙八年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啟朱以博雅名上之以親老辭奇逢卒偕兒望雅弟韻雅廬墓三年哀毀骨立見者感歎博雅至性過人德器純粹喜稱人善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往往見省改問以時事多不答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十五年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五年將遠徙具藁饋以從博雅家故貧竭產供弟故交有所贈遺皆拒不納同難有械繫者以已所策蹇讓之徒步炎暑中兩足皆腫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聞赦至隆冬赴京連夜行僵仆冰雪中卒以

此致病而歿年五十有五歿後不數日弟事竟解免流徙士大夫
高其義稱文孝先生所著詩文曰日約齋集

度雅庠生奇逢姪初受學於鹿善繼性鯁直研心古聖之道不求
聞達甲申後旅寓夏峰自作耕苦奇逢題所居曰學稼軒告以舜
耕歷山伊尹耕莘孔明耕南陽其勲業皆出於此今寄居於蘇門
不有耕者無以佐讀者子其勉之當時學者稱爲學稼先生

淦字靜紫號擔峰望雅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授內閣中書旋謝
歸淦淹貫六經博覽漢魏以來諸史浸淫百家而尤精於性道四
方學者多宗之性好遊足跡徧天下北抵絕塞南浮江滙歷會稽
訪嚴陵釣臺遺趾登黃山絕頂所至有詩藏篋中千餘篇今所行
擔峰集四卷僅十之三四耳錢秉鐙曰詩也者天地自然之聲非
吾所能刻意以求也然不刻意求之而其自然者不出古人苦吟

十年始就一語亦祇得一自然而已是自然者非讀書窮理體物盡變則情不真而詞義不能曲達靜紫之詩探幽抉奇幾於自然其讀書窮理得於家學者素也夫學有用功於彼而得力於此者靜紫之於詩是也

李對

隰崇岱

賀應旌

毛三光

李對字霞表雄縣人精於易順治七年訪孫奇逢於蘇門居聞嘯樓奇逢問易說始著讀易大旨夏峰集贈三無道人詩有云人在孫邵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爲我指津卽指此三無者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是也奇逢嘗曰足下三無弟時奉爲心型亦時以勸朋友人人仰三無道人也足下以瓦橋老布衣一旦升堂入室三十年間修之力盡在於不見不聞他人烏足以知之對嘗輯經中遯世之言集爲一編曰遯世哀集首取易

之潛龍蓋唯有龍德而後可以遯也奇逢序之曰遯世與辟世異
辟世必隱遯世不必隱辟則入山深入林密古人所以有不留姓
字於天壤者是已遯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惟
有不悔而已辟世高遯世大此聖人賢者之所由分也荷簣丈人
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序列於論語中未嘗不高其誼至序逸民
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皆遯世之義也遯之途寬故遯之
義大堯夫有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對
與奇逢有連相隨數十年誼兼師友歿後同人祀之超化十子祠
隰崇岱字千里易州人忠信篤學左光斗視學直隸補諸生與王
餘佑友善孫奇逢避亂西山集同人講學及遷蘇門崇岱與王餘
佑魏一鰲等葺其舊廬爲雙峰書院書石記之崇岱爲河北大儒
奇逢作五子詩崇岱其一也惜其事蹟不概見夏峰有酬隰千里

詩一章足以觀其略云詩曰夙昔聞君名筆墨極奇峭相隔僅百
里未得接言笑今卧共城邊十年形影弔忽然枉芳訊驚喜踰素
料夜窗一再讀寒燈耿相照因憶吾子游與君皆年少同入有道
籍君高白雪調雁影斷中天鶴跡凌絕巘夢想亦有年名德已稱
邵何時入深林縹緲蘇門嘯肥鄉有賀應旌者字宣三號懷菴順
治二年舉人知丹陽縣有文章經濟名寇犯鎮江應旌與防兵協
力守禦城賴以完告歸纂修縣志號稱詳實七年孫奇逢南發途
次遇之遂與訂交後居蘇門寄書云出門爲尋師友共證性命三
載棲遲所見惟蘇山衛水而已張湛老雅相念欲與同人結社於
懷衛彰之間倣昔諸耆於康節故事弟甚愧之然已許農事告竣
或偷數日之間一過滏上兼悟函樓主人不謂天陡寒復成虛願
明春情興又不知何如張達老亦相期弟念此公年近八十弟來

歲逾七旬亦亟思一見憶昔年遊京師吉水無錫關中三先生同登講席稍涉遲回遂爾錯過猶意天下大矣真儒應自接踵當今之世繼三先生而起者誰乎不敢謂海內無人然百聞不如一見何時握手當圖一傾倒也應旌嗜書好士嘗爲申涵光刻聰山詩集公之世著有雲陽政略澤畔狂吟等書藁城毛三光字晴嵐亦奇逢之老友也工爲詩自題其藁曰毛詩吟奇逢寄詩以人豪稱之

杜越

杜越字君異號紫峰明諸生世居定興縣之東江村幼英敏孝友尙義遭其父及王父母喪哀毀幾殞命時定興鹿善繼倡學江村越首執贄窮極理奧善繼異之因字曰君異平生砥礪行誼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乙丙間瑞禍起魏大中左光斗周順昌前後被逮

越偕鹿正孫奇逢倡同志釀金納贖時大中子學伊順昌友人朱祖文俱匿江村越周旋復壁間無稍顧忌一時義聲動海內名士宿儒過江村者爭與納交茅元儀負人倫鑒一見越奇之邀之南游曰有老母在不敢作五嶽想也鼎革後隱居不仕家貧布衣蔬食授徒以奉其母一時名彥咸師事之與人處油然和易終身無疾言怒色而剛介絕俗有壁立萬仞之概遷居新安新安人化之老穉婦孺親如父兄年八十餘飲啖不衰或問以養生之術曰無之但平生未嘗嗔怒或以此得老壽耳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有以越名薦者越歎曰名誤我堅辭之北直巡撫命以騾車過越門掖之登山西以檻車載傅山同就道至京師杜門謝客比試越告老山告病詔舁入伏而不謁遂免試命出越遣子郊問山曰何日行山曰即日行及歸特旨授中書皆不拜人比之嚴光周黨

云年八十七卒門人私謚曰文定先生初越以治安爲己任及明
亡絕口不譚時政同邑吏部郎范士楫勗其出越辭曰但願得侍
老母天年足矣餘非敢望也母沒年逾六十哀毀如少壯時三年
齋居不茹葷酒嘗思母病當七月求一柔滑席慰體未得每心痛
之後盛暑未嘗卧簟其學尊陽明每舉羅洪先答何善山蔣道林
兩書教人而大本在孝弟得力在分晰義利平生嚴取與及門弟
子一紉爲壽亦必拒之不受也將沒友人候之問有情無情及病
苦之說越曰人本有情必使之忘是絕情也此二氏矯人語聖賢
甯以人等木石耶我無非自得時卽病而主宰常清無他苦也其
定靜如此著有紫峰集十四卷越於書無所不窺其所爲詩文生
氣粹益能自闢蹊徑孫奇逢序而行之趙士麟曰孔子言過勿憚
改若先生則無過可改楊爾淑曰先生年八十未嘗一日不樂予

謂邵子居洛四十載安貧樂道生平未嘗攢眉先生殆庶幾矣越喜飲酒工書愛藏真帖而蒼秀飛動實過之往往醉後揮毫求者戶限幾穿然不書縑帛精楮得其薄蹠片紙皆奉若拱璧云

殷之紐

殷之紐字伯芽號樊桐雞澤人少從叔祖大白游平易持重於書無所不讀喜談經濟論古今興亡治亂得失必窮竟源流言之鑿鑿研心性理諸書謂宋儒各有獨詣之學故不立門戶一以躬行實踐爲歸大白嘗曰此吾家有道也命二子岳淵從之學天啟元年貢入國學廷試高等授知縣不就四年中副貢生文名益噪明亡杜門晦迹凡七奉部檄催就選堅卧不起自扁其室曰確堂言確乎不可拔也鄉居三十年長吏聞風式廬冀一覩顏色不可得岳棄官歸日暮過從客來輒避去亂後家益落至不能給饘粥寔

如也鉅鹿楊思聖負海內重望獨慕其行書聘再三始一往爲設
帳南亭教其子一年而返孫奇逢嘗作五子詩曰靜穆者雞澤謂
之紐也之紐老而好學益篤六經皆有論述易學尤深書類顏魯
公行草同米顛筆意年八十三卒

李衷實

李衷實字完一新安人族兄孔從以學行爲鄉所推衷實師事之
銳意進修靡間寒暑年十七入邑庠試輒高等有聲諸生間鹿善
繼倡道江村衷實與族弟童負笈從之遊善繼語人曰完一可與
言文章蔭繩可與言春秋蔭繩卽童也天啟元年左光斗督學畿
輔選士充太學得其文深爲嘉許高陽孫承宗見之亦曰此非庸
人也衷實有至性事父母言動唯謹居喪哀毀若不勝母有兄弟
貧不能自存者爲資其生與別駕劉勃然友善劉病歿迎其母養

傳十一
三
之久而不衰諸生張某病劇託其子類錫衷實撫之如子卒翼以
成名左魏之難舉一歲教讀費以應其急一時名士若崔九圍李
順昌等皆師事之後進之士執經問業者履嘗滿戶外順治初授
徐州州判大參張某重其品行不以屬吏相待用巡方薦陞荆門
州同知輓漕無後期力絕耗羨金不兩月一歲正供民爭告完有
嫠婦張逋官糧鬻女三十金以應衷實傾俸金代償使爲母子如
初去之日父老流涕攀送擢四川順慶府通判甫至卽乞休歸所
攜者僅一蒼頭兩蹇而已行次漢中囊洗不能前遇參議董應徵
知其廉助之歸里家居七載食貧力學以病卒年六十九衷實生
平不治家產以教授爲業好義樂施崇禎十三年歲凶出粟數十
石爲粥以濟饑者容城蕭姓貸銀三百兩不能償爲焚其券在順
慶時彭溪知縣師覺先聞艱不能歸解驂贈之後覺先擢保定同

知不干以一字恬淡靜穆無他嗜好獨好吟詠至老而愈篤爲詩文走筆數百言立就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惜其藁散佚無復存者孫奇逢爲傳而傳之

張翼星

張翼星字三明保定府左衛人明崇禎九年舉人精研宋儒心性之學尤長於易授徒講學以姚江良知爲宗家貧不仕隱卜肆日獲百錢自給衣履常不完盛夏裁冠氈笠晏如也從弟元錫爲顯宦屢迎不一往有所遺擇小且劣者受之人高其行從之游者常百餘人

陳鏞

孔衍學

陳鏞字國鎮涿州人少受業於定興鹿善繼善繼講陽明之學嘗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明崇禎十一年孫奇逢避亂

於百樓鉉攜家相依研精學業不隨人俯仰杜越稱其不入會不受請二事巖峻得鹿氏家法奇逢進之曰立會請客亦觀其心善不善耳君子與人爲善彼豈能挽我哉夫失足於權力勢焰者必我有所借之以爲利耳如以明白坦易之心出之因時推挽何處非學問所及之地所及之人陳太邱郭林宗是吾師也鉉性孝友親亡廬墓三年道範嚴整爲人所畏憚太學馮銓同城居謀一見不可得然諄諄提掖後進老而益篤或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鉉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與博野顏元善元嘗曰予當懇摯時輒思陳國鎮年七十餘卒康熙二十九年祀鄉賢新城孔衍學字養遠者一名心學亦善繼高弟也留心經術於書洽浹無所不窺尤精陽明之學嘗著書箋六十餘策明天啟間左光斗魏大中坐贓被逮衍學與張果中諸人集同志釀金謀贖罪而左魏相繼

杖死皆不獲救孫奇逢深相推重於取節錄中載其智畧明亡不仕海內高之

張潛弟冲

張潛字上若磁州人明兵部尚書鏡心子生而穎異數歲讀書通大義年十二補諸生見者皆曰此大器也值甲申之變鏡心棄家而南潛獨奉其母遁巖谷間卒脫於難復走二千里尋其父於姑湖奉之歸里順治三年舉順天鄉試六年成進士九年改庶吉士與湯斌耿介以聖賢道德相砥礪性至孝聞母病卽乞養歸躬侍湯藥與妻劉弟衍爭割股進母病獲痊後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皆如禮時監司條奏地方利病大梁道沈荃詢於潛潛謂鄴下朝歌郡當孔道歲苦供億請大兵駐二郡旁邑協力供應則眾擎易舉民困可甦荃然之章上得請永爲例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

轉之命同人錯愕潛怡然歸鍵戶讀書究身心性命之學萃古人格言懿行以勉子弟其子榕端既貴盛猶手書嚴訓不少寬復輯其父遺書訂爲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行世兄弟十人已析產父歿復出已所有讓之其鄰里戚族不能自存活者周之備至而扶植寒賤表彰忠節尤視如性命嘗曰吾讀書得力在毋自欺三字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孫奇逢往復論學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弗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其所得可知矣時三輔兩河稱夏峰滏陽兩先生如泰山北斗年五十八卒著有澹宵集十卷杜詩註解二十卷弟冲字遂子康熙二十年副貢生讀書日數千言究心性理孫奇逢謂其言有體有用平生不苟言動人莫能窺其蘊學者稱九老先生

李經國

李經國字夔卿號頤菴大興人爲兒童時放逸好弄其父碩困之樓中累日夜不得出乃玩其樓所藏書漸爲文有奇思碩異之授以經史左國秦漢諸大家文年二十補諸生有聲都下然性孤簡不事生產家漸落乃爲邑子弟授句讀致酒肉養供賓客自甘粗糲怡如也從楊廷麟授爲文法廷麟酷愛之曰沈雄幽折唐之子厚也自是其文日益工而自命益不苟每遊西山酒酣起舞悲歌淋漓慨然有天下之志居潞河汎荷花水上分曹賦詩扣舷而歌一時才人貴客皆辟易甲申寇陷京師攜家入蘇門與孫奇逢講宋明之學潛心性理諸書手鈔成帙好讀易有得卽爲文發之取奇逢所輯諸儒傳宗錄時時與之商訂嘗曰人當放手足之際得不流連牀褥無病而逝亦快事也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明年下第游廬山爲日記數千言至漢江登黃鶴樓操筆爲詩未就而

卒年五十二奇逢嘗言經國於書無不讀對其面如無所有叩其中愈叩而愈不能窮著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傳一

三

師儒傳一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

師儒傳二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一

天津徐世昌撰

夏峯弟子

蘇門學說開河朔一大宗派海內之士仰之如泰山北斗自公卿大夫文人學士擔簦問業著弟子錄者數十百人竊觀夏峯年譜所述及他載籍所稱道可謂盛矣乃不數世而徵文考獻傳之者甚稀李塉論士嘗言南北華樸之異北方好學之士往往閉戶閤修不希聲於時而時亦無稱述之者斯亦樸者之弊也孔子曰文獻不足足則吾能徵之矣今傳夏峯弟子得畿輔之可徵者十八人曰張果中耿極耿權魏一鰲馬之馴王之徵王餘佑賈爾霖楊行健殷岳申涵光趙御眾陳澎徐夢松崔蔚林王體健高鐫賈三槐

張果中字于度新城人魁梧俊偉多奇節弱冠喪父侍孀母撫三弱弟一女弟家無儋石之儲徒手拮据三十年卒以成立性慷慨識大義受業於定興鹿善繼之門奇逢廬墓時奉其母之命就學墓側奇逢以其女妻之平生以立品勵行爲務初受知於魏大中嗣左光斗典提學使者以其文獨造貌亦非常人拔高等益有聲賢豪間明天啟乙丑丙寅之際逆璫魏忠賢竊國柄害異己者大興鉤黨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前後被逮一時知交均懼禍削迹遠遁惟恐波及已果中獨與奇逢及善繼之父正人所稱鹿太公者傾身營護不避危險當時所謂范陽三烈士也光斗過新城白溝先以書貽果中約奇逢同會因託其弟光明於鹿正之家翌日大中亦逮至過白溝則果中已走榆關探孫承宗入覲消息大甲欲假半日遲奇逢而緹騎不肯容倉皇未至都光斗擬贖二萬

大中五千立限嚴比奇逢與諸同志醵金送都城而大中已死杖下二日矣其子學伊踉蹌扶柩去正與奇逢復倡義捐募士民謀所以救光斗者果中與容城王拱極奔走道途交跡賫送甫至都而光斗亦杖死越一載又逮周順昌至擬贓五千時鹿善繼方從關門歸里順昌之友朱祖文攜其手書抵善繼奇逢竭力謀義助奇逢遣弟奇彥暨善繼之義僕趙順送京師而順昌又拷死皆不獲救是役也始終其事者惟果中一人果中住白溝爲南北通衢三家子弟故人往來行李皆主於其家果中暨其弟果正爲之拮据供應無不周至者時風聲傳播遠近都門中貴羣指目之厥衛往來嚴緝禍且不測果中以一布衣置身家性命不顧共生死於患難之中奇逢謂其心皦然爲燕趙之劇孟豈不信哉甲申錢謙益具疏以聞由是義聲滿天下明亡闖賊逼之赴選果中曰頭可

斷官不可受順治四年隨奇逢於新安作十老社奇逢隱蘇門攜家依之往來百泉山水間訪邵許遺跡所居數椽不蔽風雨頽然老儒而已嘗問奇逢眼前難過奇逢曰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眼前耳夷齊首陽之餓撐柱乾坤豈可小覲哉果中爲奇逢高弟阨窮以死世罕知者獨河南右布政鉅鹿楊思聖訪其廬謂爲今之古人順治十五年卒年七十一有遺詩一卷茅元儀立范陽烈士傳刁包立白溝逸民傳葬蘇門之夏峯奇逢曰于度開豁敏達無齷齪之態誕謾之習眉宇常舒胸次常坦議論多簡當而不詭於正三十餘年老貢士流離厄塞獨以正斃雖死猶生也因謚之曰康其同時急三子之難與果中相善者清苑則有賈爾霖雄縣蘇湯宇新安李衷實陳諤言李童梁大用容城崔庚胡向化新城孔心學定興許顯達諸人獨王拱極家苦貧典

衣服簪珥助光斗一聞比期迫攜金往返二百四十里一日即抵都其出門時客坐滿堂不告而行妻子皆不知所往也鹿善繼贈以聯推爲俠客其無愧也夫

耿極字保汝號誠齋定與人幼寡言笑重厚如成人六歲時其父攜之謁鹿善繼一見異之曰老成端重大成之器也九歲喪父益力學事母矢志爲一流人初從杜越游繼受業於奇逢之門深有會於良知之旨奇逢貽之以詩且曰知之眞信之篤行之勇於保汝僅見之其學以慎獨爲宗以存誠爲要以日用倫常爲準繩謹守師說聞道最早同學有疑難欲請之師或得之師傳者輒質之極無不渙然冰釋湯斌耿介趙御眾諸大儒皆遜謝以爲弗及奇逢亦稱爲此吾門尹彥明也家始由富而貧流離患難之中隨遇而安淵然深造年逾六十涵養愈純粹不見喜怒哀之色每語人

曰眼前皆大道成敗順逆不作歧觀先師之言非身體之不知其親切而有味也中年教學四方往來見之者皆傾心敬服西華程來儀歎曰耿子之學如此愈令人仰夏峯如泰斗矣遂因極望夏峰再拜稱弟子後設教河朔之間熊洛敘年九旬亦因極遙贊於奇逢其篤守師傳感人如此極善言先王之道謂井田封建爲必可行唐虞三代所以長治者以此自井田廢而治安無善術唐太宗銳意有爲而魏李長孫輩阻之後之腐儒一唱百和決言古法不可以治後世其說似是而非皆不知井田之所以爲井田者也不乃著王制管窺一編考核詳明疏節條暢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朝行而夕效矣尤精於易寢食坐卧其中不務高深專求簡易其言曰夫學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德不若天不足以云崇業不若地不足以云廣不由天之道而能使德崇如天不由地之道而能使

業廣如地吾未之前聞然天地之道何在乎天地之道散之萬物
物有大小莫不有天地之道亦猶文武之道在人賢有大小莫不
有文武之道是故孟子欲希聖則學孔子孔子欲希天則學易蓋易
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天地之盛德大業畢見於
此第後人視易大遠求易過深不以爲莫可憑依卽以爲不適時
用此孔子所由歎君子之道鮮也余讀假年學易之章仰思其故
得徵君夫子循循善誘乃恍然於神无方而吾身卽其方易无體
而吾身卽其體且萬物无非神之方萬物无非易之體然後知易
也者吾之安宅養生之布帛菽粟饑渴寒暑所不可一日離者也
乃爲周易淺義一書奇逢稱之曰尋常日用可與天通此尼山絕
學也晚年歸老夏峰以一身係斯文之望提撕後進不遺餘力後
卧疾五六年語言艱澀而神氣溫和卒之日猶講學不輟云孫淦

曰先徵君及門弟子以經濟著者曰湯斌魏一鰲以學行著者耿
介王餘佑崔蔚林以文章著者薛鳳祚費密高鏞趙御眾以介節
著者張果中馬爾楹而品學端粹兼眾人之長者則保汝一人而
已所著又有古本大學釋言古本中庸釋言存誠集藏於家子之
翰字爾良號戢生侍父蘇門之西峰其父晚年病卧牀褥舌強不
能言之翰扶持抑搔視察形色飲食便溺皆躬親之三年未嘗去
左右父卒母病如侍其父疾時親亡哀毀骨立不飲酒不茹葷不
御內至於終喪凡十餘年終以毀卒學使湯右曾陳至言旌其門
查嗣栗聞於朝得旨旌表極兄權字是經武舉人亦以孝友稱明
崇禎十一年奇逢避亂於易州五公山之雙峰權來受業旋迎至
百樓百樓者權所居里也居四年再返雙峰賊警至奇逢率門弟
子扼要守禦權盡出其粟以供之其勞最多十七年奇逢避賊新

安土寇嘯聚謀劫掠權在山中與奇逢仲子奏雅傳偽檄賊至境無敢犯者人奇其智後官江西爲運船奸役所中訟八年其子之基亦武舉人朝夕侍父糧絕汲水鬻之朝夕供父食以親罹患難不飲酒食肉奇逢重之謂權曰爾八年成就一眞孝子勝登將壇矣太康有孝子耿耀及弟炳者嘗慕權極之爲人訂爲兄弟分宅以居且贈田四頃其義譜云性地成宗心源爲譜奇逢義之爲作三耿合傳權著有是經詩稿一卷

魏一鰲字蓮陸新安人少舉於鄉爲忻州知州訪賢下士多惠政去官之日匹馬雙僮而已順治二年聞奇逢倡道北城曰道在是矣因取陶潛倦飛知還之意名其讀書之室曰倦飛柏鄉魏裔介過其廬與論學易其額曰廣居軒奇逢爲之記且告之曰爲官之日短爲人之日長失意時不動心則輕脫自得不受羈縻所謂英

人達士也自是爲學之志益堅再補泗州歎曰未能成已敢言成
物不就乃於夏峯築室兼山堂畔顏曰雪亭居數載與睢州湯斌
登封耿介輩同堂問辨不倦湯斌稱其上下今古視千秋如旦暮
惟性高曠病不耐俗奇逢謂之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所共由
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觀師冕一章卽聖人萬物一體胸
襟位育參贊全體學者得此方完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蓋進
之也一鰲從奇逢最早遭時喪亂患難與共者三十二年故及門
問答語一鰲爲多湯斌官京師時嘗策蹇訪之見斌繩牀破被數
椽不蔽風雨歎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斌亦以雪亭比朱子之寒
泉精舍云康熙三十一年卒崇祀鄉賢一鰲嘗於保定城中修上
谷五賢祠後人遂以一鰲與張羅喆等配享焉所著有四書偶錄
詩經偶錄北學編夏峯年譜及雪亭夢語雪亭詩草行世魏裔介

曰蓮陸壯年棄官歸不顧妻子不問家人生產更從徵君受性命之學深嗜而篤好之不啻饑渴之於飲食也而其致功則兢兢以存養省察爲要其深造所得則備具於雪亭夢語一編大抵皆發先賢之蘊明內重外輕之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於上天之所以生我者尤諄諄留意焉噫此覺語非夢語也朱子以格物爲夢覺之關謂是物未格之前皆夢也聖人之心與天爲一常覺而不夢也下此則沈迷於私欲而不知返焉直至於大夢而後已知其爲夢夢庶可覺乎余是以知蓮陸之用心良苦而益歎容城之學之有傳也昔程門之龜山紫陽之勉齋皆能以其受之於師者聞之爲書以表其尊崇推奉之意故能上翊羣聖下迪後學凡以傳之者之得其人也彼蓮陸者信能傳容城之學者也馬之馴字君習一字習仲雄縣人父維垣介毅立節概之馴明諸

生性磊落不苟同流俗喜聲氣結交多奇士與新城王餘佑王方
穀友善歲甲申三月提學御史陳德純校士易州之馴待試結諸
生五十餘人爲壇盟易水上約入深山避亂盟訖歸三月賊陷
都城乃號召邑中賓客子弟得士數百人縛僞縣令郝丕績僞教
諭劉泰堦立前訓導韓應節掌縣事旋與進士梁以樟兄弟問道
南行渡淮謁督撫史可法言事尋覓南事不可爲遂北行遨遊山
左卜居諸城縣南百里外九仙山之陽慕魯仲連高義改名魯黃
冠道貌教授生徒自給順治二年從奇逢受學奇逢懷友詩所謂
習仲能知幾者也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七十無子門人臧振奇葬
諸城西南七十里沙溝村著有詩一卷文一卷琴譜一卷
王之徵字五修號密齋安州人父方新任鄆城知縣邑素號難治
方新以計捕渠魁數十人誅之闔邑股栗莫敢踰法尋以病歸之

徵事父孝父歿毀瘠不欲生葬祭一依古禮見者歎息母李攫疾
晝夜視湯藥兩月不禠衣帶無倦色母卒始從奇逢於新安求身
心實益之徵故天資高邁奇逢與之論不覩不聞戒慎恐懼本體
工夫合一之理及白沙從靜坐中養出端倪之妙之徵輒心領神
會洞澈本源奇逢將移居中州之徵不忍別徒步送三百餘里大
哭而返奇逢寄書曰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真實向
學者指未敢輕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言念及此我輩益不容不
自勉耳康熙元年之徵再至真峯奇逢告之曰道在日用飲食謂
日用飲食之合乎天者則是道非日用飲食卽道也明道者正於
此分明而體認之之徵曰舉事接言日用間時有錯亂何也奇逢
曰舉事接言乃吾心與天下結通之脈絡以義制事以道接言爲
聖賢至詣其有錯亂者皆人欲牽纏見已而不見人耳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方爲聖賢磨練之功學者亦惟致力於此而已之徵從奇逢聞道最早至是家居獨學從杜越問聖賢之道奉之如師嘗迎養於室使子弟受業友人辛國賓母宋近八旬國賓先喪值歲凶之徵迎宋至家贍養如母歿爲殯葬博野顏元嘗曰予當坦率時輒思王五修其推仰如此年五十九卒子潛廬墓側蕭寺終制不去

王餘佑字申之又字介祺新城人父延善縣諸生尙義好施明末散萬金產結客生三子長餘恪季餘嚴餘佑其仲也餘佑生而聰穎讀書識大體年十六受知於桐城左光斗補諸生遊定興鹿善繼門與茅元儀講忠孝大節論天下安危成敗學益進繼世父建善隨官臨縣爲條列時弊數千言上當事拂其意調魯山會闖賊亂歸里從奇逢學益研極性命之理甲申闖賊陷京師餘佑方校

試易水投筆走歸過奇逢謀討賊延善率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與雄縣馬于建義旗糾眾千人攻復雄新容三縣禽偽官郝丕績諸人斬之開倉庫犒師聲北擊逆賊清師入遁歸西山已爲怨家誣陷執延善赴燕市三子將行餘恪以餘佑後世父不可死偕弟餘巖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揮之去遂獨身赴難餘巖歸率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子遺捕令益急會保定知府朱嶽易州道副使黃圖安力爲解乃免餘佑招魂葬父兄易州坎下村遂奉建善入五公山之雙峯躬耕養親不求聞達常往來蘇門與奇逢究心經史教授生徒奇逢語之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字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愧色此字不明終非眞實學問力砥流俗之意

也餘佑因名其齋曰共饑過定興復從杜越講學以明體達用爲宗閑邪存誠爲要河北隰崇岱張羅喆高鏞呂申管青陽刁包張翼星陳鉉王之徵山右傅山諸宿儒皆慕與交爭以學問相礪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耕桑醫卜無不窮析端委上下數千載如指諸掌於是策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十卷又集歷代兵畧爲乾坤大畧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杜越見之歎曰此草廬中事業也教士務實學爲文武全才時與弟子歌詩飲酒騎射技擊爲樂薦紳先生往往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博野顏元素高伉鮮許可見餘佑輒愧服以父道事之河間知府王奐結布衣交爲置宅於獻主講獻陵書院副將孔

毅買田二百畝餽之時野巾牛車往來瀛海嵩岱間所至兒童野夫聚迎曰王先生來矣爭相慰藉四方豪俊日造門典衣剝薦有緩急更爲措置無難色至達官長吏有求一見而不可得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學者私謚文節先生餘佑喜通任俠平生以砥礪品行講求經濟爲主故立身孤介刻苦有古獨行之風與人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若電聲如洪鐘或持兵指畫須臾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噴噴曰王先生命世才好爲詩古文詞下筆數千言立就書法豪逸然疎於攷證執筆多率意爲之蓋餘佑不以是爲重也所著又有萬勝車陣圖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十三刀法一卷認理說通鑑獨觀前著集諸書

賈爾霖字用汝清苑人明布政使鴻洙子也少與弟爾梅爾榮俱
負才名人比三鳳爾霖尤敏妙博讀古書明萬曆四十四年鴻洙
遭之來受學奇逢以其女妻之于歸之日製布衣一襲戒之曰汝
家貴盛歸寧當服此勿忘吾家累世寒素也四十六年爾霖應京
兆試已擬解首矣以策語觸時忌置副卷第一從父宦秦豫間與
文翔鳳諸名士游詩文益進下筆千言立就秦豫大吏皆延禮之
爲鏤其詩於石壯歲感病卒其遺著有筆眺集澹甯軒詩集數十
卷其妻守節撫孤年八十餘臨終告其子以嫁時布衣歿之爾梅
字美署博學工詩古文辭順治三年舉人以事母不仕年七十二
卒著有若菴詩集玉立山房文集世綸堂雜著共二十卷
楊行健字乾行新安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才智精彊有心計當
國多難常思自效國家甲申國變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

金陵念二親衰病無依不果時奇逢避地新安從之問業奇逢與其父洪遇聯十老會令諸家子弟行酒講養老之禮行健曰侍父病色養無惰容順治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污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六年會試期近洪遇謂奇逢曰吾兒兩不終場意甚介然如吾二人老病何借先生一言相勉奇逢語行健曰尹彥明以僞學之禁不對策而出正叔云彥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心而談高蹈人子所不忍出也行健遂出而應試卽於是年登進士授陝西藍田知縣藍田當秦之隘大盜盤窟四十餘年五遭殘破爲滅徭賦招流亡與居民議城守賊相戒不敢犯境有獲賊中綾一幅書縣人姓名者上官嚴檄究其事行健再三請曰此輩驅而入盜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迹則彼自化爲良民矣衆

感而哭曰公實生我行健治藍田久官民如一家濬水灌田清戶
冊丈地事舉而民不擾以不能媚事上官被劾解任囊空如洗士
民爲供給其食事白兼程歸里連遭父母喪哭之成疾葬甫畢而
卒初行健過蘇門愀然告奇逢以降志辱身爲恥奇逢曰自謂降
且辱正遽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毛義於親在捧檄而喜親
沒遂不復出吳草廬非宋孝廉乎今之仕者孰爲草廬而不仕者
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違道以干進志
何降而身何辱焉行健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矣因相約
結茅蘇門攜其二子爲投老之計其卒也奇逢爲誌其墓而深惜
之其所著有石蓮居詩一卷行世

殷岳字伯巖號宗山雞澤人明關南道副使大白子少跣跣不受
羈勒讀書穎悟過人爲文雄博有聲勢崇禎三年舉於鄉大白忤

楊嗣昌繫獄死岳與弟淵養死士謀復讐會嗣昌誅乃己甲申兄
弟避亂廣羊山結茅椽地絕意仕進京師陷謀爲莊烈帝發喪舉
義兵討賊淵先入城設龍亭痛哭文廟中賊黨蜂擁至執淵殺之
明倫堂岳載兵仗未及城聞變易服走賊騎洶洶來追索永年申
涵光募勇士與之戰殺叛奴張問仁岳跳走江南乃免明歲入京
上疏理弟事置佐賊諸讐人於法部檄謁選得睢甯知縣阜帽布
袍策驢之官所爲治清剛有父風申涵光以其性介直不宜於世
勸之歸岳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投劾而去仍騎
驢返故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岳自其先世貧無遺產
因葺其舊廬爲小廊曲檻扁其亭曰喻鳧以涵光自號鳧盟子也
涵光亦爲置遲山堂爲岳下榻地歌詩飲酒日往來酬唱他客至
輒謝去不見久之貧益甚餽粥或不繼而朝夕一編手所纂錄彙

纍堆几案世人毀譽不顧也平生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益性情所爲古詩沈鬱悲壯有橫槩之風然性好遊少時徧歷岷峨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襤被常不解偶遊盤山過燕市宿西郊蕭寺相國魏裔介光祿魏象樞引爲布衣交一夕逸去嘗游秦岱患腰脊病乘輿輿歷天門忽大叫下輿步登躋嶽頂觀日出不知沈疴之在體也五臺高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順治十四年聞奇逢講道夏峯偕涵光遊百泉林慮造其草堂從之問業留數日極歡而去愛中州大騁風土書約涵光同卜居不果後單車載所愛姬從故人入甯夏募游塞外登賀蘭山而歸嘗言小世界不足往來以不及浮舟海外爲恨康熙九年入閩爲武夷之遊甫至福州疾作而卒年六十有八岳性和而介歸里與田夫野老雜坐人有過輒面斥之往往聞其履聲輒避去慷慨尙節義好士如命楊

思聖以蜀藩人覲病道中岳念非太原傅山不能治踣千里晝夜
行水石中卒攜之來嘗聚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家自此益
落不惜其讀書以閑正道拒邪說爲己任宰睢甯日有僧用鐵釘
木室坐其內誑人金錢岳命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中祠
三教像中塑釋伽岳鬻產改塑孔子於中坐旁立義學以教鄉之
子弟其守正不阿如此著有留耕草堂詩集申涵光曰陶靖節之
所傳者不以詩而詩則其必傳者宗山之詩亦若是已矣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明太僕寺丞端愍公佳
允長子也生而聰異寡言笑不喜聲色涉獵經史百家之書能文
章下筆輒數千言絕去時俗蹊徑年十五補諸生文名藉藉顧不
屑爲舉子業日與諸同志論文立社載酒豪遊爲樂崇禎十一年亂
起議城守出家資四百金錢二十萬犒士甲申奉母避亂西山誅

茅廣羊絕頂與鉅鹿楊思聖雞澤殷岳殷淵定患難交三月京師
破佳允殉國難涵光痛絕復蘇因渡江而南謁陳子龍夏允彝徐
石麟諸名宿爲父志傳歸里事親課弟足跡絕城市日與殷岳及
同里張蓋相往來酬和人號爲廣平三君會世祖詔明死難諸
臣柏鄉魏裔介上喪忠疏列佳允名格於部議涵光徒跣赴京師
踴泥水中幾瀕於死麻衣經帶號哭東華道上觀者皆飲泣裔介
再疏爭之卒與祀卹如例一時士大夫高其行皆傾心納交宴遊
贈答無虛日片紙隻字奉如拱璧不知爲河朔布衣也涵光爲詩
吞吐焱流納之鑪冶一以少陵爲宗而出入於高岑王孟諸家聲
調氣格直駕三唐而凌漢魏嘗謂詩以道性情性情之眞者可以
格帝天泣神鬼若專事附會寸寸而效之則啼笑皆僞不能動一
人矣尚書王士禎謂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學士熊伯龍謂

今世詩人吾甘爲之下者廣平申島盟一人而已嘗遊林慮及懸
壺腦繼登泰岱歷覽的突明湖諸勝西入太原訪按察使楊思聖
思聖擢藩河南再見於百泉之上因謁奇逢執弟子禮奇逢恨得
之晚以聖賢相敦勉自是始聞天人性命之旨究心理學不復爲
詩順治十七年朝廷詔郡縣舉孝行有司以涵光應涵光力辭之
略謂先人殉國義當從死覘顏苟活慚負天地福不可以虛受名
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甚焉某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
梯榮地哉有司得書知不可奪乃止涵光交遊徧天下恥干謁要
津山西藩司王顯祚再三敦促一至其署薦傅山爲買宅數畝而
去甯夏某巡撫強之西行卒不往十八年以恩貢入成均辭以病
曰吾今始得脫弟子籍矣再舉隱逸之士堅辭不就日與諸弟寄
情詩酒散屨南園嘗自悔爲名累謝絕交遊達官長吏求一覲其

面不可得晚年取諸儒語錄昕夕研究造詣益邃作性習圖義利說及荆園小語進語諸書自淑以淑其兩弟嘗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朱陸同適於道朱由大路雖遲而穩陸由便徑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奇逢謂其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魏裔介則讚之曰年少文壇老來理路聖賢之所謂博文而約禮也其推重如此年五十九卒時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涵光爲詩學少陵其數亦與相等而其行誼之高則漢之郭林宗黃叔度庶幾近之又解琴理書法顏魯公尤工漢隸間作山水木石落落有雅致此特其餘事耳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說杜一卷行世趙御眾字寬夫號惕翁灤州廩生順治十七年從奇逢游志聖賢之學絕意仕進於六經羣史及秦漢以來諸大儒之書沈浸饜飫多所發明復以餘力旁及詩文翰墨黽勉學問老而益篤居恆慄

慄如恐失之每自訟曰垂名千古易無愧一心難奇逢嘗曰吾門
中若湯孔伯之端亮趙寬夫之善補過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
者嘗手輯夏峯遺書爲傳信錄二十五卷以志淵源又輯奇逢粹
語爲夏峯答問五卷又錄其所見以合於師教者爲弗措錄又著
困亨錄大旨以事心爲主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皦然不滓
遇事卽以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不敢以畔援希冀之
意參之故曰天下本無事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
生廢其天職矣學者讀書要在先識本心明自己之事依文能解
遇事茫然自欺欺人終歸無益吾心只此一事從古聖賢念茲在
茲舉人事萬變聚散得失付之流水我此一事並無增減也御眾
天資超邁學以收斂爲主奇逢與之論道書最多嘗告以一定之
理與不定之理自得與不自得之分集義與義襲之辨誠與不誠

之消息聰明與樸實入道之難易又謂道原無盡而學無了期安得有剝盡之時從剝處致力剝之時卽復之時非兩候也所欲所惡俱性命之理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學問從逆上得力正所以求其順也御衆之學好言了悟故奇逢以此進之初明季之亂大河以北多被寇掠御衆避地河南密縣之超化村超化者錢西齋佳選之所居也地據滎洧上游有山水林木之勝奇逢弟子張沐湯斌耿介耿極馬爾楹諸人與佳選講學其中後馬時芳立超化十子祠祀之御衆其一也著有山曉堂集行世

陳澐字半于安州人性倜儻負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達如往來不數月盡殫其蘊旣而覺其誤謝去不與通順治十七年舉於鄉聞奇逢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奇逢深引重之一時居門下者皆莫能先當明季之亂賊掠山東婦女百數十人入州境倉皇棄

擲於道悉收養於州城朝陽觀給之飲食問其里居姓氏事定悉遣人送歸拾途間棄兒令家人飼養之全活者眾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稔其貧以金餽之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非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猝置泚寓中去泚爲緘藏之逾年訪其人與之取故所封識猶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泚舍泚他出輒私鬻之而取其直泚不問曰朋友之誼固然此莛莛者何較焉嘗遊大名有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察其誣援之出史一日攜其女爲謝泚正色曰吾所以急汝之難者非有利之之心也今乃攜女以爲報汝其以我爲何如人耶揮之去鄉舉後益刻苦勵行博究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其於陽明傳習錄及鹿善繼尋樂大旨諸篇尤平生所得力也年七十五卒乾隆五年崇祀鄉賢子鶴齡字鳴九康熙二十三年舉人少承庭訓好讀河津

姚江二子書而以身體力行爲要父沒家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產恬然予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內無間言高陽相國李蔚延至京教其子一日念母卽謝歸母歿選官正定教諭效宋胡瑗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以文藝進者反覆指授之無倦容郡屬三十二城士子來學者數百人淳沈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水災有密授意以不成災報者鶴齡獨蹙然曰吾目擊饑溺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蒙振恤全活者數千家知府命督隆平甯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吏屢至而苗盡矣知府迂其言然終以此重之擢順天府教授雍正四年卒於官鶴齡表裏粹然踐履篤實自事親交友以及一嘔一笑無不規於禮而行之甚安教人務盡其誠聞人片善輒獎勵不置有不率者以身化之凡涉人身名

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夥嘗語人曰某平生不道人非而樂成人之美默默此心天鑒之矣爲文不事雕琢著有蓮窗語錄鈞元挾輿多先賢未發之覆歿之曰士大夫赴葬者數百人其門人李鈞張誌請於其友李堪方苞私諡爲懿長先生乾隆五年祀鄉賢徐夢松字兆麟邯鄲人康熙元年貢生事親孝好性理之學賊竄邯鄲捐金備城守著管見佐議六卷四年奇逢至成安夢松見之執弟子禮歸立希賢社著獨知集自警與邑舉人郝淵辨定音律能入精微疾革吟詩而逝

崔蔚林字夏章號定齋又號玉階新安人父九圍苦志績學家貧奉母館於濬縣值土寇劫其母奮身與鬪被重創幾死順治八年舉於鄉除陝西白水知縣以病乞休耆儒碩德爲士論所歸及卒門人私諡曰孝烈建祠祀之蔚林少穎異七歲時父與座客論經

義客有遺忘者蔚林輒默識舉示之客大驚異既長益好讀書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宏文院侍讀進宏文院侍讀學士改補翰林院侍讀學士與修上寶錄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特旨加詹事府詹事厯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蔚林前後服官恬於進取始爲庶吉士受知上不俟散館先期一年授史職上卽位再遷至侍讀學士時年甫三十人以爲旦夕且大用蔚林瞿然曰吾年始壯同年中莫吾先者吾何以堪之驟進非吾志姑歸務吾學耳遂以省親乞假歸過新安商所學於杜越往復辨難越以猛勇深細稱之假滿補侍講學士適內黃令上蔡張沐以闖事入都蔚林造訪之一見欣相得語人曰自吾見仲誠俗情頓割凡事自作主張身外之榮辱利鈍聽之而已仲誠沐字也朝廷方設宮僚以次當遷

少詹事聞父疾遽請急有勸之稍待者蔚林不可曰吾以官故少留是官重於親也求去益急其後遷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向所應遷者蔚林恬然初不自以爲滯也故事詞林最重前輩資次稍後者遇遷擢輒退讓引避蔚林於同年非前輩且循資非越次也而違親甫三載其父亦非有大困乃不惜旦暮當遷之官棄如敝屣其度越尋常豈可以道里計哉蔚林旣歸父病已愈朝夕奉起居色養備至康熙六年往蘇門從奇逢問學奇逢告之曰子嗜陽明須知陽明與程朱相劑爲用非有抵牾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而成羹八音諧而成樂四時備而成歲智廉勇藝文之以禮樂而始爲成人故川流敦化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匯其源則所觸之一節皆全體也若存一說廢一說是有春夏而無秋冬矣孔孟之用用在萬世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日用猶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菴之言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其力無窮理惟一貫第爲之而已矣又曰學問之事最忌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近於執守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近於自任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鹿江村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宋陸異同駮訟至今皆不識無字理爲字句所障耳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量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成一義襲而取耳蔚林留兼山堂十餘日登嘯臺憩安樂窩欣然有春風舞雪之樂適搆疾久不愈益從事寡過之學沈潛易義衣冠危坐精思者三年嘗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

靜互爲其根其間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爲一圖及見瞿塘來
氏易說與之合曰此所謂先得我心者遂焚之居五載疾瘳父促
之赴都再起爲講官適詔撰易經講義同官皆推蔚林每漏下四
鼓輒起創草五鼓入朝罷卽閉戶謝客覃思研精凡一卦之大義
一爻一象之纖悉曲微反復極論以求通貫於天道人事消長往
復之際或勸以病後宜少息曰易理微與非中夜深思不能得也
時上好學稽古重視經筵諸臣而蔚林資美深 上嘗試諸詞
臣拔蔚林第一先後賜貂裘文綺珍果恩義周渥一日侍直 上問
所學命錄所著以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獻之召入懋勤殿命講
格致之義上聽畢曰然則宋王之說皆非與對曰臣不敢以爲非
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故不爲苟同也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
是時上意方嚮蔚林蔚林亦自以得事聖主被殊遇感激思自効

閻朝廷政治得失及臣下賢否慷慨指論是非較然嘗爲同官所
忌旋奉使祭告長白醫無閭二山與進士孫淦同行經塞外苦寒
崎嶇險阻三千餘里常數顛仆或竟日不得食蔚林與淦辨晰經
義馬上談論自若事竣還京復撰繫辭講義而舊疾復作以上眷
注厚未忍言去一日入朝侍直讀陳龍正書忽暝坐病痲手足俱
痠越三日始能言乃具疏乞休息之者奏其病非實遂奪職罷歸
歸三日父命養疾百泉日晏坐甯神靜參入心道心之界與同學
馬爾楹暨夏峯孫氏諸昆季晨夕過從共證所學自謂如投良劑
也未幾爾楹卒蔚林傷之病增遽歸里復聞蔚州魏象樞睢州湯
斌相繼逝益傷悼不止病遂篤越數日竟卒年五十三時康熙二
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父撫而哭之曰汝年不酬志然得與湯
魏兩公同生同死吾無恨矣蔚林至孝出於天性九歲喪母哀毀

如成人先後事兩繼母無異所生事父先事承意晚抱病歸猶曰
昇交牀省起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篤於故舊與吏科給事中楊
爾淑爲總角交楊未通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間奇逢輯
大難錄敘甲申盡節諸臣爲人所誣蔚林左右之得白奇逢子韻
雅繫獄力救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爲經紀其喪其學以
誠爲本持身接物無不一本於誠見人有過輒正色規之持論不
爲刻激然幾微必辨雖同志如魏象樞湯斌亦不苟徇也生平施
德於人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校造次未嘗廢學罷歸之後攝疾蘇
門病益篤學益勤而所得亦益邃初時體認爲學要領語人曰學
有三關曰義利曰毀譽曰死生晚年又語人曰其實只義利二字
盡之矣讀書不務記誦惟究精義所在靜中探索以自得有鑒於
先儒著述太早不輕立言承命作易經講義未及成書而罷自著

四書講義亦未版行藏於家蔚林自乞假省親隨父居於大名之長垣因家焉胡具慶曰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一時從遊之盛與洛閩並而先生與睢州湯文正公皆以通籍貴顯之後遊其門執弟子禮此近世所尤難者也嘗讀張上蔡遡流史見先生與上蔡書深服其說上蔡固卓然獨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也而先生獨深契之今余往來先生之家求先生生平言學之書及所進呈格物致知之說而遺藁俱無存者其聲光闇淡幾於莫可窺尋然考其師友淵源所自則其所自得蓋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者矣

王體健字廣生號清有曲周人父介字念南明萬曆四十六年舉人官東平知州奇逢爲之傳體健其仲子也生而端慤沈靜年十五游於庠試輒高等食餼有幹濟才明季兵荒畿南苦盜掠體健

建築堰水繞城以保伍法部勒市中兒寇至隨方追擊皆散去甲申後隱居不仕益肆力詩古文辭授徒講學與永年申涵光趙湛雞澤殷岳同邑劉逢源李倩爲文酒之會康熙十四年聞奇逢講學夏峯羸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年已六十有三矣奇逢以體健耆德碩望嘗以齒序且辭以病危體健遂謝卒就北面之列奇逢猶整衣冠相對告以學問之事在躬不在口隨時隨事體認天理此外無他說也侍疾數日始別去由是研究性命之學所造益深作蘇門遊草以紀其事是年奇逢卒體健馳往會葬往返數百里服心喪三年體健治家勤儉教子鄰郡同年成進士家旣貴顯苦言切戒以爲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此起鄰除太平知縣將行教之曰爲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辨歸計俾可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比考最竟爲循良第一郎由內閣中書出

知雷州亦以能官名體健喜爲詩宗元白著有讀騷齋詩集六卷然不以此自重也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三徐乾學曰嗚呼吾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於冥頑不知道德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忘其不足也寢假而老將至矣求如體健之命駕從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後止豈易得哉

高鏞字薦馨清苑人諸生嗜古善草書得米顛筆法喜飲酒不解治生好遊名山水自負鎚鑿每得句必題詩自手鏤之常遊林慮竟日忘返聞峯下耕者喧呼回視向所來處乃知衝虎過也順治二年鏞從奇逢於北城手錄問答語研精性命之學著述宏富詩有陸舟蘆中依雪淨家爲淵穎集四卷雜著有借間齋繡佛樓二種爲內編賦二十四篇義烈編金蘭譜寸草春暉漁村家語爲外

編義烈編紀甲申流寇陷保定死難諸人敘述詳賅爲一方信史
嘗與奇逢修新安縣志三月書成家居白洋淀蘆葦中自號蘆中
人詩多獨造在蘇門中以文章著者也奇逢嘗序其嘯隱文娛云
人生迷離桎梏之世浮生如夢舉國若狂獨能娛於文娛於詩此
見高子志之所存也高子先有得意於詩與文之外者故能寄趣
於詩與文之中必謂高子所錄之詩與文爲可娛是未嘗學爲詩
學爲文者也烏足知高子志之所存也觀此可以知其概矣
賈三槐字正卿固安諸生弱冠時兩廬親墓駙馬楊春元揚於朝
一時賢士大夫左光斗周起元湯兆京皆器重之後從其母命受
業於定興鹿善繼之門明萬曆四十年奇逢寓京師三槐復來執
弟子禮質性魯鈍發憤爲學歷經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初志益
堅從奇逢四十年卒學成名立而去奇逢所稱樸實醅篤白頭不

失赤子之心者也天啟五年左魏之難兩家子弟皆下榻其家崇禎十五年爲吏安慶甲申兵亂賊刃之傷其面妻李死於難次子被掠去事定復其官不就攜一僕徒步歸奇逢爲題篤行君子卷贈之

右所述之數子者固彰彰矣然考之年譜所記畿輔及門弟子十百中蓋不一二焉往者馬時芳撰超化十子祠記慨陳孔恕馬榮史軼事無傳欲編列諸子間而人往風微竟不可得因歎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旣與趙惕翁錢西齋同學相得則其芳臭氣澤正當索之於聲迹之外善哉馬子可謂知言者矣夫時芳之去夏峯諸弟子爲時無幾而寂寂無聞已若此况其後焉者乎夏峯倡道窮山不求聞達一時從之游者大抵皆闡淡好修之士其人其學必有足觀者正所謂芳臭氣澤不必索之於聲迹間也今據夏峯年

譜所載表其姓名而出之以俟來者之考訂焉明天啟五年奇逢居容城之北城同縣李天篤閩顧行閩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評蔚雲會王宏圻王際明來受學天篤庠生兵變被執不屈死顧行則順治間貢生官井陘訓導者崇禎二年同縣牛光祚新安劉之燿來從學六年同縣張維德劉師因來從學師因字範修崇禎十二年舉人官天台知縣八年清苑王爾祿率弟爾禧來從學爾祿崇禎十六年進士入清累官刑部侍郎十一年定興郭衛明字扶陽與耿權等從奇逢入五峯山結茅雙峯之下因之受業十三年奇逢移居百樓耿好訥好訥與其姪權迎之於家門人從學者日衆定興田存芝其一也存芝字儕蘭奇逢懷友詩有儕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之句順治二年新安李知新容城孫鳳立來從學知新字晉亨鳳立字備九高鑄王之徵始錄夏峯問答語鳳立與

馬卒後奇逢哀之以詩稱其事親取友好問無欺蓋深惜之三年
奇逢移居新安寓薛家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京師金鏡新安仇
憲稷來從學鏡字仲遠憲稷字異渥十老社中仇繼軒之季子也
年三十五卒奇逢誌其墓曰憲稷岐嶷多智爲文能成一家言家
赤貧事二親朝夕侍膝下不赴京兆試父歿哀毀能盡禮寢處墓
旁禪寺者三年未幾嘔血數升死因比之劉靜修之門人王綱云
五年雲宿舍壞於雨門人築雙柳居於學宮之東安肅于鴻漸謝
皇錫清苑王延褒來從學皇錫字葵甫鴻漸字杜若順治九年進
士官湖廣醴陵知縣才志英邁家無夙儲能以千金助友人及邑
舊令之喪延褒字譽之研精學問立規宏遠奇逢稱爲當世偉男
子且告之曰學道之人由枯槁中出者方有立足植躬之處蓋戒
其以血氣任事也六年奇逢攜家南徙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

至祁州止刁包別墅邑人李艾蘭字符夢來問學奇逢教以東銘
爲學之入門西銘爲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大一一以貫之艾
蘭聞其言卽有省別後又貽之書曰學問之事患不信患不實果
信而實實以爲功五經四子書皆我註脚夫豈他求哉讀一字識
一字識一字行一字實之謂也艾蘭三歲喪父母于居貧守節教
之成立明天啟二年舉於鄉至是卒是年易州盧兆堂執贄於祁
州七年奇逢去祁州抵蘇門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舍定興馬
爾楹成安李之藻王元鏢新安李體天李合天李明天來從學奇
逢作勵學文以勗之爾楹字構斯潔之子潔任俠好義明崇禎九
年清兵破定興城與鹿善繼同死於難爾楹尙氣概重節義有父
風父死終身不應試鯁居四十年不再娶篤學力行奇逢稱之爲
直友益友嘗赴弔友人喪徒步千里蔚州魏象樞謂人曰今之石

處士也侍蘇門久問答爲最多夏峯遊譜亦卽爾楹與奇逢子望
雅所編輯奇逢懷友詩云構斯安貧賤守身明大義歿後祀超化
祠之藻字舍生與李童交最久童爲鹿善繼高弟之藻習聞其說
因以其所學質於奇逢奇逢曰祇於日用間體認天理操習此心
他日再晤必有以匡我之不逮也乃爲顏其齋曰自覺元鑣字玉
乘行誼端潔工文善書康熙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中書文
章德行爲一時之望奇逢嘗至元鑣家居月餘書其客座云武侯
之言曰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范希文數萬甲兵以啖齋之腹貯之
之二人者眞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學者講道理談名
行而於切實之處無體認之功謂其爲行不著習不察也吾不知
其所著察者果何事也玉乘登賢良十餘年不改其素能終身守
之眞事業在此眞學術在此武侯希文庶旦暮遇之體天字性甫

合天字仁甫明天字信甫李童之三子奇逢作李逸士傳所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也一日體天合天侍坐謂奇逢曰某人可與某人不可與奇逢曰隘矣雖然尊嘉矜容不能如子張卽宜師子夏心中無妓不能如明道卽宜守伊川亦各行其志而已白沙立論有方圓之妙極其至則萬物皆一體滿街皆聖人方是見性方是知學此可爲性甫仁甫字說八年雄縣王生洲子一廉來從學十一年奇逢有東昌之行過肥鄉有李貞吉字元善者來問爲學之要奇逢曰日用飲食之間事親從兄信友之事皆學也極卑邇極高遠離眼前而談玄妙相去奚啻千里耶要在隨時隨地明辨之篤行之而已貞吉博學強記善天文其書多不傳十四年李滋來從學滋字奕倩爲大興李經國之子經國先奇逢居蘇門與之商訂諸儒傳宗錄諸書至相得也康熙三年濟甯知州李順昌以表

忠錄被逮奇逢聞之謂其書爲己所創也呈請北行滋與其仲子
奏雅先後之十六年安肅趙炎易州田迺畝來從學迺畝字治堦
與魏一鰲問子夏子張之論交奇逢曰一則學毋友不如己者一
則學汎愛衆而親仁各得聖人之一體非有二也又嘗與一鰲辨
死生不信一眞不散之說曰天地人物皆氣也氣盡則散安有不
散者棲於冥冥之中耶奇逢曰堯舜湯文周孔其精神無一時一
事不在眼前卽所謂一眞不散也若生時已淹淹無氣何有於沒
後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仁人孝子亦祇以本諸身者對天地質
鬼神而已十七年韓鼎業王墳來從學鼎業字子新墳字伯生皆
盧龍人鼎業任俠好義鹿善繼之孫從心客死武安爲資其孤寡
奇逢懷友詩所謂子新饒俠腸也奇逢卒時鼎業伏榻前悲咽連
呼其字而逝辛丑奇逢爲嵩洛之游以鼎業從丙午過內黃與張沐講

學以墳與耿極從皆久侍夏峯者也十八年盧龍張嵩崑來從學
康熙二年鄧傳張興泰來從學傳字其可大興人興泰字叔大涿
州人是年奇逢年八十矣三年甲申大難錄事發濟甯知州李順
昌被逮聞者皆變色奇逢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
愧不論有禍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當事自請
赴都適滄州陳奉勅字子石者來問學辨晰疑義手爲批答之同
人皆詫其迂奉勅曰學術所關甚大余固知先生不以此介意也
至中途聞事解歸夏峯豫督疑之堅促赴部奇逢曰此鬼神令我
展先人墓也復驅車北發定興耿振采字子亮來執贄追至宜溝
拜車下從之問業焉是行也門人奔走道途始終周旋者則高鏞
魏一鰲李昌宗馬爾楹及張果中之子鴻敷十餘人次涿州大司
寇高景致書豫督事遂寢旋車歸北城門人畢至稱觴爲壽容

城孫立勳字鼎甫李瑞徵字吉占李昌宗字公傑李發長字胤生
易州崔若泰字魯望田迺理字界埏清苑劉統字公理新安管有
度字公式楊爾嘉字亨子楊爾淑字湛子管嗣音字振聲周維翰
字御五陳大廷字憲五杜郊字孟南皆來從學立勳康熙十一年
舉人官刑臺教諭其父爾禎奇逢之老友也瑞徵又字中峯學贈
才宏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廣西宕昌知縣調補荔浦十八年舉博
學鴻詞改戶部主事著有麓餘草一卷徐元正序其集曰中峯負
光明俊偉之才沈鬱下僚歷險涉灘出入煙嵐雨瘴中向之窮愁
憤發燕雲慷慨悲歌之氣時時洩露於筆端觀古意一篇可以知
其所託矣昌宗又字鄴蕃康熙元年貢生任山海關教諭奇逢嘗
語之曰先正有言丈夫方寸屬我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吾輩今日
第求方寸屬我而已豈可諉之他人耶歲月如馳幸努力爲之此

事專倚師友不得離師友亦不得也發長康熙十七年副貢生孝友直諒歷任柏鄉行唐教諭人稱其盛德爾嘉爾淑楊行健之子爾淑康熙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累遷通政使疏請杜加派以安民生奉旨通行天下爾淑天性溫粹每廷議紛紜徐出一言是非立判咸稱服焉康熙三十八年祀鄉賢郊杜越之子也四年奇逢在里門新城王方穀容城劉鼎新來從學方穀字濟美又字金粟明貢生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特旨授內閣中書以年老聽其同籍性曠逸不羈與王餘佑友善家苦貧工詩善書時典字餽口片紙輒數十金衣食稍裕必贖而焚之嘗與野夫老卒痛飲爲樂亦幽燕之高士也鼎新字重華順治十七年舉人是年奇逢返蘇門過滄州戴明說具輿馬來迎下榻於定園明說率其子王綏王絜孫晏暨滄州陳遇堯趙時泰孫揚陞劉重慶俱從學

至成安居月餘趙應文暨子廷燦閩廷儒暨弟廷秀唐文龍王特
簡俱從學六年滄州陳奉勅重來問學奉勅父沒廬墓三年哀感
路人事聞旌於朝懷友詩云子石稱孺慕卽謂此也兩走蘇門求
學奇逢嘉其誠臨歸告之曰性善爲本體慎獨爲工夫善兼天下
古今以爲量獨合隱微見顯以爲功奉勅因請額其齋曰慎復爲
之說以貽之七年滄州李玉鉉盧龍韓坤業來從學坤業字子厚
奇逢嘉其孝贈之以詩九年滄州劉興秀來從學大名熊九疇字
洛敘年七十餘矣讀答問及宗傳諸書歎曰師在是矣以病不能
至夏峯乃對耿極所藏讀易像拜之稱弟子屢以書來問難著有
學言錄一卷歿後奇逢爲序而行之十二年尹幡然陳坦介魏一
鰲來贊幡然康熙二年舉人坦康熙九年進士皆清苑人十四年
熊九疇子夢飛同廣平宋拱微來從學新安劉緝祖舊以姻戚事

奇逢至是正師弟之禮是年奇逢歿永年陳章以書來稱弟子安
平靳闡然千里來謁自述羈於官恨不親受學對像以所學相質
泣下沾襟李煉庵亦以奉教數年慳於一面拜像長號其僕役皆
爲感動闡然順治十六年進士授石城知縣陞德州知州煉庵者
不知何許人肥鄉有張一貫者字萬通庠生通星厯地志兵法喪
父一秉古禮治家嚴肅以正道率人力闢二氏邪說聞奇逢講學
蘇門學其道而私淑之家近漳水自號漳濱逸叟足迹不入城市
者四十年年九十四卒

師儒傳二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一

師儒傳三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二

天津徐世昌撰

胡具慶

胡具慶字餘也號俟齋容城人父范字右文康熙間官山陽知縣值兵燹後邑荒殘凋敝爲之減耗羨興學校積二十年督撫合疏保舉稱爲關中治行第一遷睢州知州四十一年大水民荐饑范計常平倉穀不足濟振乃捐貲告糴并勸富民輸穀萬二千餘石設廠作糜食餓者日二萬人以爲常全活無算巡撫徐潮以卓異薦內擢戶部員外郎遷刑部數平反大獄人稱其明出爲廣東韶州知府御吏明而不苛時粵東十郡守多少年捷給之才范獨以持重鎮之民心大服卒年六十具慶生而端慧五歲與兄爭入塾年十六卽耽洛閩書倣呂氏省心記自立一編言動隱微得失備

誌旣游燕交新安崔衡游越交海寧許季覺崔守程朱許宗陽明
具慶往往和同兩家而時出以己意兩人稱爲畏友性至孝康熙
四十四年應京兆試聞祖訃馳歸或以暮喪不避尼其行弗顧也
居父母喪悉從古禮五十九年中順天舉人乾隆七年壬戌會試
同考官任啟運薦第一不得十二年謁選得陝西石泉知縣縣在
萬山中民性樸野具慶課農桑興教化興頌翕然金川兵起石泉
當孔道念供應疲敝破產償之民忘其勞積勞致病卒具慶性嚴
而接物和厚束修勵行唯日孜孜雖屏絕聲華名重天下少從父
宦都門讀書天壇與湘潭陳鵬年結交以實學相砥礪雍正七年
詔內外臣工各舉所知蘇松道王澄慧欲以具慶應詔力辭具慶
於學尤精易禮洪範其論政首推鄭子產及其治石泉或頌曰子
產復生少卽有志正學中年以後讀書日富觀理日親於天人性

命學術異同之故灼然洞見其所以然退而反求諸身一一得其本原嘗言浩然之氣當以卓然之志貫之又言爲學宜先辨義利義利明然後不汨於俗學又言朱子陽明末學強生畛域實則朱之窮理物王之致良知皆所以復吾性而已矣故學以性爲主則朱王之見可以不生著正學論二篇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識者謂自韓愈原道石介怪說以後未能或之先也著有四書惕中錄尙書日思錄讀易自考錄孝經章句孝經外傳儀禮經傳通解禮記類詮洪範論荀子大醇子產言行錄求志山房詩文集諸書

王定柱

邊廷英

楊直驂

王定柱字靖擊號椒園正定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五十五年進士選授雲南師宗知縣興利除弊治獄有聲大吏廉其能量移麗

江麗江猥夷雜處定柱以誠信感孚之擢他郎通判權知鎮沅莠民馬佑嘯聚千餘人爲亂以計禽之餘黨悉解散累遷至浙江按察使積勞卒官定柱生而穎異髫年善屬對讀書十行俱下生平博覽好古喜爲考訂之學初仕滇南著鴻泥日錄四卷及入都復著續錄四卷所紀山川風土證辨詳核同時餘姚翁元圻注困學紀聞與定柱參稽質證多所發明其所著大學臆古中庸臆測學庸古義與任邱邊廷英古本大學說相伯仲晉州楊直驛本其義爲古本大學輯解又撰有周易瑣箋從政錄闢妄扶統錄老子註椒園文集椒園詩賸若干卷邊廷英字育之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嘉慶六年進士官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著有周易通義十六卷古本大學說一卷中庸說一卷

楊直驛字鐵帆道光十二年舉人十五年進士官德慶知州性嗜

書不爲帖括之學生平精力萃於古本大學輯解一書嘗謂自今本大學列於四子書而孔門相傳之原本不著於書帖括家非用朱註無以博科第訓詁家非襲朱說無以貌榮名朱子章句誠多精詣而一家之言豈盡合聖賢之旨況改二千五百餘年之成書斷以已見理雖可通說究無據且前此有二程子改本後此有王柏蔡清高攀龍葛寅亮季本豐坊改本紛紛異說何去何從不獨禮家聚訟矣故世所傳大學本皆朱門之書非孔門原書也欽定禮記義疏特存古本以朱子章句與鄭孔同列分注四庫全書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改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前明王文成公著大學或問發明古本義指精當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一語提綱挈領得賢聖嫡傳格物之義訓物爲事訓格

爲正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靜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一書概以遏欲相警切而猶未正言格物之爲去欲也至國朝毛先舒格物說出而格致之義始定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說約近指兩書於大學義蘊闡發精透而章次仍襲今本安溪李光地著古今說少所發明以知止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抒其獨見實非確解惟近世任邱邊廷英古本大學說以中庸自明誠之義爲說求之全書無不脗合解正修章尤足破諸說之誣正定王定柱大學臆測義理該貫聞見層出今輯此書據邊氏王氏之說而以說約近指精義實之格物從毛氏訓大旨則專宗陽明而以管見疏明之首錄戴記大學本次以陽明大學古本序及大學或問又次以毛氏格物說又次以大

學源流辨附親民親字身有所忿懣身字之解又次以古本纂詁而古本大學解終焉其書分爲上下二卷直驂又著有中庸本解一書亦不盡遵朱子之說直驂歿後其門人王灝刊而行之

楊開基

陰琦

琦子振猷

奈一元

倪上述

楊開基字亦聞一字復菴樂亭人占籍灤州生而穎異讀書有奇悟博通經史旁及陰陽數術之學靡不諳貫乾隆三十三年舉於鄉家居講學以姚江爲宗嘗言良知者明德之至善也明德者性之光至善者性之體性之光卽良心性之體卽天理天理發現之處卽良心良心不昧之時卽天理良心無形非天理則良心無自而發天理無形非良心則天理無從而見明道言天理陽明言良知天地之間止此一物天理盡處私欲不能干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是也良心發處念慮不能雜乍見怵惕不忍齷齪是也

厚十二節儒三

四

萬事萬物祇以天理良心貫而通之性量所收無物不盡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行何境遇之能爲滯礙也大學全書以致良知一語括之良知爲明德親民爲明德之用至善爲明德之歸在人致之而已開基於姚江之學通澈貫悟身體力行而又鑒於學者是外是內之弊各執一偏失姚江之旨乃爲心繹一篇以告學者曰心之在人良知良能爲百姓所日用而精入無朕以至於大不可圍意解情求動成謬誤蓋讀論語至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而恍然也曰是忠信篤敬之心也於言行著之矣言言此行行此此爲言行所從出是內心也胡然而前與衡者心之無動靜無內外也合動靜內外通爲一體無毫髮之間未始有須臾之離者心之所以爲心也外不見物象之紛紜內不見念慮之起伏動不見有應酬交錯之迹靜不見有寂湛凝一之象泯內外動

靜而一之於心而心乃獨耀其靈炳然昭著而不可揜則見之所
以爲見也或曰聖人直指其可見者以示人而人莫之見也意者
其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與曰固也然心有本來與生而俱生
心有實用當身而顯見不識此心心且虛懸而無薄將於何而致
其存養乎曰心無形無象何由識之曰心無形而有體無象而可
相其體則靈知也其相則虛明也靈知之知固心靈之所自知知
之虛明亦心靈之所自證也此人人所本具亦人人可自驗者然
靈知無倚人各隨其知解而成著著則失心著於靜則是內而非
外著於動則是外而非內是外者自絕其源是內者自護其根而
心乃終不可識矣曰是外者執外爲心不復求見於未發時可勿
論矣是內者知求諸心而無當於參倚何以通之曰亦論其本然
實然者而已忠信篤敬此心之眞體也見忠信篤敬則見心不見

忠信篤敬則所見者舉非心也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豈有內外之間哉務內者
始於澄心斂念漸窺初源保攝護持虛明內照極其詣力所至暢
於四肢則信有之而卒無以發於事業非在中之美有不足也其
美之未至由是內之一念畫皮膚爲封疆而自爲隔絕也姑以虛
明之相言之內虛外虛有異虛乎內明外明有異明乎苟意見之
不設則虛卽太虛之無窮而明卽大明之有赫也虛擬諸天明擬
諸日天得日以爲明日得天而能照此本然之虛明實相也若內
景之虛明則猶未離乎意相也意相者精氣之澄凝如韞玉懷珠
山林獨善之士用之以葆本然者陽光之發育爲化日光天則聖
人對時育物經綸大業之所從生也大學忠信以得大道中庸篤
恭而天下平其的旨矣曰虛者是天明者是日見者是目何者是

心曰三者無一是心無一非心知其無一是心乃可以窺心之微
知其無一非心乃可以語心之見也已夫目與虛明參相得而名
見非目無以見虛明非虛明則目無所見其混合而不分也不容
析也若析言之則蒼蒼者虛也朗然者見也昭昭者明也了然者
見也蒼蒼昭昭者近在目前而朗然了然者可以意會然此朗然
了然之見光但是目光而不可謂之見何者虛明常在目有開合
開則明合則暗明則有見暗即無見是則虛明由目光而顯而目
光亦但能顯虛明而不能見心不在焉視而弗見當目開則明之
時且不能見而況合之則暗時哉若夫開合任緣暗不能昏明暗
代謝而無時不見者其心靈乎心之靈發竅於目借目爲見故能
見虛見明並見其朗然了然之見光而此見見者獨不可見是蒼
蒼昭昭者猶涉於迹朗然了然者尙留其影而心其粹精也故見

虛知虛見明知明見見知見虛明與光之所在而知無不在虛明
日光所不到而知亦無不在則一塵一毛皆靈知也非以內心而
見外象也然則太虛非他心之虛也大明非他心之明也見光非
他心之見也三者之象皆心象也心之虛曰天心之明曰日心之
見曰目三者之名皆心名也渾其象與名則一心而已曰然則惡
在其爲忠信篤敬與曰乾闢坤闢中心無爲出晉入夷時成六位
非忠信與天地貞觀日月貞明長養收藏陰陽浸勝非篤敬與是
故黃中正位體有常居而其理之所通脈絡川原經緯霄漢千品
萬類周布森羅洋洋乎當吾前而皆是也不亦幾幾乎其見之乎
曰是則無在無不在也何專言立與在輿曰爲問行者卽身之所
在言之正言其無不在也故立則見在輿則見亦正言其無不在
也故立之所見乃在前輿中所見乃在衡也曰見之所到迥而不

窮廣不可量何爲以參前倚衡限之曰此正爲問行者切指其人
曰交通之處使諦觀而審視之也交通之處人已相距之空閒處
也立與人接必有對立之人其中間空閒處則謂之參曲禮離立
勿參之參是也在輿與人接其人必在輿前衡旁自輿中視之則
見其倚亦相距空閒處也易言言行應違在千里之外則千里卽
相距空閒處矣曰其爲交通何也曰如二燭相對各燃其炬中間
兩光涉入一片光明渾無彼此是爲交通人已相接此不至彼彼
不至此此行之彼卽見之此言之彼卽聞之相連相及曾不移時
孰爲之邪念慮之萌意向所注此不能隱彼不能藏感無停機應
猶聲響孰爲之邪皆靈知虛明之交通也見則通不見則不通通
則行不通則不行繼之曰夫然後行非行之難見之難也見則言
莫不忠信行莫不篤敬不見則忠信篤敬未可知卽行不行未可

知也蠻貊之邦行卽此所見之參前倚衡者始於家邦而終於四海也是心也聖人有之人人俱有之聖人見之人無不可以見之忠信篤敬其本體則誠敬存之其要法也見其所存存其所見卽本體卽工夫非有兩事也浮僞爲人心受病之盤根誠敬乃對症盤根之良藥誠敬存之斯常自在之矣卽入手卽收功非有二候也見字正示人當下腳踏實地刻刻致力之方非存久養深之效也天地生理萬物生機都會於一心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此志卓然直下便見深造自得特所見愈純熟愈精明耳開基負當世重名四方問業者屢常滿戶外其同縣有陰琦者與開基以學業相砥礪嘗曰人師亦聞以身吾師之以心也開基六十年成進士選奉天教授臨行之日其門弟子請撮論學要言留之以備參考於是作家塾問業一編其大旨謂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外無學性

之外無人故爲學之方以爲人爲急爲人之道以知性爲先凡得
七千餘言其於讀書之次第先後融會貫通最爲親切到官後又
作儒學明倫篇普告四庠以維世道正人心爲已任時比之蘇湖
教授云平生所著有共學編琴律算學等書樂亭史夢蘭得其遺
集又搜得余一元倪上述所著殘藁并爲一編校而梓之名曰永
平三子遺書

陰琦字常珍號景韓樂亭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授三河訓導蒞官
三月卽告歸闢式好齋聚書數千卷日與昆季討論其中友于之
篤出於天性諸弟奉若嚴師門庭之間雍穆肅敬男婦大小皆循
循守家法無敢跬步踰越者嘗教其子振猷曰人皆有所不爲哀
莫大於心死廉恥者生人之本也踰此界則心便死矣故讀書以
立品爲先品之不立雖文章榮世亦斷無起死回生之一日是猶

衣錦而尸行耳當時同縣楊開基授徒講學爲一方士望所歸獨
心折於琦開基學宗陽明琦則謂諸子之紛雜必賴有朱子以折
衷之朱子門下之流弊又必須王伯安以斷制之後起諸賢互生
訾議是予小人以乘間抵隙之具耳聖道如王都東西南北皆有
道路以通之其歸宿之處一也必執一己之成見以繩人古今豈
復有完人乎其持論篤實類如此琦性質直布衣麤食終其身然
輕財好施予重然諾義之所在勇於必爲講學務躬行謂帝王卿
相之與士人其所異者權耳至於身心性命之事無貴賤異同其
宜實踐貴心得一也年八十餘卒無子以弟之子振猷爲嗣其平
生嘉言懿行備載於庭訓筆記與前型紀畧二書二書者振猷之
所輯也振猷字子翼幼承家學又師事開基與其子學時以文章
意氣相頡頏少喜讀袁豔之女時作昌谷語豪宕詼詭人以雪車

冰柱擬之嘗摘羣經奇字詳加注釋一日而成帙開基奇其才助以有用之學嘉慶二十一年舉於鄉筮仕得復州學正曰官無大小其各有應盡之職則一也時蓋州紙幣行於復州者率空紙易貨農商交受其累振猷爲書數千言移蓋州弊遂除其教士子女與行並重又以婦人貴節義作女士奇行傳以風勵之風俗爲之一變任滿大吏以縣令薦不就丁本生繼母憂歸家居十餘年復選平山訓導甫至官卽卒喪歸之日舉族如哭私親里黨之人無男婦老少莫不流涕者史夢蘭爲志其墓曰吾邑自國朝定鼎以來著姓首推陰氏而陰氏中品望最著者則子翼先生一人而已其所著庭訓筆記前型紀畧世比之孫奇逢孝友堂家規夢蘭爲刊之行世未梓者有亦愛吾廬詩文集藏於家

奈一元字占一號潛滄山海衛人明末舉於鄉甲申之變李自成

陷京師長驅東下總兵吳三桂退守山海關守吏皆紛紛鳥獸散
秀才李赤仙偕高翰穀譚邃寔劉泰臨劉臺山黃鎮莽親赴賊軍
游說之皆遇害三桂召一元議城守一元率眾登陴三桂出偏師
戰於城西石河殲其游騎殆盡更命一元乞清兵入援一元與馮
祥聘呂鳴夏曹時敏程印古謁攝政王於歡喜嶺訂約入關並捐
籌餼需以濟三桂之師事平論功授莒州知州以親喪不赴順治
四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歷擢儀制司郎中清正敢言不
苟隨俗尋告疾歸里立社講學屢徵不起其學出於明儒陳龍正
而私淑姚江謂大學格物致知既爲始教何不立傳如以其有傳
而亡之何以誠意特立單傳上不連正心下不連致知是大學所
重在誠意而立傳之自此始也明矣竊以爲格致之義備於小學
一書古者十五入大學八歲先入小學舉凡灑掃應對之節名物

象數之文以逮夫事親敬長應事接物之曲折纖委莫不於是焉
取之蓋自十五以前其究心於此道者固已久矣一入大學向之
條條井井者夫固舉而措之耳故致知曰先而格物直曰在猶曰
此之所謂致知者卽在彼也又何以傳爲耶然則格致旣在小學
顧列其目於誠意之先者何也夫知徹始終者也經云知止云知
先後傳云知本云知其惡知其美無非知也是固難以偏遺也乃
朱子已輯小學而又爲格致補傳何不自檢其復也聖賢之明民
也惟患夫人之不明旣告戒之復丁寧之不憚吾說之繁要期乎
人之所共喻豈有經省而貽誤於人者朱子之說曰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固已承小學之旨至
於表裏精粗全體大用又豈直作格致解也此蓋宗陽明之說而
小變之者張築夫贈其詩有姚江絕學重開闢直續良知兩字傳

之句當時學者皆奉爲榆關師表著有潛滄集七卷行世
倪上述字又彭號損齋樂亭人幼讀書甫通孝經論語卽以古人
自期所學務心得力行不拘拘以記誦爲事嘗言讀書爲學道學
道爲立身立身在致用用之大小不同卽身之位置亦不同然均
爲有用之身則均足自立於天地故凡讀書者不可無志進取無
志進取是爲自棄亦不可急於進取急於進取是謂近名自棄者
怠近名者誣怠則無成誣則召禍名實之際貴賤所由分禍福所
由致也君子皇然於貴賤之所由分而不敢不勉惕然於禍福之
所由致而不敢不慎惟有苦心孤詣默默自修以求盡其在我者
而已其所論篤實平易大都類此上述於書無所不讀自諸經子
史以及天文樂律算法音韻之學皆能觀其會通而反之於約閻
淡白修不博聲譽乾隆十九年有欲舉其儒行者作自訟詩辭之

平生著述宏富嘗患尙書經秦火後缺殘漢儒輯次多難通曉因分段碎讀錯綜參會著尙書存疑一書又辨蔡傳歲差之說謂古今歷法雖有不同所爭者積分之強弱特由於起算之各異而非天之有增損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亦驗之於天而已若天固有差則差卽其常又誰得執人所算而謂天爲差乎蓋考歷之法非人所得而爲一準乎天者也日以晝夜爲準而晝夜準乎太陽之出入月以朔望爲準而朔望準乎太陰之盈虧歲以寒暑爲準而寒暑準乎節氣節氣準乎月建月建準乎斗杓斗杓準乎日躔日躔一周謂之歲此其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若夫氣盈朔虛參差不齊之數則置閏之法適足以齊之倘復有差當亦只爭於閏餘之多寡而天與歲何容有二乎蔡氏謂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但言中星未言日在日在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夫天行可差天

虛由昏中昴而誤推之也

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夫天行可差天

體必不可易日躔既差中星亦差斗杓安得不差胡不聞月建之異於古也若月建亦已差矣而其名不改則是觚不觚而仍謂之觚也欽若之謂何而可以乖謬之若此乎且其言曰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夫差處既可修改則是差處只在歷不在天也修改之法曰隨時占候以與天合是其所修改者亦歷家之歲日而非在天之日躔也既修改矣更復何差之有虞喜何承天之徒亦以當時歷法不能盡與天合故立差法以追其變耳若在天之歲與在天之辰誰得而分之乃復憑臆以爲之說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

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則是天本自天歲本自歲而其相
次本有如是之差也又誰得而修改之夫歲與天本一而人故二
之歲與天本二而人故一之無一可者天所不然而人爲之寒暑
永短之節豈能應乎且如歲與天果二則所謂歲日者更當以何
爲準自古成歲之法一本於欽若今乃析天與歲而二之而所謂
月建月將中星者皆不可爲典要恐亦無此理也竊意歲差之說
有二而中星不與焉有在天之差有歷家之差在天之差唐一行
所謂歲差者是也然非天與歲之有二也數有不可盡焉耳天地
參差之數蓋有愈析愈微雖巧歷不能窮其變者如算家所云圍
三徑一一不足其不足之數不可盡也方五斜七七有餘其有餘
之數不可盡也況其在天行乎惟其甚微故非積久不能見惟其
不可盡故無差數之可憑若使差法可定則歲日有常更復何差

之有聖人知其然也故但以四分之總其率而其餘之不可盡者
惟有隨時占候以盡其欽若之忱而已此義和之命所以諄諄乎
不憚其煩也後世不達此旨務竭私智以窮其數而欲執一成之
法以御天則夫積算之歲日與天行之歲日非強則弱積久安能
無差乎然卽以其差言之所謂四分之一而有餘者天與歲亦一
而已矣焉有所謂四分之一而不足者夫天度本不可知知之以
歲日耳天之天也非尺寸所可計也故但以一日所過爲一度積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故知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歲日積久而又當加焉故知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也
然則天度之有餘正以歲日之有餘知之又安得別之爲不足乎
後世歷家之差莫可窮詰總由不知天數之不可盡成法之不可
執欽若之不可懈占候之不可已妄逞私智各立新法輾轉迷誤

互相改竄是以愈差而愈遠也然方其差也亦各咎立法之不善未有以今日之天爲異於古者然則古今中星之不同者何也曰是或占候早晚之不同故所言者異耳天行甚速錯一刻卽差三四度錯一時卽差三十餘度各用其法以窺天而遂疑天之異於古也不亦異乎至於中星之差向疑爲占候古今之不同故言之者異特據理疑之而未嘗有所質驗也頃聞楊子汝存言曾見欽天監金廣義問及歲差之說且言歷法自羲和失官歷代各有差處而非天之果有差也本朝歷法自與堯典脗合乃知向所疑者果不謬也因據憲書所載日躔與各節日入時刻以考堯典中星蓋春分日躔降婁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鶉首初度恰到午中是所謂星鳥者固不差也夏至日躔鶉首之次日入戌初一刻十分稍進至正初刻則大火初度恰到午中是所謂星火者亦不差也

惟秋分日躔壽星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星紀初度當在午中是
 為斗星十三度有奇而未得為星虛也須待戌正三刻三分距日入十
 刻三而後虛星初度可到午中冬至日躔星紀之次日入申正二
 刻五分則室星當在午中而未得為星昴也須待戌正二刻十分
距日入十而後昴星初度可到午中以此視今昏刻所候今京師日入八
刻為則春夏為太早秋冬為過遲意者今之候星皆在京師一處
昏刻而義和仲叔各居四遠極東則去日入為過遠故日入而昏極南
 則去日入為次遠故日入二刻五分而昏極西極北則去日入為
 太近故非戌時將盡不能昏耶按此則或以象或以次或以星者
 各據其初度而言非舉其全體而言也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
 昏之中星亦以中州之昏言之而與堯典無當矣日躔之說堯典
 並未言及但紀中星日躔冬至日在虛註家據星昴而妄言之耳

不知冬至日在虛則夏至當在星爲鶉火之次日入戌初一刻十分則尾已過中至昏刻則斗又過中而大火之流已久矣何得爲星火春分當在胃爲大梁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鶉火到中至昏刻則鶉尾又到而鶉首已到申中矣何得爲星鳥秋分當在氏爲大火之次日入酉正初刻則虛已過中至昏刻則室又過中何得爲星虛乎是註家之穿鑿於本篇已難通又何以證後世耶此外所著又有詩說存疑孝經集注刊誤辨說河洛五行圖說洪範圖說等韻經緯律呂大畧算法指掌等書行於世

趙亨鈐

趙亨鈐字印浦號郎山易州人祖春熙字陸門隱居不仕工吟詠著有雙琴堂詩集父元睦乾隆六十年舉人官東光縣訓導亦能詩亨鈐登嘉慶二十五年進士以知縣官湖南權零陵值江華逆

猺之亂逕造賊巢冷水灘告之曰我零陵宰也大兵且至不忍見若輩之死故爲汝告幸自艾也猺人感動及賊犯桂陽道州而零陵卒無害補永定知縣尋遷貴州古州同知折獄勤明一訊卽結終其任無留案州屬苗寨三百餘區時與民格鬪亨鈐一以誠諭解之創練民兵捕獲巨賊一百二十餘闔境肅然道光二十三年檄解京鉛百二十萬往返三年卒於官亨鈐幼穎悟能傳家學長益淬勵以聖賢自期喜讀陽明之書而深痛國初大儒若陸隴其輩攻詆陽明爲過甚乃著爲論說以辨之曰陽明良知之學卽大學明明德中庸思誠孟子求放心之旨也與朱子之所疏解殊途同歸惟朱子主下學上達陽明則以下學之事皆返求吾心之事一則道問學而尊德性一則尊德性而道問學要其求至於道則一也聖門顏子之哲曾子之魯皆學孔子不得以曾子之魯卽斥

顏子之哲爲非陽明之與朱子職是之別耳陸稼書以陽明斥朱子之學爲洪水夷狄以爲叛道之異端不知此乃遠推其流弊而言非謂朱子之學爲不可學也試觀明季儒流講詩書言王道創爲理學之局互相標榜究之貪婪淫鄙並鄉黨自好者不如是豈朱子誨之如此蓋專務下學而天良汨歿轉相授受其弊必至此耳觀東林黨人之禍其害及於人心風俗者謂之如洪水夷狄豈刻論耶或曰陽明先生以言事忤逆瑾謫龍場驛處非人類所居之地而講學不倦殆所謂明夷之貞聖賢處困而亨之道歟予曰然此先生居險之迹也不足以盡先生之心或曰平宸濠之亂設奇用間卒成大功殆孔子好謀而成之實效也予曰然此先生應變之智也不足以見先生之心之純今夫老師宿儒擁皋比誨弟子言忠言孝且著爲論說極守經達權之能事及一旦事出倉卒

之際迹涉疑似之交鮮不喪其所守而事後又復援聖賢明哲保身之義以自文其過此豈其義不精仁不熟耶蓋居平托聖賢之業以自榮其身遇事又欲藉聖賢之言以苟免於禍其心術不純已甚矣先生當豐城聞變之時逆焰方張順流直下幾乎破竹之勢先生雖智其不敢自信操必勝之權也明矣使先生有城守之責無可藉免之端以身委敵生死以之亦固其所而先生爾日則奉命赴閩勦叛軍者也君命至重而矯而緩之禍且不測強敵在前而冒然赴之功難必成冒不測以求難必之功危矣且其君非有唐宗宋祖之明也其處君之側者非有范希文李忠定之賢也而先生毅然不疑上疏告變傳檄四方此其心不惟無功業之念無身家之念亦並無忠孝之名之念也其言曰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萬一不備旬月之間動搖

京師安危之機義不忍舍之而去嗚乎觀乎此可以知先生之心之純矣或曰先生以理學名儒用兵如神禽逆濠於倉猝之中厥功甚偉迨後總制兩廣定岑猛之亂平思田之役襲八寨破斷藤峽且剿且撫所向有功古諸葛武侯不是過焉噫持是說也是以名將律先生非以聖賢律先生也夫制三軍之命決勝負之機將卒聽指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然此臨事時事也而所以能使之如此則非臨事所能爲是固在獎勵之有素凡吾所用之人皆樂爲吾所用之人而又非譎詐激勸之術也平日開誠布公人之有技人之彥聖實能容之而好之聖賢之得人心豈苟且取悅於一時哉觀先生專闕時批各官乞休之詞優禮將士謫官之牌上而道府州縣下而郵丞驛卒勤勤懇懇出於肺腑若忘其爲大吏之飭所屬也在後人讀之猶爲感激動容矧其爲身受者耶平

日惟恐沒人之長臨事而不以所長自效者非人情也觀乎此則知先生之臨陣決策皆其無事時所推誠相與之士欲無成功得乎而或以名將律先生是未嘗綜先生之實事而徒震乎其功耳時上元梅曾亮負古文重名於時人少許可獨與亨鈐友善析疑辨難郵筒往來無間曾亮稱其措注渾淪似子固駿厲嚴肅似昌黎氣猛詞直如青天白日中不容一鬼魅又如雷霆交作時人間無復曖昧心真古人也所著有印甫文集一卷詩集二卷鉛差日記二卷永定縣志若干卷亨鈐祖父皆以詩名至亨鈐則深有悟陽明良知之旨兼以文章政事嘗稱故世稱亨鈐與其祖春熙父元睦爲易水三趙其子利濟刊其三世遺藁曰易水三趙集行世

徐棟

徐棟字笑陸安肅人後讀大學論語注復其初志一語因又號致

初道光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擢都水司郎中歷任煩要爲上官所重二十一年分校禮闈稱得人踰年京察一等外授興安知府調守漢中西安二十七年以卓異薦旋告歸咸豐三年粵匪北竄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起棟辦團練因陳戰守事宜倡捐千金修城濬池得旨嘉獎同治元年朝廷再起用以老病辭買宅於易州之山北邨築棲碧草堂著書歌嘯其中四年卒年七十四初棟在工部時究心吏治以爲天下事莫不起於州縣州縣理則天下無不理稱州縣之職不外於更事久讀書多然更事在旣事之後讀書在未事之先則讀書尤要乃匯諸家之說成牧令書二十三卷又以保甲爲庶政之綱法甚約而治甚廣自明王守仁立十家牌之說後世踵行每每爲弭盜設此未知其本也於是集諸家之說明其利弊別其難易審其功效成保甲書四卷首定例尊令也次

成規備式也次廣存充類也終原始監古也而其論本源之說則
曰治天下之道保甲而已矣保甲之法分合而已矣遂古以來未
有能舍分合法而治天下者草昧初闢締造艱已而屯之象曰君
子以經綸經綸分合也君子之開物成務不外乎此繼世之創制
顯庸亦不外乎此天地之大有二氣五行之成化焉古今之邈待
歲月日時之遞推焉人身之運動司於耳目官骸草木之滋生榮
於枝幹華實類斯以論蓋無合之不分卽無分之非合特習焉而
人不察耳昔治天下之聖人知而因之厥有庖羲氏首出御世紀
官分方黃帝氏畫野分州規模愈備此上世經綸之始卽自來保
甲之宗越後二帝遵焉三王遵焉秦漢以降州可郡郡可道道可
路路可省易其名不能易其實則亦無不遵焉微乎大哉順造化
之自然定宇宙之全局古聖人分合之治固仰觀俯察遠取近取

以得之者也然則治天下一大保甲也而州縣一小天下也天下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省有府有州縣州縣亦非一人所能理於是鄉有保有甲省與府督撫司道郡守合治之衆有司分治之州與縣牧令合治之鄉與保與甲鄉約甲長保正分治之其勢異其事同其制異其道同天下不能不以分合之治治州縣能不以分合之治治哉且夫一藝之微非分合無以致其用一事之細非分合無以底於成日用行習亦安在而可離保甲法者是故得其意則以之治萬世萬物而咸宜不得其意雖欲治一鄉一邑而不足藉曰不然是天下可以一人治之而不必庶司百職也一省可以一督撫治之而不必監司守令也一郡可以一守治之而不必州縣佐貳也且一元之運無俟二氣五行之成化歲月日時之遞推也一人一物之體無俟耳目官骸之異其司枝幹華實之形其

茂也有是理與新甯江忠濬見其保甲書歎曰此牧令之先導邇
 治之本原也急爲刊之以頒示蜀中僚吏棟任三府皆師此法行
 之咸有成效爲民福其在興安以察吏安民爲主編清訟簿立期
 限除鄉約積弊之爲民害者立關南書院條規聘名師主講設回
 民義學而親督課之興安三面臨漢江時有水患棟補修惠春石
 泉兩隄備之其基高舊隄五尺費頗繁爲民所苦及咸豐八年秋
 水冒舊隄二尺餘咸歎曰使吾儕免爲魚者徐公力也肖像祀之
 又城外向設釐卡禁商賈販糧下運棟以興安地卑溼穀不宜屯
 積民人以包屯穀包穀過夏卽霉變旣不能久儲又不能出境有
 改種菸葉藍靛以圖利者遇歉年每至乏食乃設筴撤糧卡之禁
 小民便之其在漢中值青蓮教匪爲亂獲渠魁數人寘之法一郡
 獲安城中乏薪柴三日雨則斷炊爲設薪廠備之未一年調西安

興水利廣錢法建倉廩立義學上懲刀匪治回民之策行之三年
百廢俱舉府獄爲之一空同治十二年興安人思其德不忘祀諸
名宦棟自歸田後閉戶讀書著歸田自課二卷續編一卷發明爲
學爲政之道爲學篇大旨以蘇門爲宗取程朱之居敬窮理陸王
之立大本致良知顏李之實行實用而要之於慎獨求仁爲準其
言爲政則自君德官方出治之本輔治之具無不究極時弊而參
酌古今補救之宜嘗謂講學而不力於行曰僞講學而不適於用
曰腐不僞不腐其庶幾乎論者謂自道其得力之故深合古人明
體達用之遺意非後世炫耀標榜者所可比也其所著又有興安
從政錄漢中從政錄西安從政錄徐氏家譜致初自譜慎獨集說
體生編解虛齋文集諸書

于昌耀

于昌耀字燕亭滄州人咸豐九年以貢生授直隸州州判生而穎異初學語卽端坐無戲言性至孝總角時聞人言墓田有不潔物味旦奔二十餘里除之不以告人晨昏必拜主父所常服御不敢用也事孀母許盡色養母每病必焚香籲天祈代母沒廬墓三年素服終其身與兄弟處怡怡如也無一日不共棧食有病輒憂形於色或數日不食病愈乃已爲人和平淵穆與人終日默坐無言而人自化博學能文善教人子弟未嘗有倦容嘗乘船泛運河觸糧艘畿覆眾號呼乞救昌耀獨恬然若無事同治七年捻匪北竄攻郡城昌耀時卧病誦讀如常時然自經兵燹數年恆坐寐未嘗解衣或勸之曰君民不甯我安忍高枕耶昌耀學宗夏峯以日用倫常爲主光緒元年十月卒年七十一州人以學行上聞建坊入祠著有四書講義續殉難錄畫要丹桂吟諸書

高賡恩 父靜 王錫三

高賡恩字曦亭甯河人祖天秩績學早卒有獨樹齋集行世父靜字慎菴年十三就外傅性好動師錫以今名卽幡然改圖初靜幼夢人貽筆千束墨百匣自此文思加進讀書日數行下額誦冥思淹通賅貫與諸生講學輒爲條析其原委老宿皆歎服以爲弗逮道光二十四年舉於鄉同治元年大挑二等選授容城教諭性淡泊不慕榮利有司高其行屢造廬不見惟日手一編於性理考證之學皆能窺其奧而尤長於詩嘗謂古人作詩皆自抒胸臆世之學者徒工摹仿以謹步趨論詩者又任意取捨以分畛域均於詩之本意無當也孟子言以意逆志又曰知其人論其世蓋詩之外有事在詩之中有人在固發於情之不能已境之適相值耳乃錄中古以後歷代所傳諸家之詩窮力蒐討尋源溯流似酈道元注

水經支分派別秩然有章並慎擇諸家評語甚核而不自標宗旨名曰看詩隨錄凡一百卷靜工爲駢散體文而詩尤雄深瑰異蘊育萬端兵燹後文皆燬於火他所著看書隨錄二十卷周易參考二卷詩注二卷亦併亡失惟其詩寄友人家得無恙靜乃自刪存其集爲四卷詩餘一卷同治十二年卒年六十四賡恩幼端凝厚重不好嬉弄初入塾日誦書數百言一夕夢入五色雲中迺日光而下立大魚背母陳喜曰兒後必大吾無憂矣成童畢七經習帖括排律辭采瑰偉補博士弟子員益艱苦力學嘗不寐達旦同治元年舉於鄉旣思古人之學所以稱沒世之名者當不止此乃取小學近思錄呻吟語及五種遺規諸書讀之泔泔然汗浹背言益謹行益斂抑乃爲日錄迂言以自警勵父靜歿哀毀過情骨柴立三年茹素不入內室光緒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益澹然

無所營厯主講望都易州固安諸書院節修脯以奉其母徵逐燕
會謝不往不輕詣權貴雖座主師門不私謁泊如也母卒奔喪視
含殮遵母遺屬喪葬用浮屠權據明儒陳獻章顧德輝朱用純喪
母例輯有喪禮酌一卷服闋召入上書房嘗步行入東華門聖
眷優渥時鸞物自給特命督學四川人皆嘖嘖稱羨視爲優缺廢
恩輒自矢曰以是出當以是歸至則裁減州縣例規嚴禁僕從受
約束風規肅然先是南皮張之洞督川學時奏設尊經書院王闈
運主講席士習嚮慕因緣爲利藪廢恩一以樸學倡導士子斥逐
其尤縱誕者慎選高才生纂輯蜀學編學風不變廢恩矢身清介
大吏寄請不稍阿任一年還京歸橐蕭然上命仍在上書房行走
十五年典試湖南傾俸以助其兄立責志文社著弟子錄者徧諸
行省都下講學之盛名震一時十八年大考以贊善陞用二十年

日本戰事起上書劾權臣沮軍帥諫和議又以北方苦水患上治
河策直隸總督以用不足寢其議二十二年補左右贊善晉右中
允明年補左中允戊戌議變國政行新法賡恩瞿然曰破法亂紀
中國患氣自此始矣先儒有言王者有變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吾
以詞臣廁侍從所憂者國家自束髮讀儒書所衛者名教法可變
道不可變不善變則天下受其毒歷朝之覆轍可鑒矣救敗當自
格君心始革新當自正學術始於是上崇正學諸疏復請禁新法
廢學堂語甚切直上恚之遂以洗馬出爲陝安道陝安當秦蜀
之衝盜賊穴山谷間時爲民害賡恩造礮艇攻黃金峽禽匪首王
方二闖境救甯乃修孔廟躬教漢南天台方城兩書院士子民有
爭堰水久不決者一言而服至今皆懍懍守其法無敢違者二十
五年崇綺徐桐疏薦召還京吏民醵萬金贖其行力卻之二十六

年至都召見命以京堂候補在弘德殿行走充試差閱卷大臣六月補內閣侍讀學士適拳民變起諸軍攻使館急膺恩上書請緩攻七月戰禍日棘膺恩寓西斜街玉皇閣門人李鴻樵侍左右示以詩有吾家舊忠憲池上接芳馨之句意將投池以殉悉以衣冠付之屬曰吾死後以此備殮二十一日兩宮西幸鴻樵以君死與死君亡與亡之義勸之遂隻身奔行在歷九死達西安見兩宮哭失聲尋除太常寺少卿繼以其兄避難卒於北澗沾三上疏乞赴兄喪始允所請旋里後深自韜晦主講洛州清暉紫山兩書院後以書院改建學堂再爲保定官書局稽察項城袁世凱方總制畿輔欲得一見不屑也視事未幾卽辭去大學士榮慶侍郎嚴修虛心延禮請參觀學校皆婉謝之三十二年綏遠將軍貽穀聘修歸綏志賓禮優厚成歸綏十二廳志綏遠旗志墾務志士默特

志蒙旗疆域志塞外故城郡縣考六種三十四年 兩宮升遐賡
恩聞耗衰經擗踊體爲之枯會陝西巡撫恩壽奏主存古學校講
席兼纂修陝西通志宣統三年革命變作羈圍城中數月資斧喪
盡不得歸遇毅軍趙倜退陝州尾之而東遂抵里閭重尋蘆浦
舊居發舊藏圖籍日夜補讀有終焉之志丙辰帝制議起賡恩誓
不共天預與家人訣備冠服衾綬如庚子時事旣而事敗而賡恩
亦以悲憤致疾不復起矣賡恩講學恪守濂洛關閩參之以象山
姚江白沙二曲諸儒而折衷於夏峯孫氏嘗爲學術論畧云朱子
謂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當虚心平氣相與熟
講而精究之以歸於是情乎陸王顏李之徒各執其所長以與紫
陽爲難推刃同室自相攻擊如投一鼠而破眾器並我所固有者
而亦蔑之致使後生無識之子妄以聖學爲無用而求濟於外來

之學世道之晦盲人心之陷溺遂至於不可底止伊誰之咎哉廢
恩以奇逢之學不專主一家惟以孔子爲歸故其主講易州也葺
其祠宇又刊徵君年譜於蜀梓夏峯祠記於秦並有北學編三續
四續以志景行之意廢恩雖致位通顯而一生清苦甚於寒素每
於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少篤內行事親存歿如一遇忌日輒涕
泗交頤事兄盡友悌閨門以內肅然不聞人聲平居雖盛寒暑終
日正襟危坐無惰容厯官中外隱居里閭一以清介自持向規所
入及干謁請託動輒十數萬金皆峻拒之又以鄉竈受欺致書直
督王文韶事得白眾以萬金謝遠聞之爲書以誓於眾一毫不取
居鄉恤商船漁舶之艱力爭於長官爲裁旗捐及販稅諸弊政甲
午甯邑大水集貲數十萬金付翰林劉沛然歸而振之不澤於手
活二十餘萬人使蜀時豫大災蠲巨金助振豫撫高其義疏請嘉

獎之生平尤篤念故舊嘗省親至望都學署同邑司鐸李維城疾革託其子鴻樵終始教養之卒底於成侍郎王文錦編修李培元身歿爲歸其喪某同年友老困於蜀某同年友病困於秦皆自出重貲倡諸僚友醵千金歸之家戚族里黨之貧乏或婚喪所需嘗典質應之門人緩急輒傾囊推解無吝也所著思貽齋書近百種晚年遯跡蘆台之南園誅茅數間有園半畝因號遯園又云南谿遺叟雞鳴而起輒手書校勘並作大書暨碑版文字以應四方之求丁巳二月十三日卒年七十八 特旨予諡文通 諭賜祭文碑文時清苑有王錫二者字芸閣幼循謹如成人髫齡授書危坐終日不傾倚塾師驚異一日途遇乞人將凍斃脫羊裘覆之而去夙工帖括文字及讀明陽之書篤嗜之然亦兼攻程朱之學咸豐八年舉於鄉以大挑知縣分廣東念親老不赴家居教授生徒以

端學術正人心爲本大學士曾國藩督直隸禮聘之招賢館陳時
務十事錫三身雖不仕而於利物濟人之事知無不爲光緒三年
畿輔大旱饑錫三作救荒論約鄉人大興水利壅澗水溉田數千
頃工費皆已出歲以大豐嘗以朱子常平倉法爲備荒善政傾一
歲束修所入建倉購粟復出貲招織戶數十家故連年饑饉鄉之
人無流徙者錫三事親孝侍父病廢寢餐者月餘父食然後食及
歿晝夜號泣鬚髮一夕皆白族長有老而鰥者旣代謀衣食便溺
皆親爲左右之人稱其難又善教士子著弟子錄者千餘人講授
四子書必使反躬實踐其言詩易皆證之人事不爲空談說與夏
峰爲近著有語錄藏於家光緒二十三年督學使者徐會灃特疏
薦其品學加五品銜是年卒年六十七

師儒傳三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十二

師儒傳四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三

天津徐世昌撰

刁包

子再濂

崔甲釗

崔甲鎧

崔甲默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初名基命避廟諱易今名別號用六居士父克俊字翼亭樂道好施與學者稱貞惠先生包貌魁岸亭亭嶽峙敦尚質行年二十五舉明天啓七年鄉試再上春官不第遂棄舉子業著廢八股興四子五經說一篇力以斯文為己任於城隅闢地為齋曰潛室亭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學者宗之執經之履滿戶外甲申國變設莊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服斬衰朝夕哭臨如禮偽命敦趣七發書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清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究積二十年不勗包初從孫奇逢問良知之學心嚮之既取高攀龍書讀

之喜曰吾未見先生書吾死人也今見先生書猶生死人而骨肉之矣吾師乎吾師乎由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溯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是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梁溪也因設攀龍主事之如事貞惠禮有過則跪主前自訟曰某不肖愧吾父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包之學以程朱爲宗旨謹言慎行一本諸敬而於陸王之學多有微詞嘗與友人論難書云先儒言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竊意尊德性以本體言道問學以工夫言德性命於天自然之事也問學成於人勉然之事也任乎其自然者則失乎其勉然者繇乎其勉然者則得乎其自然者尊德性者誠意正心則可謂誠意正心而後知致物格則不可故朱可以盡陸陸不可以盡朱白沙之主

靜也卽孔門默識之學然其言靜也曰求之心不必求之學則未
可以爲訓矣且靜是德性主靜便是道問學非外工夫以爲本體
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卽孔門明德之學然處處牽合至謂蘇秦
張儀亦得良知妙用則未可以爲訓矣且良知是德性致良知便
是道問學非外工夫以爲本體也竊謂象山白沙陽明三先生者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入室者其惟濂洛關閩乎其篤守先儒門戶
類此初克俊之卒也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進米一溢鬚
髮盡白杖而後起其喪祭一準朱子家禮旣葬廬中庭簷下斷酒
肉不入內室者三年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行路年六十六以居母
喪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告辭父師主問家事不答徐曰吾
胸中無一事行矣遂瞑學者私謚文孝先生包生平木訥似不能
言及大義所在則正色而談上下皆傾聽州有大事不能決者必

待包一言爲斷明季流賊犯州城包毀家倡衆誓固守城賴以完時有二璫主兵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將斬之包厲聲曰必殺彼當先殺包乃止二璫咋舌相謂曰使若居官其不爲楊漣左光斗乎賊去賃屋西關館流離民病者給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擇老成家僕六人護以歸臨行八拜託之僕皆感泣竭力尤篤於故舊然諾不苟與蔚州魏象樞爲神交容城孫奇逢遷蘇門過祁留講學於其家者二載又與清苑張羅喆新城王餘佑輩設講壇發明性理之學其日省者三曰妄爲妄言妄念其自守之道三曰取與不苟言語不苟出處不苟嘗曰所謂學者性焉而已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

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爲民胞物與之情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
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
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道晦上下
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出而發揮之然後
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無復餘蘊而確然得所持循
矣又曰易之爲書教人趨吉避凶言趨正避邪也以爲趨福避禍
舛已甚矣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其所著有易酌
十二卷四書翊注四十二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
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魏象樞曰先生卓然有道儒者也先生
之於梁溪也曰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吾於先生
亦然孫奇逢曰先生孤標猛力大河南北一人而已康熙九年無
錫學者祀諸道南祠子再濂字靜之自爲諸生卽弛置科舉業從

父友王餘佑及顏元游手錄父遺書又貳之以質四方學者平湖陸隴其嘗與再濂書乞借鈔用六集斯文正統辨道錄諸書再濂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誠之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遂籛金而請事余掩耳走菑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登仕籍若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尙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盡刻諸遺書行世

崔甲釗字亮遠甲鎧字聞遠安平諸生父昂字仲藏博學強識李自成陷京師各州縣俱署偽官昂同兄山海關遊擊晟弟附監生昂謀起義旅偽官鉤鉅盜斃晟昂跳身走及清定鼎聞其義召以官昂慟兄弟偕亡辭不就甲釗自少徧讀程朱陸王諸家書與祁州刁包講學年十六遇兵亂隨眾守城能發礮斃敵母蘇氏病

瘦甲釗與弟甲鎰晝夜更番侍腓胷盡腫母遣之不去如此者二十年以侍疾久知醫術年八十餘自刻死期日曰吾病必以立秋後七日死已而果然甲鎰體父志杜門講學誅茅三閭課子弟子弟或事詩賦輒付火曰勿啟囂張業農商者必戒以勿苟得率妻事父飲食必其妻手爨他人代之咽不甘也事母蘇亦然繼母宋病瀉三載廁牕衽衣污穢必與妻親滌晚年爲名山遊至五臺遇虎同行者震伏虎目之久踈巡而去人以爲孝感康熙四十一年卒年六十九從弟甲默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居京師貧窶守高節足未嘗一及貴要之門與兄甲勛講學務心得不尙口說嘗講顏子所好何學論聽者悚起居喪一依禮經啜粥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御內不與宴會亦能鑿有名

田極

田極字象極高陽人幼端謹不苟言笑嗜讀書至忘寒暑與李燾同補弟子員學使持其卷示人曰吾於高陽得兩士皆大器屢試不第而聲名益藉藉僉仰爲儒宗大師初爲文矯拔絕俗晚乃歸於古樸而易理尤精清初士子承明季餘習尙奇僻傳註多舛錯極獨闡發程朱宗悃講貫融徹聽者熙然如游考亭鹿洞間教人修謹誠實凡弛傲岸之士厠其門皆抑損退讓望而知爲田氏之徒雅具知人鑒從遊弟子預爲品第其後升湛菴枯卒如其言家居數十年竟以諸生終焉極之爲學專致力於倫常日用之間謹言慎行要於寡過事母極色養母病膝行禱於神祠母夢寐中覺人投以劑未歸而病已失母歿泣血三年人以比之高子羔待宗尙篤厚或以窮乏告僅蓄升斛恆分半與之人曰以窮濟窮可乎極曰某不能如范文正置義田復吝所有如一本之義何族人

勃谿質一言卽解或與他族詬誶輒引罪代請不較曲直族黨咸化其德絕跡公庭者積五十年善飲獨卻白酒門人問之泫然曰吾父夢我醉白酒死覺後不樂我故終身不忍入口耳爲人和平誠慤不尙嚴峭人皆樂親而敬憚之起居有節衣冠有常製事事守先儒家法愠容譎語不形於妻子論者謂涵養深矣將卒其子求遺言教曰讀正書做正人不及田產細事歿後門人追諡曰端介先生著有四書輯要藏於家

趙景皋

趙景皋字知安號贊颺鹽山人幼有至性家貧母手自操作景皋從鄉塾歸輒代以爲常父出雖夜分必讀書俟之受知於推官禹好善明崇禎三年舉於鄉好善以御史按山東有富人張姓者或誣殺人罪當死人持千金俛景皋景皋察其寃馳往救之一錢不

受土寇起知縣問戢賊法景皋曰必使賊自知可生而後可撫自知當死而後可剿乃練鄉勇立濠柵定約束所獲不犯淫殺者悉免之以故賊多降散爲民全活無算幼喜讀大洞內景諸篇爲楞嚴法華經注鄉薦後讀性理大全至克去妄念忽有得因思功名爲妄念以誦讀爲功名地亦妄念也自是專心聖賢心性之學探本窮源悟佛老之非歎曰非入其室不知其病彌近理大亂真言不虛也著有性學易簡原道篇夔倫傳關鍵論秀實說於五經四子多所發明云康熙二十四年卒年八十

李集鳳

李集鳳字翽升臨榆人明拔貢生官河南洛陽縣丞以廉明著稱集鳳性嚴正不慕權勢於學無不窺濂洛關閩之書皆所究悉尤善春秋策輯宋元明人經說數十家討論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

彙而成名曰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其書於左公穀三傳及先
儒說均有駁正而胡傳爲最多隱元年不書卽位胡傳從程子非
王命先君命說謂春秋削之以明大法辨之云隱四年經書衛人
立晉彼亦不承先君不稟命天子雖在他國猶不削之況本國乎
春秋於桓公稱公不革其號文姜去姜氏不去夫人君與夫人之
名非臣子所敢除也若不與隱公之爲君而削其卽位其無君已
甚何以正天下之無君者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胡傳從程子失職說謂削其大夫爲當官者戒辨之云卿佐被盜
殺卽書大夫亦可見其失職不待削大夫以見義盜者寇賊之名
不繫於國故亦不稱君大夫觀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不稱君此年
盜殺二公子一公孫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不稱大夫可見旣名
之爲盜不可以君大夫治之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胡傳謂

特起胥命之文辨之云莊二十一年左傳鄭虢胥命於弭同謀納
王是當時有此事亦必舊有此名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胡傳
謂義繫於殺止書官罪在專殺見殺者之是非不足紀辨之云既
爲大夫罪不至死見殺亦當書名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
司城來奔二人有不失節之美何爲是非不足紀此不書名者不
知其名故闕之宣五年叔孫得臣卒胡傳謂仲遂內交宮禁外結
強鄰叔孫得臣有同使於齊之罪特不書日以貶之辨之云內大
夫卒不書日者特以史氏偶闕耳得臣黨仲遂並使如齊其罪甚
大以大夫之禮卒之正見魯人刑賞之不當何必去日以示貶凡
宣公之事多以時書而不月君事且略其月則得臣卒之月而不
日者亦不必有異說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於衛胡傳謂復歸
書名衛侯失信無刑雖得猶非其國辨之云此說罪其得國以後

春秋方賤其昔失位而幸其今得國豈預責其君而謂國非其國乎諸侯不生名失位則名例之正也此從正例無他義昭十八年宋公伐邾胡傳謂書邾而釋其取邑之罪辨之云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宋人取長葛自此以後凡外之圍邑取邑皆不書以爲不勝書故略之胡傳又有誤解者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來聘謂渠爲氏辨之云春秋無加氏於爵之例亦無獨稱爵而不繫於封地者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之類皆以爵繫地知渠亦采地名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謂於餘丘爲邾邑辨之云通經之中未有邑言伐者於餘丘不繫國知其非邑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宗婦者大夫之妻辨之云宗婦者同宗之婦宗婦非一若以宗婦爲大夫之妻何以別於夫非大夫而亦爲同宗之婦者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

謂冢宰兼三公辨之云周公二字是世爵非以兼位而云然經書
 宰恒不稱爵恒本無爵也祭本伯爵而書祭公乃三公也此言宰
 周公者皆具其官職以襲爵帶言之三十年之宰周公來聘亦與
 此同胡傳又有誤證者隱三年宋和公卒謂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邦君書卒不與其為諸侯辨之云薨者臣子尊其君父之辭惟本
 國君稱薨卒者終事之恆稱內外大夫稱卒外諸侯以別於吾君
 亦稱卒此通例耳若以其上不請命貶而稱卒彼桓文創伯皆有
 錫典何於其歿亦書卒不書薨也文元年公即位謂書載舜禹受
 終傳位孔子言君薨百官聽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有攝行之
 禮辨之云書於舜曰格於文祖是舜服堯喪畢而告踐祚之禮於
 禹曰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是禹攝舜政而告廟臨羣臣
 之禮以此論改元即位之事固屬不合孔子所言君薨乃以冢宰

攝國政非以冢宰攝君位以此論卽位臨羣臣尤不足據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鞏齊師敗績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本不將兵四卿皆書此堅冰之戒辨之云魯本二軍今四卿並將不無主副胡傳以爲行父僑如嬰齊各帥與襄公作三軍不合又以臧孫不將兵尤不察經書帥師之文經書某某帥師知許之將兵甚明如衛良夫亦如晉乞師今亦將兵又何疑於許至以四卿皆書爲堅冰之戒尤不然此時季孫當國必不以四卿並將爲專政况三家少仲孫而臧孫公孫後又未竊魯此卽一時並將何慮其專蓋晉行師多有列卿而春秋止書元帥魯則凡卿皆書其爲略外詳內也明矣至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胡傳謂

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戒不知忽之嗣位五月羈之爲君一年彼卽不能自定何不可仍稱其爵號且凡國君失位出奔是皆不能自定者亦未嘗不書爵何獨於此示戒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胡傳謂子般之弑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不知慶父此行本非出奔故不書奔而書如欲明其主兵自恣變文書如是春秋所載皆可亂事實而以意爲輕重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胡傳謂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不知季姬稱字其許嫁也明矣何云使自擇配鄆子明書來朝亦非求婚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傳謂札不稱公子貶辭也辭國生亂因其來聘貶之不知季札辭國自是守節之正王僚被弑去此聘三十年而欲貶札於三十年前尤爲不可札聘之不書族與楚椒秦蒍之不書氏者無

異自不應有異詞雖春秋多變例亦不應取行人他事責諸行聘時也莊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胡傳謂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動大衆不知隱元年至文三年凡外侵伐非書君卽書人九十九年間通無大夫主將之名氏亦無大夫主將之名氏而帥師者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皆書齊侯則以霸主而猶侵伐獨於大夫而不一遣乎觀於單伯會伐宋內以大夫會伐則外皆大夫從可知惟救徐之役明書諸侯之大夫不書名氏蓋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大夫猶未強也故以恆辭而書人大夫旣書人其師卽不必書非稱人者盡不動衆也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胡傳謂秦伐晉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不書歸免秦伯也不知戰不言伐自是書重之意以言戰則侵伐可知至不書以歸通經之中無獲

歸並書之文如蔡敗於荆止書以歸莒敗於魯止書獲他如鄭獲宋華元蔡公子燮吳獲陳夏齧齊國書獲不書以歸晉以潞子歸鄭以許男歸楚以夔子頓子胡子歸不書獲獲與歸事迹殊就虜則一以不書以歸爲免秦伯非春秋旨也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胡傳謂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爵而見執者則以名不名知其罪滕子不與衣裳之會及宋襄起又不尊事大國見執書名著其罪也不知凡書執者皆譏之稱人固爲貶稱爵亦不爲褒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直斥其爵而爲等夷之辭知稱爵以執者非予之爲伯討若以名不名定見執者之罪否則一經中執君十有三而名者獨二其餘豈皆無罪至責滕子不與會盟不事大國尤非事實齊桓之伯常從會盟者僅見數國非此外皆不事齊也宋襄圖伯滕固當事宋然春秋書執不書地是必滕子朝會於宋宋人執

之亦不可謂不事大國也春秋時諸侯之罪重在不事天子若以不事大國書名何以處夫不事天子者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胡傳謂季氏四分公室二家各有其一至是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不知鞏之戰四卿並將未嘗有四軍此非一卿一軍也明矣况叔孫舍未出而叔弓爲將未必卽叔孫之兵以叔弓爲三家而於叔孫氏無別焉尤爲疎論胡傳自元延祐二年始與左公穀三傳同用本爲科舉設明初承元制宗法程朱以張洽學出朱子安國學出程子故定用張胡二家迨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於是專主胡傳張傳遂廢不行集鳳所輯各說蓋本之大全而所辨胡傳百數十事實通融洽實有心得故王士禎稱爲下吏之有經學者年六十六卒於官洛陽人請從祀周公廟康熙五十三年祀鄉賢祠

賈潤

曾孫延泰

劉承摯

高惟聰

賈潤字若水故城人明諸生聰穎好學始入塾卽立志爲聖賢中人與從父一元爭相淬勵一元舉鄉試潤迺屏棄帖括謝從父曰從此顯晦殊途矣遂專研性理之學不求聞達當明季兵亂其父欲走避潤泣諫曰故邑彈丸地已殘燬必無復虜掠者居尙可活竄外則蹈危機父不從竟罹於難潤哀號骨立倥偬戎馬中喪葬成禮奉孀母王四十年承歡養志調護季弟成立撫孤姪逾所生性尤慷爽輕財好施族尙恃以舉火者數十百家置義塚修學宮建鄉賢祠前後出數千金無吝容初圈田令下德州有田八百餘頃匿不以聞而移撥故城潤赴都辯質釐正疆界以故八里之中得世世蒙業康熙二十三年大饑民苦徵賦代輸八百金二十九

年復饑佐縣宰倡捐振粥活民萬計潤講學本程朱而兼治姚江

之學時仇兆鰲居京師昌明其學潤迺遺子樸往受業迄歸鈔有
明儒學案一書則黃宗羲所手輯者潤卒讀之歎爲千秋盛業研
討勘訂梓以公諸天下以謂前明儒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
之派有餘姚之派雖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末流益歧以異自
此書出而支分派別條理粲然論不主於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
生平之所學而後止學者誠能究心討論無難窺諸家之奧蘊而
由此入德之途亦不外是其間純駁之處在善學者精擇之而已
又謂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一本濂洛
關閩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陽明專求心學重內輕外其說雖足
以救宋學末流之弊但隆萬間禪學盛行亦二公有以潛啟其端
也斯編於姚江一派載之獨詳而是非得失亦力爲辨析蓋就其
說以攻其隙庶不致貽誤後學此黎洲苦心也又謂先儒主躬行

故語簡當而切實後儒主心悟故言微妙而虛空讀龍溪近溪之
說言性言心幾於杳冥恍惚茫乎不得其畔岸故知夫子罕言性
與天道早已防其弊矣蓋言之而滋人揣測疑似不如俟人積學
功深默契性天之爲愈也陽明疑朱子格物致知爲求之於外因
攝格致於誠意傳中謂意之發動有善有惡其知善知惡者卽是
致知爲善去惡者卽是格物並知行爲一本意欲矯俗學之支離
豈知明善窮理確有成說又烏得一概論耶虛齋據宋儒葉董兩
家謂格致傳文錯在聖經當提物有本末一條爲格物致知之功
提知止有定一條爲格物致知之效刪去兩條在聖經則八條直
接三綱中免間斷在傳文則格致復見原本可免補傳向使陽明
留心虛齋之論亦不必作驚世駭俗語矣其持論明允類如此潤
儀容魁梧老年尤篤於學律身行己動準古法或有非禮干者不

屑屑與較嘗以學喫虧三字訓誡子孫喜游林野古寺竹杖芒屨
浩歌曼金石塗遇舊識必恭禮款曲雖卑幼者亦無忽焉時朝廷
徵求隱逸或招以仕笑而不應當時稱之爲士林高隱康熙三十
年年七十七卒鄉里會喪旦夕臨者日千餘人鄉士大夫合詞籲
請祀鄉賢祠曾孫延泰字開之號懌堂幼承家學讀書能自刻厲
而沈靜恬澹不以聲譽相馳驟雍正十年舉於鄉援例爲中書舍
人落穆寡交游惟與富陽董邦達獻縣紀昀新建曹秀先善故人
有通顯者招往見唯唯不拒亦不赴官數載乞假歸奉親課子以
書史紙墨自娛性耆傲宋人蒼壁法石鈔竹鑪手新泉以煎不
假僮僕平生服膺近思錄朱子語錄諸書其所爲詩近西崑風格
書參歐趙兩家每有所作輒用赫蹏紙自書旋即棄置曰聊以寄
吾意耳又通九章算術增損舊法多出古人意外凡經史詩文四

部之書得善本卽手自鈔輯丹黃爛然無毫髮苟乾隆四十九年七十四卒戒其子不得丐人作碑誌曰無以諛墓之文誣我論者稱爲篤行君子當時景州有劉承摯者字起莘康熙四十四年舉人幼勤於學至老彌篤夏不扇冬不鑪一裘不解者十五年博通經史好宋以來理學諸名家長洲何焯重其文謂吳下老名士不及交河王瑄言吾輩十進士不及劉君半腹其爲人推服如此著有古文詞行世同州高惟聰字成謀博極羣書尤邃程朱之學著有五服古今沿革享祭錄喪事文式昏禮摘錄諸書友人申丹嘗以綱目曹操具官書卒爲問曰此自朱子未及更定者俗儒以爲媿之誤也又問續編上皇卒於金曰臣子無貶君上之文宋儒自不應書卒餘所論類此嘗曰讀書以力行也惟誠敬二字爲力行之本學者宗之

陳獻

陳獻字子賢號八夫又號他山磁州人生而穎異總角通毛詩弱冠補諸生食廩餼甲申十王子兵下江左獻上書勸抵關中靖寇王命內使問秀才比武侯何如對曰有雲泥之別曰汝比王猛何如對曰景略乃三秦豪傑惜秦主不能終用其言耳曰何如毛遂對曰設某處毛遂之世必早見重於平原君矣內使同奏王大悅授以郎中命隨軍南征獻以父老辭內使曰如此何上策爲曰草莽小臣効芻蕘之一得耳王嘉之贈金帛歸獻任俠好義常以濟阡扶危爲志時孔子廟丁祭犧牲不備歷謁上官復舊制順治十年大旱邑多逋賦明年養馬令下民疲於奔命獻致書當道痛陳民疾苦遂以養馬抵消逋賦焉康熙初遊吳越齊閩楚蜀間至海甯見安陽許三禮講學於尊道書院有志學只是一貫之語諸生

茫然獻曰聖人自入手用功已確然見學須一貫遵而行之以至於從心所欲學者乃謂一貫是聖人究竟然則聖人前半生學問尚屬支離耶且其教曾子子貢者將爲晚年悟道之言耶抑舉其平日用功者言之耶須知志學只是一貫有生熟之分無前後之異耳三禮爲擊節曰此理學名言也獻平生講學開壘啟曠聽者皆忭舞故所至皆知名歸晤新鄉許作梅談及交趾叛服往事獻援筆擬撫安南策數千言許曰經濟才也鄭州名士董生蓮以遊學貧困幾失試期不能入闈獻傾囊相助叩其姓字不告也屢應鄉舉皆以對策切直被擯二十六年以歲貢生授泌陽訓導時柘城竇克勤署教諭集諸生講太極西銘以質之獻獻曰太極八卦諸生勿視爲二物太極是一圓八卦八卦是一方太極西銘稱乾坤爲父母引民物爲胞與程子以理一分殊貫之學者不知理一

故流於楊不知分殊故流於墨反覆指示諸生皆敬服之泌陽學田半飽於書役獻以學田養士非養胥吏令計畝出租以給諸生之貧者獻長於考辨嘗言孔門無三世出妻夷齊無叩馬事人多其論世之識三年乞休歸里優游林下者十餘年四十二年卒年九十有二

劉正子鑣

劉正字芳若一字振之其先延慶州人遷任邱遂占籍正幼穎異總角能文嘗得舊榻十三經研習之遂兼五經冠童試補諸生正豐於財購書甚富第其甲乙而裝潢之南涉江淮僦精舍於臨清與江南諸名士游所學益邃順治初年恩選第一廷試授山西代州知州代瀕邊土瘠兵民雜處俗競而鬻正至詢疾苦去其不便於民者慎訟獄絕苞苴輕徭緩賦吏民畏懷月會以五經課諸士

人勤於學巡撫以治行超卓薦大同姜瓖叛正治戰守具賊數萬
晝夜攻十旬不去城內奸宄有約內應者正每夕率百騎立通衢
傳餐伺之且下令曰宵行者斬謀遂沮令子鏢匿告急蠟書革履
中夜縋城出間道趨太原謁敬謹親王請援卒王與語大奇之立
率兵至戰城下正出夾擊之賊始解以守禦功晉郡丞領代如故
奸民欲煽惑官軍乘亂規利誣富民爲逆黨正抗聲曰民勢孤援
絕脅於賊非其本心今日爲賊而草薶之則人人致死是爲賊樹
黨也皆獲免改補陝西商州招流移豁逋負革雜派植農桑緩催
科興水利一意與民修息倡修龍駒寨以通商貨設戍防創五經
社聚多士講習其中分守商雒使者許某與州舉人某有郤陰屬
正中以危法正不從署齋壁曰鬼神式臨不敢殺人媚人也許大
恚動輒齟齬遂拂衣歸取道中州愛蘇門百泉之勝留寓七載與

孫奇逢遊潛心性命之學沛然有得抵里囊橐蕭然正性至孝喜談經濟大畧戎馬逆旅間手一編不廢學以朱子爲正極論頓悟之謬曰如是不墮禪者幾希體貌岸然而溫恭汎愛聆其言藹如也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祀代州名宦祠

鏞字長馭一名樵隱字慕菴晚自號六眞居士年十二補諸生好技擊弋鈐諸學然性豪放揮金好客鮮衣美食不爲妻子計善飲酒飲必醉髻亂與同邑龐塏共學壯年遨遊四方孫奇逢傳山李因篤等皆爭納交然顛直好面折人過遇俗士輒白眼曰吾醉矣嘗佐其父牧代商二州姜瓖圍代冒死請援兵破賊口不言功應順慶王守聘值吳三桂叛陷於蜀陳其年爲龐塏詩序云故人遠別飄零爲胸臆之蠻是也奮威將軍王進寶兵至蜀聞其名引爲參佐畫策皆奇中一夜鏞聞十餘里外夏夏有聲遽白進寶曰賊

來劫營當設伏以待進寶從之賊至伏起遂大敗以功授鹽亭知縣開鹽井十有八政績卓然乞養歸里父母歿乃縱遊衡華太白洞庭西湖天台武彝諸勝歲嘗數千里間歸省墳墓不復入里僑居東郡孤筇屨往來浮邱如是者三十餘載年七十餘復遠出或挽之泣曰吾生不能奉吾父誓不受妻子養也拂衣去遊匡廬卒年七十五時康熙五十年也其常所寓室栽花種竹日讀書其中暇輒以醫藥濟人每自贊曰介隘與不恭材不材間又曰世既不知以無用爲用宜高閣於匡廬武夷之山著有據梧吟詩草二十卷三子濤允好學有文李塏表其墓曰當崇禎之季天運地炭及興朝定鼎又值三藩頽洞羽書消沈而君適與俱乘風破浪咄嗟立辦俄復避人謝事一詠一觴時而繩墨如道學時而溟滓如方外時而烈士時而墨客捭闔担矯惟變所適世又烏能以測君

哉

張能鱗

張能鱗字玉甲號西山大興人系出橫渠自其先世徙京師家學淵源卽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順治四年成進士授仁和知縣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未遇嘗視學三吳三吳文章淵藪士子競綺靡工鞏悅能鱗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又恐其無所藉以入也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循誦服習不惑歧途累遷至四川建南道時軍事倥傯索芻糧甚急能鱗調度有方輸將絡繹民不知苦又築蘇稽大堰以利農田至今賴之其任山東也

按四庫提要四川通志河南文徵均不敘及任山東之事魏序有補任青齊一語在入蜀後而陸稼書亦稱其青齊政畧一書則任山東

齊俗習染難猝治鬥鷄走狗六博蹴鞠以及師巫詛呪淫詞誕說不可勝紀能鱗念王政之大當

專一三師儒四

先教養莅任後禁異端曲學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剴切勸諭使人皆知繼善成性本恂風俗爲之一變所著有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我眉志一卷儒宗理要二十九卷西山集九卷孝經衍義補刪青齊政畧若干卷陸隴其謂能鱗學貫天人聲徹內外儒宗理要補近思錄之缺去性理之煩孝經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邱氏青齊政畧則得之涉厯體驗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至文集扶持中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因而不決者得此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當時陸隴其與柏鄉魏裔介皆篤守程朱之學負海內重名裔介一見能鱗持論稱其正大眞醇自歎弗及可以知其所學矣

左敬祖

左敬祖字虔孫河間人爲人恢擴有大度務經世之學舉順治六

年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左副都御史亮直敢言其所陳奏皆關
民生大計以催征之令多限以六月報完民無所出往往重息舉
責以納奏請行夏秋兩稅之制而嚴禁非時豫征以差徭之繁濫
役傷農今旣征丁銀而一切差徭仍派之百姓小民八口所仰之
身彊半在官弗得盡力南畝而貪官蠹役又樂於有事而加私派
於丁銀之中用一科十以取盈爲得計奏請嗣後永遠禁止著爲
令典當時世祖下懲貪之令有司犯贓十兩以上卽治以重罪敬
祖以爲懲貪之令太嚴而旌廉之典未著有懲而無勸非駕馭人
才之道也漢光武開國之初諸務未遑首訪良吏封卓茂爲褒德
侯因而東漢一代循良獨多是其驗也今國家定鼎中夏已二十
餘年尙未聞有旌廉之舉請命九卿科道會議人不問滿漢官不
問京外各舉所知清操異常者以聞皇上擇其尤者表而出之以

風有位則爲君子者固樂常爲君子而爲小人者亦必不甘爲小人相習成風東漢之治不難復見於今日矣敬祖留心世務知無不言嘗草正心誠意勸學進講諸疏疾作不果上乞歸卒於家所著有四書抄訓易經抄訓理學真傳等書行世康熙二十八年祀鄉賢祠

吳本植子玠 璠

吳本植字篤生安平人父恂諸生明季遭難深州死焉本植少聰敏嘗與友刻香五寸爲限文成斐然可觀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明年以庶吉士充會試同考官蓋異數也丁承重憂歸康熙二年散館授內秘書院檢討八年升國子監祭酒丁母憂服除歷侍講侍讀侍講學士侍讀學士與修太宗世祖兩朝實錄年甫四十遽告歸歸三十年乃卒爲侍讀時有朱山人挾左道

出入禁中公卿多執弟子禮本植獨廷叱之山人旋以事伏法在大學有行千金求補八旗教習者叱卻之要人以書請亦不發視博士羊琦老而迂滿祭酒欲去之本植持不可而止既告歸琦由吏部郎出爲井陘僉事迂道謁本植本植不見也門下士房廷楨官長蘆鹽運使要本植一至官廨亦謝不往于成龍爲巡撫使使通問不報兵部侍郎王維珍過安平求見本植不可得其高致如此爲學以靜爲主嘗曰聲色貨利能於靜中求其源而絕之而持之以敬爲學其庶幾乎晚年喜曹月川胡敬齋之書謂其淡而有深致篤守朱子然聞子弟譏斥陽明輒呵止之既卒張伯行孫勳並爲之傳楊名時爲墓誌冉觀祖爲墓表蓋佩之者深矣著有讀書劄記三子玠璠珊並知名珊另有傳

玠字爾錫生六月失母事父及繼母孝謹康熙二十年舉人官山

東昌樂知縣代民輸逋賦至毀家以濟尋罷歸年五十四卒玠少時嘗爲知縣陳宗石作瑞麥賦才思藻麗其序有云祥至而不居德博而不有良有司之心也上有異政而下弗克紀述言之不文此亦邦人士之陋也意致婉妙玠旣承稟家學及與同縣崔甲默武鞞會試京師益從名儒大師講論又從陸隴其遊學益邃密老而歸尤以倡道自任嘗爲送安平學博黃仲香歸東安序其文曰昔曹月川先生爲霍州學正霍爲李白雲先生舊里先是白雲先生倡道晉陽學者景坿河汾之緒復振及月川先生至霍其教士以踐履爲本霍教益興其及門高弟郭睿等皆素從遊於白雲者月川旣樂得白雲以爲倡白雲又樂得月川以爲霍士師說者謂河汾之學自前代宣仁間而大著實繇月川始月川爲一代儒宗衍二百年之道脈實繇教霍始於戲豈不偉哉安平元時爲劉靜

修先生流寓地流風遺教猶有存者國朝陸稼書先生講學靈壽
余往受學謬荷獎借故吾邑諸生皆學於余余旣媿無白雲倡道
之力以爲諸士先邑中司學校之責者使非得月川其人以立標
準而樹風聲士習何由而醇教化何由而洽也仲香黃先生不言
而躬行多士服其教不事董戒而嚮學莘莘此與月川之教霍何
以異嗟乎自儒術寢微師道不立以興賢育才之地羣目爲寒醴
冷席給餽粥而已矯然自異者舍季試月課亦更無造士之術孰
有不言而躬行以踐履立教無媿月川其人如先生者乎幸得先
生無媿月川矣今又舍諸生而歸然則安平今日卽有白雲復出
猶當苦無信從者以爲之助而况白雲之不復出也哉玠之自任
如此

璠字奐若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早卒而才華典贍與

兄玠齊名初安平明倫堂後有尊經閣創於明萬厯間本植之祖
嘗修學宮年逾八十卒惟此閣未竟本植起而繼述之閣成命二
子玠璠各爲賦以紀其事璠賦曰夫何斯閣之寤嵬兮標嶮嶮以
飾珍瓊紫芬燎之彪炳兮層礪侷而出塵氛訝梁虹之濯瀟兮郁
佳氣而氤氲扶聖道於中天兮結琬琰之苾芬漱百家之芳潤兮
糾六藝之繽紛迴狂瀾於瀛海兮挽落照之餘曛遡金符之流祥
兮繫麟角之玉祉紉玄妙於難明兮歎曠野而匪兕斲閼宮之瓊
屑兮繩河圖之奧旨煥寶冊於喬皇兮鈞褒譏而華蕤愆周折而
焔燠兮掃浮談之糠粃越白日其將息兮付縹緗於羸炬秦岱倏
忽而若積兮洪波紆迴而不已哆桑門玉樞之軒翥而宏躡兮大
道低回而同趾徒飾祿渠於炎精兮炫牙籤於土時矧神輔之僻
壤兮詎瓌璋而若此嗟茲邦之蕪陋兮疑天造於草昧也鬻舍鞠

爲茂草兮烏晻曖而忽寐也望閔宮之突兀兮桷桷剝而隳趨赤
聖鬱其困勃兮屹岬吻之顛躋佩觿箭兮神傷恫恍噓歛兮掩抑
而不揚粵余穆祖之登庸兮愆寶笈之津梁秘殿璀璨而赫燁兮
端門轆轤以輝煌汨磴磴以光明兮時聞紫鈴之琅璫惟茲尊經
之軼基兮尙有竣乎重光迄我嚴考之紹休兮日承明乎帝里假
休沐於蘭臺兮歸返棹於綠水披微言於往翰兮嘆重關之離瀾
蔑以壯辟雍之豐麗兮爰述事而繼志懼懿訓之灰燼兮羨奎光
之蔚起乃鳩班工以衡量兮庀名材而度鴻規察地理於龜宿兮
符璇璣而應斗箕搜神植於幽鬼兮運欄翼於靈夔發闡齋之闕
笈兮砌碧苔以茵芝累磊砢之相扶兮靈寥緜而雲輜罄祿賜之
遺餘兮陳秉筮之休辭夙旬殷而薨薨兮晦雕績而淋漓涉著雍
之敦牂兮始魏煥之若茲其華表之煥焜兮若日月之經天也其

高甍之燦閬兮若星辰之纏連也絃八維而擴九隅兮周三閭而
徹四表開南闔而豁達兮張北牖之顯晶仰檝櫨之宏廓兮舒禁
楸之浩渺恢恢乎奠乾坤於兩極兮吐光華於眾藻旣輪囷而天
蟠兮復下蹇而上奇乍矯首於雲霄兮驚樺棟之承霓峨若壁立
於千仞兮又嵒嵒而倨倨仰聖道之高廣兮實彷彿而依稀萬楹
搏負以蚴糾兮浮柱嶢峴而璀錯煥綺窗之離離兮列髮彤於節
梲朱鳥啣蕙於衡間兮薌蘭振采於榱桷龍蜿蜒而若騰兮螭螭
踞而交搏丹彩眩其肝肝兮鉤星內照而雲霧蔚瑰瑋而竦視兮
偃紛麗而追琢誠中博之奇妙而礪礪兮羣龍旋於靈宮藏典冊
於碧笥兮綴金簡而玲瓏集鴻謨之彪麗兮胥蘊藉於其中稽龍
馬之負圖兮值庖皇之御世玩博光而書畫兮厯三聖而如契尙
書首自伊祁兮爰終於嬴誓聖壁埋而愈彰兮等天球與大貝慨

風雅之式微兮各挾藻而摛葩周召之登歌而薦寢兮並閭巷之
伊啞姬體國而經野兮禮制參而不奢覽經曲之純備兮固有瑜
而無瑕大塊紛其瓜剖兮百辟裂而爭長紀獲麟於東國兮訖宣
平而振響高赤珥筆而揚芳兮亦奇秀而疏爽嗟麗典之放紛兮
左畢羅而若罔素王闡教於洙泗兮啟至道於夷塗聘齊梁而寥
落兮聆遺訓於子輿門內通於神明兮孝德藉以誕敷維家相之
博物兮稽雅詁而逮蟲魚茲鴻章之要眇兮巨天地而常留雖不
假於物力兮奠華閣如金甌至若丁焦胡毛之玩索兮歐王蘇呂
之指陳明道伊川之玄解兮晦翁步其芳塵聚千家之狐腋兮蓋
浩邈而難尋或鉤深於幽邃兮或剖晰於纖毫或叩虛以標異兮
或抽思於新苞或談言而緜邈兮或滂沛以彌勞或緣情而會旨
兮或體趣以凝頤明至教於離光兮匯百源於一朝賴層扉之隆

峙兮護方棹於狂飈彼空寂丹鉛之亂龐兮不能進竊乎吾彙飾
緇羽之朱碧兮曾不得入而溷乎堂與傑羣聖之高懸兮翳鎬鏤
而赫澳辨疑似於微茫兮藹宛虹之飛照偉恆岳之嶢崎兮屬淳
碣而透迤滹沱澎湃而長流兮持正氣而峙瀹之山河表其峻深
兮牢結構而錯珠璣前大成之肅穆兮勢似合而若離宮牆綿亘
以煌煌兮眺百尺之巍巍後曠野之廣渺兮瑋堦繚其相依渙雲
梁而負荷兮輝光兗罩而芬菲挾雙霓於左右兮挂二嶠於東西
啟玄宮而苞瑞兮美輪奐之瓊甍拱傑閣之峩岬兮若羅星而布
棊惟敬一之箴言兮有世廟之留遺橫垂雲而儼止兮如冠蓋之
追隨幸先志之紹述兮興旣墜於不衰庶經學之樸茂兮慶濟濟
而師師答天子之右文兮遵聖路而不違亂曰休矣乎文治之光
大兮亘奕葉而相孚修琳宮而誇梵宇兮曷觀吾道之真居桐城

吳汝綸曰吳二公子皆年少能爲大賦如此可謂妙才昔曾文正公嘗言爲文以詞賦爲至難若序記小文稍涉書史者類能之歷觀近代名集詞賦可傳誦者實鮮蓋宋賢以詞章爲末務承其流者遂皆舍難而就易文學所以日頽靡而不振也吳公講宋賢之學獨能用詞賦教子可謂豪傑特立之士矣

劉芳喆

劉芳喆字宣人涿州人山東巡撫芳躅弟順治十八年進士授編修遷國子監司業康熙二十四年解組歸里築草亭於石橋村性仁惠喜獎進善類士論歸之其爲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

也而終厭之庸者何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而已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之書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已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理道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太極也曾子之學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在敬以守身不貽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慎而不誠保毋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清爲眞清慎爲眞慎勤爲眞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惟禮是依辭受取與銖兩不差惟義是比觀此

可以知其學之爲真庸矣太常卿唐鑑嘗稱其家書三十首所言
生事死葬之禮皆出於至性至情誠篤肫摯未有如芳喆者生平
與新城王士禎友善所心許者成都費密蔡廷治黃岡曹本榮三
人而已四十二年聖祖南巡過涿州芳喆跪迎道左召對蒙嘉獎
命復原官不復出五十五年卒祀鄉賢著有拙翁庸語拙翁集行
世

師儒傳四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三

師儒傳五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四
天津徐世昌撰

邢汝謙

邢汝謙字抑庵昌黎諸生平生尙志節學以躬行實踐爲主性尤孝友稱鄉里間治喪遵古禮不用浮屠不用鼓樂祭祀守土庶祭先之禮不祀淫祠不諂神鬼嘗辨喪葬用樂之誤畧云禮樂無所不在喪有喪之禮惟樂無所用於喪樂以主樂喪以致哀二者未可一例施也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禮郊特牲昏禮爲幽陰之義不可以用樂曾子問娶婦有嗣親之義不可以舉樂是昏禮而已不可以樂矣稽之周禮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弦是臣之喪而君猶不可以樂矣案之春秋昭公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子曰禮也杞孝公卒

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左氏曰非禮是無服之喪而亦不可
以樂矣乃者親喪未殮卽急覓樂工舉於戶側及葬則以樂導輜
車而哀痛從焉抑又有異焉者三闕九成亦堂上堂下之別耳今
則未葬以前出樂工於大門之外甚者左右建樓多置樂工於其
上吾不知耳而目之者幽咽忤悒乎舞蹈龔軒乎而世之論者謂
禮從俗耳夫以眾爲流俗而舉異之非也以眾爲公議而舉同之
亦非也故純儉可從而拜上不可從如以從俗爲盡禮則舉世從
後進而孔子從先進是亦戾物之尤者也豈聖人但能守經而學
者能行權也哉昔孟懿子問孝子告之曰無違仁人君子而克體
此意也生死葬祭能審禮之所以爲禮必將知樂之所以爲樂矣
又云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此義於今耳孰矣故子卯不樂禮
有明文方親之死視子卯爲何如矧父有服同宮子不與於樂母

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所以助哀戚也其於三年之喪宜何如夫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是以鄭國僑隕童子爲之停春杵晉樂廣薨老嫗與焉擲解簞亦以助哀戚也身有父母之喪宜何如而爲子者且公然用之有不用者且羣然訾詬之其貧者則用四人富者則用八人又有用十二人者謂之十二音樂嗚呼五音齊矣八音備矣果據何義而必出於此解者則曰樂以節哀也然必若所云則是朝會宜號泣而燕享宜悲傷也喪致乎哀賢者所取臨喪不哀聖人不觀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者不可行未有當哀而哀不以樂節之者亦不可行也而解者乃爲之說曰樂之義微今世之簫管鼓吹非樂也夫樂始於無聲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文采節奏樂之飾也故有無聲之樂不用乎鐘鼓管磬而謂之樂者若五聲交作八音齊

奏而謂之非樂可乎且春秋之文曰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夫籥者有聲者也萬舞無聲者也以臣子之喪去有聲以用無聲其意未可厚非矣而春秋猶譏之猶罪之假令居親喪而審音又何以污聖人筆乎然此猶據理而言之耳至於國典所垂尤有所不可忽者察律所載喪制未終忘哀作樂者杖八十又民間喪祭之事凡有用絲竹管絃及演唱佛戲之處地方官嚴行禁止違者照違制律治罪故小學論居喪之失者不一條而於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亦但曰其居喪聽樂者國有正法吾人縱不於禮是遵獨不於法是懲乎時有友人祀五道者汝謙致書日記有之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然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故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上可以兼乎下下不可以兼乎上也故祭法有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卽士庶之祭祖先考古人宗法惟有嫡派方承祭祀若支子不當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則爲淫祀五道何神於人何與而乃殷殷若此若僕與足下及白生張生嘗會學於龍潭矣慮佛老之害及人心也因發憤而誓曰人心之害自佛老爲之端佛老熾自淫祠爲之倡吾儕崇正闢邪如有奉淫祠一柱香撰寺觀一碑記者卽爲反汗寒盟友矣茲者言猶在耳而朔望拜禮已先施於五道稱此以求然燈拜斗其又奚恤豈昨是而今非耶抑習俗之移人歟足下又云吾非徒順媚也神道教人耳夫人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人而後致力於神故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異物惟德繫物今宗祖祀典漫不經心而外鬼邪神逢迎備至持此教人其不至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也有幾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盡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聖賢之言將作何解哉且足下酷好左氏者也左氏之言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由此觀之則五道之神不必其無藉曰有之其非足下宜祀亦明矣至欲易地創修尤有所大不可者昔宋有南嶽廟同祿大御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與人事本一理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褻瀆神元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又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八品秩事謂龍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及吏卒之力龍何功之有

議論正大皆可謂發愚蒙破讎瞽開萬世之人心者矣今三時不
害而時和年豐乃君相變理之力天地化育之功豈五道之神所
得持其柄者哉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祠狄仁傑巡撫其地奏毀吳
楚淫祠千七百所胡穎經畧廣東毀佛像而杖僧人所過淫祠必
焚之豈二公聞道未真歟何萬代之所瞻仰者卒在此而不在彼
耶唐之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原道一篇力排佛老
反復辯論總不外於人其人火其書數語則知不塞不流不止不
行雖孟子距楊墨之森嚴未有如此之明且盡者也今也爲立祠
爲塑像爲置宮室而藏之不惟胡狄之罪人又爲文公樹之敵矣
蓋自禮官失講聖教不明上而省府州縣下而村落閭鄉無不各
有神祠無不各有廟宇始者土居尊秩無識者倡之繼而羣小以
財豪鄉里者輔之下焉則里中破蕩無生產者假此哀歛民財爲

自私之策足下縱不惟利是視而耗蠹閭里幻亂風俗何所用而必爲此也又曰國之大典在祀與戎成身之禮莫重於祭未有祀事不明而可與言堯舜之道者也今者奉祀五道朔望進香足下若謂從俗僕亦不可則止乃又妄引經典援正入邪竟以五道之神移之社稷夫五道爲祀典不載之神爲土君子不齒之祀足下乃以社稷當之足下亦知社稷之所由昉乎夫社五土之總神也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不謂之土而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稷爲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其因祭而配享者則古之有德有功者居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生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厲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考之通典顯頊祀烈山之子柱爲稷湯以旱遷柱以周棄代之棄爲堯時農官尤有功於稷者故蔡墨曰稷田正也有

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
之後之人揚功頌德愛慕其人有曰鄉賢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兆
於此乎故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爲萬民祈福報功之道也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其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於稷春則求
之秋則報之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孝經援神契云
仲秋穰禾拜祭社稷家主中霽而國主社其教民美報者所以報
本反始云爾按天子之社有五大社以外有東西南北之分諸侯
之社有三侯社以外有國社誠社之別以天子之祭言之大社卽
郊特牲所云受霜露風雨以達天之氣者曰方丘亦曰大圻夏日
至地元之祭於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王社載芟詩
序所謂春耕籍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於此行
焉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者也諸侯而下曰置社曰州社

曰里社廣狹雖有不同而總不外於王之所頒者是周禮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鄙鄉邑而地官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故壇者累土以爲高也不屋而壇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此則社稷之大畧也今足下之所謂社壇墀其無恙乎墀埒其有存乎五土五木之宜辨以方而別以等乎而但見砌白石爲垣似壇而非壇也小洞可以藏雞犬似室而非室也卽足下亦自言宅東石廟雖未人其形也而已宇其地矣夫亡國之社屋之奄其上紫其下自言與天地絕也今以石建廟其爲屋之也奚疑天陽之氣何以達雨露之氣何以接封土累土之義又何以著將以石室藏社乎則何不思石室者藏木主之宗祏也昔原繁對鄭厲公曰命

我先人典司宗祏蓋宗廟中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立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故以石室而藏宗祖者有之以石室而藏社稷者未之前聞焉雖然我昌邑縣治之北固有社稷矣吾儕亦可往而祀之乎周禮曰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明乎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社稷也然而祭法七祀五祀之說諸儒之議論不一而庶人或戶或竈之立先賢猶以爲未當則自祖先而外其無當祭之神也明甚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夫逆祀弗止猶以見譏於聖人而况向無謂之神求媚乞憐以邀福於莫必耶北溪陳氏曰佛老來而祀亂鄉邑之僧寺道院金碧燦煌其腴民膏血而成之者久置社稷於弗道矣而五道尤爲入佛老之始蓋梵刹蕊珠鄉里力不能建姑且隘其規模先立五道以祀之以五道

爲佛老役使之神歲時致祭庶不得罪於佛老耳故有祀佛老而不祀五道者未有尊五道而不遵佛老者也而足下相責第謂僕言之不切然僕多言罪也足下自揣豈無用之辨而不急之察哉固欲守先正之言致嚴於佛老耳足下又云佛老之誘人因其高明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昔傅奕上表而僧尼道士以除文公原道而道德仁義以判皆一人靈明之見破千方馳騫之迷如必高明而卽爲之惑竊恐濂洛關閩之學所以翼孔曾思孟者未必皆由淺陋固滯成之也况老氏主無佛氏主空無與空雖無大異而老氏說無尙從無而生有以思獨善其身其說猶未甚惑人若佛氏說空之害其端有二一則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一則借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性命道德之說雖較玄妙然玩其大旨亦只告子所謂生之爲性之說吾儒執氣爲理則爲之

誤至死生罪福之談雖深山窮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爲之惑有淪
肌浹髓牢不可解者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胡致堂之
崇正辨亦不下數十條皆由淺入深由粗至精信非有道君子不
足以相語今足下日取淫祠而祀之俯首降心而從之豈果慕其
玄妙而然歟竊恐天堂地獄之門因果輪迴之說其入於中而不
悟者殆非伊朝夕之故矣不然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凡讀聖賢之書者誰不聞之而創建寺觀撰碑書丹多出
於搢紳先生之手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而足下
且謂僕曰爲言以痛斥佛老恐遺笑於佛老是不能痛斥而又倡
爲不必痛斥之說矣夫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
士師也孟子之言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也故朱子
復詳之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佛老而謂

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僕於聖賢之道誠未能窺其萬一而於佛老之辨則固終身闢之而未敢置者先民有言曰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干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若之何忽之汝謙平生著述甚夥皆翼經扶世之言惜皆散佚無傳世者

李鏗子春源

李鏗字天民任邱人少好養生之說嘗叩蒙師慎疾達藥聖人以此事親守身何故次醫於農圃師以常語答因掉臂出長嗜宋儒書嘗曰四子六經而外惟程朱之書言言有本以貢生分訓正定諸生某觸知府怒欲笞之公庭鏗固爭謂生誠有臯宜發明倫堂不則一紙申詳聽公所為不則並視鏗職知府意奪改容謝之鏗性高邁善彈碁尤精於醫窮極微眇每言醫學失傳不肯為人製方後以憂去官不復出專究養生家言彈碁之會不聞履聲自署

曰前休居士舍傍闢地一區曰中隱小橋垂柳日坐其中與弟錕
白頭講學爲樂年八十一奔走如童子堂上聲聞遠近曾孫啼叫
隔數舍皆能識之舍後有小溪常命諸孫放魚子曰百萬生命忍
以一筋了之耶且以此預養汝曹仁心擴而充之不可勝用也爲
家訓十四條懸之堂壁而於孟子求放心之義言之尤切以爲凡
人之心有放有昏放則收之卽是昏則須磨礪之功甚則有不知
磨礪之當以何功者則昏之至也嘗以雞犬言昏放放者逸於別
舍也逸於別舍而仍是雞犬也昏則如中鴆毒挾之則生弗挾則
死又以家主人言昏放放如主人出外家業廢荒一旦歸來猶可
整理昏則枯坐家中諸事懵昧此所謂尸居餘氣也學者心中豈
可一日有此象乎晚年好爲物外遊非其志也著有重積堂文集
子春源字北山性沈毅讀書務求精覈雍正十三年學使錢陳羣

貢入成均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十四年陳羣又以經學荐均未
 赴十八年年五十七始舉於鄉出江寧秦大士門紀太史昉謂之
 曰是常兩舉大科三十年知名士也今公一旦得之吾河間人士
 當尸祝公矣春源服膺宋五子書子學禮年十歲頗慧春源手封
 書一函謂得異書焚香置案上命具衣冠拜而授之乃朱子所注
 四子書也曰四子書人之根本此有所得則他書迎刃而解矣春
 源於經尤精易與春秋晚年讀史每欲取春秋三傳及太史氏以
 下諸史事並入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倣朱子綱目例六爻為綱史
 事為目以為一書未果而卒著有尚書評二卷平山館語錄十二
 卷雜著二卷詩鈔二卷

艾繼皋 孫懋倫

艾繼皋字邁之其先吳人世傳司天業子弟俊者咸習數算繼皋

獨淵然有遠志叔父承科謂之曰何不學天文對曰已知之矣承科試之盡通且能言其故乃大驚欲引入欽天監繼皋曰兒願終習儒書不願入監也遂從父承仰遷居獻縣之豐莊時經明末亂後老師宿儒都盡地僻陋無書可讀繼皋遠近搜假手鈔盈篋汎覽精思日夜忘寢饋久之得咯血疾年踰三十或勸之就試繼皋曰吾恥吾家無儒耳非利科舉也強之乃出一試入庠食廩餼性恬淡專攻性命實踐之學爲文精粹清正學使者得其卷大驚詫曰此古初法物也何以得此咨嗟敦勉每試輒冠其曹而繼皋性不樂仕進未嘗一與科舉一歲試選貢讓其同邑李正華繼皋有子曰英博學能文章繼皋曰此子功名中人吾當終尋吾樂矣遂以疾謝去諸生及英第進士選庶常繼皋布袍芒履無異寒素獨居一室危坐終日冬不爐夏不扇非爲子弟講授未嘗一開口如

是三十餘年卒嘗詔後生曰吾學得之於靜靜中每恍然如有所悟然此乃靜之幻境非實境也異學頓悟之說皆由此誤用此以研究理道試之於紛紜震動時不爲無力謂爲求心入道之方可也謂徹道之關學之極致則謬矣又曰養心以漸驟持之必決溢故長不可助又曰讀書悅則能入靜則能悅此與禪最相近吾儒用之以求道禪家執之以爲得道此所以異也平居言笑動止皆有法度子孫循循守之時人以比柳公家所著有清軒學譜學者稱爲清軒先生孫懋倫字興三號勉齋戈氏世以學自相授受不從他師懋倫從父英學英天質穎異凡經訓軼轉茫昧及天文歷法樂律三角算諸難通曉之事一涉卽能知其意懋倫醅篤深思嘗積日夜求之數以鈍致英怒後誦書賈氏莊盡屏所常習業博觀兩漢唐宋大家文宋賢語錄久之胸中淵然汨然作古今文一

冊獻英英大喜曰此眞寶也康熙三十六年舉於鄉及英迎天子沙河懋倫扶之上識其名四十八年成進士廷試天子語之曰此御史戈英子也識子久矣授編修懋倫自少爲貴人子佩服乃等寒素自爲諸生至列侍從一不以利祿攫心日趨國史一統志諸館退輒枯坐一室自處泊如是時在館中者多年壯氣盛際賓朋宴集輒抵掌放論懋倫獨逡巡退讓與之言呐呐不出口性若不能相入見者往往歉然若失年五十卽去官家故貧父英以廉著田廬無所加懋倫能繼其志益肆志於經史其爲文一以理勝不尙鉤章棘句受其學者多爲善人佳士著有西軒集六十卷

趙允昌

子灝

趙允昌字晉升滿城人幼穎異性篤孝友嗜學孤潔無他好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年十八拔貢入太學不屑循例受職

益發憤下帷康熙八年舉於鄉二十年授延慶州學正延塞邑士
鮮絃誦允昌至振興文教日招諸生課讀親爲講解其貧不能自
給者出俸助之移趙州四十二年聖祖南巡車駕過趙允昌率諸
生跪迎道左禮儀整肅聖祖嘉讚特賜儒氣官三字以寵之轉永
平府教授允昌持躬極嚴飭少時卽舉動不苟擇言後發處暗室
未嘗有跛倚之容好接引後學見必以進德修業相勸故秉教二
十餘年所歷之處士風皆丕變時論目爲國子先生秩滿陞盛京
開原知縣縣瘠确扼西北邊鄙習俗椎魯凋劫允昌治以清靜廉
平事事與民休息鳴琴保障而已京尹以先達推重任三載報最
致仕歸優游田里足跡罕至公府邑令朱元春署其門曰達尊三
其敬禮如此生平手不釋卷耄期猶丹黃經史勤懇弗置爲文清
剛奧衍自成一家言著有荆溪集卒年九十二子灝字素園弱冠

入縣庠第一督學董訥甚器之康熙二十四年成進士出給諫盛符升門下符升蘇州夙儒總裁卽董訥也爭以得人相慶筮仕授江西弋陽知縣江右文風甲天下而弋最僻陋好訟灑首務學校教法文翁凡民投牒對簿必多方理解使歸就業間懲其尤者片言摘發若神積習溺女嚴令禁之風遂絕弋民有趙青天之目三十二年省試分校禮二房主司宋大業屬灑搜遺卷得高安朱軾文大奇之曰此非常人也力薦得發解初軾卷在詩一房已被乙矣因此爲同列所撼卒罷官歸及軾當國欲特疏薦灑曰願君爲名臣大儒不負某棄此官足矣他非所望也後再致書復堅辭之曰君爲國家計念及遺老誠善然爲野人計不如使野人爲老萊子之爲得也卒以親老不出灑敏慧強記書寓目輒不忘幼失恃事繼母撫弱弟始終無間言家居奉親爲樂父壽屆期頤灑將古

稀白首猶孺子然操几杖澣中衣厠廁馴行孝謹鄉里比以萬石君家法父歿瀨哀毀骨立不踰年而卒時年七十三妻齊爲明朝駙馬都尉公女孫華族貴盛執婦道甚謹蓋其孝友所孚若此著有永署堂詩文集

張烈

馮濂

張烈字武承一字莊持大興人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博通羣籍尤嗜理學諸書康熙九年成進士授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與修明史每立一傳博考詳徵無一事附會又深譏道學立傳之非識者趨之遷贊善預纂修典訓館事貧幾不能自存然性好施與嘗留所入之半濟人凡同年已故有親老子幼婚喪未終者竭力籌畫如其家事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間言生平爲學守朱子家法毅然以衛道爲己任嘗著王學質疑舉陽

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一辨心卽理之說一辨致知格物之說一辨知行合一之說一爲雜論一爲總論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篇讀史質疑五篇畧言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表時行物生卽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窕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卽使不悟而其持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間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惰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

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恒性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
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
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
其安一事必審其極俛焉曰有孳孳斃而後已此聖門家法也學
者循是而謹守之靈慎勿疏窳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畧
行檢者無有矣今詆朱子之學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於是遵
其教者以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論
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一念自信而肆行放作以爲無傷流弊不
可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具高可以陵蔑
君子下亦開不肖者方便之路及其旣爲不肖也並掩飾假借亦
復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不喜守規矩一旦見

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已便也遂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強貫之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及人不之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案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烈成是書平湖陸隴其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爲圭臬然持門戶之私掎擊過甚其讀史質疑至以明之亡國歸罪姚江更未免有心鍛鍊矣烈性篤實於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易其說亦以朱子本義爲宗謂易者象也言有盡象無窮伏羲畫爲奇偶再倍而三因重而六文周逐卦繫彖逐畫繫爻全是假物取象不言理不指事而萬事萬理畢具大旨因象設事就事成理因著讀易日鈔六卷其書凡刪潤四十餘次易簣前猶考訂來藏往二

義而改補之其好學不倦如此年六十四卒祀鄉賢門人私謚曰
志道先生

馮濂字周溪寧晉人六歲聞有語孟子人性皆善者忻然若有得
因究問心性之旨祖端祺大奇之遂命名曰濂以周元公期之也
弱冠補諸生讀書窮理守朱子家法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先
小學循守而進以發蒙育德爲己任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
句數語書置左右終日悟對研究易蘊二十餘年以朱子本義潔
淨精微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旬一周至老如一日嘗言洙泗
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朱子一人而已前儒惟許魯齋薛文
清胡敬齋及陸稼書四先生爲得程朱正傳次則曹月川羅整菴
陳清瀾張武承張儀封五先生爲能羽翼程朱有功正學設教京
師未嘗一至權貴門相國高斌從游二十年講業如少時嘗言篤

守程朱家法者曹月川而外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衣冠端坐而
逝年七十四

王師曰

王師曰字淑莘

府志作莘

寶坻人康熙間貢生五歲通孝經師事高元

愷詩文有根柢又證性理之學於李孔昭學使熊伯龍有國士之
目官容城訓導十六年葺學宮備祭器爲先儒劉因立後學者稱
曰盤峰先生所著有斯文纂南華注文廟備攷年齒譜及詩文集
藏於家

劉果實

劉漢弼

劉果實字師退號提因滄州人年十三補諸生十七舉於鄉二十
一登康熙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服闋授翰林院編修卽
告歸不復出果實性孝友父沒遺產盡讓於兄閉戶齋居獨與韓

焚研稽性命之學安溪李光地撫直隸修幣敦請講先後天累曰
光地出所著易講投諸火曰比聞公論至高愧膚末無足存者嘗
語人曰首善千里其德行學問無愧先賢者惟提因一人而已果
實兼精內典淡於世味年三十喪妻不再娶詩文詼詭雄辨不可
繩以法度 上升遐撰祭表哭臨於廟哀動鄉人致疾卒所著有
檀弓評選南華評選左公穀評選各一卷提因太史遺稿一卷同
里有劉漢弼者字王都號存省居士性至孝父寢疾藥餌無資解
著衣質之父沒終日呼號不飲食母泣慰之勉進食鬻產營殯葬
鄉人觀禮者咸感泣叔父士會爲延師教之學補博士弟子益精
研六經嗜關閩濂洛諸書身體力行嘗終日危坐如對神明有所
得輒援筆劄記法功過格以自考鏡一言動莫不書終身如一日
康熙十七年遊河南外父贈贖百兩還里舟次德州有王姓取父

親之雲南賣產得百金被劫漢弼感其孝傾囊與之母王年九十餘卒哀毀致疾踰年亦卒著有河洛通解下學錄行世

張熊

張熊字少公號潛齋南和人幼沈重好學與兄燾相師友博綜羣籍尤篤嗜理學諸書從父任錦州覽關外山川風土發爲詩文見者驚爲老宿補博士弟子員楊名時奇其文授以安溪李光地之學康熙四十七年舉於鄉十一上禮闈不遇作廣梁父吟見志晚年好讀易以費直王弼之易次序失宜取毘陵錢氏瞿塘來氏易注按古文銓次仿楊慈湖已易爲之以朱子本義伊川易傳爲主博採諸儒書研辨精確大旨主理不主數每爻必求實義確象可以成身心日用家國天下之務者故其所取於來注及蘇紫溪生數之說爲多成讀易說若干卷選隆平教諭卒又著有素業堂

詩文集行世

左方燾 張延緒 李之嘽

左方燾字湛如號定齋原籍河間後遷滄州家焉康熙五十年舉人博極羣書沈潛性理其學主居敬一要諸實踐講學於舅氏張延緒滄曲書舍諄諄以正學術維名教爲己任士習一變有某公聞其名欲致之門下卻以詩高安朱軾勘河來滄訪於書舍叩所學大異之延譽於朝漳浦蔡新以其名上聞召見授山東知縣署青州同知督修城工以清能著雍正八年大水振災民不假手吏胥全活無算補高苑知縣疏河築隄以絕水患建普濟育嬰兩堂勸民謹蓋藏戒奢靡修社倉彫敝日起民以興訟爲恥囹圄一空值上元夜遊人相攜入其中作遊觀地調樂安治以嚴吏民皆守法無敢欺大吏問居官之方曰存誠主敬生平所學止此時有以

蜚語詆方燾者布政使黃叔琳笑曰方燾誠敬君子必不出此察
之果無驗以老致仕歸士民遮道攀留有攜壺酒追送百里外者
家居講學於李之曄之卽山房以著述爲樂學者稱定齋先生卒
年六十九同里張延緒字雪耳又字鉉耳號安齋性高潔不慕榮
利父文炳官廣東布政司參議早卒延緒事母盡色養年十齡母
教以詩多警句考授國子監典簿不赴選杜門著書究心性命之
學六十年有別墅在城南滄水之曲與李之曄建書舍五十楹延
左方燾講學其中立教條八則聲聞畿輔間年七十五卒詩獨運
性靈天機橫出論者謂爲詩中仙骨畫師米倪書法宕逸得其遺
筆者若拱璧焉著有自怡草靜居集安齋學古詩避閒草廬渚新
詩初集二集之曄字銳巔雍正元年進士官潞安府同知詩高暢
流逸間爲刻削之詞尖穎動人著有秦役草旋晉草卽山房集

王植

弟模

棧

子炯

王之樞

王植字懷三深澤人幼讀書不從外傳父教之學讀大學後卽授以孝經讀語孟中庸後卽授以太極通書西銘繼以正蒙曰註疏詮聖人之言濂洛關閩所以傳聖人之意也自是究心有宋六儒之學年十七入邑庠受知於督學楊名時食廩餼益博觀經史審擇先儒之說康熙四十四年舉於鄉出毘陵董佩笈門時江南錢榮世在翰苑有聲與佩笈同年生相善也命植以弟子禮修謁植詣錢用常禮佩笈不懌謝曰植少承家學無外傳自出門下始有師錢公雖賢者若冒然一見輒北面稱弟子反非尊師之道故不敢也佩笈由是益重之未幾佩笈提學江西延入幕曰與望江沈鎬華亭張榮源天台陳溥毘陵劉於義諸名士游益博綜羣學識力愈堅平居恂恂敦孝弟睦宗戚不輕以聲色加人然當事可否

持正不稍阿故又自號戇思越十有七年辛丑始成進士雍正四年授廣東和平知縣引見時條陳三事一曰足用於國不如藏富於民也無已請易銀以穀以爲社倉本每小邑大鄉各有數千百石之粟而猶憂饑饉未之有也一曰淫祀無福請凡鄉邑之間淫祠廢廟例所應禁者所有隨廟之田卽資爲師生膏火之費至僻鄉下邑絃誦相聞而俗不長厚者未之有也一籍煙戶嚴保甲政非不善也應以故事則鮮效請令設保甲一房凡賭娼奸匪例應連坐者當堂呈冊按律必懲人不敢昵其私而奸宄不息者未之有也上笑其迂然亦無譴責植感激思自効蒞任未五月卽檄署平遠次年又署海豐七年調繁陽江八年擢羅定知州明年兼攝德慶以事罷官撫軍楊永斌與制府鄂彌達合疏保薦引見復回廣東十三年署欽州乾隆元年署新會六年調署香山都御史王

安國來撫粵特薦其賢奉旨召見而前後以父母喪歸十一年服闋赴都將引見擬本政論六篇曰君心爲出治之本務學爲蒞政之本知人爲任官之本育才爲得人之本藏富爲足民之本持盈爲保泰之本德水侍御蕭忻見之曰此天人治安策之流亞也以命往山東不果上及抵東署滋陽授霑化一月十二年調郟城前後凡三州九縣其廉直守正如一日所在視前官之寬猛治忽以相掄正而詳求地方利病釐剔陋弊事之累民徵收之不度者悉革之清案牘定章程通難達之情定徵輸之法禁淫祀息邪說懲悍民事無鉅細必躬必親而尤勤於讞決案具卽訊定讞後卽手書牘尾令吏誦之而後扑其無情者凡契券冊籍應查應算者不假手胥吏又善用鉤鉅之法每得其間而以片言折之罔不輸服常曰刑罰中之教化其效頗捷書所謂刑以弼教也凡命盜重案

必詳覈情形不苛刑不姑息同官者相傳播以爲讞法在官二十
餘年治行纍纍皆可紀述其大者嘗以欽州外界交趾江坪茫上
僅隔一河江坪有土目潘姓世居之故事州行土司用檄飭過其
境其目率所部羅拜以迎自稱微員而尊中國爲天朝前官改用
照會而彼竟用移文當復且稱天朝爲北國植曰惟禮可以已爭
惟法可以定制乃詳訂相見一切儀注文牘式上之制府制府下
其法於沿邊郡縣遵行之土目自是不敢違制欽州昔司巡檢所
轄斯凜河洲羅浮思勒四崗各設崗丁統以崗長皆計丁供課前
官改丁爲糧歲徵銀五十七兩有奇植以舊設崗丁原有深意請
將丁課四十兩勻之畝丁人止五分以寬其力可得實丁八百仍
復崗長之名以爲西南藩捍香山東南瀕海有濠鏡澳歐洲人僑
居貯貨地歲輸租金五百比正供又私饋番錢歲羨銀百兩亦歸

公留支爲巡船工食費無已又外饋洋貨諸物植以爲私饋非經失國體請另籌公費而以前羨銀兩及外饋貨物悉裁去並請立約濠鏡澳外不准隱占他處大吏躉之悉如其議其在新會濬修內外河道以通海潮在郊城親查災戶興水利以工代賑前後築土石隄一百八十餘里濬淤河埗港近百里拯災民十一萬四千餘戶大小三十九萬口凡事關民生急不待時者或直稟上官無所避忌或便宜行之不待命事有不合輒力爭之曰職在親民若漠視之如民命何其於公過未嘗稍匿飾曰私過不可有公過不可無古人命我矣故上官皆服其嚴正有膽識而忌者或嫌其戇而思有以中傷之十四年以疾乞休適有辛未南巡之信息者卽以規避劾去或欲再薦之起不顧逕歸時年已六十八矣植平生政績一本於所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嘗以世有朱子聖

人之道益尊後儒掇拾漢學緒餘擯棄性理陸王之說又復出而與朱子爲難聖道乃晦而不彰於是剖析朱陸異同之界專以宋六子爲宗撰四書參注四卷濂關三書三卷正蒙初義十七卷道學淵源錄一卷讀史綱要一卷其幕游豫章日與沈鎬精研音韻撰韻學五卷韻學臆說一卷其居粵中取王充論衡蘇氏權書兩書名義彙古行爲世坊表撰權衡一書四十一卷晚年家居撰皇極經世書解十四卷其詩文則有崇德堂集八卷偶存草一卷植在官之日置左右二几於堂公牘就右几事畢卽就學左几故案無留牘而手不廢書以志乘係一邑文獻在和平羅定新會任稍久皆有志郊城霑化僅一月亦有志而深澤定州之志亦出植手創爲之又備採爲吏之道彙爲一編名嘗試語嘗試云者蓋本之身以嬪之子孫而舉以爲先路之導也分子目三十有四繫以論

說率皆閱歷之談自抒心得其一生吏治具見是書焉植承家訓與仲弟模季弟棫以文行著一時庚子辛丑癸卯甲辰四科聯雋有三鳳之目而植喪妻不再娶不畜妾媵五世同居食指六七十人怡怡融融鄉邦以爲矜式比歸與其弟修敬宗收族之政建宗祠藏書萬卷樓上講明四禮以倡族人又置義田三百六十畝濟族人之乏冠昏喪祭歲時量所入分給之別立戶名曰王義田其分親族近族遠族及貧與次貧視范文正公較詳嘗語子姪使篤守宋六子書並告以心性之學其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卽其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卽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

性知性卽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卽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厯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卽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特爲劉子發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卽理也是卽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

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
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
心性之相爲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嘗卽太極陰陽之理論之
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
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
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所爲之
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
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卽以氣爲理離心不
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
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眾理非
卽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
之方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

也者卽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烏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觀其持論蓋深詆陽明之學而道學淵源錄於朱陸流派爭之尤力甚謂陽明之氣節勲業不當在從祀之列正與大興張烈議論相同植之學主於敦厲名節而事事有濟於物至論陽明則謂氣節勲業不足當道學之目然則空談心性者卽可謂之道學矣乎其亦不免門戶之見矣模字膺如雍正元年舉人植宰和平嘗一至署代設條規後植嘗歎曰吾歷粵東十有二任幸告無罪於百姓者以初任時吾弟爲立程規故也械字鶴菴雍正二年進士歷官湖北蘄水知

縣子炯字炳甫貢生乾隆十五年任邯鄲教諭日聚諸生備飲饌講經課藝歲以爲常上官重其行檄治河辦災振以功薦之朝不赴邑人爲勒石記遺愛焉炯承庭訓好宋儒之學嘗與諸生論太極圖說略曰太極圖說論者以爲傳自陳希夷或又謂得之穆長伯惟朱子以爲濂溪自作而又云莫知其師傳所自然則是圖果何所自歟曰得之河圖夫河圖之中宮固邵子先天圖所謂太極而太極生兩儀則易言之矣河圖之東北以一與三生數統六與八之二成數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河圖之西南以二與四生數統七與九之二成數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河圖五位乎中以象太極分十與五五陽十陰非卽太極圖內一層之陰陽乎以一三之陽外環以六八之陰二四之陰外環以七九之陽且內陽則外陰內陰則外陽非卽太極圖之動靜互根者乎河圖中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數以生水火木金土非卽太極圖變
合而生五行者乎此周子上三圖之義一一與河圖吻合而其四
五圖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易又言之然則聖人則河圖以作
易而周子圖說非亦本河圖以發易之蘊乎哉雖然使是圖窮幽
極渺而無與於吾身日用倫常之實則亦何貴乎有此蓋太極者
大而言之統天地古今人物無不包近而思之反之一身而已足
夫人性渾然無朕而萬事之原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性無動
靜而心之未發已發性隨以見太極所乘之幾也人之上下前後
左右俱分陰陽分之一定而不移也語默動息呼吸寤寐相爲循
環命之流行而不已也五事四德吾身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
五事之各得其理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有天地則有男女有夫婦
生生似續於不窮亦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變化無窮之機也故曰

人得其秀而最靈周子所以舉其要於仁義中正理其功於主靜立其極於聖人而勉以君子之修以引而近之是則建圖屬書之本意也抑又有說焉天地生萬物而人物各生於父母則去天地之大本遠矣四五兩圖特分男女萬物言之以爲自天地而生自父母而生同此理也人之生於天地父母同此一理而全受而全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此卽西銘之意旨也一時大儒微言不約而同又如此也其論觀物說尤精爲前人所未發云同時定州又有王之樞者與植並稱於世

王之樞字恆麓定州人幼敏異穿穴經史多曠解年十七登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二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四十年以侍讀督學雲南手注性理正宗示諸生士風丕變四十四年以少詹事典試江南明年充武會試總裁五十四年以閣部充會試總裁

五十六年出撫湖南以裁賦額被議卒年六十有五初康熙五十
二年上萬壽而之樞所修歷代紀事年表一百卷適告成書聖
祖嘉之錫以封蔭並爲之製序畧云康熙四十四年春朕南巡吳
會有儒生龔士烜進其所編歷代年表若干卷起陶唐而終於隋
朕惜其用心之勤而業未竟也乃命侍郎周清原內閣學士王之
樞續之訖於元至正之末凡一百卷其體依倣諸史而微有別者
諸史之表各分一類而是編則王侯宰輔以及外番層次附列於
帝紀之下諸史之表獨載廢置朝會征伐之大者而是編則每事
皆係焉是其所以異也代遠文繁親加裁定復考正三元甲子編
年一卷列諸簡端昔宋袁樞爲紀事本末朱子以爲與資治通鑑
相表裏亦猶左氏之於春秋旣依經以作傳而復別爲國語以相
錯綜也以是知紀事之書不厭其類之廣蓋以歷世久遠事物紛

續觀者易於遺忘故別爲一體以提其要而使致詳焉是編之作亦所以備史之一類云爾

王之銳

王之銳字仲穎號退菴河間人少聰穎年十四讀論語至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瞿然曰聖人成童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自是刻勵以逮古聖賢爲志書中庸齊明盛服語於卧榻側雖夜坐必整衣端容無佚志惰節康熙三十六年李光地視學河間召與語大歎賞曰南土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光地撫直隸擢入幕府七年盡聞光地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而其爲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不藉以立名聲及光地爲大學士招之銳暨景州魏廷珍交河王蘭生至其第際內廷東書房新立廣集文學才技士光地偕三人迎天子熱河之銳知將薦已獨力辭光地

心重之不復彊已而廷珍應試列一甲蘭生以天子賜進士俱入翰林之銳恬然無動於中當是時光地負盛名踐高位以道德文章網羅英俊天下聰明才辯之士雲集響應翹首企足攀援之以取美仕者紛綸不可勝數而之銳獨澹然自守日與江陰楊名時孜孜以研經求志爲務光地語人曰從吾遊者不啻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者南楊北王二人而已後客恂王府中王敬禮之以纂修周易折中勞敘廣東陽春知縣以直道拂長官意受任數月改教職歸雍正六年河間薦饑之銳餒困走依所親於河南確山適有旨召詣京師河南巡撫遽執之送刑部至則固無罪也一訊釋之之銳語人曰當被逮時吾內省無咎然猶食不下咽於此見吾之學養有未充也其言不欺志如此除萬全縣教諭乾隆四年大學士趙國麟疏薦其學行擢國子監助教在職十二年

自祭酒以次所以敬禮之者皆有加諸生侍坐者不屏自肅十四
年詔舉經學士梅穀成何國宗竝疏舉之十七年天子詢耆學在
國子監者祭酒舉三人對之銳與焉召見病不能行謝歸卒於家
年七十九之銳純孝性成父母歿絕葷酒六年不入內室祭必敬
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遇之暴之銳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
爲過之銳曰兄遇我嚴弟我也事之益謹官太學時兄書至必再
拜然後啟兄病躬治藥餌未嘗解衣寢者月餘居恆莊肅如對賓
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至
約有人恆節之以奉兄及親戚乏者未嘗蓄一錢其讀書或竟夜
不寢在京師居空曠老屋中四壁風颯颯進方冬了無爐火經籍
鱗次案上凝然獨坐讀之一若不知寒者於易詩四書皆有論述
而誦詩乃至千週所著易冊丹鉛殆徧今皆亡矣桐城方苞論之

曰之銳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所自命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之象廉靜之操當世殆無與匹安溪亦未之逮也安溪者之銳師李光地也

劉元龍

劉瑄

劉士毅

士毅孫延祚

劉元龍字凝焉饒陽人性至孝嘗吮母癰居喪盡禮自少有志學聖賢薄世儒進取之術不爲獨究心遺經南遊江淮學識益廣講學震澤毗陵三吳問學者比肩門下其學由博返約尤邃於易積三十年成先天易貫五卷其說合象數理氣統天道人道爲一貫各爲圖以發明宋儒者所稱先天之易俾義文周孔之傳同條共本使後之學者知易爲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修己治人平天下之道非僅爲卜筮作也其說六十四卦標舉伏羲大象孔子大象傳附以錯象互卦之解專以陳邵之說爲依歸四庫存其書於目中

其子玉麟以其指深趣博學者不能驟通其說從而注之世以方邵伯溫之注皇極經世云合河孫嘉淦督學畿輔造門受講將薦於朝堅辭之雍正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饒陽安平之人皆以元龍應詔亦辭不就乾隆元年卒門人私謚曰純靜先生其同時有棗強劉瑄者著有太易闡微錄十二卷桐城方宗誠得其書爲校而序之曰易之爲書四聖人作之於前以明天地人物微顯隱費之理無所不盡其後周子作太極圖以溯易之源邵子衍河圖洛書先天後天諸圖以推測易之數程子作傳以昌明易之理朱子合三先生之說融會而貫通之作本義啟蒙以究極易之占要之無非使人爲格物窮理盡性至命之實學也劉獻白先生大易闡微錄一書其意雖主於發義圖之所以然而實則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卽天地人物之理數以明河洛先後方員諸圖之無

所不包亦千條萬緒無一而或有紊亂也其言有曰天地者理一而已理在而氣行焉氣行而象呈焉象呈而數定焉數起於象象原於氣氣本於理理寄於氣氣寓於象象分乎數又曰人多輕言數數非可鄙也不知性命之當然而專言數溺於利害禍福之說乃遂可鄙耳然則先生之學所自得者深矣四庫全書存目摘其一二命辭或未雅馴又譏其自謂聖賢所未發爲自命太過是亦誠有然者然先生生窮鄉下邑無所師承獨能不囿於俗學而潛玩四聖人之經探賸索隱發揮旁通以成一家之言亦可謂之能自樹立不因循之異士矣獻白者瑄之字也家貧爲諸生澹於名利喜窮經而尤深於易以李埭謂易有太極兩儀專指揲蓍言顏元論性質道理而去太極五行之說爲非於月令論二氣升降及周髀四游之說攻駁尤甚皆其學之確有心得者宗誠宰棗強時

當光緒三年大飢有人持里人劉士毅讀詩目錄春秋疑義錄二書入市易米宗誠復得之並爲校刊行世士毅字仲肩乾隆十八年拔貢是秋舉於鄉性嚴正事母張孝幼隨舅氏張琬璋學殫心經史淹通條貫嘗作誠意正心說曰正心謂臨事之時澄心靜慮誠意謂無事之先閑邪存誠學者多師之宗誠曰先生說詩時世本小序訓詁采傳箋義理則取之朱子而於集傳亦間有論辨其書原本於蠡縣李埭而正疵訂謬亦不拘守一先生之說其說春秋多以左氏傳爲根據其失之誣者棄而不取於四傳之中多辨正胡氏之說然皆關於三綱五常之大往往以經證經以傳證傳博考先王之典會通諸經之旨而非穿鑿附會空疎無據以爲言其文辭尤詳贍正大不爲巧曲新奇之語呂氏博議殆不及也士毅之孫延祚字裕圃嘉慶六年拔貢善爲文尤通經史著有四書

目錄述義詩經目錄述義周易參函蓋皆述其祖學也

師儒傳五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四

師儒傳六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五

天津徐世昌撰

鍾晚

鍾晚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爲宛平人年十三讀庾信哀江南賦一過成誦十八補縣學生蜚聲庠序間與吏部王澍編修徐葆光爲忘年交師事桐城方苞殫心經學治三禮尤勤雍正六年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不就選省其親於兄曙宿遷官所苞爲文贈之曰君子之學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晚佩之終身致其功於人所不見之地每晨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以鄂爾泰張廷玉方苞薦充纂修官晚主周官苞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子矣書成聞父病卽馳歸不待奏以故不得列上考先是河南孫用果

河間王之銳與晚同薦國子監助教有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用其例晚不可曰奉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爲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及還京用果當次補助教而晚名在其前乃讓之不以名列吏部逮父母歿始起就監職在任六年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諸生有執贄見者力卻之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晚曰不然吾堪爲人師自有負笈相從者師其人也今承乏於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吏趣持去吏竊歎美晚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人耶初朝廷召舉經學之士命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海甯陳元龍造其門索見晚疑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見則詢孰可者晚乃列舉其人明日疏上竟無晚名其善自韜晦如此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進祠祭司員外郎二十二年致仕歸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九晚性剛正居恆服御

非甚敝不輒易子光豫嘗私爲置妾已入門不納令嫁之而不索其值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者爲祭禮纂三卷病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晚有兄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資光豫以自存至是彌留慮光豫之忘之也著有春秋比事一書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已繕校數十卷垂成而卒晚精於說禮而能深探其本躬行而實踐之嘗謂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於功利而失其所以爲學之根源卽思自樹立亦祇期文采表見於沒世已耳求其篤志於內行之修者無有也望溪先生言人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於慎獨書曰以禮制心慎獨之謂也人能常自謹愼於幽獨之中而後

禮之質始固結於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於其質而非偽不然卽日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而於聖人之所謂禮無當也晚歿後著述多散亡王芑孫爲狀其行從其家得遺文二篇皆關禮制之大者今並著於篇與尹亨中書曰前聞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閩遽罹大故太夫人年過七十榮哀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孝得於天者獨優永違色養知鮮民之疾未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喪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謂之過未俗居喪鮮克由禮惟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若徒異於衆人豈僕所望哉伏惟節哀順變異曰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

壯當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勉強非誠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欺德然後謂之不誠哉又答書曰得告知已歸盡窅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子者蓋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於戴記喪敬爲上哀次之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創鉅痛深似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懼毀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

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於其親也期而練再期而編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蔬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卽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懈或一念之肆鮮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鳥獸失其羣亦知號咷焉躑躅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喪霜露降

雨露濡而悽愴恍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卽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末文勝夫子言此卽喪與其易也甯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祔祭旣服衰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祔祭祔禩於廟也吾高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不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纍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蓋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於几筵以墨衰祀於家廟其說爲不可易也王芭孫曰先生之學以窮經爲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

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爲文章則又蘄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苟爲毀譽故謹於著撰蓋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佚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卽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者烏虜若先生者眞所謂敦行不息君子者已

王應鯨

王應鯨字霖蒼晚號閻齋祖籍古北口外小興州後徙任邱遂占籍應鯨穎異嗜書家苦貧取廟中斷香照讀凡四子五經皆手鈔諸儒論斷別黑白而定一尊年十六入邑庠學使錢陳羣稱爲端士十九中乾隆元年舉人應禮闈試三薦不售遂絕志進取廣搜古今書籍積數千卷時典衣購買肩負以歸應鯨學術該洽博探漢唐以下諸家之說而是非可否確然以朱子爲宗嘗讀朱子綱

目至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一條註家謂宜刪高密二字以王爲恢之姓應鯨疑此當是晉宗室姓司馬封高密王而名恢之者檢晉書果然於是專攻綱目一書謂王氏輯覽僅據類書字書未見全史馮氏質實帝據一統志而郡縣山川名同地異者彼此亦多混淆陳氏正誤僅十二三未符朱子注書之正法乃仿集註體例博考諸史補其缺漏正其謬戾易其失次汰其重出共萬數千事名曰綱目集註又本春秋左氏公穀程胡五傳及朱子諸大儒之言闢筆削大義者與劉氏書法尹氏發明備載其要名曰綱目集義汪氏攷異徐氏攷證二書每據凡例提要改綱目正文拘謬尤甚乃援據春秋證以史鑑推原綱目變通凡例增刪提要之深意以破二氏之拘謬名曰綱目攷辨又撮集註之要與舊註相證名曰綱目註證共爲書一百二十二卷歷十九年始成宗室

德沛見之曰紫陽功臣也時朝廷開通鑑輯覽館學士楊述曾議薦應鯨入館協修力辭之選鹽場大使不赴傅忠以其書進呈上命軍機大臣劉統勳劉綸逐條勘之還其書三十五年授福建福鼎知縣邑環山傍海號巖邑應鯨潔已愛民每食羹一器飯一盃酒三巡而已行案入鄉備酒食以從一錢不擾民南溪吳永祚女許字浙人魏文恭爲室文恭貧永祚悔婚邑中黃光祖以利啖永祚謀娶女議成女貞不可奪假他事昇至光祖家女引刀自割賴救獲甦應鯨廉其情痛懲之招文恭至蠲俸數千金備聘儀成禮肩輿送歸觀者稱快應鯨判事本經術以寬厚爲本嘗易歐陽修之辭曰求其輕而不得則受者與我皆無恨也水旱災有禱祝功仁和袁濤東甌余守禮爲文紀其事三十九年充鄉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明年引疾歸僦居京師四十五年復補福鼎益淬厲

圖治有陳姓者家素豐某移戶圖詐陳夜持千五百金求免刑却之置某於法有武生誣族弟婦姦以金指環爲證應鯨曰叔嫂不親授受汝何緣見弟妻手以金環證乎武生屈服痛責之褫其衿巡撫雅德謂應鯨閩中老吏調閩縣侯官皆力辭不就四十八年以罽誤罷官貧不能自存米薪皆邑民供給爭爲歌詩揭於衢作長生位於文昌神祠祀之及歸邑人醵金六百給舟車遣二役送還里漳浦蔡新重其德過任邱攜二役以行應鯨歸里貧益甚晨炊常不繼意恬如也六十年卒年七十九應鯨精韻學著韻法準說一卷於古人分韻陰陽清濁之原皆顯抉其所以然東冬江陽魚虞敬徑分爲二庚青蒸分爲三皆細爲剖別力挽梅誕生字彙韻圖之誤知徹澄三母之字本舌上音梅氏誤作齒音非敷奉微四母本輕唇音梅氏誤攙入曉匣影喻喉音之列相差十四位實

由滯於鄉談不達本音所致更欲參用古人二百六韻之舊仍分
拯證二韻而併卦韻於泰韻復於六月爲六黠八黠爲八月平上
去入各三十韻恰皆相值以正宋劉平水元陰時夫之失居京師
時著慎餘錄八卷義例倣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辨陸王朱子異同
尤切曰陽明所謂朱子晚年定論皆朱子中年未定之論陽明特
自誤誤人耳又曰陸王才非不高識非不卓但偏於主靜易入於
禪專恃良知恐有知未當而誤認爲良者又曰朱子不註禮記而
作儀禮經傳通解深於禮經者也不註春秋而作通鑑綱目深於
春秋者也三代以上合於孔子者爲是不合於孔子者爲非三代
以下合於朱子者爲是不合於朱子者爲非朱子之學卽孔子之
學也所著又有前編訂證五卷易經集義二卷春秋集義四卷洗
冤錄集注四卷閻齋文錄二卷餘事詩集四卷桐山集二卷顏子

章句一卷子夏易考一卷韓嬰詩考一卷羣書摘錦一卷閻齋餘文一卷

崔元森 祖緝麟

崔元森字燦若號閻齋大名人祖緝麟字振侯康熙二十九年舉人築室讀書名曰備廬作備廬說又作銀鬣馬賦見志漳水盜巡撫李光地問治河事緝麟覆書數千言大旨言宜開渠疏水以洩其勢且藉以興水利不當專恃隄防光地韙之格於羣議而止嘗於荒歲買田數頃明年熟召賣田者令贖歸鄉人德之授大城教諭二年引疾歸卒年八十三著有段垣詩文集書法輯說生三子瀚濂沂俱縣學生元森爲濂之長子而後於瀚少好學於書博覽強記入夜猶擁衾坐誦或無燈則映月然香誦之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旋食廩餼五試於鄉皆報罷遂絕意進取其爲學嚴儒釋之

辨北方自蘇門孫奇逢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皆信從元森獨恪
守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隴其之書躬行以求心得治經究漢唐
註疏折衷於一教人讀經務與傳注別治先求聖人之意有心得
後讀傳注以證之其教不立文字皆口授薄世之無知妄作者未
嘗著書遭父母喪服闋猶素服不忍卽吉性甘淡泊與人交必忠
告樂道人善以爲常乾隆二十二年漳水數入城半年七徙其家
家益困然安貧自持又喜賙人急甚至田宅見侵不較也乾隆三
十六年卒年六十有三汪師韓曰今之以理學名者類依倚達官
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困阨
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義不勝利往往而然元森刻已勵行以樸
學教士跬步皆有禮法庶幾乎孔子所謂行己有恥孝弟忠信之
士其爲眞儒無疑也子述邁皆有文行而述尤善著書負當世通

儒之目

閻斌包儀

閻斌字允中永年人乾隆二十四年貢生立必正方行必正履性至孝母命購市蔬值鬻者於道不顧竟至市買歸邑人爭道其事學以存誠爲宗主尤邃於易手書義爻錯綜參伍羅陳几案老而彌勤其治易每釋一爻必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其詞之相類者參觀互證以詳辨其異同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以求道之所在於是撰爲芸窗易草四卷其自序云知來者易易知來之書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孰有加於易者先後天本於河洛儒者言之詳矣至著之數亦本先後天先天始震著之初變爲陽陽三變爲陰象震之動也乾之策十二兌離震皆十二則先天之乾兌離震也坤之數四巽坎艮皆四則先天之巽坎艮

坤也乾之卦劫十有三坤之卦劫二十有五少陰之十七爲巽離兌少陽之二十一爲震坎艮非又後天之法象乎其進退離合皆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夫不知其然而然者神也可見先天後天皆天理之自然且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卽河圖七九居外既成之象也少者陽少而陰多卽河圖一二居內始生之象也數至老而變卽洛書九七八六遞換之義蓋一奇一偶陰陽之體則圖之靜也一饒一乏陰陽之用則書之動也圖書相爲經緯而書之變化其妙如此畫前原有易豈虛語哉其書蓋專以朱子本義爲主朱子之易本於邵子故其所言蓍法能闡其緒論云斌學術純正教人先躬行後文藝人多化之平生不談仕祿諸城劉墉作書招之辭不往筮知死日至期卒祀鄉賢康熙間有包儀者字羽脩邢臺人拔貢生家貧衍食四方至湖北麻城獲皇極經世書攜

至江寧寄居僧寺玩求其旨著易原就正十二卷儀之學從邵子入故於陳搏先天圖信之甚篤其書發揮明簡然謂洛書無與於易每爻皆注所變之卦用左氏筮法其學雖講先天而實則闡發易理者爲多所以盛推圖學者特假以爲重耳

鄧諧

鄧諧字鳴岡欒城人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初仕爲贛榆知縣權邳州遷秦州運判所至案無留牘百廢俱舉旋補海州運判五十二年分校秋闈稱得士蝗災捕之立盡雹壞民廬六千餘間分俸恤之嘉慶十一年河溢王營減壩竈井盡湮沒諧上書乞振帑銀不足輦家貲濟之築隄數十道以障積潦通行路竈籍向無科目諧爲建校興學始有掇巍科者引疾歸卒祀鄉賢諧究心理學官贛榆時鐫濂洛關閩四子及明呂坤劉宗周清陳宏謨諸家書獎

勸學者並重刊元人李治所著敬齋古今註以廣其傳俸入卽以購書家藏萬卷著有百城書屋贖稿

蔣紹宗

蔣紹宗字晉祚號星坦一號春巖青縣人乾隆五十一年舉於鄉
歷官湖南石門瀘溪瀏陽星沙衡陽攸江知縣靖州知州永綏廳
同知辰州衡州長沙知府辰沅永靖道凡三十餘年所至有聲而
莅任攸縣爲最久道光六年攸水災大吏以紹宗治攸能得民檄
往辦振比至百姓皆欣相告曰災雖酷蔣公來吾民無患矣尋以
積勞成疾卒於途攸之士民痛哭若失慈母籲請大吏疏入名宦
祠紹宗博學篤行嘗言士不通經不能致用然非通諸經不能通
一經非通四部之書亦不足以通一經著有周易觀象春秋見心
讀詩知柄書經節解禮記通解學庸論孟直說諸書其說易謂言

數則入於飛符納甲卦氣之陋言義理則近乎老莊之旨諸若此者大抵得數而遺義理得義理而遺象不知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自乾坤以迄坎離自咸恆以迄既未濟且自上下繫以及諸傳亦無在非象君子觀則得之故曰觀象其說書謂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眞贋混淆殆周秦間人杜撰然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篇尙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眞目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究非當日完璧也試觀堯舜一德故二帝並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孔書離而二之補以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益稷一謨尤瑣碎不成文理若盤庚析而爲三若顧命析而爲二此何待具眼者始能辨之乎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証周公原無殺管叔踐阼朝諸侯之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於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於解洛誥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一語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又曰三代以前典墳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深通其義者七十餘人是時天下士大夫博學尙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季文勝世運然也浸淫至於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經竄遂塞多荒宕隱怪縱橫飛箝種種異說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詭其辭以相高六經之言受其薄蝕眞贗始混淆矣蓋百家蠡涌議論龐雜呶聒而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昇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僞言莫多於七國與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閣黔首久愚目識一丁卽稱儒者粗能誦一經則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僞編盡託塚中壁間之藏瑕瑜並進至於今二千餘年踵謬習迷蒙而不發亦爲不善辨矣其總論春秋曰春秋者魯史之提綱也聖人憂五霸之亂借魯

史標題起義其所難言與所欲言之情胥裕乎春秋之中已無庸
再資舊史自後儒揣摩之說興而春秋不可讀矣惟李氏及見舊
史然齷齪其事而不領略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穀襲左而加
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吁嗟春秋幾成覆射矣抑知六經之文惟
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會盟戰伐之事開卷而知
顧以爲隱諱之辭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邱亦
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
底本自世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世儒以字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
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
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此春秋宗旨自後世視

爲藏鋒伏案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民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會盟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率率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儒一字但平情觀理聖人之心自見所謂明白簡易者聖人之本衷也何今之讀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不以三傳說經是知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並無經矣其可乎哉蓋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爲左邱明作司馬遷杜預信之愚案左邱明爲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邱明又爲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邱明自作耶若孔子自爲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乞鄰而與者且旣受旨於孔子公羊穀梁何由再作若邱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孔子其說自不可易即使聖意深遠何至牴牾太甚嘗見傳中斷例敘事種

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孔子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
邱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缺而無補
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自邱明而疏戾若此耶故
謂左邱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卽左邱明所作魯史則非也公
穀以此書眞出左邱明手揣擬起例致明白簡易之旨釀爲爭訟
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矣且左傳如出邱明
則凡經文所書事宜未有不詳者有闕宜未有不詳者今經有闕
而弗知有事而無考其非左邱明作無疑也余嘗摘取其誣別爲
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至於公穀鹵莽疏罅而公羊尤甚胡傳
爲宋經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識者自辨又案左傳或出三晉詞
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
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

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
誤之也嘗見司馬遷敘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
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修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私志
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
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其於春秋若何齊人滅紀以
爲復讐衛輒拒父以爲大誼許止弑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
此遷史一書錯誤甚多未盡足據蓋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
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邱竊
取之取垂戒之義也史垂戒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修飾是非
不明聖人核其實明是非之蹟寄憂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謙讓也
又案春秋無例但據史所紀之事有概於心者筆而書之公道難

掩是非自見時或叔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又若鄭棄其師
天王狩於河陽從祀先公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
也其他皆因舊史隱括成文而世儒僞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
正秦楚吳越無君臣夷狄不月卑國不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凡
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
書字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
不合則曰美惡不嫌同詞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
之雄而春秋爲講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義哉故吾人讀春秋不
必拘拘於比事屬詞但以心證心而已春秋不爲一家作故大夫
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
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事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勳庸寵異
之舉皆非春秋之義其義在不明言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辭有

抑揚要無深刻隱語據理而論蒼素了然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謂春秋所說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也故又曰天子
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
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非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也後儒緣飾仲
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眞對癡人說夢矣筆札空言妄稱命討斷非聖人經世之典蓋必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罪必致慎致
詳惟明惟允然後直書稍涉微暖則委蛇含容寧從其疑至於諸
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
世道民風多所垢累第存其征伐會盟弒逆僭竊之蹟以寄其憂
亂之情然又詞旨平易不事鐫鑿愚每伏而讀至廢卷流涕而歎
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

千載而下其誰知之孔子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原其所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其心之愈苦愈眞誠不能不代爲之白也試觀魯隱公之死仲翬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於齊彭生殺之也書薨於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於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葬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因可諱而爲之諱者周惠王見逐於五大夫鄭莊公射王中肩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其訟周殺大夫莫宏以謝晉趙鞅此類皆不

書重耳召襄王於踐土不書再召至温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因
可諱而爲之諱者莒僕弒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弒君
不書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弒君髡頑書卒於鄭莒展輿弒父密州
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弒其君麋齊人弒其君陽生以謝吳
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
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其輕者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
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
楚武王始僭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
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於侯伯子男稱公
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怨也是知春秋雖極森嚴而包容涵
蓄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
言之法所謂修詞立誠出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

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弑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則
由於學者不信經而信傳輒謂春秋推見至隱因之比附吹求不
遺餘力不至於慘礪刻剝不止執是而論春秋幾何而不爲韓商
之祖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
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可與言
詩斯可與言春秋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
今讀其書無非亂臣賊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義之事取而書之亦
就事差別非喜談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殆似夫子喜
而作何懼之有昔人有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子亦以五霸與
三王較故世儒謂霸未易訾不知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
之所由作也自獎霸之說興以爲春秋之不卽爲七雄者五霸之
力使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又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

之而不亂故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嗚呼殺人之君執人之臣滅人之國分人之土一人俛首而不敢言其亦何益於周而能一日而不亂也哉誰爲此語轉相傳述迄於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亦遂晦矣而卒以不晦者獨賴孟子七篇存耳學者熟讀而三復之可以見孟子並可以見我孔子矣或者謂仲尼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是其明且直則春秋之義可知而春秋之於五霸不亦可知乎夫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所惡莫甚於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與其子孫彊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於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耳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會盟而不知楚自不會非晉所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故

春秋之事半晉而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偪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呼使莫敢不諾晉之惡十倍於楚柰何以攘夷之說而反爲喪大之且夫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慎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入衛伐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於策此固所以遠夷狄也至於九州幅幘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之雄而世儒一切指爲夷狄則是四隅翦棄僅餘中原一撮土而春秋之局自局促以小於四代矣豈仲尼之志耶至於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霸桓公爲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爲齊桓宋襄

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案宋襄摧頹不振不足稱霸秦穆未豫會盟不在五列惟據春秋始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有五彊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哀悼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終始春秋者也春秋美美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得失較如指掌而不費勘量元惡大慙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管不事推求而陰謀必見至隱心苟不正雖震世之功人所豔慕不齒理有可原雖湮滅之事人所疑忘必錄可否不模稜而不以筆舌滋訕謗見聞不冗瑣而不以省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以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以近人情之至其旨溫厚其法森嚴六通四達不爲城府彼穿鑿附會者可以廢然返矣或謂胡安國解春秋每

事必求處分苟徒書其事則是長太息而已此言非也夫理無典
要義無適莫賢否治亂道之經也其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
也經可以豫定權不可以先設今言五霸壞王章諸侯僭天子此
經之不明可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至於易霸而爲王反亂而
爲治化篡逆而爲忠厚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
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如問其所以可所以成夫子亦不能豫設今日設之明日
用之卽仲尼不能而况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之所以
苦思妄擬而卒爲春秋畫餅也要之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
大亂不止是非不明則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
焉爾試觀五霸之震耀於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
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昏醉莫知其非聖人直以告

天下萬世使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而後權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惡此孟子之言非臆說也吾故謂千載而知春秋者惟子輿氏一人而已或曰凡春秋於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曰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會盟第書會某人盟某地不言其故何也曰春秋不信會盟不問爲何事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曰春秋重戮大臣不問爲何罪也然則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魯何也內魯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卿以下則書姓氏名字與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書家臣不列何也天下非家事也王葬必諡諸侯卒必名必爵葬必諡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略也或又曰春秋不言例何也曰春秋詳略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

或舊史載而聖人削之義也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事或彼善於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而又有書有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也或又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曰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甚著不在褒貶也卽如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東周不振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急欲使當時諸侯知之並天下萬世共知之也總之後儒不知春秋由於視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豈其竄端匿迹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使天下後世有不知又何貴有經也乎吁使春秋直率無味一覽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春秋終於不可解又何以爲聖人之書之經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使其讀春秋而盡洗龐雜之說眞聖人之徒也已紹宗承父業之訓讀

經不爲章句所囿簿書叢委不廢著書然皆取心裁不專重古人
家法云

沈兆灃父峻

沈兆灃字雲巢天津人父峻字存圃號丹厓乾隆三十九年副貢
生由教習官廣東吳川知縣有惠政精於折獄嘗著論謂折獄在
平矜釋躁呂刑曰非佞折獄言佞人不可以折獄也恣其才辨以
口給禦人是謂之佞不可謂之折獄易賁象曰山火火雖明而在
山下明不及遠故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曰火山火至明而在
山上明無不照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本之以公明處之以審
慎虛衷下氣使訟者得以盡其情庶得祥刑之遺意又著聽訟說
謂喜清靜者必自憂勤始故天下惟勞者而後能逸因構一堂而
以安拙名之曰省事在安靜安靜在不煩擾煩擾之弊約有數端

條教煩則惑民聽徵索煩則傷民財興作煩則勞民力改革煩則
驅民以所不習政事煩則強民以所難堪官多一事民多一擾知
其爲擾而已之而民已不勝其病蓋峻宰吳四年政省刑清與百
姓相安故自道其得力如此會武弁枉捕洋盜黃金印十七人峻
訊釋之被劾遣戍新疆去之曰士民泣送數十里不絕旋賜歸課
子授徒以詩酒自娛書法宗王趙索者踵至有問石山房墨刻行
世自謂宦遊半天下登臨酬答感懷紀事積成卷軸而詠物無與
焉可以知其詩境之所到矣所著有欣遇齋詩集十六卷存圃文
鈔一卷年七十五卒兆溼性聰穎爽朗昏夜目能辨物嘉慶己未
年十七應童子試第一補縣學生十五年舉於鄉二十二年成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丁父憂家貧奉母主講平定州書院道
光二年授編修八年主湖南鄉試明年充會試同考官所得多知

名士十一年外授松江知府值旱蝗輯捕蝗備要飭屬行之復發倉穀五千石捐廉平糶修濬白茆劉河以代振全活甚衆江督陶澍揭其治行入告加道銜大計薦卓異陞江安糧道督運北上親巡各船懲蠹弁悍夫而周其疲苦者復以蘇省水災減軍船加給銀米以恤船丁漕督楊殿邦奏聞上從之再以卓異舉陞河南按察使旋調山西未赴任署河南布政使三年髮匪數萬由安徽竄入境陷歸德分道趨省城巡撫陸應穀出省辦防剿城中守兵暨練勇不滿三千勢甚危兆灃晝夜登埤激勵士卒礮斃匪偵騎分兵扼黃河要衝夷城外土阜賊猝至圍城數匝兆灃率將卒立風雨中不少動乘間縋城殺賊奪獲器械生禽賊目數名賊稍稍引退是時已連疏奏請援師並上方略迨將軍托明阿西陵阿文岱柏山奕經善祿統兵至而賊已解圍去退屯朱仙鎮得旨嘉獎賞

花翎論者謂兆溥值兵餉奇絀之時當數萬方張之寇卒能以寡敵衆力保孤城此不獨爲中州幸也而畿輔安危實是賴之其裨益全局厥功尤偉也旋赴山西按察使任四年署布政使七年入覲召見四次御史李培祐奏山西臨汾縣王應昌杖斃平民案以失覺察部議降三級特諭留任十年復入覲適髮逆陳玉成竄浙江上念其守汴功擢浙江布政使未至浙已失守召還朝遂引疾乞歸邑人延講輔仁書院以實學教諸生同治七年捻匪北竄上書大臣崇厚爲劃防剿策九年庚午重宴鹿鳴賞加頭品頂戴賦詩紀事十年直隸水災直督李鴻章訪詢治法爲陳濬治東西各淀使水有所歸並暢下口束水刷沙以免上潰復捐資修治子牙河捻以拯受患諸村光緒二年春旱貽書直督請倣春秋繁露法祈雨並請清釐庶獄以所著之戒訟說上之明年卒年九十四

子諡文和並取生平功績治行宣付史館入祀天津鄉賢河南名宦祠兆漣歷官四十載案無留牘事必躬親開誠布公淡然無欲嘗謂爲長官者稍有所好迎合者卽有所乘平居以詩書自娛歸里後足跡不入公門性尤孝友親歿每逢忌日輒端楷書心經茹素數十年如一日廉俸贍親族自奉儉約爲學本程朱一以敬誠爲主視聽言動悉循禮法正襟危坐手不釋卷終日無惰容作字不苟有索書者輒錄格言相贈其所著蓬窗錄大學士翁同龢侍講南齋時上其書奉旨留覽復參考經義引證歷史撰易義輯聞並辨明義利之界著義利法戒錄其他所著又有實心編尙論編發聲錄仰企編讀書錄摘鈔唐文拾遺織簾書屋詩文鈔詠史詩鈔藏於家

張玉堂

張玉堂字翰齋號大迂晚自號養真山人故城人以選拔中道光八年舉人歷官江西瑞昌高安建昌知縣性至孝能得親歡心居喪三年不茹葷酒無笑容或有稱其親者輒流涕人至皆相戒不敢言幼穎悟所見書輒不忘嘗謂讀書宜置身千載上以心印古入之心而後鏡之於身證之於日用倫常世故得失不蹈於虛而後已苟竊取古人糟粕以空文欺世非讀書也其行已誨人皆以此初宰瑞昌甫八月以外艱去士民送者萬計服闋權高安高安丁漕弊敷也下車除糠米筭米羅米諸陋規有富人爭訟賄數千金拒之而諭以情兩造愧服補建昌有爭墓地者各執譜一印一鈔歷明以來讞者多不直鈔譜玉堂察印者譌一字鈔者始得直遠近稱神明焉值大水民多流徙請帑九千金振不足捐廉七百濟之明春借民籽種數千石並築隄捍水民慶更生初巡撫過境

索書經一部託名也玉堂佯不解以尙書實奉之竟摘其事落職
瀕行士民頂香攀遮多下泣者曉出署暮始登舟三縣民皆以青
天呼之解組之曰囊橐蕭然惟古籍數十篋而已既歸里益扃戶
著書足不履城市者二十年著有四書測疑綱鑑言行錄談明叢
議史鑑錄要讀左隨筆學思記論文迂見養真文集十餘種同治
十二年卒年七十有三

王振綱子銓

王振綱字重三新城人道光十八年進士第一終身不仕讀書養
親侍父疾帶不褻目不交及歿守古制廬於中庭居喪三年鬚髮
純白母老痺不能行每舁肩輿坐母以遊園圃間至里閭夜侍說
書史母心大懽壽登百齡見曾元孫以五世同堂奏旌於朝居家
凡三十餘年曾國藩總督直隸重其學行聘主保定蓮池書院振

綱之學其始也兵農禮樂河渠地理旁及釋老卜筮相墓家言靡不詳究後讀朱子大學中庸序及近思錄乃爽然曰學不本於居敬窮理而遽談國家之事其知之必不真行之必無序居敬徒矜持於儀容動作猶外也窮理徒泛濫於名物象數猶末也必戒欺慎獨身體而力行之以能改過爲歸嘗書顧甯人恥作文人王白田戒爲名士二語於壁故生平能謹言動忍嗜欲勞體膚人孝出弟見於實行其於弟子亦本此爲教每評試卷有所抉摘必極言其所以然著錄門下千餘人年七十一卒於書院返葬新城門人咸服衰麻遠近奔赴貴筑黃彭年往會葬道中相逢皆赴喪者也彭年歎曰嗟乎郭林宗陳寔何以異哉初振綱成進士總裁爲大學士穆彰阿方秉政有權愛士覆試一等殿試二甲例可入翰林而朝考試中誤讀祇爲上聲遂以歸班用穆彰阿深惜之面謂振

綱別試中書振綱不可則留教其子弟又堅却之徑歸不顧逮國
藩至乃應聘主講人服其識初大清河受西北諸山水岸深水溜
易溢而亦易退田反加泥尺許肥饒收倍徒俗諺謂之一水一麥
自永定河置金門閘分水入清清受濁水河身被淤墊始築隄以
捍之河與隄歲歲爭高一且潰決勢如建瓴而下而新城以下諸
州縣始受水害無虛歲直隸總督李鴻章議開蘆僧河建閘蓄洩
以殺清河之勢詢之振綱振綱謂兩河不並流蘆僧水大則奪清
河正溜清河力弱下游必淤水小則蘆僧弱下淤亦必塞且土質
鬆懈水至閘必圯不則鬻閘旁潰清河隄工歲費大萬計不若廢
故道引由蘆僧行使定興諸水專歸雄縣於地勢便即受水之區
築隄捍外水建石閘開引河反可收水田之利議不果行其後清
河果淤復大治之而蘆僧閘再壞卒閉不用論者謂振綱有經世

材不負其學云振綱著書曰禮記通義二十卷學庸疏義二卷史類發蒙錄四卷儒先粹語地理擇言選擇提要諸書所說經無門戶見尤邃於禮其釋周公相踐阼而治爲相助踐履阼階之事尙書召誥洛誥諸篇皆攝政時事於成王稱王周公稱公是武王崩成王未嘗一日不在君位周公蓋攝政非攝位也下周公踐阼脫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而爲新莽居攝所藉口矣他如論魯之郊禘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始請郊廟之禮公羊傳諸侯僭於天子諸說斷爲後世所僭用論井田爲禹遺蹟引詩信南山爲證三代畝有大小五十七百畝者名異而實則同溝洫之制決不屢易皆關大義精確類此子五人次銓字子衡咸豐五年舉人性孝母病禱以身代不飲酒食肉三年治詩嘗謂雅者正也王都之音最正故名雅列國音如方音不盡合於正故

名風阮元謂三頌皆舞容然左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箎南籥
者象卽維清南卽周南二南以弓矢爲舞竇屬禮鍾師則南亦古
樂之一與風迥別四者義各有在又嘗因病學醫著醫藥家棖六
卷卒年四十七

宋棟

宋棟字陸充鹽山貢生學守程朱力行實踐母病躬侍七載無倦
及沒廬於墓三年家貧教讀他鄉出必跪告父墓曰福旺去矣返
亦如之終身如一福旺其幼名也師事舉人唐志潔師假寐則植
侍如塑人以立雪擬之一介取子必嚴嘖笑不苟生平不履市井
爲文精卓郭大令紹曾一見奇之引爲石交天津南談學行者皆
知宋先生棟沒數十年邑里後生猶能貌其端謹狀云

卜應麟

卜應麟字玉書號符周祁州人性綦純篤九歲從師授學刻苦自勵晝夜恆盡十時旣冠補弟子員以優等食廩餼經明行修而尤篤於孝弟祖母張瞽而多疾應麟稱藥量水出入背負以行早歲失恃事後母能得其懽父病食物藥餌皆手調以進晝常屏息牀前夜深始就外踞竈觚假寐聞聲卽入問寒煖眠食安否父歿哀毀如禮畜諸弟尤友摯季弟應瑞行賈遼東以事擬徒乃同至戍所左右調護之無遺力及兩弟相繼亡鬱鬱不得志益肆力經史築瓜廬一區繚以花木置圖史書帖鼎彝紙墨日夕諷詠其中足絕迹城市者十餘年每晨興進諸子姪訓以持身涉世而於古今忠孝節義事尤津津樂道之著有家庭箴子弟歌性理論通書注便易錄孝弟論名義說同居說諸編言淺意賅皆有關於世道人心之要者平生輕財尙俠見義勇爲蠡縣彭某與應麟善老且貧

恤之終其身里王某爲應麟師族歲歉質地於應麟後益貧增直爲絕賣計應麟曰吾何忍絕王氏產今買之無以對吾師取前質券以還並其歲佃租所入者概予之應麟旣仗義好施與里中貧乏孤寡稱貸者積券盈篋一日悉舉而焚之集家人告曰留此徒爲子孫患者累耳復取同邑刁包所著易酌斯文正統諸書釀金刊之行世同治五年捻匪竄畿南應麟屬弟應昌造旗幟器械出家貲募壯士議城守七年正月十四日賊麇至攻城陷之應麟具衣冠危坐眾孫環左右侍賊入應麟以杖擊之詈不絕口遂遇害時年七十二大小男婦從死者九人賊覆以衾而遁事聞詔旌卹立專祠祀之

王肇晉

子用誥

王肇晉字捷之號榕泉深澤人幼英毅特達稍長益勵於學其爲

文浩瀚無涯涘見者辟易弱歲補縣學生員以優等領道光十九年鄉薦三試禮闈不第遂棄舉業選授吳橋縣教諭因疾未赴家居益自刻勵尤嗜宋五子書老而益篤每歎當代文人學士好爲考據無用之學以炫博當世譬之殷彝周鼎徒資玩好不周於用惟宋儒之學如布衣脫粟人終日不食則饑比歲不衣則凍困以死然生平未嘗自著書嘗手鈔程朱主敬存誠之語爲服膺集而佩習之旁涉諸家一以朱子爲衡其義少殊者則詳究而慎擇於是取薛瑄胡居仁張履祥陸世儀語爲四錄前編呂坤孫奇逢李容湯斌語爲四錄後編前編者篤守朱子者也後編者少異朱子而慎擇者也國朝傳程朱之學而得其宗者陸隴其之說最精以粹於是又別取其書爲陸子全書摘鈔昕夕孜孜日有課月有考其所施於家與鄉者務取驗於古人之言與古人之所爲必盡合

然後行又以七情惟怒爲難制取易損大象義顏其齋曰二損軒以自克責嘗曰先儒謂一念之敬肆家國之存亡係之余所以兢兢不敢怠者懼一念之肆耳論學一以朱子爲宗謂夏峰朱陸合一之論援宋人陸猶襲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旨爲說辨之又病學者視四子書爲帖括博取浮名之具剖同析異究極精微而不知返身體行非朱子明道教人之本意乃搜拾宋元明暨清代諸儒之說倣論孟精義例分章類輯爲四書經正錄病作命其子用誥成之肇晉少懷用世大志道光季年海疆事起乃益購海島諸國圖志並手鈔方輿紀要倣益陽胡林翼輿圖拓大之繪爲數十幀詳考歷代沿革誌之其眉以故周知方輿之險塞出入戰守之宜與夫外洋風土人情短長之技嘗言制夷之法在舍我之短學彼之長當時措一政善未嘗不喜不善未嘗不私議以誌卒亦未

嘗不驗也同治元年畿南土匪起肇晉出家貲倡義浚濠築垣治團練儲礮位爲守禦計擒匪梟匪凡六七至城卒以完辛未壬申之間滹沱徙縣境濱水並溢肇晉襄築濱隄四十里護城新隄十一里邑迤北免水患至今賴之九年湘鄉會國藩督直隸開禮賢館再以書徵不獲已一謁見之國藩語人曰王君有學有識君子人也肇晉性孝友晝夜侍親側數年如一日及歿喪葬皆循古禮持家二十餘年恩義兼至期功以下親屬及僕隸婢妾內外數十人皆畏服無敢越禮其於族黨外嫻貧匱者量力周之困乏不能時其喪葬婚嫁者貸之貲孀居無後者爲立嗣經紀其家事邑有李姓寃獄誣服擬重辟急詣縣白其寃曰吾行吾心之所安嫌疑弗計也其平生好義類此光緒十一年卒年七十子用誥用誥字觀五號筱泉又號君言同治元年以拔貢朝考得知縣改

主事以親老棄不就三年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養親讀書一言一動以程朱爲法凡宋以來爲程朱學者苟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摻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於經尤喜易陰陽象數義理諸家之說旣皆探其奧窔已乃屏棄而消息於身心事物以求其安初成易備忘錄續有讀易劄記於書有禹貢考洪範解於禮有中庸說禘祭考於詩有詩鈔自諸家釋訓以及羣經子史百氏與歷朝金石苟涉於詩皆鈔之其論語經正錄則繼其父志而成之者所采數百家自爲義例平生志學具見此書然辨說雖多一以心安理得要諸躬行嘗謂今日言學之悖莫過於以言心言理爲空虛而曰實事求是朱子觀心說云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送張仲隆序云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朱子之言如是蓋心者人之所以主乎一身者也理者人之所以宰乎一心者也帝王之治世聖賢之覺世無一不本之於心無一不本之於心之理六經具在可覆按也今以心與理爲空虛而禁言之其弊不至於絕滅五常怠棄三綱不止則人道熄矣其所謂事者尙忍言哉且今天下之士習民風頹弊極矣其故在利欲之陷溺於心而不顧義理乎抑在六經之聲音訓詁不明三代之典章制度不講乎夫六經之聲音訓詁三代之典章制度誠爲學者所不可廢然徒考其聲音訓詁而弗求其理徒考其典章制度而不求其制典章制度之心施之於用不知於當今之國計若何

民生若何人心風俗若何以此爲實事亦慎甚矣且所謂求是者
大學止至善之謂也大舜執兩用中之道也大學之止至善必先
以格致誠正舜之執兩用中必先之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今以
心理爲空虛而禁言之則昧心滅理絕聖去智失其是非之本心
矣尙何是之可求哉今試執農夫俗子至愚極陋之人而指之曰
昧良心無不愧於面者斥之曰不言理無不怒於色者以其心理
之未亡也學士大夫乃禁言之不幾於絕人道乎亦弗思而已矣
又謂顧亭林懲明季學者之弊禁人言心性與張蒿菴書辨之
甚力而不知非也其歷引孔孟之說姑未暇辨其曰謂忠與清之
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
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
也夫忠清不忮不求皆心德也禁言心性而欲求忠清泯忮求則

忠必爲矯飾之忠清必爲詐僞之清不伎不求亦必貌爲之而中心之伎且求必未嘗去也非率天下而爲僞之教乎又云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夫禁言心而曰博學於文不知所學之文有關於心否耶且所以學之者以心學之耶抑僅以口耳學之而無所用其心耶且心者管攝乎身者也接乎天下國家者以吾心性中之理接之也今截去誠意正心而曰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則其學於身者不過緣飾於容貌威儀而無根心生色之本其學於天下國家不過務爲刑名法術而治國不必藏恕平天下不必絜矩爲天下國家之九經不必行之一誠也此豈聖人之道哉且恥者羞惡之心性中之義之端也禁言心性而曰行己有恥天下

有不關於心之恥乎出入往來辭受取與其界至微其義至細不
察之於心準之於性而曰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皆恥之事吾恐其
有當恥而不恥不當恥而恥者而可鹵莽言之耶又云恥之於人
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既不言性矣所謂萬物皆備者何在
不言心矣不知於何誠之於何樂之而又反之於何所耶其亦不
思之甚矣亭林大儒爲世宗仰而言之乖謬若是立言可不慎哉
用誥深痛當時之士學無本原而一知半解專好與宋儒爲難乃
爲書辨之曰今人之以理學爲病者曰好勝也好名也迂闊之弊
也竊謂好勝好名當論心而不論迹今之以好勝好名責人者皆
據迹而不深求其心未可以爲定論也夫行不由徑聖門所取學
之不講聖人所憂誠以不詭隨乎流俗乃能抵當夫流俗能辨晰

乎義理乃能踐履夫義理也今世之誇訕理學者滔滔皆是皆久
處魚肆而不覺其臭者也皆同浴而裸而不見其醜者也一有矩
步方行不隨眾趨者則必曰假道學一有稱仁說義不為附和者
則必曰偽君子一言之不當則指而摘之以攻其短一行之失檢
則舉而論之以概其餘其始猶吠影也至愈傳愈眾則由吠影而
吠聲矣其始猶議行也至愈論愈刻則由議行而議心矣簞鼓一
世浸成風俗卒使正學不伸士習日壞而國家隱受無人之害嗚
呼聖賢豪傑既不克間世而生而士之能知自好者亦且志阻氣
靡終歸於同汙是好勝好名之弊在二二人者患猶小避好勝好
名之弊而弊在天下者患更大也嘗試言之使如孔孟者生於今
其不能同今日之所行所為可知也其必聚徒講學以挽世運可
知也而世之黨邪醜正者能不詆譏之以為好名乎庸庸無識者

能不駭怪之以爲好名乎而孔孟者於此將避好名之嫌而不復履正道持正議乎抑行其心之所是而不反顧耳故曰好勝好名當論心而不當論迹今之以好勝好名責人者皆據迹而不原心不可不辨也至於迂闊之說則尤有辨夫迂闊者迂遠闊疏不通事情之謂士有天性固執學通傳注足不出於里閭於當世政治風俗之利弊概未與聞執經陳義動言復古而揆諸時勢則皆膠固滯礙而不可行此其迂闊者也爲理學者志在用世心存天下有不留心時務推求事理者乎惟其語末而必先及本言用而必先以體不爲一切苟且權譎之計不肯枉尺直尋屈身以就功名世遂以爲迂闊耳執政者逢迎以固寵而理學必曰正君心謀國者聚斂以爲強而理學必曰重民命尙權宜者變法制以防奸嚴考課以集事而理學必曰正學術端士習人方爲一身一家之謀

而理學謀及天下人方爲巨矣苟安之計而理學計及子孫彼混
合庸流者識旣拘於淺近而理學之所言所行又皆不便於已非
目爲迂闊何以沮之使不行厄之使不進哉若夫自負有爲之士
不隨衆趨矣而又多未得正學之傳不知求志之道以心性爲空
以理義爲腐以誠感爲不足信以德化爲不可通以權謀爲經濟
而不求經濟之本以法術爲政治而不講政治之原視古昔聖賢
六經四書爲學致治之道必不可行於今日而別有逞才用智控
馭一世之方一遇理學之人則必目爲迂儒空虛而不切於實用
世之庸庸者旣入於彼而卓犖倜儻之士又入於此此理學迂闊
之名之所由來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救時之務所宜亟講矣君
試思今朝廷所急者在功業富強乎抑清心制欲競業是圖乎將
相所短者在才猷謀略乎抑虛心求賢潔已率屬乎牧令所難者

在兵刑錢穀乎抑清勤愛民忠誠訓俗乎學校所缺者在文章經
濟乎抑奔走重廉恥以爲民表乎凡今日之所缺者皆理學之所
言世之斥爲迂闊者也凡今日之能行一二亦嘗奏效者皆世之
不爲迂闊者也然而朝廷之憂未見其日減士民之行未見其日
興水旱盜賊四夷之患未見其日少也此亦可知所辨矣昔朱子
在南宋時當時斥爲僞學者也今日目爲空虛無用者也然觀其
封事諸篇所言者皆強本敦實備兵裕民之計南康浙東諸政績
所行者皆興利除害補偏救弊之功只因其不附和議論政以正
君心去小人爲先當時之君臣不便之論學以居敬窮理誠意正
心爲要今日之不能自治身心者不便之不得不斥爲迂闊耳平
心論之嘗宋儒理學者果知其人論其世讀其全書以其所行所
言者學之於吾身施之於當世需之時日實見其無效乎抑私心

隱念實有所畏其難憚其拘遂以空言籠罩私意揣度而言乎譬
之爲室刑名法術兵農錢漕經濟家所講者磚瓦木石之料也宋
儒所傳修己治人之道工匠之技藝營度之方法也學工匠營度
之技藝方法自不離夫磚瓦木石之料聚磚瓦木石於一室至美
且富而不求工匠營度之技藝方法則亦空守其材料而不能成
室卽作聰明智強而成之亦必奇袤不中繩墨罅隙百出徒損其
磚瓦木石之料而已耳用誥壯時氣甚盛讀書窮日夜至咯血不
少休憂世甚於憂家憂學術之壞甚於憂世言及輒歛歔太息後
十餘年與人言論及所述作但別白是非而已無憤嫉激烈之辭
最後則唯言力不逮志鄉所辨論皆空談也退然若不能自與於
學者其所詣可知矣初肇晉晚年得心疾獨居外舍用誥朝夕侍
奉日三食皆與其妻手調以進盛夏炎暑坐烈日中旁列爐火三

四汗流氣促不一假手他人食無定時凡所欲爲以意消息而力營致之夜必侍寢息燭垂簾乃退二十餘年如一日遇人接事必誠必恕所宜爲不以德怨辟就持身以禮動有法式雖宴居無放言情容其淡定之志敦篤堅苦之操近世勵行之士殆無其比光緒十九年卒年五十四

王灝

王仲倫

王灝字文泉號坦圃定州人軀幹魁梧性英邁開敏讀書不事章句尤篤嗜宋元明清儒者之書以身體力行爲主咸豐二年舉於鄉一再赴禮部試輒棄去以時文帖括不足爲世用益研究明體達用之學以宏濟生民爲己任灝故豪於貲拯人之急一如已事全州之人倚若長城三年粵匪出山西逼臨洛關出家財治團練賊東北竄踞深州灝率驍卒禦諸藁城之濠莊鎮獲賊手刃之直

隸總督訥爾經額過定州見之歎曰有灝在畿南吾無慮也同治元年土匪薄州城親督士卒驅之出境百里之內無賊踪新甯劉長佑督直隸往造其廬分犒練卒之有功者六年梟匪犯定南境灝戰於東亭分軍爲兩翼令曰勿亟戰賊近始發礮久之度彈力能及連環擊之賊敗去固關參將趙友勝尾賊後戰歿灝率勇急攫其屍厚殮之歸其櫬時梟匪出沒州境擒匪張總愚竄關中灝防其北犯浚濠築垣儲礮石爲城守計並仿鄉團之制鄉自爲團團有長又合數鄉設一總長製器械簡丁壯設偵探置郵驛約五日一操操凡三萬人諸長皆奉約束唯謹冬十一月梟匪据州境高門鎮灝發練勇五十人導官軍乘夜掩擊之賊驚潰墮崖死者以數百計梟匪悉平七年擒匪果北竄陷祁州灝率勇千五百人擊之城東斃賊十餘名是時難民麇集城下哭號之聲震天地灝

恐墮賊計令堅持內門啟外門以納之設門者詰姓氏里籍始魚貫放入數以萬計乃倡籌商捐煮粥以食饑民擇其壯者登陴助守州城周二十四里並多爲疑幟火光相屬於堞賊遊騎迭至卒以有備不敢犯先是州城僅外門灑於前歲捐築內門至是人服其先見累以功加四品銜光緒三年歲大饑灑建議二十里外放米二十里以內設粥廠三廠各千五百餘人條規井然不遺不濫灑復親入廠與難民共食又慮其食淡易病也爲分給鹽菜並購運西山煤備廠用不糜公家一錢自十月訖次年正月終其事未嘗死一人又酌留婦女老弱之無依者數百人養之至五月麥熟而止是歲山西災民覓食走四方饑斃於途者相望灑爲倡義捐錢設四局於州城內外流民至者給貲免死者二千三百餘人灑膏於自奉而輕財好義能爲人所不能爲而尤喜收積書籍已所

無必求之不較直人以異書至酬之輒過當聞有善本使人齎重金不遠千里必得而後已凡四部之書都萬二百十八種悉標題板本及校刻年月注於各目之下善本以錦爲帙其尤者製以篋笥置秘室餘則叢插架上堂室皆滿又搜輯名人字蹟金石拓本千餘種嘗盛慕明汲古閣毛氏清知不足齋鮑氏之所爲以謂幽冀之邦爲人文淵藪由秦漢迄今代有作者而高文鴻冊往往散佚不傳慨然有畿輔叢書之刻於是窮搜境以內二千餘載名賢遺籍博延方聞綴學之士校讐編訂彙爲一編其零篇碎牘不能成書者更爲畿輔文徵以附其後歷十餘年費白金巨萬合肥相國李鴻章以畿南文獻榜其門一時學者羣仰之如泰山北斗瀕善言性理然無門戶之見嘗謂自漢宋之學旣分後世學者或專執一說篤守而不易而宋學之末又分爲程朱陸王之學入主出

奴互相疵詬自博野顏習齋先生出乃蔑棄一切一返之躬行實踐至蠡縣李恕谷益昌言之直欲躋之昆山之次然揆諸往者數家之說厥弊維均惟實事求是可以救末流之弊亦吾鄉豪傑之士也灝以顏李之學拘泥古制窒礙難行非孔孟時中之道而甄采其書獨多於他籍蓋欲以挽當時學者空虛無用之弊而返之實行其刊書之旨大都類此灝性孝友侍父母食必手調以進終身如一日丙辰應禮部試聞親病卽馳歸事兄如事父直隸總督曾國藩開禮賢館招之甚殷以兄疾力辭聞忠臣孝子節義之士必厚恤其家持家政二十餘年凡期功以下親屬及內外族黨皆養而教之如家人子弟宗祠久失修獨力完葺之並建學社於祠旁以教族人之貧而失學者重修定武書院倡捐錢五千緡以其羨爲諸生鄉試費已卯經大荒後捐穀四千石爲民倡自建倉廩

儲之以備不虞又創築奇連村五里長隄以捍唐河之患凡牧其地者遇大功役必仰之以成鄉人困乏不待請歲歉出米平市價而量畝授種以爲常孔子曰富而好禮司馬遷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其灑之謂也十四年八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六同時易州有王仲倫者字箴軒幼沈毅特達稍長益自刻厲委身於學不喜爲帖括道光二十年舉於鄉師事相國倭仁講授義理之學相國文祥深器之爲延轡於公卿間貴胄子弟多從之游經其指授多發名樹績工部侍郎成德安徽巡撫英翰其尤著也仲倫旣潛心理學動止必依禮法長幼肅肅維謹朋舊姻黨子弟多以樸學聞之嘗謂爲學之道唯求體之躬行徒滋論說無當也孔子述而不作述與武周述事同解後儒以著述當之非是又謂大學一書皆實行物曰格物知曰致知格致卽行之謂非別一事也所居曰棗山山

有石晶瑩光曜與宅第相向因顏其堂曰玉照學者稱玉照先生性孝友侍父老疾不與禮部試斯須未嘗離側父歿寢堂奠饋晨夕哭午上食歷久不輟嘗考禮經習禮節旁參朱子之說爲讀禮徵實一卷畿輔世族多奉之爲式仲倫自奉儉約義所在脫手千金不恤咸豐朝歲再饑出積穀千餘石振之家有田百頃收租值較他人獨減歲歉又蠲之故人得佃王氏輒相慶同治初元捻寇竄直隸州立團防知州屬仲倫主其事御史趙東昕上疏亦以爲請乃簡壯丁製槍械設偵探濠樹垣爲守禦計是時捻首張總愚擁眾號十萬屯保定南銳意窺易州據陵寢以撼京師偵知守備嚴乃折而南趣州竟無恙仲倫承先世餘業厚德豐施爲世所宗洎歿鄉里士庶號泣戀慕如喪私親執紼哭奠者以千百計其盛德感人如此同治八年崇祀鄉賢祠

宋紹濂

王植柎

植柎弟植桂

從兄植桐

呂式植

宋紹濂字鑑唐大城人同治元年恩貢生生有至性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以孝聞從伯母馬守節無子以紹濂嗣節母老病侍湯藥如侍本生母生父卒終三年喪除服每日必焚香主前雖倉猝不廢鄉人聞其哭聲皆爲之啜泣生平學術確守宋元以來諸儒語錄由平湖溯孟津由孟津溯閩洛關金溪姚江甚力中年作日記以自省察爲文不尚詞華期於古作者樂道人善遇忠孝節義必爲詩歌傳記表章之性嫉俗如仇因學琴於煮石山人藉爲韋佩家貧而購書甚富尤精醫理治疾不擇貧富不受貲丁繼母憂哀勞遽卒遺命以衰服歛年四十九紹濂師其姊夫王嶽生爲籌生計曲盡無方之誼人以為難治家法孫奇逢門庭肅然無雜賓與同里王植柎弟兄相爲切劘論者謂大城理學紹濂實爲

之倡云著有四書一得錄孝友堂詩文集若干卷

王植柟字翹南父心一嘉慶十八年副貢生刻苦勤學喜讀性理書以無欺爲主時稱誠齋先生植柟幼端凝英敏父疾侍湯藥日夜不解衣歿後哀毀骨立母子相依爲生中道光十九年副貢生或勸之仕笑曰千金之貴豈易我一日之養耶母病籲天乞代及卒哭泣致目疾植柟精心性之學與紹濂友紹濂遵程朱先知後行植柟兼取象山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嘗取先儒語錄參以已見作日記以教其子卒年六十五著有十笏草堂詩文集弟植桂字馨山咸豐九年舉人與兄植柟互爲師友刻志爲聖賢尤工大小篆植柟病時館於外星夜歸侍湯藥愈後持齋素終身卒年五十著有詩文稿十卷植柟植桂皆師事其從兄植桐植桐字東廂道光十五年舉人家貧幼喪父手藝瓜穀奉母甘旨晚年築別墅著

書其中尤選於四子書老而喪子遺命以遺產作義地祭田舊宅作家祠別墅作學塾著有四書管見錄二十卷同里又有呂式棟者字荔峯同治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學尙躬行不爲章句學性純粹淡於榮利通籍後以父老乞養歸朝夕侍膝下飲食皆親調欠伸抑搔聲揣色會未嘗頃刻離父歿哀毀幾滅性廬墓側三年終喪不去兄性嚴厲式棟怡怡奉之唯謹兄弟年逾八旬親若嬰孩鄉人多化之著有遂初齋詩文集

鄭杲

鄭杲字東父其先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知山東卽墨縣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因家於卽墨吏民懷其德爭饋薪水賴以養給母李以賢明稱教子仲兄東成進士早卒杲篤志勤學誓繼父兄志光緒五年應山東鄉試中試第一名舉人明年成進

士授主事分刑部上書言天下事請尙書潘祖蔭代奏以言切直
寢之尋補江西司主事宗室盛昱爲國子監祭酒好士假宅居之
有池榭竹石之勝杲讀書其中十餘年足不躡朝貴門惟日與嶧
縣王寶田膠州柯劭忞長白震鈞講論經義孜孜若將終身事其
母至孝諸所與游者知其母賢嘗登堂問起居杲侍立温恪恭謹
如對嚴師旣丁憂歸主講灤源書院士經其訓迪皆知以學行相
切劘服闋擢員外二十六年夏熒惑入南斗上書言災異不虛見
宜修省以回天意不報已而拳民亂攻各國使館杲憂懼成疾一
日城東南火或言敵兵入 兩宮西幸杲方寢聞之矍然起繞牀
行歎曰時事若此何以生爲一慟而絕年四十有九無子江西洪
嘉與亦杲友也與劭忞震鈞同歛之踰年和議成其兄子乃以喪
歸杲之學出於母教其於經史朝章國政以逮百家雜說無不洞

悉精奧而尤潛心於經其治經篤信周秦兩漢傳注嘗曰以孔子之聖猶信而好古况吾輩立說可無徵耶故於詩書宗序詩以毛傳爲主書則參考伏生大傳及太史公書禮取朱子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周官爲旁證之說而以鄭注爲主易宗十翼春秋合三傳求之蓋臬於諸經皆殫其力獨治春秋深且久嘗爲之表備列三家異同錯綜以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旨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爲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知卽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春
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
者父也將以責備三正而單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
始也時當叔末新學岔起梟痛憤辨言亂政之徒縱恣殘古其禍
甚於坑焚而其流必至於無君無父旦夕惟塊坐一室誦習本經
極力倡明大義以警切當世其言有曰孟子明春秋之作推原於
玉迹熄而詩亡小東萊先生解詩亡爲清議亡也人心變矣邪說
暴行有作玉迹與清議相連邪說與暴行相連也邪說者以無父
無君爲其道者也暴行者以身實邪說之道者也故暴行與邪說
相資者也夫子之時政逮陪臣矣然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齊晉之變爲七國夫子見之矣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七國
時之橫議夫子見之矣由禮樂征伐出於天子之世遞而至於陪

臣則其遞而至於庶人自然之勢也道德五千言庶人議禮樂也
僭端見矣馴致其道公言無君自然之勢也老聃楊朱商鞅申不
害蘇秦張儀皆庶人也田齊三晉皆大夫也變征伐爲篡滅變禮
樂爲刑名終於周赧入秦盡滅堯舜策者此十數人之力也原其
始由人心之變故也春秋之作正人心也見無禮於其君者雖草
莽未受未賞於朝廷之人爲之勃然聞無禮於其君者雖事在鄰
國出於異代千載而下爲之勃然春秋之力也孟子知之故尊王
紂霸明仁義絕利源距楊墨之邪說及於兵家刑名縱橫皆距之
明春秋之義以正人心漢失其道眞儒紂邪說進政在王氏人心
變焉有張湯公孫宏必有張禹孔光亦自然之勢也子長知之故
進孟子退諸家溯而上之面稽至聖亟稱春秋子政知之故亟稱
子長別錄之作古書之正偽昭昭然白黑分矣攷其源流與史記

之所進退何其相似也亟稱春秋譏切王氏視子長述武帝一朝
維音尤嘒嘒矣其曠往事諷來者假詞據議大都類此杲故工爲
文而生當叔季又深鑒於古人文字之禍於是卽聖門言語一科
以明世道之升降文字之異同其說散見於諸所撰述者往往而
是謂後世之所謂文古人之所謂言語也聖門四科言語居政事
文學之上以孟子徵之其人皆智足以知聖人則固有其本焉非
特善爲辭令而已然而本也者立乎言語之先者也而言語又自
有其義焉夫子之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六經皆聖人之言
也而獨取於詩者取其文也蓋言語有質有文而文難質易質言
如書論道陳治理明而辭達可也文言如詩其志則亦猶是論道
陳治也而不惟理之明而已又將曲體人情焉不惟辭之達而已
又將多術以動聽焉是故有六義之備有興觀羣怨之用有長言

詠歎之音有溫柔敦厚之致其爲道也巽而易入可以救質言之窮是以尙書多同德之訏謨而風雅多失道之諷刺詩三百篇大抵周一代忠臣之諫疏也蓋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士獻詩周監殷人質敝言尤主文管蔡流言周公避謗爲鴟鴞以貽成王其後遂制爲獻詩之典採風之法使王朝自公卿至於列士外而列國臣民凡欲有所規正者皆以詩自達此周人奏疏之體製然也夫周人奚取文其言若是哉誠以糾過者宜全其廉恥喻志者尤貴夫紆餘故皆喜柔而惡剛宜晦而忌顯要在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而已王迹旣熄作者云亡列國朝聘猶皆賦詩以喻意斷章以示諷矧至一食三歎而韓厥辭賄言游衰絰而彌牟知非杜簣留揚解之風晏嬰爲滑稽之祖凡此周人之尙文莫不源本於詩教此外若內外傳所載規諫之言往往繁稱曲引寬裕

紆遲後之人習於痛快易直或疑爲衰世之文而不知周先王所以教天下之爲言語者固如是吾夫子固從之矣戰國大亂邪說橫行天下之言不楊則墨質之旣非文於何有孟子七篇質文並美兼詩書二體以守先待後不獨諷刺大人而已也屈子宗臣志專寤主故單用詩人之義而其言較風雅尤文蓋其所處有較古詩人而益窮者其言乃益不得不文而遂造乎古今言語所未到之境也二子旣往儒術遏閼漢始尊聖質文並興最其善者子長志繼春秋故亦兼詩書二體子政宗臣之誼故尤多騷雅之音抑亦孟屈之繼作乎東都之世詩教始昧其論奏也有諫而無諷則傷於過質其賦藻飾盛而不足以風則失之徒文言語之義失於此時也李范之風起則有質而無文矣於是激揚失平物不能堪遭遇亂朝正氣摧落老莊之風由此作也亂賊亟生儒術復遏高

者談元風卑者溺藻飾向之有質無文者一變而有文無質昌黎
所謂蟬噪者也唐德差隆儒術稍振李杜憂亂屈劉之嗣音乎韓
公崛起文質並茂則七篇之繼響也觀其自述所學與其自任之
意子長而外罕有能見及之者也豈非知言之選而孟子之徒者
與是以制行雖不逮宋儒之密而言之寡過較之宋儒抑有善焉
由達於詩教知言語之義故也唐末五代之亂文物盡喪安定泰
山之興孤學無師獨任天授故其學質立而文不足伊洛代興承
其偏重自是以降至於明季中間雖數有遷變而大體則一貫者
也故其論道陳治視漢唐之質或有過之者矣而修詞每有未盡
善者蓋其所長者言語之本也而其所略者言語之義也故當其
盛也已有植蔽召爭之患迨其敝也風流盛而言語日肆遭遇亂
朝邪正水火黨案亟興抑何與東漢之季世相似耶朱子兼長文

學故其論道陳治較更深厚而言之過質抑又甚焉傳至明之中葉而陸學末流之欲復熾馴至天崇言語之有質無文極矣古今所未嘗有也而黨禍亦於此時爲極由此觀之言語之宜從詩教惡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臬學博志廣其所著彖象文言傳疏春秋說書序伏傳通釋杜詩小序讀宋元學案張文襄勸學篇書後及筆記尺牘雜文甚夥而多未成完書然精言微義亦畧具於是其於先儒所最服膺者在漢則鄭康成在宋則朱子各取所通不爲門戶之見嘗謂漢代大儒足當聖門之文學者鄭君一人而已聖人之四科文學最居其末而自漢以後則文學轉爲較難言語次之蓋中經七國秦楚之變亂先王之法物無由目覩加以禮樂之載籍殘缺文字之形聲盡變漢初老儒已不識古文形聲變六經之公患也法物泯載籍闕禮樂之獨患也是以四百年學者尤

竭力於聲音訓詁攷求先王之法物而三禮之學未有能一貫之者文字之同聲假借亦在若明若晦之間鄭君晚出禮學始成假借之義始揭其部許君說六書之假借舉合長以示例古之道也必如鄭君之說然後可以盡通七國秦漢以後之變亂於治經尤爲有益也蓋如鄭君之說則所謂假借者直如後世之寫別字云爾其始由同文之教旣乖因之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放恣事物日彰處士橫議異端競作此皆古無而今有周太史所掌之古文不足以紀事達意於是各以意造俗字日多一物而有數名一聲而有數形俗字與古文相亂矣秦併天下又以已意比而一之加以焚滅古籍禁遏儒術古文遂遏闕於天下儒者冒死傳經大抵口授耳所聆者經言也目所識者俗字也一旦禁除著之簡冊則各以所習見之俗字寫其所誦而古文之出於山巖屋壁者反不

識之焉是以漢儒傳經古文與今文有異齊與魯與燕與趙有異由是言之凡一聲而有數形一經而有異文者各用其方之俗字也鄭君以聲定之形雖紛亂聲則一貫各家之異文於是可通古書幾無難讀者矣又曰道統之說不自宋儒始孟子由堯舜而來歷數聞知見知之人已是此義特後來庚續之者小小不甚著至程子而後其說大張伊洛淵源錄成而後其說遂定自是以來學者往往好談道統大抵庚續此錄者也道學之得詬以此一事爲尤甚然亦其疏隘有以取之而非道統之不可談與是錄之不當作也夫所謂道統者猶繼祖之有宗子云爾諸君子固皆聖人之支裔而擇其尤賢者以爲宗此亦奚不可者然朱子未嘗謂是錄之外諸君子之學皆無與於道也後之談道統者無朱子之識而主張過甚故道爲之隘而學爲之疏然平心論之宋元以來凡世

所指目爲承接程朱之統者其人之析義必較密制行必較嚴使天下之人於聖人之道有所畏而不敢叛有所慕而興起者終以此數十人之力爲多然則道統之談究不可謂非天下之公論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數百年人心風俗之所繫可謂舊貫矣其有缺失修補之可也舉而剷去之懼風俗爲之仆也論者謂臬之論說多有切於時事感喟指陳言在此而意在彼蓋兼言語文學二科而庶幾者也

師儒傳六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五

師儒傳七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六

天津徐世昌撰

顏元

顏元字渾然博野人初名園以父景幼養於蠡朱氏爲蠡人補諸生名朱邦良朱氏翁卒始歸宗易今名生有異稟鄉里皆以聖人目之在母身過六期又兩月而生生而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四歲朱翁有母喪著喪服冠立坐上勸賓客飲饌如成人六歲生日家人從俗雜置諸物事規所志獨取筆學書凡上八歲出就外傳從吳持明學能幹師門內難初父景被掠至遼東積八年無音耗母改適既朱有妾生子晃稍疏元元事翁媪益謹晃後更與其母謀讒害元並及媪元乃奉媪別居而日詣翁所定省如初不稍間初不知己非朱氏子也媪卒哀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告之

故大駭潛如母所問之信及翁卒服闋乃歸顏氏元幼讀書過目輒不忘學神仙導引術取妻不近已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逮元繫囚中文曰進塾師賈珍喜語人曰此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弱冠攷究厯代兵爭戰守機宜與其政制因革是非之故慨然欲有所爲而孤陋無與質所學時容城孫奇逢講學河北蘇門弟子數千人以陸王爲宗祁州刁包則宗程朱亦聚徒講學里第元聞而慕之初好陸王學欲訪奇逢以路遠莫能致乃數與包往還改學程朱信之甚篤曰必靜坐八九次驗未發之喜怒哀樂覺修齊治平此外更無餘事如是者蓋八九年其初居喪也守朱子家禮唯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旬元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危又喪服傳旣練舍外寢始食菜羹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

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
遵之旣覺其過抑情較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古先聖王制禮盡人
之性非後儒所能易也自是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萬
民以三物孔子教士以四教非空談道學專事記誦者所可託自
漢儒誤以六經爲六藝訓詁註疏舉古人學以從政之事歧而二
之有宋大儒出鄙漢唐所學爲駁雜膚末乃又舉聖門不可得聞
之性與天道曰騰口說躐等立教標其名爲道學要其實已隱入
於釋老之中沿及有明專以朱注取士範天下學者之心思耳目
而奸王僉險舉竄身其間有豪傑之士不屑屑者則犯天下之眾
所不韙排之詆之使不得竟其用至於國亡廊廟無一人可倚仗
者漢代以前無是學也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天下不復收儒者之
效蓋二千年於茲矣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

所居曰習善堂上琴竿弓矢籌管燦然森列日與門弟子講忠信
孝弟習禮樂射御書數並分日攷究兵農水火工虞諸事嘗曰必
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
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
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初元三十
與龔王養粹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隨時注之勇於
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至三十四歲確有見於孔子之所以教卽
堯舜周公之所以到治而後世政治之壞實由學術之失其傳毅
然欲返聖門學術之舊而不肯以空文著書外整九容內顧天命
曰五漏起坐必直首必端立不跛股不搖夜起必冠盛暑未嘗袒
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冠婚喪祭力行古禮肅然三代之
儀學使李光地巡撫于成龍將交章上薦皆力辭止之自言生平

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奇逢蠡李明性清苑張羅喆祁刁包甯晉張
來鳳新城王餘佑而朝夕共學者惟王養粹一人而已其論爲學
與程朱異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
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
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
大不得已事奈何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
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嘗與奇逢書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
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使理學入於無用
也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
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
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
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况曰性善

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濁色濁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曰至矣或曰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侈言性天事功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諸子是自視賢於孟子矣不知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惟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也其論爲治以不法三代爲苟道嘗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著王道論後更曰存治編又鑒明政之得

失著其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著宋史評謂王安石廉孝高尚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安石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

人苟安曰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安石爲難太哄極
詬指之曰奸曰邪並無一人與之商權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
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安石
以執拗可乎且安石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
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
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安石當念
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忍置也乎矧琦之劾安石也其
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
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蕃騎一叛團練保甲一築河北城
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
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
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

安石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
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安石陸佃曰此謗書矣旣而
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尙可信耶雖然一
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
世遂羣以苟安頽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撐拄乾坤者爲小人也
豈獨安石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又曰南宋之金北宋之遼不可
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學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
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誼復仇雖敗猶榮者
矣乃宋人必欲殺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夫兵臨城下宗社立
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夷考當時葉適邱密辛弃疾等支吾於北
敵無勝祿而宋相之首已致麾下矣宋人有惜之者題句朝門曰
晁錯旣誅終畔漢于期一入竟亡燕金主見其首曰此人忠於謀

國謬於謀身諡曰忠繆率羣臣祭哭禮葬可知金非惡平原而深
歎宋室之無人卽宋人亦知宋非因誅平原而存留平原而亡也
宋史徒以其貶道學曰僞而入之奸臣傳至指數其奸除貶僞學
別無佐證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且此亦安知非僞學媒孽
之以自快其言行了不相顧之私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
一察焉不其冤哉始元欲東尋父迫於翁媪旣歸宗三十九歲矣
值三藩之變塞外蒙古皆應之遼左戒嚴不能往年五十聞新城
王餘佑卒猶視曰山人目不瞑矣蓋以餘佑父兄被誣駢死燕市
而骨不收於是尋父之志益堅乃東出關北達鐵嶺東抵撫順南
出天覆門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
求爲傳帖行且一年三月四日有金氏婦言其父狀兒癡瘖生年
月日及東來年皆合已沒葬瀋陽韓英屯卽元歸宗之年後朱翁

卒七日唯不知父鄉居而語以所夢有神赤面而延鬚夜告我曰
咄銀姑金其夫父逋而殂六子載涂兄從妹居報我以豬曳足而
屠已而詰元父來時年二十二何說而有六子且曳足屠豬何也
元曰豬我生物六文曳足我名也屠則骨肉相見之象也神示之
矣詣墓掃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終三年喪自是有用世之
志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予其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
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曰茲行卽易之用九也必見无首
乃爲能用是時元蓋五十七歲矣遇人倡實學明辨婉引見者多
歸心商水李子青大俠也善拳技月下酒酣與元折竹對舞擊中
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技至此乎某始謂君學者爾遂
深相結見其子使從受業至湯陰過一士人家與其子弟言禮父
年幾八十遽舍杖起學習禮曰老人更急於年少也其感人如此

元幼學兵法技擊騎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皆納交而徐圖進之以學其空文著述與道學自高者尤勉之以身體力行儲爲實學以備天下國家之用後之論者乃以忍耆欲苦筋力概目爲獨行之士蓋未窺元教學之本誼矣年六十肥鄉郝文燦重修漳南書院具書幣招元往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武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東西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直西曰帖括齋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皆北向北空二齋左處儋价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厦容車馬東更衣亭西習射圃堂東北庖厨倉庫西北柴薪從游弟子數十人

分別部居且學且習問學者接踵而至元初至卽淫雨連旬漳水盛溢堂舍悉沒於水元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及門人痛哭送之歸家又八年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遠近來會葬者百餘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面如生生平不欺暗室雖當困阨不以白阻老而彌篤始居父喪三年泣血骨立室前槐爲之枯喪復常乃更榮元初有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康熙六十一年學使陳世倌檄縣崇祀鄉賢雍正七年再傳弟子劉調贊馮辰等葺道傳祠奉祀元王源配享復設李塏生位於東堂惲鶴生生位於西堂以三子皆有傳元道之功也元所著書行於世者曰言行錄關異錄習齋記餘皆門人鍾鏐所輯年譜最詳則王源與李塏之所爲也

李塏

李塏字剛主蠡人父明性顏元所稱父事五人之一也塏幼承家學敦行孝弟主忠信言動造次必依於禮長而學數於劉見田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學書於彭通王餘佑又從餘佑問兵法從張而素學琴後如浙從毛奇齡學樂定律呂要其歸主於顏元之學元著四存編其論學多與程朱異程朱之說沿數百千年已深入人心牢固而不可拔陸王稍與不合動輒訾爲異端顏元乃以鄉曲老生崛起而與之抗藉程朱以譁眾取寵爲名高而實在富貴利達者所至皆是夫又孰肯降以相從者然其爲學必徵諸實用不爲空談故當時學士大夫亦復無以難之吾國學問之道博矣三代以前教人之法內而治己外而治人下至百工技藝之末無一不自學出下與上以學問相交作君作師政與教合故其治蒸蒸曰上至孔子以聖人之德不得所藉手見諸行事然將聖多

能及門某也治賦某也足民某也禮樂其分科與帝王之分官初
無異也孟子亦謂幼而學壯而欲行之言不見諸行事則所學終
歸無用也秦漢而後罷黜諸子百家以儒自高而其所謂儒乃專
在訓詁誦讀宋元以來復襲於釋老靜坐爲功以有用之身概置
諸無用之地學問既失其傳政治亦因之日益委敗不可振拔顏
元乃從二千年後抉其晦蔽直揭堯舜禹湯文周孔孟數大聖人
相傳之正道明以示人人卽甚愚不肖亦不能倒上爲下易黑爲
白也然顏元鑿空堦益一一實求其可據顏元初辟蠶叢堦益疏
通治平之若大路然俾人人可行於是著小學稽業大學辨業論
學聖經學規纂詩易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六藝皆有
論著唯學御成書最晚而學禮所錄最詳以吾國故以禮讓爲國
興學從政俱非禮不行也禮莫重於祭而農田乃立國之本民以

食爲天兵則所以爲民也於是著有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考辨凡以見顏元之學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之正傳其書有可考見於今者皆爲疏引證明之通其窒詳其略益爲披其本根敷其枝葉左右扶疏條貫秩如自是學問之途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樹一宗曰顏李其學以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爲主自元開其端而成之者塏也塏自幼躬耕卽善稼穡歲歉他人或子不償母而塏田必有所收父明性偕母氏馬鄉居塏奉其生母居城中兩居相距二十里每朔望前日薄暮塏徒步至鄉甯親晨興拜父母各四乃還拜所生母以爲常家貧甘旨奉親自食麪糲不使親知塏自家學時苦心志勞筋骨旣從元學仿元爲日記攷糾身心得失嘗自謂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自號曰恕谷塏篤守師說數往來京師與名公巨卿及四方知名士相接納因倡師說於其間思得所藉手

以其學轉移世運見之實行時三藩初平朝廷向意文學公卿承
旨競以收召後進爲事海內方聞碩彥之士咸集京師而鄞萬斯
同德清胡渭名最盛塋初入都主左都御史吳涵大學士王揆侍
郎許三禮徐秉義皆重塋學行數相從問學涵且爲刊所著大學
辨業進士冉永光翰林寶克勤會知名士爲講會塋與陳古今升
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由以及太極河圖洛書之非屯田水
利天文地志兵農禮樂之措置眾愕顧相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
萬斯同亦有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環坐而聽率四
五十人斯同始有所不慊於塋金德純特筮招塋與渭會斯同講
學論辨久之渭是塋言而斯同默不一語後塋以所著大學辨業
就正斯同斯同喜甚爲特序其書握塋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
走耳太原關生未足多也一日講會塋與偕眾占郊社斯同向眾

揖堦曰此蠡李剛主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某所敢望今日後郊
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舉辨業所論格物卽學六
藝歷歷指示大言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
於是三原溫德裕蘇黃曰瑚代馮壅馮璿大興郭金城郭金湯兄
弟皆因堦以私淑顏元之學歸德周疇與王源並介以執贄受業
顏元門下時溫德裕及馮氏兄弟皆繼斯同立講會最後壅復會
王源黃曰瑚李毓樾朱書諸名士推堦主講或有問理氣五行者
壅喟然曰六藝聖門所重今舍不問乃此瑣瑣堦曰君知其由耶
三代而上以仁誼禮知之德發而爲子臣弟友之行緯之以禮樂
兵農之事而其事必習之於學一原共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
徒所以教萬民也一遭秦坑口傳身授之道遂湮漢儒收輯掇拾
專重師承於是誦說多而習行少宋明道學上之虛摸太極下之

僅尋章句禮樂置爲緩圖射御書數概爲鄙事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初定宇宙唯是黥盜屠沽負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屏居閒處待異曰天下無事珥筆侍講頌太平而已曾是伊呂周孔而僅若是乎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俱亡矣此學術所以窳敝而天下所以日趨於脆弱而不可振也初朱書聞堦名罣爲異端及見大學辨業始歎服抵掌稱之王源曰此可見人心之有同然也堦意推行元學故人楊勤令陝西富平聘主其幕堦曰學以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勤師事堦堦曰富平亂國也治法宜嚴教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扶弱行之期年民俗丕變乃語以崇孝弟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麇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陣堦以省親辭行士民餞送十餘里不絕

勤至欷歔泣下郭金湯爲浙桐鄉往爲之治期年政教亦大行堪
四十無子金湯爲置妾每出游必遣役齎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
而問學者飭厨傳恐後其優禮如此堪始從元學與商教養之具
每至夜分不倦有所得輒錄之瘳忘編閱史部視後更分瘳忘編
入之平書訂晚歲復依周禮約之爲擬太平策旣數爲友人治劇
邑小試其端顧終不得大行之機堪始以康熙庚午舉人謁選得
知縣以母老改通州學正未幾亦告歸大學士王揆李光地薦其
學行於朝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再聘參其幕事皆力
辭不就遷居博野隱身治學以終年七十五時雍正十一年正
月朔日也門人私謚曰文子堪年六十五時朝廷謀聘學行兼優
者教皇子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相國徐元夢張英皆擬徵堪訪
於桐城方苞苞爲程朱之學者也不問遽爲辭以老病門人馮辰

劉調贊謂苞與先生以道誼相切劘不應挾私阻之及塏卒後苞
爲志墓不詳其德業但載苞與王源及塏論學之異同且謂塏因
其言改元師法又與人稱浙學壞於黃宗羲北學壞於顏元而謂
元之無後及塏子習仁之殤皆不信程朱之過調贊謂苞純搆虛
辭誣及死友今參觀兩人遺文知調贊之言不誣也塏嘗與苞書
曰昨歲春相聚王崑繩寓所門下執拙著大學辨業相提誨塏因
謬陳格物之誼門下稱是其後會友人之葬門下揖塏曰大學格
物先儒論之詳矣謂卽格三物終疑之塏曰吾亦竊慮人疑也人
方疑周禮爲僞書何有三物門下且不必作周禮三物觀唯以仁
誼禮知爲德子臣弟友五倫爲行兵農禮樂爲藝請問天下之物
尙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
後世文章講誦亦只發明此三者耳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門下

撫膺曰然朋友所以貴面講也塋聞學於顏習齋先生先生嘗言
學非釣異亦非沽名釣異則爲異端沽名則爲小人乃深憂聖道
之墜地生民之塞屯作存性存學以辨之庶幾聖道生民之不渝
胥也蓋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自主粵稽堯舜傳中
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倫著禮樂與布之則爲政導之則爲教先
傳後受則爲學然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三代承二帝之法於
民擇聰穎者爲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
之藝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虞書周禮學
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諸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公
西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之
曰威儀言辭解文在茲曰禮樂制度解學於識大識小之道曰謨
訓禮樂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卽格物也約禮卽將所

學支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臬比而談命天搦管而著書解者也秦火後學術劃然一變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實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父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爲儒者用是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沿流既久尋源爲難知訓詁不足爲儒變其名爲章句語錄猶訓詁也而又雜以釋老靜坐內視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概乖反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然不察以爲末務又諉之小學已失而遂置之於是退處則爲鄉黨自好立朝願爲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戶以轉移世教者不過如是若其濫竽膺鼎並得罪宋儒者又不足辨也明太祖崛起儒者惟一宋濂而一無所建今定三藩之難者並

無道學不可見歟聖道之明親止善乃如此歟然人才不一互有
長短亦何足病所痛者不自以爲不足而憫然自任聖道率天下
之聰明傑士盡網其中以空虛之禪說怡然於心以浮夸之翰墨
快然於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敵兵臨城賦詩進講
其習尙至於將相方面嗚呼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之垂涕泣而
道也堪解釋經義多與程朱不合以大學格物爲周禮三物謂孔
子時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尙存故格物之學人
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入手而已
格物一傳可不必補其說皆本之顏元又其論易以觀象爲主兼
用互體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
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鈎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皆使易道入
於無用明人以心學講易率持禪偈以詁經言反置象占不問証

飾聖訓弊不可窮。搆引而歸之人事，深得垂教之旨。搆既知道，不能行，乃壹志闡明師學，仍數往來京師，嘗與王源書曰：搆滯都門，實迫於行道之心，既不得志，則繼往開來，責無可諉。當此去聖既遠，路益論，愈非徧覽當代夙學大儒，無以證所見。又挽世警眾，必在通衢空谷，引吭其誰聞之？以吾兄曠世奇偉而篤信正學體之於身，倡明之於人，所望非淺鮮也。搆天性畏謹，肩輿出門，輒竦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鞠躬若謝然者，唯恐虛聞過情答問。學者未嘗輕語，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貧廩，舊有書吏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其廉節，如此既遷居博野，弟子從游，曰：眾四方郵書請正者，不絕。搆以顏元崛起閭巷，學初不顯，搆爲傳其說於京師，與四方知名士正言婉喻，轉相傳布，聲蜚風流，不數年遂被天下。然其時學者狃於二千餘年之錮

習相率詆爲立異其與者亦疑信參半至於今西學東漸凡其國
之政法藝能一切皆出自學而其爲學之次第科目亦與我古昔
教人之法大概相同貧富強弱國與國旣已相形見絀學士大夫
乃易視移聽革其心志痛我學之不足以立事不惜盡舍棄之而
一變於夷而不知我古昔之學固一一可施諸實事數百年前早
有人見及此且其爲學之次第科目固至詳備至於今門弟子私
相傳授者固不絕其書固具在也他書且不論元年譜記躬行實
踐塏年譜詳經濟作用後有興者踐迹而入由元塏以上尋孔孟
之教堯舜禹湯文周之治時會旣至用以康濟民艱屢求上理育
萬物位天地二帝三王古昔到治之隆庶幾其不遠人而西人所
謂烏託邦亦庶幾其於吾國見之也弟培字益溪從顏元游學元
嘗稱其淬厲起予後隨塏於郟城應三原溫裕德益修之聘主其

幕事精輿地家言著有古事有用集灰畫集二十卷子習仁字長人幼孝友如成人八歲塋教以小學灑掃應對唯謹既冠從塋學禮學樂習筮未成塋曰而多直理少曲思兵機俄頃變化無窮也學農學射學書數御最優十餘歲卽能罄控騎生馬鞍轡策皆手自作如法度御車人苦款段代之御不及鞭捶卽飛騰嘗立日譜仿塋課程攷糾身心得失曰所習行夜悉籍之未嘗見有一言一動非法自朝至於夜未嘗見有一刻或偷閒也塋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習仁御車往相宅騎則執鞭以從塋與南中諸友論學習仁左右其間往往補塋所不及南人皆傾心焉塋以母老未能定遷命習仁與其婦先之至天津疾作將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會愈何反爲還舟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艙汝不可久留夜將半遂卒年二十四問至塋哭之慟曰天不使

吾道南也已一遺腹子名敬承初堪使習仁從方苞受業苞亦嘗
使其子道章問學於堪道章歸言於苞謂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
其家苞稱其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且引河
間王振聲之言以贊之曰子弟中未有如斯人者也習仁既殤道
章亦早卒以堪與苞之躬行學術或不同而天俱早奪其良子人
咸惜之

王源

王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甲申國變
漫迹江淮以隱終崇禎遺錄一書世德所著也生于二人長潔純
孝篤學源其次也生而磊落多奇不受羈絆喜談兵能文章於古
人唯慕漢諸葛亮明王守仁爲文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晚
乃歸其學於顏元源介李堪從元學時年已六十餘逾年元卒不

數年源又卒表章元學李塉之力居多然源以高文碩德聲名藉甚公卿間諸貴人皆握手願交源視之蔑如一旦向鄉曲老儒樞僕北面就位稱弟子言動唯謹元之學自此益彰名流碩學多傾心者始源以豪傑自負每夜深置酒痛飲曰電須戟張議論旁魄今古醉則怒罵當時貴顯及負時望聞人雜以嬉笑塉深與結不卽言徐謂之曰吾人當與周孔爭短長乃卑卑較論時輩耶源悔自責立省身錄仿顏元曰譜以考糾身心得失甚密學益進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曰吾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空言也著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道前籌一得錄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故又讀易通言五卷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兵論三十二篇乃其少年所著詩文皆喜言兵吳三桂之畔天下震動源謂所親曰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斯爲上策順流東下據金陵跨江爲守策之

中也徘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驚馬戀棧安知道圖必無事
矣已而果如其言源幼隨父轉徙江淮任俠喜交所與游皆瑰奇
瑋異逸民習知前代故事及山川關隘阨塞形勢之要以故論人
多感慨悲激言事輒中肯綮條理秩如兵事尤其所長初從堪謁
元元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源曰源何人而知兵要然竊以爲不
外奇正二者元曰假子以烏合數千何法治之源曰莫先東伍元
躍然曰子真其人也古文自少爲甯都魏禧所器謂可施於用其
論文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託始於奇偶而剏業於典謨
其後鑿險於周誥商盤發皇於詩禮簡練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
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
雄肆於賈誼鼂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
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能傳而使人得之如藥可以療

病如麻絲穀粟可以温可以飽如水可沃焦而火可御寒也其自負如此源四十以家貧游京師相國徐元文賓禮之諸名人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習舉業笑曰是尙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康熙三十二年第四名舉人或勸其再試禮部謝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竟棄去不顧益困無聊往往被酒哀歌不自得及從塏受顏氏學乃一歛其凌轢獨出翕張萬彙之氣約以居敬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塏題其省身錄謂一身理則天地萬物胥有攸賴此執簡御繁篤恭而天下平之術也惜其平書不傳而所謂自負經世之略僅分別散見於塏所爲平書訂然其梗概亦約略可覩矣源既以平書成祭告顏元就塏正之曰是書各事相綱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易也平書凡八事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鄉以合之立鄉官曰

正曰峻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員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厯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是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升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

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
行六藝闕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
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
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
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祿官以此爲
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
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
罪賊復刑以罪盜復官以罪奸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
者尤在建官取士二事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桐城方苞以文
學名一世雅與源善源爲介而通之於塏相得甚歡苞之學以程
朱爲宗源塏皆欲援苞入顏氏苞則欲援源塏於程朱源塏皆嘗
有書開苞塏書期以共張聖道且引孟子仁義之說不行於戰國

終明於後世謂非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天地鬼神實啟牖之源之書則曰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卽借之以投時尙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眞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噫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未盡服者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其高談性

命而不能有經天緯地之才佔畢瞑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必不足以平天下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心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

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
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
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
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旣顯雜於佛氏程朱亦
隱爲所壞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
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迺
透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
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
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讀
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
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修己治
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程朱之釋格物也上

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
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修身之事則誠意之功
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
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修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
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
今其言曰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與之之三物也格物非
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
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
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修也齊治
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
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
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置道

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躡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
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
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
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
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
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
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
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
於成一息尙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修業入孔孟之門牆
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
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
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

不可不師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而不得以世
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源又面語苞
眾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子篤守程朱終不
化吾爲是以來而塏亦謂苞窮於辨依違其辭曰但伸己見不必
辨程朱若諺所謂受恩深處卽爲家者其後源卒塏唁苞復入京
師苞以禍至無以自處乃憶崑繩所言謂所學迂腐事至不能吐
嗟立辨苞固己心折顏氏之學矣源塏皆以表章顏氏之學爲己
任塏始志者大行不得所藉乃思傳之其人以待後之學者故所
爲書多闡明師說源始終以能行爲事故所爲書多經世之言源
天才卓越始年十餘與其兄潔從清苑梁以樟受學梁說宋儒源
不首肯兄責之源曰眞豪傑何必僞道學源弟矢三言無負生平
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誼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白

之師師笑置之而內行純篤兄死旬歲兒若非人既葬其親奔妻
 子為汗漫游遇名山大壑輒流連忘反已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
 名康熙四十九年客死山陽年六十餘所著書又有春秋三卷輿
 圖指掌一卷評訂孟子文章練要若干卷一子兆符康熙六十年
 進士亦以文學知名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後其兄潔潔所著有二
 經際攷六十卷以書與春秋相接而詩緯之攷其異學屬經濟編
 若干卷論列廿一史人物行事是非得失消盤子詩文集六卷
雜引易象以斷之若韓詩外傳體

師儒傳七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六

師儒傳八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七

天津徐世昌撰

顏李師友

顏元崛起窮鄉倡明聖道親師交友取益無方然所與游大半不出里閭之間李塏則交徧天下其規模益宏遠矣元塏取友大率在人倫日用行習之常不專重文學其所稱巨人長德多可紀述者元嘗自數生平嚴事者一人曰孫奇逢父事者五人曰刁包李明性王餘佑張羅喆張起鴻兄事者二人曰王之徵呂申友交者三人朝夕共學王養粹之外曰郭靖共趙太若今就其可徵者錄之於篇孫奇逢刁包王餘佑自有傳王之徵坿孫奇逢傳

吳持明字洞雲與顏元同里元始就外傳從之受學持明納婢生子妻妬棄之櫪下元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媪劉乳之持明妻怒捶

婢婢遁元復匿之朱家徐以義諭解之持明夫妻卒反婢養子成立時元年方十二卽能幹師門內難然持明妻終以是怨元不得復從持明受學持明長數術占驗多奇中又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非流寇充斥究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戰陣守攻事宜成書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及卒元資助其葬爲文哭奠之賈珍字襲什弟瑤字金玉皆蠡諸生顏元早歲先後塾師也珍幼有文季父射斗以鄒令署篆曲阜珍一侍從得遊洙沂登尼嶧徧尋孔孟遺跡及歸厭城市紛囂徙居邑西北野從而居者二十餘家因命曰甘家莊立碣志之其爲人知幾善守不爲俗昧清初士子文競恠險字僻語澁往往不可句讀辨識一時標榜如狂珍爲文專事爾疋曰吾於近涂候諸公矣已而果大懲頽風嚴正文體人乃服其先見年五旬餘弟瑤以子弟無所模範請歸授徒顏元

暨子姪十餘人皆來受學珍以身教人每昧爽蒞齋端坐終日肅如嘗謂門人曰吾年老無能益諸子惟功專耳構斗室闊縱不盈丈取諺語自箴兼箴學者曰心靜自然涼隨材施教寬嚴適宜往往一言片語令人感泣不能自已篤尚儉約每饌市餅四枚蔬一盂不設筯曰卽此是實學學生筵請皆不赴曰一筵中家以下半月費也奈何以半月費供我一殮或曰業備矣先生負其勤無乃更費乎曰負一以靳其餘所省亦旣多矣我冠博服道貌岸然望而知爲有道君子遇人無賢不肖一以溫恭接之外和而內嚴人

不見其喜怒之迹性善飲不擇人然不可干以私有姻屬被繫捕

廳廳遣役來言但得賈相公隻字卽免珍笑曰甯貸之財字不可

得也邑令聞珍名請見不往備儀物致之珍聞而恚時顏元在側

進云求名得名君子之恥先生不求名而名隨之此孔孟所不卻

也何辭爲乃受之然亦不往謝也後數月令去任就私館珍往報
禮令大喜迎謂曰古所謂見且不得亟者君真其人矣元從珍受
學年已十九旣悟道引之妄又好交游時有比匪之傷珍立教禁
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餽遺元之掃除習染從事正學蓋自
珍始珍嘗以所爲聯語語元元爲大書榜之中堂卒年六十有四
元私諡之曰端惠爲持心喪五月珍卒亦如之珍善醫元集其方
爲美惠方集序之以行世

李明性字洞初晦夫其別號也兄成性弟盡性皆齷諸生明亡遂
不復與試有勸之者輒飲以酒使不得出口事親孝每日雞鳴趨
拜堂下然後升堂問安潔拂厠踰或疾侍湯藥衣不褻帶三閱月
夜聞欠伸輒轉或噫咳輒問睡苦若何思飲食否不俟言也親曰
五六食皆手捧持以進親沒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事父兄嘗

怒而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
損乎時年六十七矣明性方面髯際鬚端朴靜謐不嬉祭必齊必
虔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
朱陸爲門戶與顏元學合嘗謂子搢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
衣羸馬一二平頭自隨踏行阡陌獎勤警惰與父老量晴雨教子
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
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此吾志也噫今已矣初崇
禎末天下大亂明性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常挾利刃大弓長
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高隱足不履市闕被紫
棉布袍絨巾夏葛冠六合方領博袖踽踽然偶出則觀者如堵與
人無忤嘗闢佛教曰弗人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佞之何也僧
尼往往望而却步凡除髮剪指爪必貯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生

平慎獨功甚密其教人先行後文藝顏元與王養粹爲會講學邀
明性入會明性復養粹書曰顏子在聖門獨稱好學當時後世俱
莫有及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如愚或其難及者卽在
如愚乎蓋如愚不唯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無一毫末之可見也
以實學之曾子亦唯是能問不能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較之顏子淺矣又復顏元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
養沈練至顏子之如愚則英姿不露浮華全消至此效孔子之無
言可罕言可卽終曰言有何不可時然後言孔子不敢遽爲公叔
文子信也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置侯比偶審固無虛發元且
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旁酌酒祀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
下可徒尙文乎年六十九卒卒之夕顏元齋酒來訣三飲三拱遺
言以有始有終進之有聲發自所居屋上西北隅轉而東南遂卒

王餘佑哭之曰忠孝遺者盡矣顏元哭之曰澹簡溫厚人不得譽
而揚亦不得譽而抑終曰無一言而與之處者久而自化自今以
往其誰修我矣因共私謚曰孝愨先生五子長卽塏次塏培塏壘
塏子習仁習禮習中塏子習和塏子習任塏子習智習聖習孝皆
有學行成性字葆初盡性字餘初盡性一子早卒已分居矣明性
又命塏移之城中教養其孤寡成性亦一子而八孫與明性同旣
退隱地被圈口眾食不足業造束香每夜孫曾繞几濟濟鐙旁把
糲封紙成性手自蓋印號終身不知世有青紫事也卒年七十九
顏元聞之哭曰古之遺士也爲之傳謚曰節白處士
張羅喆字石卿清苑諸生甲申城守死難光祿寺少卿張羅彥之
弟也與顏元相識自王餘佑嘗謂天爲理斥無極之說爲非是其
講學以仁爲主謂敬者德之聚也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也所成

者何事仁而已其言性無不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孔子曰相近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性善氣質亦善不能歧義理爲二與顏元存性之說相同元初篤守程朱羅喆頗不然之及後悟周孔正學則羅喆已卒未得相商定元少羅喆三十四歲羅喆接以兄弟元皇恐辭羅喆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子師也於兄弟乎何有嘗辨論至午夜出逢二干擻皆句夫也溫語慰勞之如見大賓羅喆家甚貧然非賢友之周不受也卒後顏元謂其謙抑之德終身思之不能忘也王餘佑則稱其經濟不可量始城被圍羅喆妻王歸寧遽反羅喆詰之王曰來與子共命耳已而手繩泣曰告曰我婦人也計唯一死子男子兄弟俱死誰復爲張氏後曰計者羅喆領之城破王縊死羅喆手刃一賊從水門逸出卒後魏一鰲立劉因等五賢祠坵食焉羅喆有從孫曰秉曜

方叵歲有老嫗抱出亦免秉曜字爾翰其祖卽羅彥也羅彥縊死其園秉曜長閉門謝絕人事抱膝吟詩至老不出園中一步因自稱曰老園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橫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其掃軌僵臥蕭然高致如此顏元聞而惜之與之書欲其省有用之精神益光先緒因以羅詰所衍孔孟二千年之學進之曰周程張朱皆當低首拜下風也秉曜生平著述甚富傳世者唯老園詩草一卷李塉爲之序云張起鴻字公儀初名來鳳國變後改今名更號石史甯晉人舉明宗禎九年鄉試逆闖陷京師三徵不起特下偽敕擢防禦使怒掌其使碎敕罵之僞眞定尹械檻北上至保定闖賊敗監送者破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乃又不及聞顏元與王養粹講學以聖人相期勉造贈以頤生微論而爲序所著存性存學曰子臣弟友得

一分辨一分其贈頤生微論之言則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起
鴻迭遭家國大變氣憤抑鬱不得所藉遂放跡遠游歷齊魯魏晉
衛吳越閩粵所至有好事者爲築室居之意有不適輒他去足跡
半天下晚歲居西山顏其堂曰師忍讀書纂著其中世事不復聞
問始鼎革前七年戊寅之難起鴻父還眞母氏楊室氏劉兩弟婦
氏霍氏章媼氏王五人者共投井死及甲申之變起鴻求死不得
益弗聊賴終歲放浪他鄉如窮人無所歸卒鬱鬱以死顏元祭之
以文爲衍其前日贈言之誼曰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
不能用顧惜不肯與人或反以與庸人懦夫者比比此世道人心
所以至此極也初起鴻與元會刁包家元診起鴻疾已曰勿患但
患來歲長夏一病耳起鴻果以來歲又七月卒所著有五芳井詩
蒼巖集策論法存字存等書竟赴祭起鴻過安肅弔於趙處士之墓

處士名琰甲申後不試有司從起鴻受學其卒也白虹貫曰元爲
詩弔之

喬已百字百一臨城人幼抱異才於書無所不窺十六歲補弟子
員踰年食餼不屑屑爲舉子業志聖賢講求經濟與魏裔介友善
崇禎末兵科給事中范士髦薦於朝辭不赴國變後晦迹高隱足
不履城市好爲名山遊訪異人奇士嘗適晉宿白楊峪暴得疾心
搖搖不自持一聞傅山名卽霍然已當是時河北名儒容城孫奇
逢宗王陽明祁州刁包宗朱晦菴聚徒講學時貴如魏象樞陸隴
其等皆趨其餘風已百不立門戶專以孔孟爲的寂然闇修世亦
無知之者顏元遠來訪見其耄年清苦饋以酒食寒舍論學極謹
乃去李塏亦以書問學已百答之曰孔子教人不過忠信恕不
止罕言命亦且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實

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意也塏以爲名言
初已百父若雲由進士宦至吏部員外郎崇禎十一年乞病回籍
清兵至或告之曰公無守土責可去也若雲曰吾無守土之責而
有君臣之義城破卒以殉已百祖母高氏投井死妻栢鄉魏氏女
也投井不死或挽之不肯出終亦死已百時不在城得不死家有
田三頃至是蕩然已百博學粹德身無畸行口無夸言郡縣長吏
造門往往不得見著述甚富不輕示人將卒悉納之屋樑中戒子
孫勿動同治十年訓導范鳴鳳搜破屋中得其書多殘蝕不可讀
其論顏子略曰唯聖人能知聖人非聖人不足發之發堯舜之蘊
者禹臯也發成湯之蘊者尹虺也發文王之蘊者周公也春秋時
不知夫子妄加詆議者不足論穎悟如端木亦僅能言其彷彿而
非屬真知真知者其爲顏子乎顏子發聖人之道有二一則顏子

能發聖人之蘊一則聖人之蘊自顏子而發何者老安少懷聖人之氣象也設唯一車裘不容之賢恐其不足以承此故顏子之言卽足以進子路而夫子之言正所以進顏子陳蔡之役言語政事諸賢皆不能無疑而顏子一言解之迄今觀道大莫容數語真知夫子之深者矣歷代相傳正統莫要於爲仁之方克復一語孔子豈不欲人人而告然而陽明剛健者不能勝乃獨於顏子發之請子問政不曰兵食則曰富教而四代之禮樂則帝王之全局而夫子之全神也亦非顏子不足以勝之此皆所謂聖人之蘊獨於顏子而發一著爲訓千古不毀故周子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雖然夫子之道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如萬象之無不有及再傳而至戰國羣喙爭鳴皆托於聖人之說支流愈多本真愈亂使非孟子起而主之以仁斷之以義則聖道豈能曉然永

明於世而至今不易哉故愚嘗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
子也大孔子之道定天下之統傳萬世無弊者孟子也論者謂已百
之學員全體該大用北方學者莫之先也今所存者世譜前集三
卷正集三卷後集六卷葬說一卷臨城志八卷弟已干亦知名
呂申字文甫清苑人精術數經濟之學顏元嘗從之問天文少卽
淹博爲諸生有聲庠序原名牙與督學使者姜元衡爲更今名曰
此嶽降也鄉試不售遂棄帖括益讀書究心天官輿地及王奇太
乙孤虛風角諸說能背誦其辭始末不差一字尤精堪輿家言相
山川形勢以十曰十二字相生勝衰克王相求天地之生氣推而
納諸死者體魄之中決其後之貴富賤窮興敗利不利輒先定其
年月時既至百不失一二其爲說奧衍宏曠神慧鬼謀出天入地
觀者不能測其際而類引部招福禍倚伏若磁石之吸鐵轉丸之

育矢初不相謀終無一爽遠近神之呼爲呂仙而不字嘗言四書
宋注有支離之處惜其所著書多不傳年五十五卒元嘗曰予當
矜莊時輒思呂文甫也

王養粹字法乾蠡人與顏元共學四十年先顏元卒養粹少狂放
年十六補定州衛諸生文名籍甚嘗以其文就正李明性明性語
以道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焚帖括讀經學禮投佛像於井朔
望率家人拜祖祠父母並相其生母拜嫡母家無間言元聞而納
交共爲日記約五日一會訂會曰禮焚香四拜孔子已客西主人
東再拜主人爲客正坐客一拱主人下與客揖客爲主人亦如之
旣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所見時有同異要皆以力行志聖學爲
歸其制行元近於狂養粹近於狷論友元主節取養粹主擇交爲
學元壹意周孔正學養粹始依違於程朱繼漸染於莊老元專力

習行養粹兼事誦讀論春秋衛出公輒事元曰曠殺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衛靈可誅曠不可誅養粹曰曠殺南子亦大義也故春秋猶書世子元曰此微有辨若光武之廢呂后則可母子之際不忍言也養粹曰淫人男女皆可誅元曰固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書崔杼殺君乎養粹曰然元曰否君爲桀紂臣則湯武若猶然君父也惡得以一婦人故殺之且吾子而爲管仲也將相桓乎抑誅桓乎爲孔子作春秋將錄桓天下受賜之功乎抑誅桓禽獸之行乎君子不窮人之隱論事當權其大小吾子所言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誼也養粹曰設有無倫之君而用我將爲之臣乎元曰君子隨時處中定公逐兄自立孔子不仕及其晚年歸而用魯陽貨饋豚亦遂往見養粹曰爲崔杼則何如元曰殺其妻棄官而逃終身不仕其國可也養粹又問孔

子藉季氏維魯至墮三都荀彧藉曹操維漢反爲操用以爲彧之時難於孔子設孔子而當彧時恐亦不免元曰聖人誠能動物非若後世權謀術數所能比用魯三月而公私強弱之分已定久之而道魯朝周又久之而天下宗周禮樂中興則東周之業成矣女樂之間天厭周德非齊人也養粹嘗論積德如積財大賈不遺細利故能成其富君子不遺小善故能成其德人必先自功也而後人怨之先自長也而後人短之先自是也而後人非之又論仁與戾以類相感召婦人性陰可束不可順骨肉無間之可離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骨雖惡肉不得而厭之元皆取其說載之日記又書養粹姓字與李晦夫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晦夫者李明性字也宋媪之喪元不至以毀滅生爲之服期元旣知非宋氏子待翁卒乃歸宗義服大功其義皆自養粹發之養粹又言食先

祭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主人先祭客從之臣侍君食君獨祭不命之祭乃祭凡食自祭非禮嘗與元立五祀主行家禮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習禮習射習舞退食令門人分列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鄉里有兩聖人之曰養粹生平致知稍遜於元而力行相等非誼道所在收視靜坐不一睇也嘗見人有祝子持準提戒者詰之曰嘻異哉自古文王則百斯男欲祝子不法文王而佞無後之佛何爲其然也或盜其柴米曰我固周之歲禮絕炊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家一驢死曰吾每念命蹇當斃牛今乃斃驢幸也其善處拂逆如此養粹既卒顏元哭之慟曰是後無以爲聖詔我者矣爲之持服往送其葬並屬門人王懷萬教其遺孤名溥者養粹父蘊奇字廷獻亦諸生顏元與養粹共學時時辨難蘊奇則所言皆合於元元自數生平知己言若同口而思

與同心者在博野則魏弼直在蠡則蘊奇一人而已養粹有從兄
曰純粹娶李塏之女兄爲室李塏又室養粹女弟蘊奇之次女早
卒塏父明性謂蘊奇曰婿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婿續取爲
續女歸甯非禮也蘊奇然之女未于歸時積有糧數石蘊奇送歸
李家明性曰君女在時未聞有是也斯君家物耳蘊奇曰亡女爲
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卒致之純粹字效乾老成有學
行顏元亟稱之

任熙宇通州人長刀筆一日寄書問學其大旨謂道不外飲食男
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耳元答書有君抱蕭
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之語熙宇曰凡譽人失實卽已身離道之
一端若僕之驚下而誣以蕭曹不可謂非道丈之須臾離道也元
竦然感悔後熙宇規元以進銳退速勉之元佩其言奉之終身熙

傳一
宇後沈水死元爲文祭之有始以神交旋以書交繼以形交終以
心交之語至比之彭餓夫云

張鵬舉字文升蠡人始與顏元友元以弟畜之後與李塏共習翰
鈐攷九邊圖元至輒商權窮日夜不厭鵬舉自少爲學卽具有輔
世長民之略而不屑屑以空文著書爲事元嘗論知交友朋經濟
之才身可行而手可辦者北唯王五公南唯楊計公東則張文升
一人又稱文升於漢唐宋明制度之純疵政事之得失士習民風
之利弊能詳能斷而於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所以位天地育萬
物者若井田若封建學校又皆探討其精意酌度其因革具有成
書顧不得一藉手而有所爲僅三佐友人幕事而已元嘗謂鵬舉
曰事變卒乘仁知迸集動中機宜者聖人也蔽於事物仁知不及
輒欲妄行忽覺其非卽遷於義所謂不遠復者大賢也猖狂妄爲

仁知皆傷既而自悟或師友提撕乃深自怨艾舍其舊而新是謀者所謂聞過則喜改過不吝者賢人也下此利害判然能脫其所蔽而勉於仁知如漢高祖唐太宗之爲者豪傑也至於是非利害兩無所知昏昏然生死於天地與萬物無殊焉民斯爲下矣而乃反居民上此三代以來政事所由日趨於壞敗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又謂鵬舉如天不廢予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與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鵬舉之佐楊勤富平幕也實與李堪俱司錢穀有柳某者小人也堪待以和恕鵬舉時與之忤堪解之曰常以己之有餘思人之不足則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鵬舉不能用竟以齟齬終其身一日與李堪論唐王峻遷降之議謂宜置諸柔脆之地駕遠之鄉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若如今之回回尙異其服

習其教獷悍難制更禍端也有清二三十年塞外數用兵禍亂幾
與國家終始所言蓋如左券焉又與堪議天子入繼大統尊其父
祖稱宗稱皇之非堪皆取其說入之閱史邈視鵬舉所爲經濟之
書名曰存治翼編

賈易字子一蠡人與顏元交最篤李堪聞元爲聖人之學偕邢台
李儻同訪之易塾因問學焉元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未能也
丙方外和僕學之未能也夫學問充於中而視之若一愚者此豈
人所可及足下歸而求之可也堪自是舍所學而學元遂執贄門
下而易亦自是與堪常往來易嘗不得於後母元教以不見人過
失而唯自盡其孝友之心乃以書喻之曰書云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夫舜尙何罪何慝而不知實有自見其爲罪慝者
此乃所以爲舜也昔有父子訟於陽明先生者陽明判以數言父

子遽相抱大哭而去門人問何以致其感悟之速若此陽明曰我言舜乃一最不孝子瞽瞍乃一最不慈父蓋自見其孝者不孝也自見其慈者不慈也唯自覺其不孝則孝矣自覺其不慈則慈矣今子以母氏一言不合遽致詰問勃谿相向而母氏且不敢堅承也尙曰質之神明而無愧乎塏亦謂易人甚不可與尊者辨分所在理所在也無分卽無理易性恂樸不好言笑外若無辨中實并井旣與元塏往來能收友朋之益易嘗問交於元元曰元少時納交張石卿刁文孝王介祺張公儀呂文輔皆不遠百里數百里求之近則父事李孝慈兄事郭敬公而朝夕與共三十年相扶翼如一日者王法乾也親君子遠小人子勉斯二者不患無交矣閩中寬字公度號易菴人康熙十八年進士父際泰字大來以任俠名聞天下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爭爲之傳際泰亦自喜千里

赴士之急傾財結交散萬金不惜廉潔好誼逡逡退讓有士君子之風能以其德下人人親愛之然慎許可鮮當其意者元嘗與從容問天下豪傑爲誰際泰叩首跪思者久之曰無有稍間曰若張飛雄者抑亦可以言其次矣時飛雄以節鎮西陲有威望目其爲次蓋以第一人自許也顧獨激賞元以爲國士元始設教其里際泰西歸先幣交以四事及際泰妻喪元往弔爲除特室左右侍酒若師弟子自是元往來嘗主其家際泰在西時得二侍姬一曰謂之曰吾老矣不可負汝召其父兄各令攜所有可百金去有姻家告乏者指一屋棉子之一甄生乞補增廣生費如數以付其人初不相識嘗冬病思食瓜深州有俠士聞之曰閭翁我不識如其人豈可死爲分途走覓江左道上遇一客云聽而言河北人也而識大來不曰卽我是也挽騶從數日夜乃令去一日魏象樞以風言

逮際泰祔博之間聞而來援救者至千數百人魏訝其多眾曰我等饑窘時大來嘗活我大來今有急我等亦當活大來際泰以豪俠起家而中寬獨寬厚退讓躬躬然若子弟不輕出一語訥如也其補博士弟子年方十二既成進士大學士王熙愛其年少而文欲子畜之中寬曰吾可謂他人父耶謝不應慕王餘佑學行遣車迎之事以師禮與大名袁佑任邱龐塏宛平陳于王結詩社性恬退淡於仕進丙戌爲會試同考官以殿試一卷不如式被劾鐫職歸家不復出卒年七十二塏稱其積學強識達政能言爲序其詩集行世塏論天之報德報功而功尤較著舉際泰與劉蔭旺爲證蔭旺字潤九蠡人元謂其略備六行其卒也糾眾祭之號爲善人蓋與際泰相伯仲云

劉崇文字煥章號肇南蠡人崇禎十二年舉人選授與山知縣寇

據不得往兩權棗陽宜城解組歸戎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
朔望拜侍惟謹年五十餘怒輒跪受責聞顏元講學忘年爵來拜
入會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二十年嘗規元以靜穆又曰君待
人恩誼切至而人不知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當也又曰
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所欺而夫子教之遠者誠恐賢豪專恃聰
明爲駕馭英雄之具轉不覺爲佞人誤耳元甚佩其言其告李塏
曰養氣養量慮以下人亦箴之也元之反博野也崇文贈一圖楹
內實以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元謝曰敢不佩教元以道統之
傳自伏羲神農黃帝遞衍以至孔子集其大成爲道統龔崇文言
士不得祀帝王元立罷之專祀孔子崇文所祀不經元亦嘗爲書
規之曰禮定自先王自後儒僭妄敢爲起義不顧自用自專之罪
於是非天子不議不尊不信之大義晦而孔門祖孫閑世之大防

決矣故某於國朝之制確遵不敢踰越惟祭五祀斷自法乾各於所主一祀不頻瀆亦不禘祭仍凜然奉周公制作之舊不敢作也今當禮法塗地之時而吾三家毅然從事固將求合於禮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謬聖近不悖王斯可耳顧法乾於祭內外神齋戒簡略亦不遵古人時祀之舊凡事失之苟且僕向已痛切言之翁又好頻瀆鬼神全不考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夫一家有一家當祭之神一神有一神當祭之時一時有一時當行之禮其間儀文度數各有定則非人所得而增減之也以己意爲增減不僭則妄豈吾輩所敢出哉且今之惑於異端大亂典章者莫過於元旦通設天地三界真宰之牌狃於貪昧甚爲無稽無識者莫過於家宅六位一主自秦人廢尸始使後世死其親而祭不言不動不飲食之木

然木重桑主猶古也神所憑依故稱主諸神一主何誼也六神何
昉也蓋世人不知宅祀中霤而以貪迷妄誣創爲財福二神共門
戶井竈而爲六也其尤妄之妄者竟指狐蛇以當之孔子云富貴
在天豈媚神所可致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能私財貨以與人
福善禍淫固上下神祇之所同也豈有專司福人而不禍人者卽
或有之又豈違禮瀆祀所能邀也況古先王爲生民而索鬼神備
法物以享百靈至貓虎昆蟲之神而不遺焉豈其有忽於財福而
不如後人之博物也其不經甚矣賢如煥文而元朔至天地前叩
首家宅有六位共主之拜法乾卽不拜天地亦未免五祀元旦一
禘僕竊爲二賢不取吾儕窮處茅簷非有生民政事之任宗廟會
同之舉國邑邊疆之務止此修齊學教之責其修齊學教又止此
冠昏喪祭數事恃契債賒伏惟垂裁崇文顧身直立不倚覓莊而

和見人謙抑善譚論晚交李塋雅期以遠大與顏元並爲忘年交
年七十五無疾而卒面如生元塋皆往弔哭之甚哀元爲狀其行
曰吾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不置也其時齋又有王紹武張綸王
之臣李翼公李翼公之母清初被掠至遼陽翼公入遼百計求之
歸李塋聞而過之贈以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
愍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鮑墟百歲觴帷夢裏笑不復在遼
陽王之臣康熙五十二年進士出相國王揆門下王揆將以李塋
學行薦於朝遣之臣來致意塋屬爲力辭張綸嘗與李塋共訂周
易傳注王紹武以孝友著稱其卒也李塋哭之哀曰又亡一善人
矣

張而素字面白蠡人習於農事能鼓琴顏元初從王養粹學琴未
就後從而素學鼓諸曲李塋亦嘗從之學而素贈以石澗泉嘗所

自用之琴也康熙二十四年而素應保安州幕借堪往恤堪之貧也堪承元學立教胥主六藝禮樂之用爲尤急禮不外日用倫常古聖王緣人情以爲之節文後卽書缺有間私相授受終不乏人或過或損具以人情爲準行之期於心安且事以誼起無例可拘唯樂失傳最久不能虛構元堪所與交游知樂者唯而素一人而素所知又唯琴一事然元與堪之麤知樂學而發明其誼蘊蓋自而素始而素寄性於琴滌蕩瑕穢堪且自謂不能及其寬大則夫深於樂者其爲益身心與用以爲移易風俗之具而輔禮之所不及益可決也元嘗記穀曰之筵禮文秩秩唯司樂無人美猶有憾元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僖赫喧糾正筵儀堪歌伐木取聲應氣求相期以和平感神眾寶歌勺取際純熙共樂耆定誼皆無悖於古及歌闋奏樂唯而素鼓琴一曲悠悠渢渢如幽人

語溪谷間一座傾聽無譁者然以獻酬進退之禮與較射技擊及所揭書畫比之亦云儉矣

馮夢徵字繪升安州人拔貢生生而凝厚篤孝友繼母趙待之厲夢徵先其意所欲陰遂之卒以底豫時大河北孫奇逢宗陽明刁包宗朱子講學各著書鳴世夢徵亦守程朱說結廬白洋淀旁闢然自修恬如也後與堪論學抵書爭之及元授以存學編論孔孟正旨又見堪所著大學辨業幡然自省與元結會共砥凡二十年盡改墨守之學及其卒也元哭奠之曰某無友矣無共學之友納我於道者矣夢徵貧而好義屢脫人於難對客恂恂如後生老愈恭謹有子五人能以醇雅世其家

魏弼直字帝臣博野諸生習禮儀善進退周旋與賓客論議斐然無一鄙語施目藥遺來者嘗僕馬居數月疾已乃去妻宋氏敬相

待如賓妾祝事宋有禮宋死祝亦哭泣病死晚歲聞顏元講學知其貧時致薪米加珍羞焉弼直來訪元飯以脫粟忻然曰是以君子待我也聞元構室致之棖棟元之遼左尋父使人追贖諸百里外及奉父主歸來又躬親與弼奠其致敬盡禮如此弼直沒元爲文祭之知遇之感至引管仲生我父母知我鮑子之言爲比弼直年至九十餘長元二十五歲嘗謂元曰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渾然元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已兩人在齏則王延獻博野則先生及其疾革元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生平所交之多而其時唯元獨至也元上私諡曰恭惠先生

孫之萍字深仲號衷淵高陽人文正公承宗之從孫也祖敬思好義俠父鍊能文章皆死明崇禎戊寅之難之萍穎異端凝髻年有

大志不苟言笑進止造次必依於禮爲文輿博自爲一家年十五
補諸生食餼戍寅城陷闔家殉難妻邊死節尤烈之萍櫻城時被
八矢不死投纆再三不死背鏃齒骨人爲敷藥出之鹿角長三寸
不數日痊論者咸以爲神祐其孝也甲申之變奉母隱西山曲盡
志養甘旨告缺庸筆墨以博饘粥母卒哀毀過禮三年斷葷酒不
入內苦塊之餘日取孫奇逢杜越兩先生書朝夕觀省其好賢樂
道若天性然其於羣經諸史皆有注晚尤喜釋老之說元以書規
之曰僕聞先生舊矣聞先生孝傳先生格言曰有母可事之謂富
無母可養之謂貧聞先生友僉曰博愛族姓曲成子姪聞先生端
方僉曰不謁時貴聞先生節行僉曰來年出貢歲前告頂僕皆服
膺之惟前自祁歸遇人述先生近以佛經丹書自娛足迹常在寺
觀飄飄然有山谷之思何爲然哉聖王之治世也以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學六德六藝六行一德一行不及聖人猶以爲憾卽一
藝不及聖人猶以爲憾也六行在人情物理之間未有離人情物
理可以爲儒者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後世之儒講讀著作自以行已旣高遂厭絕人世冥心長往與羽
衲爲徒殊不知人之世卽有富貴諸色厭人猶然人世也世之人
卽彝倫斃敗猶有不親之父子不義之君臣不友之兄弟不別之
夫婦不信之朋友也寺觀則滅絕人倫之地也羽衲則滅絕人倫
之人也是猶庭堂谷藪然庭堂卽污穢人處之谷藪卽絜秀鳥獸
處之又猶人類鳥獸然人類盲啞君子伍之鳥獸卽猩鷓君子違
之且近世之君子卽視人世而谷藪之谷藪中未始無庭堂卽取
人類而鳥獸之鳥獸中亦未始無麟鳳前代無論卽如今世之君
子亦尙多也今世亦無論卽如吾郡之節行高潔力行古道者亦

往往有之此屬卽不能盡引爲我友訪求其一二相與結社演禮
歌詩彈琴考業互相規過而勸善焉未始不可忘一世之紛囂而
釀一堂之虞夏何至足履非禮之地身交非類之人乃以快閒適
之私乎之萍康熙十七年九月卒門人私謚曰貞介先生新城王
餘佑誌其墓著有尙容齋集承宗孫之藻載入高陽孫氏詩鉢
宋會龍字廣休博野人童時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陞天堂自
已陞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會龍大笑僧問童子何笑曰
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
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偕鑑於水見已頭瓔
珞環垂如世所繪佛菩薩狀會龍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
僧驚謝去會龍善事繼母博愛宗族姻戚閭郤咸化之鄉人有紛
難見會龍卽釋某生忿弟歐其子將與訟會龍曰君愛子乎惜汝

父不在耳汝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要其壻
家作佛事會龍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
資佛力超度之會龍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面商之曰吾婦
人不可與男面也會龍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尙不立男側況幼女
靈主令羣僧昇之若兒戲乎母乃止其善爲排解多類此然不食
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元始訪會龍會龍方居母喪表衣出迎
與元食不飲酒食肉及會龍卒元往哭祭之以文引孔子慨善人
之不多見在蠡唯見一劉潤九博野唯見一宋賡休亟稱潤九爲
三代之遺民賡休有士君子之行云同里有彭大訓字永年蘇德
星字甘石皆諸生大訓老成端厚事繼母以孝聞顏元記其名於
日譜東出尋父有藉於大訓後十餘年復遇之易水通衢或指示
元曰此彭孝子也元諦視大訓殊鞅鞅元疑焉夜宿旅次再訪之

大訓責元遇舊不爲禮元始悟自責曰故交不拜舊誼不謝大賢不友頽廢若此豈復有學者志耶自是每過訪大訓先以价書往約期宿齋一如與王法乾會學故事大訓以人之認讀書爲學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孔子之書元服其確論焉德星幼孤依祖母朱爲生朱卒德星廬墓側每讀書哀聲動人有羣盜乘馬夜過聞之曰此蘇孝子也相戒勿驚而去顏元嘗詠其事詩云慈孫爲孝子讀書淚沾襟正聲塞天地狂徒不敢侵終喪三年學者宗之

郭靖共字敬公又有趙太若者遺其名皆蠡人靖共諸生太若則未嘗學問性率直人有過失指摘之若父兄之訓子弟聲色俱厲靖共則不肯面折常秘書一小封授之顏元有溢語輒遙誦曰願无伐善其性情不同如此元皆稱爲益友靖共康熙十七年卒元

送葬哭之哀三日不歌不笑

元始出門論交太若與蠶人彭通父子彭士奇朱湛相與友善時
元年方二十逮二十八歲乃與靖共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十
五人今多不傳有徐藍生李貞吉汪魁楚者以敬公例之皆字也
其名亦不傳

朱湛字參兩元以其端謹也而友之湛嘗以憂鬱成疾元謂之曰
天地之生人爲貴以萬物皆以奉人而人所以役萬物也若以物
役人則人失其貴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非唯人君
學者亦然有財足以廣身之施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以財發身
也有財適以益身之愚無財又適以戕身之命以身發財也湛曰
莫非命也極枯死者非正命也元曰法乾言之矣非唯極枯巖牆
非正命凡好色好貨饕餮暴戾以致死者皆非正命也以此推之

作無益之憂以損生者亦非正命也湛悅疾立愈湛嘗送楹語於元曰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蓋箴之也

彭士奇字恆齋與元同里幼孤失父兄依挺然自強與顏元講求天象地理兵政博極羣書而巽抗絕流俗十七八爲塾師卽以嚴憚見稱旣補博士弟子員因捐糧面諍邑侯棘棘不阿直聲溢四境旁郡邑搢紳士夫皆想慕風采壯歲以選拔貢生選爲長洲令長洲蘇之圻郭縣也號稱繁劇士奇到任厲禁婦女游虎邱欲有所爲以不得意上官失職歸未幾卒初士奇選長洲顏元以言贈行稱長洲爲明盛時况鍾所治也其政績著之通紀元與士奇講學時每讀通紀至鍾輒舉然慕望慨欲於身親見之今乃噤不得施矢志以沒嗚乎此彭通父子所以吐棄世故雖凍餒至餓死不顧也士奇與通不知其何族屬同里又有彭朝彥者以傭爲生率

妻子賃居人舍性質直好施狷介不苟食於人安貧勤力志爲善
視時輩所行不屑也嘗市米棉歸遇有告困者予以棉之半已而
曰績乃得食殆矣又分其米之半予之嘗樵歸見有不能舉火者
弛擔付之嘗租田種菽隴間生有二棉叢桃纍纍百數終秋不綻
擘則濯核不絮歎曰我命無二棉况其多乎命之所賦當順受自
是不再租田唯以傭績自給有負朝彥債者以辟他債逋而鬻其
妻錢數萬或來告曰我爲翁道索某債他債不及知也朝彥曰啼
我向以其貧而貸之今至不保其室貧益甚矣胡索爲有荷錢來
償者朝彥詰之曰田稔收乎其人曰未賈牟利乎其人曰未然則
錢何自來其人曰貸之富家朝彥曰始予給汝時固慮汝貸出息
久必至妻子離也今果致此孰與始者不給疾還其主其人曰念
翁亦貧我何曰有錢耶彥曰裕則償非終身無冀也有族人宦於

蘇遠寄珍羞樵歸見之呵其妻曰渠在家時曾食汝家乎此胡爲來且我不慣享宦家之物卻之有五夫村者大市也距朝彥所居里有通涂二每大雪引其子左筭以往右筭以旋顏元聞其善而筵之朝彥辟席曰我生平非力不食元曰翁之守高矣然請大之孟子云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爲泰同道奚辭曰我傭夫也奚道之同元曰非士農謂也志善同耳徐孺子之節非不高獨食于茅季偉翁孺子也若元非季偉則請行朝彥乃食自是與元往來朝彥卒元哭奠之爲之傳

顏元嘗以詩文字畫爲四蠹其學務在實踐而以有用爲主高譚立妙試之事而不能辨轉不如操一技一能之業不苟食於人者之有以自効所學所講又有以佐其浮沈之具而爲趨避之方士居四民之首而質直好誼反出農工之下此顏元所以深有取

於彭朝彥而爲筆工王學詩癩醫王廷秀立傳李塏亦以傳李以而深有取於馮劉二翁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古人之言學已如此固不唯元與塏然也

劉翁名起聲字宰宇亦蠡人聞元講學慕之老矣遣其子發璋來從塏學起聲少未讀書短軀長髯才幹有口辯喜任俠尙誼爲人排難解紛親友有急赴助之甚於己私嘗爲里保長永清有點役挾起聲比鄰少年爲盜者持文緝盜而陰縱少年逸逮其族人縲而拷之起聲爲之緩頰役曰汝解渠疇爲汝解起聲曰汝誰何役曰將拷汝起聲曰拷則殺汝役曰如此青天白日而敢殺人起聲曰如此青天白日敢拷人鳴礮糾鄉兵縛而暴諸日役曰何時殺起聲曰少須卜夜耳及夜將半牽之行役以爲果殺已也寤呼乞

恕死罪及半涂釋之鳴於縣縣具文解巡道與起聲訟不勝役奉頭慚謝去晚歲產落浩歌拾薪有以自得恬如也

馮翁名廷獻字冀公清苑馮辰之父粗識書而至性過人孝友能守身一婦人調之故與戲廷獻不答逡巡辟去晚歲猶夙興躬灑掃庭除絜淨如洗

李以名佩字樸公棗強人子杜字文長先從其邑張肫明授讀肫明聞顏李之學是之遂偕杜同來受業於塏以始未讀書而有至性雖饑寒不以干人壯走京師遼東以轉移爲生爲人傭力能兼人而受直與人平或多與之不授也家居或教之稍事衣食令可觀以曰吾可爲他人衣食乎曰雞鳴起灑掃庭除推單輪車作行商或力田拾薪父性曠達喜交問貸人財知則償之且屬曰吾父後有需幸勿阻吾行并償若矣復時時供父錢食以甘旨而自率

妻食糠粃尤篤友于自遼東歸過京師聞兄弟負債不得還盡出
所得金償之或曰盍少留哺妻子曰妻子吾妻子也兄弟父之子
也舍父之子而顧已妻子豈人所爲乎杜長爲一鄉人家子弟授
讀其父兄無禮辭歸有從與與校曲直者以問杜杜曰辭耳何校
爲以曰然曲在汝不可校曲在彼不必校也或以多口醜杜以怡
然曰此宜非吾兒所爲向恐兒不能有立今觀此訾議或不至同
流合污乎杜欲白之以曰謗之來也如雨集其釋也如霧消久之
自明何事白持家嚴不許婦女出門與外事不佞佛喜周人急每
盛寒暑輒留行客養之或以難告輒傾囊與之無吝色寢疾將卒
衣冠命子具牀衾稠就卧其上曰吾行年六十有四不爲天自反
俛仰無愧怍家人在側吾去亦快也含笑而逝終日顏色不變室
聞清芬蠅不入戶以嘗置酒語杜曰吾生平艱瘁備嘗爾後當勤

儉力學使人指曰某宜有賢子吾死瞑目矣吾嘗自東歸過一河無舟楫涉至中流水暴長一老人呼曰急渡急渡以手扶掖登岸水溢出而老人不知所之吾有今日抑幸矣

王廷秀字詢九博野人神醫王忠裔孫也能世忠之業以其術自重招之不以禮不往雖權貴不顧也每療瘍輒出人意表或徧身癰腫廷秀視之曰可治膿豆許耳鍼兩乳下果愈一婦人瘡甚惡廷秀以藥移之他所敷之傅氏媼患頤癰連頭際久不綻廷秀刺其膝下得膿兩盃許而愈蠡武人李玄我患羶九瘡廷秀視之曰瘡毒徹肌肉矣稍遲不救然須縛君橙上玄我飲酒兩盃仰臥張股呼割廷秀以刀剝皮肉殆盡瑩瑩二子絲筋繫腹中而已傅藥三日痊其出奇無窮類此廷秀性仁惠能知人有曾子裔易姓爲張景望者僅解章句貧老不能自活哭拜其先墓將丐四方廷秀

延入別舍養之終其身每自外人必問其食或口嘗之既死葬祭皆以身任有清苑名士劉思輯字用光設帳其里北之杜村人多易之廷秀偶見其文曰此貴人也厚遇之已而果成進士納交者踵至皆謝絕惟聞廷秀至必倒履迎焉

元既倡明絕學其時高人傑士有與元趣向不同者元輒以書往來規勸必引之於道而後已今考年譜及所著書姓名學術有可徵者僅得十三人其他不著者蓋亦夥矣

陳振瞻王胤皆清苑人振瞻字見勇性豪狂博通羣籍王胤字契九明太僕登三孫少有高才博學工詩賦落葉三十首人以爲逼近少陵嘗從呂申習兵學好雌黃人爲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嘗問取士以鄉舉里選之弊元曰勝於時文多矣譬之一邑一方舉一人有不肖之者約以酒

食賄賂而登其子弟將三方皆不肖乎卽皆不肖矣他邑獨不得一良耆良約乎三四舉而得一賢或三四邑而得一賢所得不旣多乎當不至如時文百千舉而不見一賢也况選舉復則士飭其行試觀周代盛時士習之美不可及矣雖極其流弊以至戰國亦第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已今世求一修天爵而要人爵者豈可得哉弟鶴亦以詩著時論比之軾轍

王曙孔思茂皆新城人曙餘佑之子與元城善元入易州嘗偕登太和峯高歌暢飲而歸思茂字孔軒有文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李貞吉徐藍生蠶人佚其名皆能規元之過者楊雨蒼弟濟川皆順德人亦佚其名元示之喚迷途因晤邢臺教諭賈聿修元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聿修不知何許人彭好古彭子諒皆安

平人子諒赭面黃鬢能舞刀善飲穀曰之筵元所謂勸善規愆儀
色始終如常者也楊計公佚其名亦安平諸生知兵精西洋數學
與元爲忘年交每相見必舉天文地志兵農水利算數披圖拈訣
或下及槍棍技擊手箸作式嘗終夜不輟元嘗曰士之留心經世
濟民之業而身可行之手可辦之者吾鄉之北惟王五公南惟楊
計公東惟張文升則儕行矣康熙二十三年卒子靜甫亦佚其名
辭氣沈飭教郎仁社學詩弟子皆絜整有儀法其舅氏武韓宰鹽
城令佐其政元爲序送之李基嘗之安平問水學玉衡恆升龍尾
三車法及測天之術蓋傳其父學者也陳宗文廣平人能文章邃
於易學足迹徧天下一時貴介逢迎者無暇日元以書規之曰人
生兩間上之當學堯舜湯文周孔次之當學顏曾思孟甚下亦當
如三千徒眾雖六德六行六藝得其一亦不虛生爲一人旣列名

爲儒若韓柳猥以文名李杜僅以詩著安所用之也

璩之交友意在廣傳師學當時名公巨卿及海內文學博碩之士皆慕與之交故璩之友多在四方畿輔則黃叔琳黃叔璥陳儀王源而外鮮大著者今得八人焉曰彭毓宗武鞬趙思光李樹碩劉有餘田中孚張業書何千里

彭毓宗字蘊秀獻縣人璩友也性孝友養外祖母撫孤姪傾貲贖姪之在旗者延師教族子德成名懿行碩德爲鄉里所稱明崇禎十一年清兵破獻城逾年再至民震讐爭竄走毓宗與江把總分守南城事急乃開城門江持巨銃闌門禁民出入毓宗軀長六尺有奇力獨握門櫂丈餘挺出擊攻者連墮馬一賊帥曰之搖鞭揮去城得全廣東巡撫王來任夙善毓宗延往爲客爲置副華氏半載將攜歸母不忍其女去大慟毓宗遣其母不顧而去新城王餘

佑流寓獻縣毓宗命其子潢從學邑人士聞風執贄故餘佑門弟子獻縣爲多毓宗時率三四老友與餘佑詩酒浩歌餘佑卒又收其孤孫藏襲其遺書傳世人尤義之康熙十九年卒塋爲表其墓武鞞字彤函安平人父應元崇信教諭教士以居敬致知之學崇信缺令應元攝令事治尙德化暇則聚徒講學山西石鳳臺時在陝相與論學累月甲申解官歸杜門屏客年六十一卒鞞應元少子四歲而孤母程食貧採樹皮草根哺鞞從伯兄學天寒掃敗葉夜燃以照讀康熙二年鞞年方弱冠舉於鄉以事母不欲仕進後同年生姚啟聖開府閩中辟鞞爲幕府亦以母老辭不就終養後康熙三十一年始謁選爲鹽城知縣問治於李塉塋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政策十餘事並薦張鵬舉佐其幕先是淮揚所屬州縣濱河負海多荒田鹽城居下游荒田九千九百八十餘頃廢屯

田一百二十一頃逃亡三萬九千五百餘丁二十九年部議墾荒田升科後積逋賦十餘萬百姓逃徙無還者韓至則力請豁除前後詳揭百餘上大府以格於部議難之韓坐徵賦遲緩降級者七罰俸者五丙申請益堅至謂一官可棄七尺可捐凋敝罷朮必不可重累督撫漕三大吏鑒其誠合疏題請於是自鹽城泊高寶興秦凡荒田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三頃累歲積逋賦悉奉特詔蠲除著爲令淮揚數百萬戶歡聲雷動僉頌曰韓之力也在官粗糲菜茹惟以一二老蒼頭自隨日費錢二十文已足退食則親種菹後圃往時鹽城有流寓編銀九百七十餘兩前後令相循踵據爲私入韓一不取布政使聞之從容問韓曰今裁汰流寓編銀豈有點金術乎韓對曰俸錢自有餘非敢矯廉也韓爲政嚴明奸吏不敢欺不能阿曲詭隨人終坐此罷官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于

成龍薦起韓運餉塞外明年又運餉甯夏三十七年成龍巡撫直隸奉命濬渾河奏韓自隨工作未成卒於固安工次年五十六妻門氏聞訃以死殉韓初喜言兵兼涉佛老與吳玠同上公車相與講求義理之學其學以求誠爲宗於西江之頓悟永嘉之事功新建社會之枝分派別莫不深入而辨晰其纖微離合卒折中於濂洛醇如也著有射陽偶稿欣戴皇仁錄

趙思光字錫之蠡人善射李塏嘗從受學其後思光又聘塏設帳於其家使教其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思光嘗與塏論平海寇鄭國信之策塏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鷗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管僅如豆大而敵舟已倏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若也以舟楫爲輿馬以波濤爲康衢中國之人弗若也以數十夫守鹿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

地理又甚足恃也議撫則不應議剿則無路能達議遷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糧拔柵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眾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况海爲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攜其酋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或率眾而來者卽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賚與使黨自誘其黨眾自惑其眾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啟聖平海上果如所策塏嘗數與思光講學思光嘗言凡莊非特自莊亦以莊人凡和非特自和亦以和人蓋規塏也又嘗勸塏應試塏果以是年舉鄉試始塏與其父明性分居城鄉思光知其家貧慮甘旨不足間數日輒使人餽

粟肉於其父詭言塋致明性不知也其後思光有妻之喪適遠遊未歸塋爲之經紀且告眾曰昔原涉當賓客廣坐聞友人喪輒削牘付客經紀其事輕俠重義若此况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如處也趙子錫之倜儻英多今一劍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殯葬無資凡我同人慮無不垂泣相視者遂糾眾賻之以成其喪云

李樹碩字簡臣安平人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督修學宮自其邑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齋至內邱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會五十年奉旨蠲畿輔民糧縣令催逋賦日事敲朴民鼎沸相率運坯木砌縣署門令倉皇急倩樹碩往諭民立解適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勾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諸生唆之鼠數名呈甲甲讓樹碩不能束士樹碩憫然

正色曰民填溝壑而號呼誰能禁之諸生何尤且樹碩不能束土
罪也願投簪甲爲霽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而私遣人屬樹
碩爲邑令調停之樹碩揖使者曰吾老矣奔走非所長無以奉命
遂告休明年旋里士民擁門呼且哭立碑焚香叩送不得行樹碩
性至孝教子有家法世以文行相嬗卒年七十二李塋曰予嘗謂
官人要職惟冢宰與縣師冢宰進退人才於上縣師教育人才於
下今俱最閒無事冢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爲
用次縣師慳慳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學使案臨造冊齎送如此
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贅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
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其卒也乃爲志其墓焉

劉有餘字綽然京師人習天文厯算好交天下士凡名賢碩彥必
厨傳延致無資斧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遨遊士大夫間羽衣

芒屨飄然如神仙中人康熙四十五年卒年六十九

田衷字信侯肅甯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興平知縣縣屬胡家橋舊有泉閉塞已百餘載五十一年大旱衷孚躬禱掘而得泉溉田三千餘畝性尤重文好士立滋蘭學社拔邑子弟聰俊者肄業其中經史大義悉親爲解示文風道上解組歸士民懷其績祠祀之著有四子書訓解上諭訓解婚喪輯要初衷孚延塏佐興平政辭不往後由富平之興平令其四子皆執贄從學

張業書無極人祖少庭父興家皆以勇力聞然惇謹好義揮千金不吝業書康熙四十一年副貢生選山東昌樂知縣在官一年毀千金家產以紓民困性好友朋急信義遇事咄嗟立辦時關東西苦飢與塏商經濟塏曰經濟自家始業書待其異母弟有恩教其諸甥養於家皆補諸生塏蓋贊之也

何千里佚其名諸生也不知何許人據李塋書言吾鄉椒山之後
蓋亦畿輔人也自敘平日喜平易不立畦畛列壇坫十歲以上聽
人講琴瑟等樂嘗願慕之讀成於樂注程子所言蕩滌邪穢流通
精神乃自置樂器節奏鏗鏘便有心得蓋知樂者也塋與之書曰
天之生萬物與人也一理賦之性一氣凝之形故吾養吾性之理
嘗備萬物之理以調劑之吾養吾形之氣亦嘗借萬物之氣以宣
洩之聖人明其然也是以畫衣冠飭簞簋制宮室第宗廟辨車旗
別飲食或假諸形象羽毛以制禮範民性於升降周旋跪拜次敘
肅讓又鎔金琢石竅竹糾絲刮匏陶土張革擊木文羽籥武干戚
節聲律撰詩歌選伶侑以作樂調人氣於歌韻舞儀暢其積鬱舒
其筋骨和其血脈化其乖暴緩其急躁而聖人致其中和以盡其
性踐其形者在此致家國天下之中和天地之中和以爲位育使

生民天地皆盡其性踐其形者亦在此矣三皇五帝三王實見諸
宇宙布濩充周卽吾夫子亦實見之其身家與三千人之身家矣
不幸天禍儒運並禍世運補葺訓詁之儒出而聖道遂止在簡冊
迨宋家諸先生訓詁猶是漢儒益之以登座講論語錄禪宗而聖
道只在心頭之靜敬紙口之空文聖人之成法盡廢歷代不見一
行禮奉樂之治曠世不見一禮明樂備之家千百里不見一習禮
演樂之人真可爲聖道太息人心痛哭也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士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顧容舉世舍去終身永離乎中
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曰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待其人而後行不明以禮爲聖人之道乎論語武城聞絃歌而
笑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不明以樂爲道乎
竊謂夫子之學而時習之卽學此習此也僕不自揣勉力於禮嘗

率三五庸俗弟子習行於敝齋凡家中冠昏喪祭不敢不如禮但
苦樂無傳人僅得老友張函白授一曲琴而又老多忽忘所謂其
終也已真終身大憾也聞足下篤志樂學又得苑洛先生志樂書
孔子之道自此有傳人矣又聞少學帖括棋畫覺其無用卽斷絕
之改過之勇真吾友也真吾師也而吾鄉椒山之後深有望於足
下矣

師儒傳八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七

師儒傳九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十八

天津徐世昌撰

顏李弟子

顏李弟子籍所錄亡慮數百人自一二高弟李塏王源之外今卽其軼事不傳但其姓字有可考見於今者非所學實有得於元元實嘗授之以道不能徒師弟其名決也李塏亦然今有可考但見之姓字其賢固皆加人一等不系其事之傳與不傳也王源有言北方學者喜闇晦寡交游著述亦不傳於天下士之持高節抱經世大略負絕學不愧通儒而聲聞不出鄉里湮沒無傳者多矣元塏諸弟子猶以有所附而名彰亦云幸也

元初歸宗糾其宗人子弟教以三物於是顏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從學皆元昆弟行也又有族子行希濂字廉甫從學書

修已字敬甫從學律爾儼字畏甫從學數族孫保邦從學騎射技擊保邦初不知書元以其有武力也招來入學稍稍爲之說古史軼聞後乃頗知文事士俊字干人士信字吉人皆諸生士俊亦以武力稱元嘗曰吾教射士俊爲及門之首吾教禮士信爲及門之首士信士俊之父字曰心洙心洙之父字曰邃明邃明之父字曰龍泉皆遺其名龍泉好禮每臨筵獻酬周旋皆中規矩諸賓咸厭苦之曰龍泉翁何多禮也龍泉正色曰先王制禮正爲我輩我輩不爲禮復誰爲乎心洙能率乃祖訓以德行見稱士林心洙有兄弟行曰羽洙紹洙於元爲父行元叔父曰愉如從叔父曰怡如族世父曰慷初還初族大父曰後溪邃明之弟曰洞明皆遺其名洞明嘗爲武甯與邃明皆孝友有至性元初歸宗後溪告之曰吾家先世多秀才殊不似今時秀才慷初告之曰秀才好禮然尙不及

吾家先人禮還初之孫元所養子爾棧還初之卒元貸棉百斤助其子文芳治喪又助葬怡如之喪怡如子名早壯孩提從母改適他年迎歸元教之成立愉如子亨利從元學士相見禮紹洙家貧元養之終身羽涿初促元歸宗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後又以其鋒稜未融規之心涿凡有丈夫子五人一時從元受學仍士爲名者六人又有名士侗者字宗人亦從元受學士鈞嘗問孔子稱管仲爲仁孟子不許何也元告以七國與春秋之時不同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顏氏蓋博野望族以好禮世甲他姓產旣落男尙正位乎外女尙正位乎內元旣歸宗益申族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卹約勿盜賭奸欺悉載人家譜家譜之目曰姓氏源流世系派衍遷移離合別嫌明微莊居宅第墓塋圖記祭田樹株餽燕儀注家禮儀注家法勸戒人才列傳嘉言善行先

人遺影珍器文籍簡書誥命婦女甥壻拾遺雜誌凡十七元之父
曰景形貌魁碩性樸誠善種植母氏王祖父發祖母氏張元歸宗
時尙存年八十餘矣爾棧孝友善習禮頗能得元歡心孫重光嘗
於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家近欲取之念不可遠取已薪元
聞之喜曰充此意可作聖矣昏夜不欺一也誼利分明二也舉念
能斷三也元嘗爲重光行冠禮及重光取婦又爲之行醮命親迎
饋食饗婦諸禮

元二十四歲始設教家塾塋二十五歲始設帳蠡之劉村其後塋
走四方元亦有關東河南之行相從問學者所在皆是然亦不過
十之二三數其多數實在畿輔而畿輔則蠡與博野二縣爲尤多
以元本籍博野始常居蠡塋本蠡人後則徙居博野地相去遠近
之差較之生本同時與曠世相感其所繫固尤巨也元弟子之可

考見者蠡則彭好古王之佐朱體三徐之琇石鸞石鸞石繼搏孫
秉彝齊觀光賀碩德李仁美李全美王恭已宋希廉朱有文博野
則邊之藩夏希舜王久成鍾鍍馬遇樂曹可成房魁盛李植秀堪
弟子之可考見者蠡則劉心衡劉心蕙劉珙李書思李元英趙宏
澤趙宏濟趙宏深趙宏澍齊春彭如龍彭猶龍閻鍵閻鈞閻銓閻
鎬閻鈺閻茂宗閻世昌博野則劉貫一郭藩趙士秀趙暉趙昕趙
隣鍾淑其先從堪學後執贄於元者蠡則李廷獻陳兆興博野則
管廷耀管紹昌其先從元學後執贄於堪者蠡則張澍劉發璋
元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卽來從游名其齋曰
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彭好古字敏求高士
通之子通與元善遣好古從之游元與約間五日投札規過一日
問實學元曰學者學爲人子學爲人弟學爲人臣也又問六藝算

何與於學元曰數者古聖王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故逸
書曰先其算數人而不能數事父兄無以承命事君長無以盡職
天不知其度地不知其量事物不知其分合試觀公西子之禮樂
冉子之藝能當知夫子之所以教與三千人之所以學矣但七十
子稍精備耳石繼搏字孚遠鸞字子雲鸞蓋其兄弟行元嘗謂彭
好古曰吾得石繼搏而作字不苟得李仁美而冠正得張澍而坐
莊每當將發時未嘗不思三子也石繼搏李仁美張澍等十一人
從元受學於新興村元爲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
揖揖師不答朔望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答其半
朔望令諸生東面相向揖節令相向拜及澍從堦學又廣學規十
九事澍字霖生其十一人事蹟多不傳李全美蓋亦仁美之兄弟
行也元歸宗返博野其年邊之藩夏希舜王久成來從游元謂邊

之藩曰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吾儒時習力
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然靜坐絕事離羣以求治心不惟理有
所不得勢亦有所不能故置數珠以寄念今子病目旣廢學習之
功惟有親師訪友以求所以寄心之道乃惟閉戶寂處烏得不身
日間而心曰妄乎汝其改之謂夏希舜曰舜負罪引慝罪猶有事
實之可言慝則并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舜卽引以爲咎父
母一曰不底豫已卽一曰不可以爲人也希舜有父叔之爭故教
之如此元聞之藩孝卹曰吾門有人矣馬遇樂字嘗伯元喜其能
規過謂之曰志乎正不正不敢志焉志之久則所志無非正矣習
乎善不善不敢習焉習之久則所習無非善矣又曰今日四書亡
矣學而時習夫子言之非教人講說作文乃教人學道習道也今
人有一學而時習者乎倘以六府六藝取士人始眞學眞習四書

始有用矣遇樂性至孝親疾割股療之李塋糾眾舉其行有非之者塋曰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真道可以厲世耳房魁盛字擢元八歲能日記千言屢試不售絕意科名慕元之教與李塋鍾鉞講明實學矢志敦行卒年七十九門人私謚靖長先生曹可成習於天文之說一日元與觀天象可成言明日寅時當有雨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元喜曰若可成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一日語之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之從政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未幾可成卒元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中秋節獻先祠瓜果酒肉元與修已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可成來從元學甫歲餘而卒又一月餘而元卒李植秀字果齋父清字初好博母氏張賢淑而慈勸之改行父農母績委植秀於

學植秀乃往受業於元人有譏毀之者元告之曰天下方以八比
爲正業外此則怪異從之非堅定骨力闇然自進不能有成也一
日問禮元曰予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之善言常悅於親耳
善行常悅於親自爲人子而能感孚其親若自己出而我奉行之
者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我在宋氏時所自勉也又問曰兄弟怡
怡植秀深慕之而未能也元曰知如此是病便知如此是藥矣蓋
當時教學者惟在誦讀而元所教乃日用倫常之事植秀家旣微
而父母又易惑以是非之說元恐其學之不能終也故教以感孚
其親之道又引詩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勉植秀以勤而終之以
無爲俗累也元嘗問植秀學何業取何術植秀曰欲無不知無不
能元曰誤矣工虞水火舜命五臣無兼職禮樂兵農孔門諸賢有
專長後人乃欲兼綜並貫陵厲古人究之口譚最賢身試輒敗欺

人乎實自欺耳植秀自信有千金不易之守元曰未易言也某嘗以此自勸矣自信一金不易未必十金不易未必百金不易未必千金不易於廣眾之間未必不易於幽獨之地植秀患忘元曰此心無事也某嘗論爲學之要莫切於孟子必有事焉一語勿忘勿助助之病生於好名忘之病生於無志曰靜存動察之功何如元曰靜之存也提醒操持動之察也明辨剛斷又一言以蔽之曰不自恕植秀請專志於禮元忻然曰剛主在浙學樂士俊學射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賞伯爾儼學數近法乾大奮於禮子又佐之六藝備於吾侑矣植秀質厚而性敏有見異思遷之弊元因材施教壹志納諸家庭軌物之中身體力行之植秀既專志於禮仿立日譜攷糾得失及丁艱復問喪禮元報之曰書問父齊母斬爲何人所誣禮喪服篇父斬母齊子夏傳曰斬者何人不緝也爲父

何以斬至尊也父爲一家之至尊雖母不得而並焉重母而輕父夷虜之道也子夏傳又曰齊者何緝也裳內衰外鄭元注曰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衰上衣裳下衣也緝衰向外摺之緝裳向內摺之今則衰而不裳惟以下之緝不緝分斬於齊矣父斬母齊斬明慟極父尊無與比也齊明微殺也周公定制也然子之服斬亦未爲失有明太祖高皇帝孝慈錄更定服制父與母及妾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視周公之禮爲無別據後王之制爲從厚至於負版辟領衰之儀禮經曰負廣出於適寸鄭注云負在背上者也蓋取其負慟之極也又云適辟領也領圍項而辟之取悲哀旁達之義而古禮謂之適適主也親也厚也總亦篤衰之意耳衰長六寸博四寸當心懸之表心之摧痛故衰音摧負廣於衰鄭注云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皆重衰也故

功總則無之子問未及縫向外或不知凶服縫向外乎吾常言縫向外負版適衰所以爲喪服也今之喪中只白服而已不知白服吉制亦吉服也故古人非黃白不御明季普天下白服清初猶然青緇凶制亦凶服也故宋人有墨衰宰予云三年不爲禮蓋喪中禮一切俱廢况慶祝乎往日學規已嘗教子皆迷中忘之乎令祖祝壽禮何問也且令祖亦在服中何祝也據予之貧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不與人談笑不失朔望哭奠可以爲喪矣禮文縟節不必屑屑爾也論者謂植秀問喪究及織悉蓋庶幾乎生養死葬始終不悖者矣晚歲復究心卜筮醫藥曰此亦韋布利人之一端也卒年八十八植秀有弟名利者亦從元學士相見獻酬禮當時元之弟子受學最後者曹可成外厥爲鍾鉞而鉞尤稱高第弟子鍾鉞字金若諸生父九經字行一家貧藉課徒養親不足又轉而

行賈嘗取息錢市藥物爲生計鄉人乞假不問有無曰吾不忍以活人者坐視人死而不救將卒遺言盡以施人不留一物停尸在堂盛暑蠅蚋不入戶元嘗爲狀其行甚推重之子二曰欽曰錢錢從元受業學六藝正九容李塏稱其學行爲顏先生門下一人元之教漳南書院錢實相之元率門弟子行禮禮器禮位錢一一陳設皆守古制無愆儀錢嘗佩刀侍元與客語市肆客曰若能舞耶錢謝不敏元目之曰能舞何爲謾應錢長跼請罪客爲勸掖不敢起久之元曰起舞刀錢再拜稽首乃起舞時稠人廣眾觀者如堵莫不嗟歎以謂聖賢師弟之禮猶存於今日錢美髯垂臍聲如洪鐘道貌岸然見者起敬雍正紀元功令講約以諸生學行兼優者充之邑宰趙某延錢從事每月吉侃侃宣講一市皆歎服趙詢以地方利弊爲條列十事上之趙委心聽納終未嘗私見於室趙曰

是博陵之澹臺子也錢既爲元輯言行錄關興錄習齋記餘其所
自著又有哀感錄女範淑烈集農書一隅三書年六十四丁母艱
蔬食寢苦時方隆冬人以為難又十餘年年七十九卒門人私謚
孝端先生錢幼負經世大略老而不遇其從元學稍晚元得之甚
喜約爲學適道之方爲題其日記册端曰王法乾之沒愧不德無
能振鼓二三子惟剛主可與交修不常左右近剛主弟培從子修
已時時淬厲有起予之助稍用爲快而吾子又能自強匡我不逮
頓使衰萎氣蒸神健快何如之其册端所題一曰勿欺幽獨如對
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言行勿隨流俗四曰日
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畫須求
身世有功顏李教學之大旨率如此其所謂孔孟所傳作聖之基
堯舜禹湯文周以來到治之法皆在此也元特爲錢揭之錢子淑

從李塏問學塏又命其少子習禮孫敬承問學於淑錢亦嘗爲塏教其孫子兩家互爲師友蓋皆傳顏氏之學者也

塏居憂時閭中寬聘之設帳新興其子鍵鈞銓姪鈺族孫茂宗世昌皆來從學塏嘗爲鍵以心之體用有無善惡辨朱陸異同鍵妻李卒塏亦爲之傳趙思光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皆從塏於趙莊趙太若子暉昕隣趙士秀郭藩皆從塏於劉村亦塏居喪時也至館王家營劉心衡劉心蕙劉珙李書思皆從之學塏教心衡馬射馳馬示之李元英庠生塏館於其家其父字止菴者被訟塏爲之謀並告元英以養赤之道爲記其翁媪已事及辭館虞明泣下謀出亡塏惻然許之虞明當卽止菴之名也鍾錢之子淑字子能諸生塏老年令課其子孫教之謹小務求忠恕之道因告之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

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
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
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
道則異端矣塋弟塋培塋垓皆從之學教塋以家事培以實垓以
謹塋以和教子姪以三禮又使培與門人管廷耀李廷獻管紹昌
皆從元習禮塋卒劉貫一與鍾淑等執喪之數人者事蹟皆不彰
最著者爲劉貫一陳兆興劉發璋

劉貫一字古衡雍正元年拔貢至性過人嘗設教都門有盛饌不
食食其常味門人問故答曰家有老親恐缺甘旨不忍下咽也久
之辭歸父患未病語言莫辨貫一以意揣度飲食便溺不爽其候
居喪哀毀盡禮七日鬚髮盡白初師李率祖後請業於塋之門與
弟克一及清苑王雲卿同里尹會一結社相砥礪人目爲保陽四

子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陳兆興受業於塏後又從元習禮兆興嘗問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言之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之也塏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卽以精粗論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容不怠肆身不跛倚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謂心自能中此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易慢之心入之矣粗者顧可輕耶兆興又問游藝今注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耶塏曰姑以射論人必先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焉未有未之能射而遽得射之趣者後儒於六藝未嘗一着手輒言博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塏所著大學辨業兆興爲之凡例云

劉發璋起聲子也其補博士弟子員年尙少塋聞之喜謂人曰發璋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俱有過人者孔子嘗嘆才難如發璋之才亦數百里而一覲者也時馮辰及塋弟培在塋門最稱高第弟子然辰敦孝友省身改過德有餘而才不達培喜事敢爲然質性浮偏體未立而遽言致用行且虞本末之胥顛也塋蓋數數戒之發璋生有摯性兼培辰二子之長而無其短塋每憂傳道無人所爲得之喜而不寐也徇發璋之請旣爲其父立傳復爲文託古人贈言之誼許其可以士而進之以希賢希聖之道其得意比之於顏元之得鍾鏐云

顏元之主教漳南遠近來從游者甚眾有可約見者八人郝也廉郝也愚郝也魯苗尙信苗尙儉白宗伊李宏業韓習數諸郝與文燦不知何族屬要其子弟行也文燦字公函肥鄉人嘗寓書從元

問學元既主其書院又從之學士相見禮文燦兄弟有故元告之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並告以謀道謀食儒與釋老之分古人作事尙敏今人尙緩之別元既歸去三年水患不息益甚文燦屢請不往一日寓書至後埒一契文燦署曰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遺產其中心誠服如此

白宗伊字任若肥鄉人始從元肄業書院後又與李塏往來宗伊家貧塏屢資之財以賣筆爲生所至以顏李之學告人衡水爲造筆市肆迄今其邑之南部里聚毗連相比業此者亡慮數百千家每歲杪春初其里人齋資外出市黃狍尾者徧畿輔南北右至晉左至齊魯前至陳許之郊黃狍尾名曰狼毫與南來之羊毫紫毫並行於時宗伊以市筆常至衡水衡水學者以故聞而興起者多

王紹文自蜀歸杜門謝客嘗贈宗伊詩曰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
虛聳聳相扇鼓囂囂各自愚天不喪斯文博野產大儒生孔復生
顏恕谷起蠡吾蠡博與衡水往返百里餘猶記申酉間肥國來高
車入門爲我言囊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
坐且起兩目環瞪神爲死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
嗟乎豈獨我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拔貢生嘗讀四存編及塏所著書有心解及
應歲試塏麗平書條數事上之學使陳世倌以爲嫻經濟薦於朝
擢成都知縣雍正二年冬將赴任寄言來辭曰聞教於先生者詳
矣斷無變塞者塏贈之序曰越人有爲水學者聞銀夏之間有瀚
海焉具天潢轆轤往而不施於用歸泛黃天蕩泐不得竅羝革而
噓之抱以泗又不得漁者操刀往來如飛嘻而曰噫來附卬舟遂

置所挾持而從焉漁人毋乃詒人乎王子語予曰不變遷祝之矣
紹文既爲成都蜀首邑候謁上官曰不暇令是者率工言語伺形
勢不以民事第賢否訟到官判狀而已紹文至歎曰何以爲政迺
屏交際非公不詣大府日接里老問疾苦教農桑或列狀來卽坐
堂皇理曲直民各厭其意以去將軍岳鍾琪駐節成都監司以上
爭奔走紹文一謁不再往鍾琪欲獵於水命紹文主辦至日戒車
騎空一府且出而紹文未報命使使促之紹文詣轅謝曰令章句
儒不諳軍事舟楫益非所習致方公命鍾琪盛怒必欲往紹文曰
成都近郊數十里無巨浸彌望澄泓皆民所豬獵則必決其防決
則水涸公奈何圖一時之娛忘百姓之怨辭剴切鍾琪不能屈罷
獵目曰戇夫同官皆爲驚歎鍾琪手書優答之同知某素善諛紹
文嫉之途遇爭道弗爲讓某怒下輿難紹文市人不能平譁而前

挾同知仆地或罵之通衢鬩然紹文以是落職而同知亦黜眾環
紹文伏地泣慰遣之不去紹文素廉介罷官後無以舉火市上人
負米荷薪爲酒食隅坐焉紹文與歡飲而去明日餉愈眾絡繹道
左吏遏之不能止撫軍聞其事入奏擢西安知府激濁揚清風規
益峻會鍾琪握大將軍印征關輔生殺予奪督撫咸畏憚之紹文
獨與抗凡均徵輸籌轉運事不便民者必庭爭鍾琪知其賢常曲
意從之鍾琪僕強市民貨紹文繩以法僕大憾遇諸街乘騎過怒
目睨紹文立縛之以白鍾琪鍾琪爲謝陰戒僕曰戇夫我猶畏汝
曹胡撻其鋒謹避之耳屬令陳某陳世倌從子也坐事力揭之無
所徇十一年秦饑斗粟錢四百民艱食紹文借庫帑二萬赴河南
購米數萬石減直以糶全活者甚眾時城中文武官十數而民間
唯知紹文每一令善必曰是王公所爭不善則曰是爭之不得者

屢以事忤當道當道深惡之與寮屬計事必小語曰戇夫知不又曰秘之勿令知紹文知不可爲遂謝病免城中譁言民欲卧轅留當道謀禁之紹文曰是我貽民禍也問道微服而去乾隆元年復起卒不得竟其用再以疾謝歸

紹文先嘗從棗強鄭知芳家聽塏講學知芳字若洲父端嘗任江蘇巡撫知芳其季子也伯兄知寵字見百仲字良仲叔字長民皆遺其名知芳之友曰同里張叔璋字瞻抑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自反無似因發憤與知芳共學立日記自考得失善惡初從安溪李光地游及聞顏元之學約其執質而元沒乃受業李塏塏以知芳惑於佛氏心性之誤先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知芳曰攻佛而不知其精不如不攻塏曰不然能攻賊卽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賊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知芳爲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李光地爲程朱之學者也知芳旣從塏學與訂周易傳注光地之徒忌之知芳來言塏悚然於以賤之亢貴也塏論易專爲人事而作知芳亦專注庸常凡涉幻妙高遠之說皆刪汰之塏嘗與之書稱其天資卓絕而更進之以操存省察於孝友禮樂實有所課遷善改過勿但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於易以窺測得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致有辨也長民間律呂塏與以學樂錄其字知寵也取驪龍之精百里見毫芒爲作字說字之曰見百知寵嘗於所居之東爲園勾塏爲記名之曰素景而以素絢之義勉之塏之南游蓋數主其家知寵兄弟彬彬皆質有其文知芳尤英邁旣領鄉薦塏屢以心性之功告之知芳以自信爲自反而縮塏曰非也若荆軻亦堪自信而可同於曾孟之縮乎自反而縮非集義不能也會王源卒知芳與

塋約來歲來共訂其文集及期知芳不至馮辰輯塋年譜塋因自
訂之而知芳以爲失緩急且涉爲名塋與書云顏先生四十五歲
得僕迄五十五歲僕執贄門下盡傳其學今僕年五十三矣驅車
海內一德一才不乏往來而全局負荷未見其人左右之友惟得
馮樞天與足下樞天質魯足下又過在聰明瞻顧未定此外則不
知肝膽向誰矣聖道有其人則傳之人無其人則書其所學傳之
後世豈得已哉且足下以爲年譜可博名乎我欲弑之人且彰之
我故長之人或短之好名者無實且不智僕之愚知之久矣惟念
宋明來虛學蔓延重惺覺不課行習謀章句不理經猷道藝荒蔑
乾坤晦蝕故爲顏先生修年譜以見周孔學行之故迹樞天近又
爲僕修譜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而拙譜則多經濟作用合而觀
之粗見聖道故不自辭讓遂使成之因而訂之且功過並載使有

志者在千萬里外觀之去僕過而取僕功由僕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卽萬一當世不得其人後世當有與者明道在茲行道亦在茲用以康濟萬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僕豈得已哉虞仲翔謂生無知已死以青蠅爲弔客竊悲其語然彼經生或未免名心也孔孟何如人耶而著書立言不自沒其所學後世卒賴之不然六經語孟亡堯舜周孔今且不識其人矣三德五典之途久湮矣孔子得賢弟子則傳之人人乃記孔子言行爲論語孟子則門下無傳者於是自作孟子七篇自居繼往開來以傳後世孟子有名心哉誠悲天命而憫人窮也人者天地之心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庶民去之其存其去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庶民僅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而禽獸亦飲啄亦毛羽亦類聚烏以異哉日在道中而不能明行以及人以

無負天地之心故爲庶民也今行道而未可必果能明此道後世
必有行者天地其位萬物其育王先生集猶僅一端而年譜則論
道全迹詔傳後學未知疇是而校登簡冊尙可自謀孰緩孰急難
以區分此塋五夜傍徨驚心淚下而無可如何者足下猶以我爲
名哉

紹文有弟子劉廷忠者字其德亦衡水人以元塋之學補諸生廷
忠將試時紹文聞學使喜辨性因會呈存性編與學使面質若孔
孟爲之親受而與張程辨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謁見賜食論古
今學術人物日晡乃出論每出學使外學使屈服塋以其彰明習
齋之學有功聖道作序贈之有喪我者吾兒習仁甦我者劉生廷
忠之語廷忠性穎悟塋謂之曰中庸戒懼不睹不聞與慎獨學者
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睹不聞之須臾不可離道則睹聞之不

離可知矣人以為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不睹不聞推至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睹不聞之時人所易忽火息修容固為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士亦豈易能致之則二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廷忠曰向疑朱子言不睹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廷忠之兄曰廷直字邦司亦聰明堪嘗過其齋觀所立日記嘉其有志宗伊既盛傳顏李之學有筆工王學詩者亦來從元學而杜謙牧劉調贊林沃皆藉宗伊從堪游謙牧衡水人其弟曰謙益字友三從堪學禮堪為作世德堂記沃字啟心與劉調贊同籍威縣雍正元年同來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記習之各立日記

省功過時冀州人士聞風與起趙本中之外有劉焯焯之兄曰熿
字霽輝雍正元年進士官萍鄉知縣焯嘗持其書來問學熿答曰
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期有用寡過先去自私衡水魏
純嘏亦介國之桓來問天文之學熿時自東歸遇張肫明李杜於
棗強蓋公謨家與熿相見驩甚揖讓升堂壁所懸皆忠恕言句熿
爲記曰公謨少任俠與其邑貴顯過從以遭事齟齬瞿然而悟掃
軌却足庀堂顏曰忠恕課子弟耕讀不出戶者三十四年津津爲
于道不敢盡若有所甚懼然者昔兩人談虎其一傳聞虎事甚悉
背建衝破畫地下食聆者以爲博其一夙被虎噬談之色變神懼
聽未終毛髮浙瀝做罔靡徙而退身歷之感人如是夫熿之教肫
明與杜曰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以誦
讀爲學以講論性天爲學者二子有志其勿墮於俗學則知所從

事矣杜之事具於其父李以傳中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以造筆爲業目不識丁嘗割股肉愈母疾
備身葬父孫奇逢爲立王孝子傳學使飛章以聞並及其父三錫
之孝祖母氏金母氏邊之節建三世節孝坊由是學士大夫無遠
近咸知有王孝子而學詩之筆名天下學詩亦自喜矯矯好名集
工人辨技能器使之咸樂爲用工直賒至踰年不怨學詩每環指
告人曰此皆君子也凡天下都會市肆以至下鄉遐陬見學詩筆
爭購之入手皆如人意無一劣者一日荷擔過陬陽有一媪兩男
子爲債逋投井學詩問幾何錢能已曰三千學詩卽探篋中如數
予之事解同邑張氏子入庠與庠師以謝儀構難學詩爲平之已
而張氏子負約學詩曰吾不可失信於人代出三金學詩子開運
難之學詩曰吾非不知一錢之來不易也但惜金則一世聲名掃

地矣外出宿旅舍主人嘗與其妻父結兄弟者敬之如子婿禮一
日其家少婦出挑之學詩厲色拒遂移寓不復過其門有鯨僧挾
旂兵誣其鄉人以東人事詐三百餘金陷於罪學詩入京爲鳴冤
刑部時魏象樞方爲尙書學詩固魏弟子也鯨僧旂兵正法金皆
還之民鄉人德之構縣最爲神宇并以朱書學詩名於籤置神傍
祝酬學詩聞之往謁去其籤里中有侮學詩者忍受之或規其孱
曰吾師也若不觀木乎非斧斤不器不觀角乎非鑪錫不簪是斧
斤鑪錫我者也孫奇逢學詩之師也學詩固未嘗學向聞其人名
盛則師之蠡有義俠閩際泰被誣爲象樞所捕其子中寬謀救父
奔援者千餘人王餘佑爲畫策曰魏所信愛莫如王孝子得書一
名事當濟迎學詩議之學詩曰先生何不書名時餘佑兄弟事初
解計書名有碍詭答之曰四十年野服不便學詩曰先生何視四

十年冠服之重而輕小人家三世積累乎竟不書後聞顏元名盛
三來謁長跪兩晝夜欲侍門下元辭以不德不起元方自東來居
父喪辭以哀毀不教不起學詩曰先生錄一不識字弟子何如曰
孫魏兩先生今世所謂第一流也子皆嘗委贄兩先生授子何道
子所得於兩先生者何學具答則受子學詩默然然亦不起元曰
吾惡夫世之好師弟名而無其實者豈容身自蹈之子今方承重
子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還則受子矣學詩歸竟以瘡卒元聞其
果行朔望哭奠禮也奠之文并傳其事錄入弟子籍

劉調贊字用可少穎異能爲歌詩白宗伊以李塈所著大學辨業
聖經學規纂展轉寄之調贊調贊再四讀之豁如夢覺又得四存
編習齋年譜及塈諸著連夜讀之不能寐每滅燭強卧則思古人
爲學皆切於實用今之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輒不覺憤然起立

又念生幸與顏季一先生同時地相去又如是之近不及時請業
負此生矣因賦詩一章介宗伊寄堦以示願學之誠堦覽詩甚喜
賦詩答之有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之語調贊遂介
宗伊來執贄堦教調贊以習幼儀爲主辨學術爲急日講易一卦
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告以筮法復教以慎獨謹微習勤曰執事
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言經濟調贊能琴解歌吹所著書有土相
見禮冠禮儀注道傳祠成將以三月上辛致祭用樂堦自爲祝文
命調贊撰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二解治法醇備三
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黃鐘正宮二奏大呂
變宮三奏林鐘清宮以笙笛吹之次合樂三終第一闕迎神引二
闕饗神曲三闕送神歌以笙笛和歌鼓板節之先是調贊携冀州
趙本中及本中族子述舜同來受學於堦及祭之日調贊司琴本

中吹笛述舜鼓笙抑揚亢隊無不中節者塋使調贊爲之記而自
撰祝文曰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昏喪
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塋如浙問律呂歸撰勺舞先生顧而樂之
先生沒後威縣有劉調贊者來學於塋能心通禮樂之誼能琴解
歌吹今東莊祠成績修春秋之典故撰侑神樂章以妥我師心尊
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塋甚奇調贊調贊初
來學年方二十四嘗曰馮樞天愚而固黎長舉愚而謬鍾子能愚
而欲求其不愚者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其著書
今皆亡佚矣後調贊於方苞作塋墓誌及生時阻塋修史及聘教
皇子之事力言方苞之居心誣及死友尤爲顏李之干城云
元之學得塋而道益彰得諸弟子而教益盛太史公謂孔子之名
揚天下皆子貢爲之先後不其然哉今就畿輔諸弟子有姓名籍

貫可指數者凡得十人有吳璠者安平人已埶入吳本植傳不復錄

劉琛字來獻深州人爲諸生有聲能承二人意父冲善病數月衣不褻帶母老畏暑躬負之陰一日數移抑搔痛癢無倦色儉而好施與持家嚴而有禮教子姪以小學爲基訓女口受女經見人非禮至垂泣誨焉立家訓二十四事以元教禮樂射御書數命子庭傑文武兼習補邑庠生琛初於會渦一識元面遂私淑之謂學莫先於禮禮莫重於祭仿元置齋戒牌建祠堂修家譜立墓碑又二八月上辛以元從祀雍正二年卒年七十李塏銘其墓曰斯人之逝兮斯道之悲其痛惜如此

國之桓字公玉深州人長元八歲介塏來執贄元辭長跪求教曰昔董蘿石執贄陽明不論年之桓乃遜蘿石耶遂受之曰學人未

有真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
因教之學禮及齊家嚴內外之道元南遊中州之桓請侍曰吾敢
遜子路乎徒步而從元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徒行懈吾
嘗內自提撕也康熙三十七年卒元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
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初名之元避元名改性樂易慤誠見義
敢爲邑人王之俊廬墓苦孝徧走當道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於
其墓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室
每求嗣夫婦相偕齋沐生三子而終

陳天錫安州人問學於元且曰程朱孔孟隔世同堂不可議也元
曰請畫二室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觴決雜玉革帶深衣七
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
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

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我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
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
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果同否天錫默然笑

可默字訥言安平人年六十始補諸生初元訪趙衛公兄弟言可
默少年志爲聖賢其年受學於元語之曰佛氏與吾儒異者佛氏
是勿視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默勸元以時文教人借
之以明道倡學元曰吾亦思及此矣其妻岳氏有惡疾默以禮去
之及再娶而岳疾愈或勸改適不應投井死默屬其子立石其墓
以母事之塋爲之銘

李憫字毅武邢臺人事親孝待昆弟友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冠
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如避惡臭行遇古聖賢忠臣孝子廟
墓騎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讀書通五

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能琴劍關佛老甚力與塏同師事元塏
語之曰學不在誦讀僦曰君學已富當約禮愚學無多當博文塏
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
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
一言解一言矣僦樸學力行塏與共學謂得一勁輔康熙二十六
年卒年三十五塏哭之曰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使哲
人速萎耶可悲也

曹敦化字萬初涑水人介塏執贄元教之學禮曰天下無治亂視
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三物之
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
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
以使人一語而帝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語而亡又曰改過遷善

吾儒做聖賢第一義也規過勸善吾儒交朋友第一義也納諫從人吾儒做經濟第一義也否則人役耳烏能居成吾德出交天下士乎又曰謹守之士患其拘執進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患其粗率濟以慎密莫與敵矣敦化問明理之學元曰治世之民愚愚正其智也亂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三代之士習行以爲事近世之儒思講以爲學自以爲無不知無不能而實一無知能焉可哀也涑水又有鄭克昌者字光裕元以喚迷途示之大悅

齊燿字燧侯高陽人父國琳字林玉明季讀書擊劍與李霽結城社善排難解紛雅善孫奇逢杜越聘王餘佑主其家教諸子以經濟之學晚年謀遷河南墾寶豐地三十餘壘元稱爲雄才未就而卒辛酉燿來問學聘堪設帳其家以教其五弟壘乃與其四弟中岳習射尋有誣告燿者堪入京解之西游歸卒高陽李霖字沛公

亦寓書問學稱弟子

李柱字介石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康熙二十年舉於鄉樂易喜施與好技擊囊金南走少林寺學武藝數年始歸平居佩觿玉珎鞞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韉服矢插房又好樂延姑蘇善歌者教子甥及門人操鼓品絲竹各習一音每讀書畢卽登歌合樂泃泃如也元南游後具幣儀問學時已皤然老矣元返其幣作書答之著有醒菴文集李塉爲之序

詹遠字定侯保定人康熙戊寅來問學時元已六十四矣元寢疾時有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曰臥則脫冠起則冠固也王翼發王濬王澤王懷萬王溥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揖其卒也有田得豐郝品郝夢麒與鍾錢李植秀等執喪衰服加絰數人者大抵皆畿輔人而無籍可徵然則湮沒而不彰者蓋亦眾

矣

塏與元論交謂令人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又謂國之桓
曰後進向吾道凡初來者不可強以難不可摘以過則人樂近又
謂馮辰曰守習齋之道而專弢晦覆蔽漸滅矣何以明行此道於
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游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
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元嘗自言爲學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
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
吾不及也塏自二十一歲學元之學而又奔走四方博交海內賢
豪俊偉之士故塏之教益廣而元之道益尊不僅畿輔一隅已也
茲不具錄錄畿輔弟子之可徵者京師則申奇章董漢儒董漢傑
郭鎮郭培伊維藩伊維城祁鼐臣易州則祝兆鵬之弟佚其名肅
甯則王業豐王業彪深澤則李通及其子基威縣則田如龍高陽

則王楫齊勳齊中岳大名則張珂安平則趙垂勳及其子瑞鴻弓
巽弓御九王博古王傑期新安則程石開而其最知名者則清苑
馮辰大興郭金湯郭金城兄弟云

兆鵬遣其弟來從學在牧忻州時兼聘堦主其幕堦以親老辭爲
薦張鵬舉佐幕事弟培教讀與之俱西業豐業彪爲王陽陶之子
通字六經則李柱子也如龍字夔菴其事不詳楫問質鬼神建天
地之說堦曰君子三重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卽以位天地鬼
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
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清宴呈祥一則災怪並至也勳及中岳
皆齊燿之弟堦告勳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冥行恥問愚所以
益愚中岳問處世曰在閱歷有學問而無閱歷不可致用也問古
今治術曰王道清淨刑名三者而已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

以救弊偏任則弊隨之珂字非玉塋易之曰可玉與習中學士相
見禮並命教其孫敬承塋嘗贈之序曰可玉能甘貧守命不取非
義此作聖基也雖然視以人情則鉅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
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有可窮哉垂勳字偉業本姓劉
父命繼其姑趙氏少苦寒時廢讀而學益勤聞元學率瑞鴻問學
於塋質辨經史及河洛太極諸說塋稱其一堂虞夏康熙五十六
年舉於鄉塋送之序以用禮取士之說勸之以益大其學瑞鴻字
漸遠亦舉人後任石城知縣翼或曰字遜甫好學能篆書爲諸生
有聲受堪輿術於江南進士沈新周塋嘗記其父靜菴之事略靜
菴名恆矢鄉人嚴之如王彥方陳仲弓者也傑期與可默同來問
學因問宋人言周不改夏時月然乎塋曰非也春秋載春正月無
冰二月無冰此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正二月無冰何異乎春

專卜八師儒九

三

王正月日南至二月日南至亦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寅卯月
有日至乎宋人並不閱經可怪也石開字啟生少好辭賦工制舉
文弱冠後見顏元四存編及李塏大學辨業始知力實學乃上書
於塏曰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於朱則入於陸互
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廓清紹
復之烈未見有如此者也先生嗣其後自當若孟子之遵孔子不
然則荒塞於戰國之橫議而孔子之道未必尊師至今爲烈也夫
物盛則衰以先生師弟得二千載已喪之眞傳乘數百年將更之
氣運宜一呼而靡然從風然而應者尙寡非三代周孔之學必不
可行於後世也近代士子靜坐讀講進可以干祿而退易以自足
二先生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不得漫然虛大
者也又安肯違其所甚樂而從其所不便耶雖然勢極必返願先

生省可已之文絕無益之交保愛精神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
官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令天下不病於道之難行而咸信夫
古之易復則先生之無負習齋而大有功於當時後世者也石開
愚弱未能即時北上擔簦執贄擬先撰閑道錄以矢願學之心謹
條錄請正焉搆報之曰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
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則習齋雖亡而不亡
矣

馮辰字拱北一字樞天諸生嘗寓書問學於元元報書稱爲上天
先聖惠我良友未幾元卒不果來後從搆游搆所著書多辰爲敘
而行之其所自著有士喪禮學規家勸等書與威縣劉調贊同稱
高第弟子道傳祠亦二人所葺也初辰設館亂窩搆聞辰名久贈
訟過則例辰來書問學搆報之曰讀來翰弁展佳什篤崇實行潤

以詞章瞻覩數百里內少其倫比故友閤百詩嘗謂朝得一士暮以告人塏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薰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况今顏先生王法乾相繼捨我將伯無人若得足下一勁輔輔仁講學人心世道咸有賴焉昔往謁習齋先生獲讀足下書再三見問足音杳然竊歎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咀傍一著論其精力所在如此而已今閱來教乃知爾時特以貧累耽閣錯過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遊學至於擔簞都養司掃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重聲氣塏少年食糠覈衣鶉結然不敢以貧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徒步往來既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雋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愚至陋而於持身經世之學頗有心解禮樂兵農羣經諸史頗有

論著考古過萬卷而所得朋友之力居多因深信五倫百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爲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所謂成已成物繼往開來之事舍朋友其何以哉孔子之稱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論人者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逐歧途眯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輒言篤行恐誤者不尠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刻期命臨少俟秋爽翫去敝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卜日而卜夜焉辰得書遂來共學爲日記互稽功過又三年乃退居弟子之列而以師禮事堪堪觀其日記曰辰近規學習齋力行古道從今相我吾道庶不仆矣又告之曰先人言心如剝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漚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強養而勿息時時以天理洗灌乃心人欲自息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矣勉之

因卒之習士相見禮祭禮並事親長之容教以精神包羅闔座及
言語威儀之道又告之曰宋人以格物爲卽物窮理然實未嘗卽
物窮理也吾黨乃卽物用力耳書理卽世事未有世事不明而通
書理者宋人所言講書而已辰晚年失明多倩人代書所輯諺語
卽以倩人諺語爲名

郭金湯字子堅弟金城字子固本姓張父盡忠幼養於京旗郭顯
名因姓郭盡忠早卒顯名撫之成立金湯出令桐鄉金城由藍旗
官學生試高等授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轉御史李塏於二人
少長各一歲兄事金湯而弟畜金城二人則皆事塏以師禮又因
塏私淑顏元寓書博野問學塏知京師數主其家金城幼好讀書
能詩文旣交李塏盡棄所學學天文地理政治兵農射御金湯亦
篤信之李塏之佐金湯桐鄉期年旣大治塏與金湯並轡出勸農

桑或赴薦紳家飲酒賦詩金湯皆相隨塋年四十無子金湯出重
資爲買一呂氏女爲妾構留春樓居之環植蘭菊黃楊諸雜卉頰
樓一眺池塘竹樹皆在襟下友人贈詩有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
目生機到小樓而樓上每入夜燭必結蕊如幙頭如綴旒自巔垂
至跋四壁香氣清澈黃楊梔子月季皆結子蘭生孫金湯聞而雀
躍曰吾師獲佳兒矣金湯妻于亦善相其夫塋在桐未有妾時僅
六月金湯爲製單複絮簪以及倒頓柏腹之屬凡六十餘襲皆于
手縫紬其敬禮之如此塋先未往桐時金城在京亦嘗出資爲買
一馬氏女爲妾又嘗餽諸其家賀培婚壽馬太夫人生日金城之
仕京有聲亦塋與講學之力在刑部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
四欵獻全活甚眾有謝者戒聞勿通曰而本無罪非私汝也人感
泣去至寫象祀其家及官御史巡城不察察爲明人自不欺都御

史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稿屢易不當意或推金城立削草士禎
連呼曰老吏老吏上疏請裁冗員眾議大譁弗辨也又嘗仿李塏
平書訂取士之意疏請復古鄉舉里選指畫已定未及上而卒年
四十一又五年金湯亦卒年四十八金湯質直不輕爲然諾好潔
勤細務井井有條金城沈默有容見人匆匆如畏然二人性格不
同金湯每怒金城謹事之委曲能得其歡金城在北金湯在南念
及之未嘗不垂泣也塏嘗從金城傳馬射法與游西山脫帽置地
上策馬射之無不中中則帽颺起等身蓋絕技也初權龍江關與
總督傅臘塔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采滿數車盡散與從人觀
者每公退閉戶讀書不請謁人有尙書甲遇於涂謂曰君盍一往
謁曰公事有公地無私事何由謁甲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此時
而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卒之日囊錢不滿百敝衣布衾以歛者

御史李栢倡曰郭君貧無以容不可不助共釀金贖焉金城與其兄金湯皆李塏爲之傳追想生平情誼之交蓋未有過之者初留春樓所生子名習仁後又生子習中馬氏亦生子習禮塏每顧諸子謂之曰而世世勿忘郭氏二公也

師儒傳九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八

文學傳一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九

天津徐世昌撰

范士楫

范士楫字箕生號橘洲定興人明崇禎十年進士授陽曲知縣丁外艱服闋補洪洞時流寇蠶起士楫見世事不可爲棄官歸隱居鼓台山清朝定鼎大吏薦之召起授禮部員外郎尋改吏部典試陝西號稱得士晉文選司郎中一意講明銓法甄錄拔舉審其人才職賢否而啟事之若不可者力與尙書侍郎爭辯不肯唯諾署紙尾遇權貴請託輒拒絕坐是失上官意卒罷職後游揚州沒於旅舍門人賻之歸葬士楫負奇才意氣豪邁畏俗子若膩獨好與古人交傾囊購異書萬卷冥心探索恆夜達旦著作故博通少與同邑鹿化麟交善商榷古今學業伸紙操筆彼此互勘訂聞或呼

酒抵掌論天下事有雲龍追逐之樂初士楫父文源與化麟父善繼同被難善繼殉節死文源卧護其屍三晝夜鄉里嚮其風誼僉尊曰懷洙先生士楫稟承祖父家學慨友道陵夷關乎世運隆替迺著古人交箋以質孫奇逢奇逢爲序而傳之奇逢者其祖錫之弟子而文源之至交也士楫初任陽曲時斷獄多平反作求其生錄一書以爲牧令法戒康熙元年致仕家居檢其父所輯范陽志遭兵燹無存乃廣爲摭採修舊起廢自地理至家乘得書十卷名曰范陽識略生平工韻語雕鏤肝腎凌邁古人蓋能於竟陵公安而外獨樹一幟者世傳橘洲詩集六卷迺順治二年乙酉以後作也匪棘堂樾舫諸集鹿化麟杜越皆稱道之今無傳者蓋佚久矣

楊思聖

喬鉢

連佳樛

周鑄

楊繼芳

楊思聖字猶龍鉅鹿人少有神童之目年十二應童子試拔置第

一明崇禎己卯鄉試中副貢生逾四年舉於鄉順治三年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預纂修實錄之役升修撰己丑會試
充分校官得大儒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歷春坊侍讀學士時天下
兵革初定朝廷尙文治思聖與同年柏鄉魏裔介以文章道義相
磨切負海內重名天下之稱之者必曰楊魏士之抱奇才過都下
者爭得其一言爲榮思聖恂恂若不及汲引寒素如饑渴之於飲
食一藝之長必爲之延譽以此成名者多平居不喜徵逐讌會無
姬妾聲色之奉寓廬湫隘雜植花竹於庭圖書字畫堆疊滿案几
每乘羸馬蹙躡歸鍵戶謝客誦聲琅琅達衢巷及評隲人物高下
詩文若書往往觸顯官不少顧忌世祖一日坐便殿召思聖及陳
爌至賜上方筆札書稱旨賞賚有加旦夕且柄用而忌者謀欲中
傷之會上擇廷臣才堪外任者遂出爲山西按察使論者以思聖

爲侍從之才不長律例及至官折獄精敏三月清積案三百六十無濫無枉貪墨之吏俱斂迹改行升河南右布政使革羨額裕軍饗以廉潔稱時徵君孫奇逢隱居夏峯思聖屏騶從往見之相得甚歡以道統相屬尋轉四川左布政使欲投劾歸作倦遊草思廣羊山不置廣羊山者思聖與永年申涵光雞澤殷岳讀書處也格於例不得自疏巡撫某又堅止之不獲已遂入蜀蜀新造土荒不治歲入僅三千緡思聖闡心綜理首建開荒之策增額至數萬其次則招外商平劑物價四方擔負而至者不絕於市蜀賴以安居四載舉治行卓異第一入覲賜袍服有差返至覃懷舊病作乞休致河南巡撫以狀聞時雞澤殷岳偕行至軹關曰病亟矣惟青主來可活耳青主者太原高士傳山字也遂自往觸炎冒雨晝夜走千里四日而至大原見傳山踞而請曰猶龍病矣先生其肯一行

乎山曰世無兩猶龍吾雖抱病烏能坐視遂偕行至則已沒二日矣時年僅四十有四魏裔介聞之歎曰猶龍遂作古人山川削色矣然讀其遺詩若文不知涕之何自也申涵光曰以猶龍之才不能珥筆侍天子左右及外出官四方鬱鬱不樂未嘗一日不曰吾廣羊吾申子吾殷子也賈志以沒而卒不得遂其初豈非天哉思聖天才雋妙風格秀整擅晉人書法尤工於詩俊音亮節出入於開元大歷之間入蜀以後山水之助老氣橫發與少陵相頡頏王企靖稱其寄託深遠一往豪邁吳偉業則贈之曰北地詩名三輔少皆非虛語也著有且亭詩七卷

喬鉢字文衣內丘人太原府通判中和之子明貢生工詩與魏裔介楊思聖魏一鰲米壽都陳一得高光國立社相酬唱新城王士正爲一代詩宗而獨盛推鉢嘗寄詩云次公狂自好名字滿人間

才士無高位吟魂寄百蠻音書湖口縣生死劍門關太息青蠅甲
交州幾歲還其心折如此歷官郊縣主簿寧波府經歷東城副兵
馬湖口縣知縣劍州知州著有越吟一卷苦吟一卷燕市草一卷
劍閣草一卷燕齊詠一卷匡蠡草一卷石鐘集一卷野語一卷奕
心一卷申涵光曰交衣詩橫臆而出肝膽外露摧堅洞隙一息千
里燕趙人多沈毅英爽無夸毘之習交衣其尤著哉

連佳樗字克昌南宮人父三讓諸生年十二居母喪中禮明崇禎
十一年城陷殉難時佳樗年甫七歲隨母白崎嶇兵火中求父母
母教之讀書舉順治五年鄉試十八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佳樗
博極羣書爲文古雅淵茂學詩於鉅鹿楊思聖其所著損菴詩草
申涵光序之曰克昌詩春容淵博無噍音促節破其渾淪蓋得樂
之和以爲詩者牛弘之論葭灰也曰半出爲和全出爲猛不出爲

衰不猛不衰和斯貴焉克昌之謂也其真楊子之後勁歟

周鏞字茗柯南和人諸生家苦貧而性澹遠蕭然出塵壒喜爲詩嘗從申涵光游謹守矩度溫潤清脫在唐人項斯馬戴之間應試入都有踏雨搖青果添燈留故人之句一時名流爭相傳誦下第歸里其詩益曠遠與楊思聖相伯仲著有葭里集十七卷魏裔介序而行之鏞之同里楊繼芳亦以詩名

楊繼芳字仲延號敬容貢生太倉吳偉業嘗序其詩集行世及卒也魏裔介誌其墓初爲山東新泰知縣豁里民荒田千八百頃寬逃人之令順治十四年臺使考察奏績第一遷守和州值海氛初靖姦民誣富室從賊者二十餘家上之州繼芳燭其冤置不問免連歲逋賦數萬捐米以振饑民修城葺學舍傾橐爲之未嘗問諸民秩滿遷浙江嚴州同知奉檄採木深山中以勞卒同官賻之始

歸葬所著詩有頤中堂前後二集仲延文集課子初譚型俗淺言
諸書

呂纘祖 劉驊良

呂纘祖字俊發號修祉滄州人順治三年丙戌一甲二名進士授
翰林院編修歷官宏文院侍講學士生有異稟夜視物目炯炯有
光九歲喪母居喪如成人事繼母劉一如其所生母讀書嘗達旦
父戒其過勞乃假寐已復如故父與繼母相繼亡哀毀骨立教弟
姪一守先人家法其爲文高邁雄肆廷對直陳時務言人所不敢
言爲司業時以實行勵多士纂修明史無一字苟服官八年以病
告歸南游吳會泛維揚走金陵遊雲閒武林返權姑蘇山川名勝
題詠殆徧詩境平淡而天趣橫溢時比之白香山客有嘲者曰詩
以窮工先生若此應已充筭盈棟矣纘祖笑曰工不敢然因不工

而竝掩乎窮亦不敢也旋卒於家賜諭祭著有几園集皆丙戌以後作也同州劉驊良字支莊號六蝶諸生善畫工詩著有帆影筆談支莊詩集十卷其詩清夷淡宕似梅聖俞刻厲峭拔近孟東野王士正序之曰空谷之蘭靜潭之月庶幾近之

石申

石申字仲生灤州人父維嶽明萬歷進士官副使申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視學江南搜拔孤寒所取士多掄大魁歷遷學士侍經筵擢吏部左侍郎矢公無欲門絕苞苴以抗直中忌奪職後事定起補刑部左侍郎上慎刑疏天下傳誦尋丁繼母艱服闋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舊例厨饌交際取支斗級申一切罷去之綜核清釐無敢弊混者聞慈母訃歸里嬰疾而卒賜祭葬如例贈吏部尚書康熙十八年祀鄉賢先是世祖章皇帝稽古制選漢官女

備六宮申女與焉賜居永壽宮冠服用漢式封恪妃召申妻趙入宮爲家人權賜重筵賞賚有加禮說者謂維嶽爲副使時王府中官某鳩其王反誣某妃弒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蓋救妃之報云申爲人曠朗無城府而氣盛才銛不可一世每與友朋讌處酒酣耳熱議論泉湧彈射古今人詩文少當意者於當世盛名諸公尤往往指摘唾棄之不遺餘力聞者或掩耳申益傲然自得習爲故常遂以此遭謗於時其操筆爲文幽折瑰麗非尋常蹊徑不屑苟同今人亦不肯襲古人面貌詩則剗鏤鏤剔矯岸不羣能自成一家言其爲庶常時內院筆閣試擬待漏院記諸人爭摹宋人詞調申開章獨云天子無日不視朝宰相無日不入對李燾稱其警拔冠諸作已而果第一後屢應御試皆列高等人多傳誦之著有寶笈

堂遺集行世

谷應泰

谷應泰字廣虞號蒼霖豐潤人聰敏能強記於書無所不窺尤長於史學順治四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爲浙江提學僉事校士勤明所拔多名宿平湖陸隴其其尤著也應泰學旣賅博文亦雅贍嘗采集有明一代典章事實購得山陰張岱石匱藏書及談遷編年排比編輯爲明紀事本末凡八十卷其自序曰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樞而北海馮琦繼之其法以事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趨迹政治之得失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較之盲左之編年則包舉而該浹比之班馬之傳志則簡練而隱括蓋史外之別例而溫公之素臣也沿及明代迄無成書蒐釐條貫蓋其難哉余謬承學政之役兼值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廣稽博

采勒成一編以補前史緬惟高皇智勇天錫成祖雄姿英毅撥亂
反正風驅電掃可不謂隆焉仁宣之間綱舉目張吏治蒸蒸明良
洽浹歌詠太平繼體之休風也英宗御極耆舊罷政閹豎擅權遂
至翠華輕出乘輿北狩自非樞臣畫謀景帝踐祚則虞淵之日墜
地而已及乎南內奪門忠直被誅宗社卒賴焉憲宗嗣服不修儲
怨更加諡號寬身之仁也乃儉相柄權大璫羅織祈於登明亦云
慝矣孝皇恭仁莊敬虛懷納諫朝多盡臣野無兵革至其晚年尤
勤宣問歷選列辟稱到理焉武宗巡遊無度寵任逆瑾晚乃芟除
寘鐓宸濠禍變接踵顛而不亡亦其幸爾世廟藩服入纂綜核察
察姦輔蔽之僅乃獲鋤國體傷矣穆宗守文俺答封貢乃輟朝日
久中旨竊叢無足數也神皇乘運豫大豐亨征徭旣繁百工叢脞
揆厥亂源所自來爾光宗危懼之餘克膺大寶善政初舉天命不

祐良足悲也嘉廟拱手權歸宦寺玄黃之戰毒流縉紳胚胎禍亡
於斯酷矣懷宗冲齡手翦凶貂父老喁喁聿觀厥化乃以數乘陽
九寇弄潢池僚案營私將士選懦及乎刃及宮闈身殉社稷則庶
幾亡國之正也嗟乎周治盛於文武漢道大於高光此前世之所
以興隆也孔子傷心幽厲武侯痛恨桓靈此後世之所以衰微也
綜觀明政何莫不然昔湯臣進規鑒於有夏姬朝作諷戒在殷商
惟我皇清開天初造攬勝國之患逆察已事之明驗保世滋大毋
亦於斯鏡見焉余不敏泛瀾眾家編綴是書比於九齡之千秋金
鑑德秀之大學衍義雖材智不逮亦復竭其愚忠云爾是書初出
有以其語涉譏訕者上調取閱之知其書無他不之禁也乾隆時
四庫提要載其書且稱其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爲
淹貫每篇之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體以駢偶行文而遺詞抑

揚隸事親切尤爲曲折詳盡惟紀靖難時事深信從亡致身諸錄以惠帝遜國爲實於滇黔游蹟載之極詳又不知懿安皇后死節而稱其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俱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明史用王鴻緒稿本鴻緒書成雍正年間此書成於順治十五年鴻緒不應未見也其紀太祖平東南遣聘鎮江秦從龍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呼先生不名事在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前又紀參政吳雲使雲南行至沙塘口鐵院知等逼令易服不從殺之事在王禕使雲南後明史太祖本紀於徵基濂溢琛及禕死竝書而此二事不錄又紀大理少卿一謙言事過激免朝參以楊士奇言召爲副都御史仁本紀不書按察使林碩振舉憲法中官裴可立誣以沮格詔逮碩親問碩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降敕切責可立宣本紀不書王恕以南京兵部尙書致仕召爲吏部尙書請禁文職奪

情起用請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孝本紀竝不書據此知其詳略之間多有可與明史互相參證者至其論胡藍之獄以爲高帝鳳德之衰李福達之獄以爲臺諫爭連坐之過大禮之議則以張璁桂萼有功存統俺答之變則以嚴嵩仇鸞竝無死道責三楊之競庇鄉曲惜于謙之不言易儲紀江陵柄政謂救時似姚崇徧急則同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鷲則類安石如斯之類皆具特識不爲苟同隨俗者惟東林黨議後祇載倪元璐之言而不自著論說則與全書體例不合耳應泰任浙時衡校之暇流覽杭州湖山之勝剏書舍爲遊息地及去官浙人士懷之屢修葺志不忘所著築益堂詩集馬慧裕序之稱其意厚詞和有唐之遺音云

周體觀

周體觀字伯衡遵化人順治五年舉人踰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累遷吏科給事中爲人坦直倜儻喜言天下事藏否人物必盡吐其胸臆無所俯仰立朝若忘其官在官若忘其家人以是敬憚之出爲江西饒九南道副使與施閏章同官又同年友皆風流好事負人望詩學宗法杜陵感時投贈觸興成篇閏章稱其令支道中詩似杜秦州諸什與河朔詩人申涵光郅煥元同稱江北七子王士禎謂過黃州詩不愧古人著有晴鶴堂詩鈔十六卷

陳上年

從子正

裔孫永壽

陳上年字祺公清苑人順治六年進士授陝西鞏昌府推官內擢兵部主事洊升郎中復出爲陝西固原兵備道遷山西雁平兵備道晉布政司參議移節廣西會三藩亂起逆寇破梧州迫以官不受罵賊死乾隆閒下詔優卹給恩騎尉世職竝入國史忠義傳上年奉繼母孝事伯兄恭里閏無閒言能文章工詩與李因篤顧炎

武馮如京朱彝尊梁清標友善篇章疇富率以道義相切劘炎武
客都下見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易傳諸書心悅之而貧不能購上
年出貲佐紙墨得寫本歸炎武寄徵君劉處士大來詩所云一過
信陵君下土色無倦卽謂上年也生平行潔志廉初爲李三秦冤
獄多平反兩權兵備嚴鎖鑰勒部伍雅歌投壺軍中有韓范之稱
雁門屢遭兵燹虎落淵劫祛篋探丸日數數以警前官皆治以嚴
酷盜愈眾上年務寬大與之休息興文教革商稅完葺城垣亭障
不一擾民數月治化大行民頌其德上年死後子孫崎嶇戎馬閒
僅獲骸骨歸其著作皆亡佚無傳者九世孫名永壽者搜輯炎武
如京兩集中始得五七言詩十餘首吉光片羽亦可觀其梗概矣
從子正字正子號端伯康熙九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戶部員外
郎禮部主客司郎中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爲貴州鄉試副考官與

顧炎武交至篤亦以能詩文稱永壽字同山幼學詩於同邑諸崇
儉長從新城王振綱貴筑黃彭年桐城吳汝綸武昌張裕釗游益
刻志文學光緒二十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改官河南知縣豫撫
劉樹堂河督任道鎔常任直隸知其才爭招之幕中二十三年丁
酉分校河南鄉試署考城知縣縣與山東曹縣接壤夙爲盜藪蒞
任三月以計禽積匪許三姪置之法盜遂稀二十六年權祥符疑
獄多親訊不假手讞局事上吏以禮不爲勢屈調署唐縣精於聽
斷能息民教之爭去官之日士民具牛酒餞送者二十里不絕國
變二年卒於家著有家乘蒐遺一卷五禽圖纂注一卷蓮漪館詩
存四卷讀初堂文集四卷竹所詞存一卷秋菘老屋手札二卷蓮
漪館隨筆三卷

李儀古

李儀古字淑復號尙友任邱人曾祖魁春祀鄉賢父天敘字完白官陝西有政績儀古生而秀異年十二爲明諸生順治二年詔舉茂才異等之士以實六館遂入太學踰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盡讀中祕書文思益豔發名噪都下八年授翰林院檢討又三年升右春坊右贊善纂修順治大訓扈從南海賦詩稱旨十三年轉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丁父艱起補弘文院修撰升內祕書院侍讀知制誥爲上所親禮授國子監祭酒儀古於監事嚴守舊章獨念士不通經學古文體卑靡乃日進士子說經史大義旁及古文詩歌於是吳元龍陸棻王鼎基錢芳標輩咸以宿學受知都人士彬彬嚮學以不讀書爲恥康熙二年晉弘文院侍讀學士充浙江正主考得勞之辨孫在豐張又良諸名士遂偕與登吳山泛西湖覽南屏虎林天竺龍井之勝貯詩滿篋蕭然而歸三年充殿

試收卷官母艱服除起原官九年再充收卷官以疾告歸遂卒年四十八儀古篤於孝友嗜古學喜金石不逐時好詩古文辭出入信陽北地其言性理以薛文清呂經野爲宗書法師二王亦閒出新意所著有繪音彙記尙衣山房文集

宋起鳳

宋起鳳字來儀號紫庭一號覺菴滄州人副貢生順治六年授山西靈丘知縣大同自姜瓖弄兵郡邑民流竄殆盡起鳳請大府蠲額賦三千二百六十餘兩省徭銀一千七百三十餘兩其他積逋竝報免教稼勸學民始復業尋擢廣東羅定知州撫恤民徭二載眾建祠以祀旋丁艱歸羅民詣大府乞留環跪戟轅竟日允其請起鳳堅辭不可奪羅民泣送千餘里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郝維訥兩遣使至皆不應晚好遊足迹幾徧天下所著有詩說一卷

北京風俗記二卷兩都耆舊志四卷治譜一卷稗記四卷參通兩
極二卷丹旨一卷先進遺聞二卷下學錄西都雜記大事記關塞
紀行八省遊記湘漢紀行田疇農語等書覺菴詩詞二十八卷

郭棻

子炭

孫青塏

王胤

王鶴

劉可書

王儀

郭棻字芝仙號快庵清苑人生有異稟工詩文善書下筆千言立
就順治元年選拔貢生二年舉於鄉三年會試下第署無極縣教
諭士子服教懷德建生祠祀之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
林院檢討升贊善世祖御試詞臣列第一慷慨好直言因忤權貴
左遷山西按察司僉事怏怏不赴范文程惜其才爲之治行李且
戒曰勉修職業靜以待時棻感其言單車赴任所甫受事會撫車
白某委查晉省荒地召之謂曰君清貴上客不應恩以吏務奈此
事非君不可幸屈爲之棻辭出卽辦裝趣行履畝詳勘潔誠克已

終事不名一錢而事以辨治上官一切倚毗之孽畫勤劬靡不修
舉居八年報最入爲大理寺寺副 聖祖御極有以蔡文學奏者詔
修章皇帝實錄告成復授編修康熙十一年典試河南所拔皆英
俊士論翕然尋充經筵講官侍直南苑 聖祖命書唐人早朝詩揭
諸屏榜便殿側時臨觀覽褒曰郭棻秉事老成優於學洵北方才
子也擢正詹與睢州湯斌同充東宮講官免拜賜坐賞貂裘珊瑚
念珠上方諸珍物稽古之力榮冠一時棻遭遇曠典益竭誠抒忠
講求經世之務凡禮樂刑賞用人理財諸大政莫不探索原委綜
覈數千百年因革損益之故因著十策上之晉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故事政府樞機惟大學士主裁閣學往往無所軒輊棻曰閣
學者古參知政事也若徒署紙尾何參知爲每遇論囚蠲振有關
民生大計必侃侃抗辨河臣靳輔于成龍因事爭論於朝得棻一

言而決當時滿漢諸相咸虛心采納棻亦竭忱相助嘉謨讜論士大夫皆仰其風采尋以病乞骸骨歸里閉戶蟄居日探討經史百家老而彌篤開府監司以及牧令朝夕式廬問起居冠蓋絡繹輒屏絕婉辭以謝然遇民生休戚地方利害興除之事必竭情以告罔所顧忌嘗謂天地之利莫大於水莫厚於山莫奢於桑與棗吾邑有兩泉一曰雞距一曰一畝去城二十里許東西相望淖淖淖淖蓋神漢也環泉膏壤二三里皆壤皆泉合而瀦於邑之西瀦而放於邑之南淪漣瀆瀆於邑之東一葦可以達天津邑之西北皆有山或百里而遙或五六十里而近山有漆有葛有藥有青白灰有石炭有楫柎有棗栗檳梨胡桃榛松蘋婆銀杏之實而木且可楹棟而石且可礧礎皆邑人所需不寧邑人之所需卽天津而東亦莫不需之何也天津雖爲百貨輻輳之區饒東南之良者乏西

北之產互而市實所上願無如非輦莫致非肩莫達費日費貲賤
鬻罔所利貴鬻罔所售故有棄而不采采而不盡者供猿攫而飽
鼠食甚非計也誠爲之計莫如先治水余嘗見其大勢自泉徂河
纒八九里須大濬之餘者狹使闊淺使深河深則水大水大則舟
浮山之產易致也邑之利也又稍稍轉運抵天水橋之東與天津
上下同流津之航實而來不虛而往牟利者樂之矣利之所在人
爭趨之將見連橋橫楫絡繹不休東南之美鮮不聚西北之實罔
所壅繫獨邑之利實爲鄰邑利誠此之圖吾邑無山而若有山不
此之圖吾邑有水而若無水長民者以爲何如耶至於開墾種杭
稻插籬字鵝鴨亦利也無如田有町畦人非土著格而難行未可
輕議耳余故曰天地之利莫大於水莫厚於山也吾邑之田上上
者下中者什九皆采地惟境之南陲畎畝猶宛然則又斥鹵堯塙

藝之黍稷弗秀弗實辨正供恆不足往往棄而不治余嘗詢之父
老曰吁嗟乎瘠土也不宜穀第宜木十年之計貧民安能爲余不
禁憫然以歎曰甚矣邑人之愚也土不宜穀而宜木盍樹之桑棗
可蠶也蠶可絲也絲可織也纂組工緻不難衣被西北齊之鹵潞
之細秦之褐其始亦人爲之也而利用抑何如之普耶而吾邑之
有棄地有遺材者要亦數百年來安於力田逢年之說狃於豆區
金鍾之獲而不知所爲變計卽知之利不近不肯爲功不省亦不
肯爲斯蓋坐於拙坐於怠坐於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耶抑貴
者無以率之於先智者無以導之於後耶昔歐陽修治滁陂澤之
利以興張詠治蜀拔茶樹桑民以永賴然則倡率而利導之責是
亦不盡在生於斯長於斯者也議出當道臆之棗抱濟世之志家
居性好施與每值歲歉恆淖糜食餓者郡中汲井距南北爲遠酷

暑多病渴乃捐金擇中區鑿之至今呼爲二公泉蓋襄事者刑部侍郎趙某也官京邸時買一婢審其色悽慘問之爲秦人已字同里王生歲荒隨父母求食母死父病鬻之以償債者棗惻然覓其夫給之衣費遣歸又門下士李某年四十無子家貧與之粟置妾次年卽舉子其陰德穆行多類此保定值兵燹後士習窳薄爲倡興學校伙助膏火而督課之雍乾閒踵登科第者皆出其門里中僉稱爲清苑夫子卒之日家產蕭然覆布衾以斂清議美之祀鄉賢祠予諡文清棗文詞美瞻珥筆詞曹前後垂四十年鉅製宏篇多出其手時與華亭沈荃齊名稱南沈北郭書法妙絕人得寸練尺楮如獲至寶論者謂趙孟頫董其昌不是過也嘗慨念明季喪亂恐忠臣烈士歷久湮滅不彰於時乃著甲申保定府殉難記又爲皇畿大一統賦累數萬言偉麗奇異人比之三都兩京著有學

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十卷而畿輔通志保定府志諸書則又藁
家居時所手訂者也子岐能紹家學纂修通志多資其考核孫青
塏字岱瞻亦工詩著有雪樵詩稿尤長於書得其祖筆法長箋巨
幅世爭寶貴晚年自號香山老人學品爲一鄉之望乾隆閒欽賜
舉人同邑王胤與弟鶴皆以詩鳴世博野顏元所嘗與論學者也
別詳師儒顏李師友傳又有劉可書王儀者可書字長馨才思傑
出與王胤兄弟齊名儀善書尤工詩意象澹遠在韋孟之間卒祀
鄉賢皆與藁同修通志者

李振藻

父雲華

李暄亨

吳珊

李振藻字天葩號約齋蔚州人明季蔚東盜起官軍集勦調鄉兵
爲應父雲華持牛酒犒師指陳機要嘗手殲磬山巨寇城邑獲安
值歲大饑先後出粟以振全活萬計鄉儔以長者稱振藻生而聰

慧爲博士弟子員屢舉鄉試不第以選拔貢太學授中書舍人遷戶部雲南司主事會用兵於滇撫臣請免夏稅蘇民困羣議不決振藻力爭於庭得如議宣府順聖東西城懷安諸衛頻年田沒於水有司請豁賦眾格之爲白於主者事得行督理右翼興平倉力除積弊猾胥皆屏迹進廣東司員外郎攝四川司事蜀自兵後歲賦日耗議者令增課佐軍振藻曰養殘黎如養劇病宜急培元氣疾疢彌年而重以很厲之藥鮮不斃矣今惟責大吏招徠流遺闕田增賦不待重督也議遂寢遷刑部山西司郎中會亢旱清刑恤獄多所全活大同姦徒掠賣人子女察其僞券立斷還有神君之稱擢貴州知府以裁缺候補歸遂不出振藻初官中書省父歸里時魏象樞謫官家居以古儒者自任倡導其鄉振藻從之游益淬礪於學凡家禮譜牒近世弗急者皆服習而修舉之故其生平操

履動師古人學問崛起一時世稱約齋先生云性尤篤孝悌樂善不倦衛守備何某出倉粟拯饑未上請病沒法當坐振藻力白之得免蘭溪丞徐喆舊有貸於振藻徐後罵賊死急往弔持券以焚林居數年徜徉泉石嘗過龍門觀太華遨游吳越芒屨竹杖洒然出塵卒之日適策款段而歸與家人論文藝至夜分而沒年六十

八
李暄亨字澄園蔚州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內閣中書性至孝父沒廬墓側祥禫後作九問詩寫其哀讀者爲出涕學術準繩先儒發爲文詞力追正始魏象樞見之歎曰此一代之雋也著有趨庭日記澄園詩槐省雜記雲中節義錄若干卷吳珊字里人安平侍讀學士本植第三子工詩豪飲能書嘗攜酒登秦岱倚醉狂吟聲殷巖谷摩崖題詠墨瀋淋漓傲然自得也爲

諸生入試策文或三三千言判論僅百數字格格不合常式以
是久不第由貢生爲河南唐縣知縣未幾弃官歸與知縣陳宗石
交善會巡撫爲壽宗石屬珊代爲詩及書珊諾而久不爲至期宗
石促之已中酒笑曰此易耳命紙墨縱腕揮毫字跡皆若鸞鳳翔
翥宗石方懼以潦草獲譴旣獻乃大嘉賞問誰作宗石以珊對巡
撫曰是吳學士少子乎久聞之不意其能如此也遣使請珊入幕
珊謝不往曰吳某曳裾人門者哉及卒戒諸子曰毋以儒衣冠
歛我本植守禮法其兒玠璠循循不失至珊特放縱以狂箸所著
無名集四卷詩餘一卷

曹鼎望

子釗

鈞

董榕

榕弟櫟

曹鼎望字冠五號澹齋豐潤人博通經史善屬文順治十一年舉
於鄉十六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世祖時召對內廷恩遇優

渥旣改授刑部請停嚴冬遣犯豁逃人連坐之法鼎望明敏寬厚
又習文法數決疑獄人稱平允康熙五年典試三楚所拔多孤寒
士明年出守新安時大旱盜賊竝起聚夥歛婺源諸山燠忽爲害
鼎望勒兵禽其渠諭散黨眾開倉貸貧民選用良吏尉更召諸生
開敏有材者數十人日講學於紫陽書院捐貲刊朱子綱目新安
文獻志諸書政聲翕然嗣忤當路奪職旋起爲廣信知府承殘破
之餘招流亡蠲逋賦誅賊首江機楊一豹民慶更生以憂歸服闋
再出爲鳳翔知府墾蕪地減科條請停防漢更番兵馬修橫渠祠
喜雨亭以勵後學尋以老乞休卒年七十有二釗鈔父子皆
擅詩家之勝當時目爲三曹釗字靖遠貢生著有鶴龕集鈔字賓
及號癭菴美丰儀善屬文尤精繪事鼎望守新安時鈔讀書黃山
之桃花源尋以貢生仕內閣中書舍人聖祖幸奉天南巡吳越皆

以鈔從豐潤東郊有松茨別墅鈔作寫真圖海內耆宿若陳瑚施
閏章王士禎尤侗朱彝尊那蘭成德毛際可梅庚輩題詠殆遍著
有瘦菴集黃山紀游扈從東巡紀略筆瀟養正圖圖繪寶鑑續纂
諸書鼎望與鈔皆善製墨常擣曹素功墨數萬杵滲和冰麝蘇合
陶練精緻有玻璃光掌珠書畫舟天保九如諸款識背鐫澹齋印
其瘦菴印者乃鈔作也

董榕字念青號恆巖與鼎望同里雍正十三年拔貢歷官金華南
昌九江知府皆有政聲公餘延郡中將士銓諸知名士研經賦詩
嘗取明女總兵官石硅土司秦良玉游擊將軍沈雲英勦賊事譜
芝龕記樂府以明史爲經雜搜諸家舊說緯之士銓代爲考訂竝
題詞焉丁母艱哀毀過禮扶柩歸舟泊滕王閣夜深忽失榕所往
凌晨躋之溯流里許端坐沙渚聞白衣麻練面目如生適有僕自

九江來告以九江士民爲榕立生祠計之卽沈水日也著有溲陽集十卷弟樗字雨若號潤墅官湖北德安知府亦工詩當時目爲二蘇所著有涉江草濱灤吟于役江干草諸集

張衡

張衡字友石又字義文號晴峯景州人父培貞字存之順治三年舉人有孝行母喪三年不履中門不茹葷酒居堙室顏曰負劬作鮮民之生文述哀讀者流涕衡年十二通經史能詩文尤精鍾王筆法順治十八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康熙十一年典試山西稱得士繇戶部主事歷升工部郎中以才能薦督審廠時造築陵工瀛台內殿門觀約百餘所衡親勘督建費少而功倍事竣詔從優議敘視學浙江以講明儒術振拔寒畯爲務嘗曰節費以養親省事以卻謗忍氣以養和讀聖賢書近直諫友以無忝所生浙

人咸歎服刻文教錄諸書以紀其盛二十七年補陝西榆林道疏
通茶引建廩舍中外互市部署整肅銀邊外閒田獲粟數萬斛邊
氓頓饒三十一年歲大飢巡視長安咸陽諸縣散穀振荒全活者
數十萬三十五年聖祖北征噶爾丹沿邊徵調衡修防禦明戰法
戎衣介馬烽火不驚年七十乞休歸四十年卒年七十四衡篤學
耆古官工部時貧不能舉火貨錢過慈仁寺購書歸讀之忘饑偶
遊燕市得古琴開腹見大唐雷氏斲及宣和字驚爲雷琴作歌記
事名流屬和者數十人時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禎宜興陳維崧
任丘龐塏以詩文名海內皆慕與之交著有稊亭詩稿聽虞閣集
周在建曰衡之詩過人者三曰典由學問之博也識由閱歷之精
也品由涵養之深也識者以爲知言

劉佑

劉佑字孟孚號雲麓曲周人明大司空榮嗣孫也榮嗣以讒繫獄中父爲可就養請室三年佑千里省之榮嗣勗以詩有云官不足貴貴知道貧不足憂憂無聞爾歸開我架上帙不讀書人非我孫佑銘心刻骨瘁志爲學未幾祖父相繼寃死匍匐歸喪久之事得雪復官得蔭卹佑杜門謝客惟與孫奇逢申涵光時相往還遲十餘年以選拔生授蘄水知縣時大亂初平悍民猶玩法當事議勦佑不許好撫之全活無算以績最擢泰州知州請免積年舊逋七萬二千釋獄欠戶二百二十餘家舊以歲修號船爲州人害力爭獲免御史俞鐸以眞父母頌之旋以兵船誤期解組大吏力疏無罪繼補高唐遭三逆之變親王監軍過境者再大軍駐紮五十七次所徵糧賦盡以供軍用無一毫取之民尋以事落職坐公用銀一萬四千兩變產補償家無立錐地朱宏祚力請免之歸里郡守

縣令延爲鄉飲大賓以二千石儀迎之康熙四十一年夏無疾整
衣冠而逝年八十有二佑承家學喜爲詩冲夷澹雅秀發自然有
尋遠樓悅柳軒二集各一卷

林徵韓

王煦 王樸

馬恂 高作楓

恂弟恬 崔樹寶

魏亨培

亨培兄亨達

林徵韓字退思昌黎人父夢韓昌黎而生故名其先本閩產舊家
海濱清初聞有兵事徵韓隻身遠避薄游章水會逆藩不靖國家
有事東南迺馳驅蜀粵黔雍江湖閒爲親王及督撫上客杖策磨
盾時出奇計兩睥睨當世遇薦賞輒卻之後寓京師愛畿東山水
遂卜居昌黎禪伏山謀終老焉時年已五十徜徉自適喜吟詩著
忘餘錄以紀其游徵韓生平足跡幾遍天下而才力橫絕所至江
山助之矢口成吟涉筆成趣實爲永平詩學一大宗尤侗序之云
子美之沈雄退之之博奧往往於斯見之勿謂吾道之不北也卒

後同里王煦刊其遺藁行世

王煦字消崖昌黎名宿也乾隆五十九年舉人道光二年始成進士以縣令需次河南歷官延津孟縣知縣興學校勸農桑尤勤於聽斷治堂事輒漏下三鼓始就寢故案無留牘以親老告歸鄉民持羊酒追送數十里服闋改江蘇大府廉其能每遇疑讞一以委之兩署武進結上訴五十餘案後改教授旋引疾歸主講永平及遷安書院生平詩以作者自命同輩中少許可惟與遷安馬恂爲文字交書法尤蒼秀著有愛日堂集藏於家

馬恂字瑟臣號半士遷安人蚤歲爲詩文卽欲與古人爭席父學賜官陝西渭南縣卒時恂年十四弟恬年十一皆哀毀過禮奉母讀書互相師友與邑中文士結社名藉甚道光二年壬午十二年壬辰兩中副榜選柏鄉教諭非其志也嘗語人曰有母在欲博一

第耳其後母卒遂絕意進取殫心墳典主講錦州凌川書院多士
翕然宗之年七十二卒恬字退叔道光八年舉人由大挑任甯遠
州學正母喪嘔血數升體以羸官寧遠十八年獎掖後進出門下
者多以政績著稱大府欲以卓異薦輒力辭之年六十七卒恬淵
默善談書畫得晉宋人意尤工吟詠恂主沈博恬主清雋兄弟齊
名人比之平淵二龍恂著此中語集共五十六卷詞源如倒峽滔
滔不竭駢散雜陳莊諧閒列不屑屑於古人體例嘗自序云入世
之緣未解一半情根一半名根養生之主無多幾分書味幾分禪
味據千言於兔穎我心惟祇與天和汗萬卷於牛腰此語不足爲
人道時年未滿三十而其骯髒不平之志可概見矣集中紀事感
時諸作足稱詩史其排異處力追徵韓蓋平日所膺服者
魏亨培字竺鄉昌黎人恂之姻婭行也生有奇才五歲解四聲讀

詩至蜂蟬取筆書曰習習蜂蟬胡可不游朝生暮死萬古同愁十
三從官之洪崖寓目山水輒有詩成帙而意度恢濶風骨峭秀面
顰黑目光射人十步外妙論粲花聽者忘倦以屢試不得志佗僚
抑鬱時縱酒酣歌作寓興八首傲玉溪體道光元年復入都鄉試
遇恂出所作以示恂怪其悲咽詰之亨培默然良久曰第論詩耳
何他問是科中十九名舉人報捷後遂卒年僅二十五人痛惜之
兄亨達字矩園號伯鴻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官江甯府知府咸
豐三年髮逆破城殉節死詩辭饒意趣時稱二陸遺藁俱散佚惟
洪厓合草刊錄數篇傳世

王樸字守愚又號藻春居士臨榆人亦恂之詩友也道光十九年
副榜至性孝友母病幾不救具疏神祠減已算十年以益母壽病
尋瘡及後果符其數仲兄某以事羈刑部檄提兄子甚急樸慨然

請代瀕行賦斷雁詩詞甚悲咽卒脫冗於難後游陝西歸主講渝
 關書院四十年好觀佛經悟涅槃生滅宗旨時習五禽旁及青鳥
 撼龍經諸書關家祠左右兩楹為靜室焚香注水趺坐達旦頂門
 有肉墳起寸許毫髮禿然年垂髦而視聽步履不衰閒與二三同
 志登山臨水觴詠抒懷有知白齋詩集志和調雅能得絃外音年
 八十三無疾而卒後咸豐閒昌黎有高作楓崔樹寶者亦以詩稱
 高作楓字紫崖歲貢生博學工詩性好游橐筆遼瀋者數十年主
 講遼陽書院著鶴鄉吟草風味近錢劉晚年家居耽悅內典卒日
 自作聯語一笑而逝

崔樹寶字子玉咸豐九年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四川未及
 蒞任而卒樹寶純篤有至性八歲失怙一哭頓絕母性嚴厲其婦
 不得母權遂出之繼娶為母所鍾愛每外返必揖其妻為奉母謝

母卒營葬匍匐八十里觀者皆感泣平生厚於友朋每游田野與老農泥飲談及君恩輒下拜世咸目爲狂生所著北桃源詩集魄力雄厚頗與徵韓爲近而書法尤蒼古

申涵煜

弟涵盼

子頴

李芳蒞

申涵煜字觀仲號鶴盟永年人丰骨峭秀素慕李太白之爲人誦其全集掩卷不遺一字由拔貢生中康熙五年舉人不就選隨其兄涵光長嘯菰蘆中飲酒歌詩有凌雲遺世之思好讀史論古今盛衰政治理亂得失如指諸掌擇其中忠孝節義有裨世教者萃爲一書曰通鑑評語又採古人嘉言懿訓撮而記之曰省心短語以爲淑身涉世之方嘗舉唐人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語銘之座右一再至京師魏裔介稱其詩爲涵光勁敵王士正謂學詩於兄而名亞之書

法大令時戲寫蘭竹似趙子固蓋高潔士也著有江航草一卷敏
求集一卷弟涵盼子頴

涵盼字隨叔號定舫又號鷗盟少從涵光學涵光主文壇於河朔
閒所游者皆一時名士涵盼力與追逐殷岳劉逢源諸子視爲畏
友順治十八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預修兩朝實錄刪繁補
闕鈎纂之力居多五年實錄成學士喇沙禮獨舉涵盼名入對上
方嚮用遽引疾歸與其兄聚首衡門嘯歌酬答閒仿李西涯樂府
作短章七十篇宋琬稱其言近而旨遠論嚴而語雋乃其破萬卷
而爲之者不獨音節之妙琅琅作金石聲也卒年四十五著有忠
裕堂文集三卷詩集十卷

頴字敬立副貢生工書畫詩疏宕有奇氣隱居講學郡中利弊守
令多造門諷可否以行晚授唐縣教諭不就其平生著作多亡佚

當時所傳者惟耐俗軒詩集三卷大抵皆五言古體源出阮籍詠懷陳子昂張九齡感遇多託意寓言之作近人又得其近體詩輯爲二卷蕭遠拔俗不失申氏家法頗嘗讀杜子美詩忍過事堪喜句謂聖人以一恕貫萬理吾人宜以一忍平眾情忍之爲道先苦後樂因爲新樂府八十四章取古人含忍百善之意演爲歌詩自勉以勉家人蓋取便通俗頗有補於人心世道云時永年詩人申氏而外李芳莎最知名

李芳莎字臺辰拔貢生順治元年知武鄉縣清操凜凜善發姦伏人情風俗及地方利弊率託之於詩當時擬之詩史升永州同知被謫歸年五十餘卒芳莎詩格沈雄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嘗爲宰相宋權草謝賜大內書畫表揮毫立就都下傳爲美談著有武鄉縣志準敕草威如堂詩文集

齊祖望

齊祖望字望子號勉庵雞澤人康熙九年進士授湖廣巴東知縣時賊魁王鳳岐據巫山李春儒據施州祖望檄彝陵總兵由建始取施而以計密授遊擊許嘉謀遂平其難以卓異除兵部督捕主事遷武選司員外郎擢刑部郎中監督通惠河務管理太倉上嘗親試部曹祖望以慎簡督撫對拔置第一出守鞏昌臨洮饑設粥廠全活萬計尋以事謫歸卒後事始白復職祖望博雅工詩尤喜研究經學悟因文見道之旨嘗謂文也者道之寄也伏羲啟之列聖紹之仲尼集其成焉於是天地古今之文皆在仲尼矣易三聖之文也仲尼贊之則爲仲尼之易尙書四代之文詩西周及十五國之文也仲尼刪之則爲仲尼之書與詩禮樂周公制作之文也仲尼正之則爲仲尼之禮樂春秋魯史之文也仲尼修之則爲仲

尼之春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在仲尼則道在仲尼矣
竊謂六經得漢儒而始顯得宋儒而始明然猶有不愜者伊川之
易傳恥言占筮本義之卦變竟廢乾坤詩序固有謬說而朱子排
斥過當春秋所書縱多失禮而胡傳以禮爲常事竟置不書若蔡
氏之尙書陳氏之禮記考證尤疎更非程朱比也說經者初非炫
其才智以與前人爭勝蓋將出其意中之所安以發明先聖之微
言大義而已晦庵言易固與伊川異其言詩又極詆毛氏康侯之
於三傳亦互有從違是亦各抒其所見云爾於是撰爲經說十卷
凡讀易辨疑三卷尙書一卷錄詩序參朱各一卷說禮正誤三卷
春秋四傳偶筆一卷續筆一卷易則辨程朱之誤書則正蔡氏之
僞禮則正陳氏之失詩多遵小序而攻朱注春秋則糾駁胡傳而
左氏公穀亦互有是非然率以臆斷不能根據古義以正宋儒之

失當康熙時士子束於功令一時學者趨重宋學祖望獨於程朱胡蔡諸書力持異議不爲苟同斯亦讀書有識者矣所著又有增補洗冤錄及素心堂集行世

張榕端

張榕端字子長又字子大號樸園蘭樵其別號也磁州人潛之子康熙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年以清書第一授編修三十年開左右春坊晉侍講明年再晉侍讀充日講起居注三十三年應制乾清宮賦詩稱旨擢國子監祭酒三十四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明年出使祭泰岳沂鎮東海旋命督學江南敕照巡撫行事四十二年告歸又越十二年歲次甲午卒年七十六祀名宦鄉賢二祠榕端生於其祖鏡心端署中地多榕樹因以命名長身玉立骨相峻嶒鏡心奇愛之寵之以詩未冠食餼州庠諸老宿見其文

皆歎服折肱行與交通籍後入史館分校禮闈號稱得士纂修明
史及三朝國史方略凡四年督學江南得趙熊詔任蘭枝方苞黃
越諸名宿事竣分理淮工捐張福口千金工成與徵君閣若璩諸
人泛舟楚州城西之湖飲酒賦詩因目其湖爲學士湖至今傳爲
佳話四十二年抵京迎駕於昌平之溫泉帝勞之曰河工勞苦鬚
髮皆白矣尋告歸放浪山水閒就樸園舊址樊圃構廬又卜築城
隈開池植蓮茨引渠水折旋庭際招二三知己較射流觴分題鬪
句閒亦巾車蠟屐往來黃華百泉閒見者不知爲達官貴人也榕
端書法精絕得二王神髓尤好爲詩眷容大雅不爲鉤棘之態大
抵皆抒寫性靈與香山劍南相近閣若璩宋犖龐塏皆序而稱之
著有寶齋堂詩稿四卷河上草二卷蘭樵歸田集一卷海岱日記
一卷

龐塏 弟璽

邊汝元

李鑾

邊樅

李經垓

傳十九

四

龐塏字霽公號雪崖任邱人祖招俊著尚書正旨康熙中欽定書
 經傳說彙纂採用龐氏說即招俊也父克慎字徽五生平多大節
 始為諸生時值崇禎壬午之難母氏殉節哀籲當路以其事聞於
 朝列祀典家貧授書推產讓弟能分所食濟人有責學子束修者
 將訟之官或告之曰此可令龐先生知乎其人慚而止有大瑞聞
 其名齋重聘丐為書記辭不赴賊犯京師士人多具名紙以迎克
 慎獨痛詈之幾罹巨禍著有尚書傳習錄藝苑歸約諸書年八十
 六卒塏幼有至性七歲時父中蜚語被逮母日夕叩天求佑塏隨
 泣拜弗輟母沒求佳榼不得哀徹衢巷鄰人張在田授之柏棺人
 兩美之康熙十四年舉於鄉十八年己未以博學鴻儒召試列二
 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有明都御史某裔夜懷金乞勿列魏

黨傳力拒之二十四年大攷降補內閣中書舍人升工部主事晉
員外郎遷戶部郎中三十七年出知建寧府浦城知縣以嚴苛激
變邑人乘夜焚册局殺吏胥罷市令懼而逃塏兼程赴浦集紳民
明倫堂數知縣罪變遂定時總督惡閩俗刁悍欲借浦示威塏曰
彼令實甚吾可殺人媚人耶儘坐重罪一流二人浦人立書院
祀之九仙山多盜往往圍奪人索贖名曰饟戶塏曰盜在山必仰
食於外絕其窩引乃可除密跡得賊黨陳宗茂宗茂請致賊自贖
前後獲江洪皋裴光明等數十人賊寤將移穴塏率鄉兵要於路
鎗中賊首馬甲英羣賊奔逸得旗幟火器貯庫境內帖然聽訟簡
明每遇骨肉構訟必發其天性令自悟分別是非諭而遣之或書
壁頌曰白臉包公謝病歸里其父克慎尙健在喜曰吾不憂汝以
墨敗行常恐以直賈禍今知免矣年六十九卒塏癯容峻骨工詩

通禪理性冲夷升沈隨時不以經心詩主於平正冲澹不求文飾
毛奇齡謂其詩原本心志言多根柢比之擢本之木入地千尋拔
地亦千尋沈玠亦稱其擺脫畦徑滄落膏瀋洋洋灑灑據其胸情
二十年來談詩家競務刊削高華搜抉幽峻以爭能合尙非其胸
中本有之詩也當王士禎名極盛時能文之士率奔走門下假借
聲譽塏獨與德州田雯落落不相親附故士禎亦不甚稱之塏每
歷官輒自訂一集初官翰林與彭孫通馮勗邱象隨李因篤李澄
中陳其年李鐠施閏章諸人相唱和於是成翰苑稿十四卷朱彝
尊序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
詩者未能或之先也此其早歲所爲格律繁嚴頗得深婉清微之
致一生菁華萃於此時故彝尊極推之官舍人有舍人稿六卷官
工部有工部稿十一卷官戶部有戶部稿十卷官建州有建州稿

五卷塏嘗自言漢魏以下少陵以上以陶潛爲師於是自建州旋
里有和陶詩集一卷總題之曰叢碧山房詩集論者謂塏詩晚作
流於枯淡舍人稿不及翰苑工部稿不及舍人戶部稿不及工部
至建州稿以後頽唐益甚田雯爲作戶部稿序以白居易陸游比
之塏意頗愠然實箴規之言也又著有叢碧山房文集七卷雜著
一卷詩義固說二卷固說大旨謂聖賢立言以明道詩者立言之
一體序曰詩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者吾性之固有由性而有情由
情而有詞夫子曰詞達而已矣風人開其宗離騷漢魏守其緒晉
人去魏未遠乃不以達意爲詩而以修詞爲詩詩遂亡其亡而不
亡者有陶公以正其歸也下此又以纖麗而失之至唐變爲近體
沈宋王孟高岑諸公昌明博大自是盛世之音未免文勝於質故
當以子美爲宗子下逮宋元漸迷漸失遂流入於粗淺鄙俚而不

傳十一
三
可救有明代起王李爭於氣格失也膚濶鍾譚矯以幽澹失也淺
弱總相爭於皮毛之外大似退之裘葛之喻非中論也學詩者卽
性情禮樂之旨求之風騷求之陶杜其體雖變而道實有合焉此
可以觀其好尚然持論過苛又以陶詩氣稍疏味稍薄句意閒有
不完押韻閒有不穩杜甫五言古好牽時事入詩李白詩五言學
選體詞多意少讀之易厭韓愈南山詩如爛磚碎瓦堆壘成邱甚
無生氣肆口譏評未免輕於立論後又推衍嚴羽之說以禪談詩
轉至於支離曼衍是則其好高之過矣弟璽字信公號紫崖天性
孝友極覽羣書甲乙丹黃精詳不苟少時受詩法於塏自漢魏以
下無不講明切究尤嗜少陵生平心力畢萃於詩觀詩義固說兄
弟論詩之旨可以知其家法著有松閒書屋詩集六卷淡而旨婉
而多風得三百遺意康熙三十七年受知於安溪李光地拔入成

均雍正二年薦授東陽知縣廉潔平恕勸民完十二年積欠感激
爭輸恐後有兄弟爭產者各謀以賄勝璽嚴拒之諭以骨肉至情
咸感愧罷訟斷死獄必反覆求其生不可得乃置之法尋以老疾
告歸晚年喜讀易精思微會至忘寢食著周易集說四卷閑居錄
八卷年七十九卒同邑有邊汝元者字善長號漁山康熙閒諸生
和易端凝好積書藏錢日走書肆得善本輒重價購之積久縹緲
盈室瑤籤甲乙里中目爲曹倉杜庫汝元爲雄縣馬之驪外甥與
龐塏有連切磋道義交在師友之間塏與之驪皆雄於詩者汝元
深得其宗法後家中落困乏無三日糧窮愁著書益肆力爲之其
寄言摠懷格調蒼健與塏齊名精樂府音律曾以所著詩詞授工
人按拍歌之無一字戰喉吻嘗謂成詩易所難者字字穩耳蓋自
道其堅苦也嘗與邑中能詩者十二人結還眞社不問外事社友

李鑾者字野雲任達士也每攜卷帙壺榼據樹高哦醉則痛哭竟以酒卒汝元作亡友五人歌鑾其一也性純孝初母馬暴疾卒汝元躄踊哀號以頭觸棺死復甦釋服日作詩五百言述其悲觀者泣下年六十三卒著有桂巖草八卷文集二卷族子樾字豫章家奇貧日不再食讀書刻苦以能詩名康熙五十七年舉於鄉雍正五年成進士卽以是年卒年四十五樾爲龐塏外孫又從汝元受詩家學師承故克自樹立如此著有潔露草堂詩集又有李經堦者字性符號知菴亦同縣人性仁厚孝事寡母絕意進取工書善畫敲碁彈琴皆入妙品常於東園蒔柏種藥築豔雪居著書其中與邑人史以慎殷四端龐塏詩酒往還醉歌嗚嗚無閒晨夕新城王士禎贈詩塏之龐塏謂其氣完調逸意奧理愜其精神超越有不可一世之概著有東園詩集七卷南遊草一卷

文學傳一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十九

傳

三

199-526

文學傳二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

天津徐世昌撰

袁佑

劉六德 孫郁 劉元微 張鴻儀 黃苞若 張鴻佑 黃之鼎 王元烜 黃仲

烜猶子維坤 邵煥元 李聘 成象珽 趙皇梅

賈遜奇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康熙十一年拔貢又七年授內閣中書直南苑著紀事詩六十首才調華美類唐人絕句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翰林院編修在史館與蕭山毛奇齡分廳起草日落撤筆跨馬出東華門相倡和以為常乞養歸闕小園奉母母病革籲天減算益母壽竟瘡至九十二歲乃終居喪哀毀盡禮服除終身不食肉三十一年起原官累遷至春坊中允典試浙江稱得士有津亭紀程詩風骨峻上為同輩所傳誦佑早振文譽博學多文經史子集竝有撰著經曰詩禮疑義左史後議史曰史約集五卷

學二一文學二

補史集四卷又袁氏族譜一卷子集則老子別註荀楊文中子補
注莊子注論離騷補注杜詩注駮又警聞偶紀一卷予省集五卷
圃說五卷其所爲詩原本風騷體凡數變古風雍穆翕遠觸境生
情五七言近體皆有語之不難俯拾卽是之妙嘗於絲竹繁會中
授簡揮毫千言立就而一唱三歎歸於雋永說者謂畿輔詩人與
佑同時者首推任邱龐塏而佑之材力實足以相埒有雪軒集及
五鹿詩選各二卷年六十六卒其同時以詩名者曰劉六德字智
侯大名人性淡泊絕意進取於城西北構匯園肆力於詩有智侯
遺集竇遴奇序而行之曰劉元徵字伯誠號夢闡大名入順治十
二年進士官刑部郎中有培園詩集六卷曰黃茵若字石筍元城
人貢生汲古好學刻意爲詩有留笏草堂集一卷子任字志伊號
遜菴康熙九年進士官江南六合知縣行取刑部主事儀字吉羽

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湖南安化知縣其兄弟幼承庭訓既貴而
布衣芒屨不異寒素常手錄先儒格言躬踐履之任有坦齋詩集
儀有灌園處近草曰黃伸字美中元城人康熙十二年進士曰孫
郁字右漢號雪崖元城人康熙三年進士官浙江桐鄉知縣曰張
鴻儀張鴻佑皆元城人鴻儀字起陸又字企麓康熙六年進士官
山西永和知縣鴻佑字右君號念麓康熙十一年舉人曰黃之鼎
字訥菴亦元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曰王元烜字用恆號似軒長垣
人明兵部侍郎家楨子康熙五年舉於鄉授江蘇武進知縣縣爲
常州附郭差繁賦重訟獄日數十起元烜精聽斷無滯事其凡利
民妨民諸政無不與革之武進趙申喬周清原徐永宣邵長蘅等
三百餘人賦詩紀其事有三惜齋詩稿行世猶子維坤字幼輿號
鷺知順治十八年進士授四川梓潼知縣甫引退滇黔變起率妻

子竄伏山谷轉徙播州蠻峒中與犛猪雜處歸里隱邑西青岡躬耕薄田以供俯仰自稱青岡農父生平酷嗜書尤愛山水故游之日歲居十六所歷山川風土皆紀以詩著有搜奔集十二卷漸細齋詩文集若干卷魏憲曰余初得劉夢闈氣厚詞敷以當泰岱彭蠡再得孫雪崖意高文秀以當匡廬西子湖再得張企麓語圓格老以當白嶽王屋平湖浯溪得成仲謙則天目湘江也得黃石笥志伊喬梓則京峴蕩湖也美中則羅浮西洱也最後得訥菴先生歎曰此天台雁宕入海求神仙處也豈僅作詩觀又曰留笏草堂爲少師中五公所遺在元城之西石笥讀書其中以花鳥自娛故其詩悠然有會坦齋詩雅不傷柔文不傷綺彬彬焉澤於忠厚和平之教雪崖論性情求骨力其神矣余與企麓念麓晨夕倡和不啻登機雲之堂攬其菁英而坐進風雅也夢闈詩敦厚似陳拾遺

韶秀似王汜水沈鬱頓挫幾比肩浣花申涵光曰幼輿近體多雋
語曠致磊砢自得歌行長篇縱橫頓挫莽莽然如萬夫敵又何壯
與張榕端曰三十年來河朔談風雅者必屬天雄黃子吉羽昆玉
執牛耳主盟其間吉羽爲相國孫一日招游少傅別墅刻燭賦詩
吉羽振筆疾書得句驚一座其文章聲氣之厚爲近時所罕覩也
郅煥元曰石笥刻意爲詩雄深雅健不落大歷以後吾鄉稱詩者
必首屈一指焉

郅煥元者字凌玉號雪嵐長垣人曾祖永春明嘉靖壬戌進士累
官按察使父獻珂崇禎壬午進士官吏部主事予告不仕晚號偕
菴煥元中崇禎十二年鄉試年甫十七順治四年成進士謁選得
山西太原知縣太原故土城廩不及尋而地當汾潞衝煥元甫下
車卽議增築墻以甌石眾迂之然不爲阻未幾姜瓖亂城西南隅

未完者尚三百丈時值嚴冬乃捐俸金三百命熾炭火陣間輒出
凍堅灌以沸湯晝夜趣工三日竣於是大同告變靈武應朔相繼
陷遠近震驚煥元嚴飭防守申條教練丁壯三百人烏銃三百杆
以爲禦俄傳僞檄至縣招撫立命斬以徇手碎其檄焚之詰朝集
眾闕壯繆祠下剖羊歃血誓與城存亡詞氣激昂吏民咸感奮因
上書撫軍謂今日賊勢恃西山爲窟穴出入開色諸口萬山崎嶇
紆廻五七百里官兵進剿多阻礙惟於山口屯勁卒數千建旗幟
張聲勢足以資懾服太原汾潞可恃無恐若如今日倏去倏來兵
疲於調發民受其騷騷非策矣是歲順治五年十二月也明年忻
州定襄交城清源徐溝祁縣太谷相繼陷太原益孤立煥元再陳
撫軍請援兵略謂太原距省四十里爲省會門戶無太原是無省
會也今清徐祁谷盡爲賊有孤城危如累卵且賊游騎薄城者業

奮擊遁去賊憤必謀大舉乞速發滿兵抉援背城借一事猶可爲
否則煥元一死不足惜如封疆何撫軍見事亟先遣騎三百馳救
將軍復率滿兵三千繼至與賊遇戰花答村殺傷相當大軍入城
賊亦逼城下夜半攻西南隅城上礮矢如雨賊不得登焚南門門
燬堞亦圯煥元急調西門精騎五百張兩翼待之賊逡巡不敢入
又身率烏銃隊從城隙擊斃數賊賊稍卻乃運木石撤門扉塞空
隙爲死守計諸將議棄城爭之力又以芻秣缺乏言煥元曰城外
青麥足供芻秣脫慮病民吾請於臺以貯麥易之諸將語塞會端
重郡王博洛統兵至忻口煥元遣使告急王率師日馳二百里賊
嚴陳以待王躍馬麾兵從山顛下大呼陷陣賊披靡斬其渠魁遂
解太原之圍餘賊遁晉祠王命刊木樹柵環賊壘列營困之煥元
又募竊民數百穴其墉傳以火藥震迅如疾雷從地中發當者糜

碎血攻三晝夜拔之盡殲其眾積尸滿山谷晉水爲之不流王師
尋下清源交城文水諸府縣煥元城守凡六閱月不解甲併日而
食者動累旬日是役微煥元捍孤城當賊衝全晉幾殆王呼勞之
曰封疆危而復安實君功爲多隨列上功狀得行取時新罷巡方
改補刑部主事尋以考選授湖廣提學道按察使僉事至則釐剔
文體拔擢寒畯絕苞苴竿牘所賞識多知名士甲午鄉試元魁以
下凡得售者九十三人一時傳爲盛事撫軍某以童子百名屬煥
元拒不應曰以朝廷名器媚當道吾義不敢爲撫軍銜之造蜚語
中煥元罪且不測臺諫交章訟寃上敕廷臣會勘事得白鑄撫軍
九級謫外而煥元亦投効歸時年才三十餘康熙初追錄晉中守
城功吏部以煥元名上煥元歎曰父母春秋高奈何以三公易一
日邪堅辭不起家居著述自娛好遊名山水秦晉齊魯及吳越間

足迹殆遍後卒於家年七十三煥元工爲詩舊與鄧州彭而述益州趙進美萊陽宋琬遵化周體觀永年申涵光陽武趙賓稱江北七子又與邵長蘅爲忘年友常竝轡登雲門山踞崖石把盞賦詩以爲樂長蘅嘗曰明季詩學榛蕪歷下竟陵爭燄互爇寔淫五六十年國初猶沿餘習江北七子出然後詩道寢昌長垣邵公以詩鳴河朔閒海內知與不知皆曰邵公今詩伯也而不知公固具文武才饒幹濟屢一試而歸未究其用而竟優游泉石以老有識者所以歎公之難及而不能不爲當代用人者惜也煥元性純孝重名節居父母喪已逾六十水漿不入口或援家禮六十酒食以勸涕泣不應其在太原時親王賜以一女子趙氏詢知爲士人婦訪其夫還之其高義多此類所著有猗園存笥稿其同里有李聘者煥元嘗序其集亦當時詩人也

李聘字莘起號伊庵明開封知府猶龍孫幼聰慧多智略流寇亂
薦紳盡掠而西聘亦在其中途次設計逸歸年十五爲縣生員學
使熊伯龍亟賞之康熙中舉鄉試十五年成進士選江西寧都知
縣邑多林谷佃客李矮等負固抗官租積十餘年聘蒞任單騎入
開誠撫諭矮感泣咸輸租乃請革諸耗費之病民者勸農講學民
俗大醇郡守忌其能以事中解任事旋雪罷守復其官調補廣東
陵水縣縣三面環海多瘴毒黎峒三十餘所往往爲變聘躬親履
勘椎牛以犒申明法令自是黎民相安有不便者詳革之三十九
年雷瓊道以採取花梨木激變黎峒百餘獨陵水黎不從提督上
其事獲旌獎四十四年告歸卒年七十六聘博貫羣書凡天官河
渠易象岐黃家言無不洞矚尤專力於詩懷才蘊抱不得發摠溢
爲幽憂之旨獨漉漉大放厥詞有伯玉之簡穆曲江之蕭遠所

著有伊庵集余存集聘之時有長垣成象珽南樂趙皇梅大名寶
遜奇遜奇尤以文章政事著稱

成象珽字宸御父仲龍字爲霖號環洲明萬歷四十六年進士選
授夏邑知縣下車視民疾苦剔梳積垢吏不敢因緣爲姦嘗奪某
某田悉以還貧民宦家婦有嫠而貞者爲族人所構嫠懼與吏謀
將行黃金爲醢以獻仲龍廉之卽榜殺吏士人楊某爲仇中以法
司李文致之臺使者下其狀於仲龍竟白其冤崇禎六年大盜李
天然起蕭碭邑故無堅城賊燒關廂以走仲龍捐重賞集邏卒掩
捕之輒獲巡撫上其功調永城是時賊已屠滎陽掠汜水陷潁州
而南尋出會亭擁數萬至以版芻實濠仲龍投脂炬輒燼賊復貫
水漬絮裹楫柁塞坎穴仲龍投炬如前募死士繼而擊之約禽斬
首功者予五百金賊大破走明年賊又陷蕭關永仲龍率勇耀兵

境上寇不敢薄相持三年未嘗解甲卧而永卒賴以全乃以暇治其邑事百廢俱張其事之難理者上官輒檄仲龍往治嘗解睢陽褚張兩姓鬪爭保寧陵呂氏之棺尤爲當事所稱撫按上其治行異等有養民則如父母治兵則如將帥之語十年入都帝御中左門親策考選諸臣仲龍條奏悉稱旨嘉其知兵特授兵科給事申上封事二十有七以事忤吏部出爲浙江臺紹道參議臺民獷而健訟爭一錢輒數年不解又俗生女輒不舉錮婢弗使嫁仲龍勒石勸戒之著爲令會海寇大陳變起百姓皆鳥獸散其所戍裨將多紂袴兒聞刀環聲則惴惴俟死仲龍瞋目曰我以書生當太邱彈丸地禦數萬巨寇如搏黍何有此鼠子輩哉吾請以身當之遂自將屯楓山選艤艦五百密躡賊後而移檄溫寧夾擊之寧窮且食盡遂請降捷聞帝嘉悅賜黃金表裏予一級晉副使十五年遷

陝西關內道參政臺紹士民遮車不前大吏疏請留再上弗報已
復舉卓異第一廷推蘇松巡撫而內艱訃至既葬值甲申之變賊
繫仲龍縻以官卒不屈順治二年詔推擇前朝舊臣仲龍以臺使
爲首薦補山西苛嵐參政再遷陝西右轄以老告歸家居六年而
卒象珽明崇禎十二年舉人幼穎慧天性至孝八歲繼母患心疾
晝夜侍左右目不交睫隨父宦浙東徧遊天臺雁蕩諸勝與倪元
璐王思任交最善每一詩成諸老宿皆擊節歎賞元璐嘗曰宸御
嶽嵴磊落人也歸里值流寇陷長垣象珽冒鋒刃脫父於厄父病
躬侍湯藥三年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卒年四十有八著有永
言集還岫草

趙皇梅字香雪順治閒諸生博學有奇氣嘗游京師見知於柏鄉
魏裔介會學使者以張衡荀勗王樸蔡沈辨樂問策皇梅條對數

萬言立就學使大奇之自是大河以北無不知趙皇梅者皇梅性好游所遇佳山水輒有述作發抒胸中之奇著有覆瓿草蒼淡集寶遊奇序而行之謂其文瓌瑋巨麗諸體俱備貯而爲陶長沙之竹頭木屑驅而爲陸法和之虎豹犀象鞭風霆叱鬼神輻輳騰躍而出使人莫能旁睨而正視也既卒裔介聞之曰趙子亡吾鄉失一博物君子矣子孟符能讀書亦有名於時

寶遊奇字德邁號松濤順治二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七年督饟上谷時三省制府駐大名而饟司設於易水或議以糧饟由本地交兌遊奇力爭之八年榷蕪湖關嚴條約禁贏羨寬其遇風難泊及關南陸路負擔行者盡除有司所設欄柵商民稱便丁憂歸十四年起戶部郎中奉命督漕漕弊在交兌後期易爲及期兌漕政一新十五年出授江南頴壽道僉事霍邱賊倚山爲窟

漸蔓延難制遴奇協同鎮將征之驅驍騎入深谷連戰斬其魁降者八百人海寇擾江寧嚴爲警備江北恃無恐十八年以裁缺改補徽寧廣德道甫至卽廉得徽土豪置之法風紀肅然尋齋摺赴京道病歸遴奇和易坦直與人交無妄言洞傾肺腑宦遊不廢吟詠歸田後益肆力風雅孫奇逢謂寄情託志往往在勳名富貴之外年五十四卒所著有倚雉堂集十二卷劉體仁曰竇公詩古體得其樸雅近體得其簡遠其至處與元次山抗行孫郁曰近體高偉雄渾古風則氤氳萬狀橫絕一時蓋與李崆同相伯仲云

陳僖

陳僖字藹公清苑貢生少受業於高鏞鏞爲孫奇逢弟子僖乃再傳學業得其師承善屬文又經心當世要務慷慨負大志豪邁不羣時丁明季喪亂憤世不可爲絕意進取力以詩文自娛嘗撰上

谷殉節紀事詳敘甲申流賊之變邵宗元張羅彥金毓峒諸公事蹟縷晰備舉甚得龍門筆法與同縣郭棻齊名而棻作多酬應儔獨謹嚴立言務補救世道自云無關繫文字平生不作故傳於世者不概見王士禛論河北古文僖爲首劉體仁訂東皆心折焉汪琬文雄一時嘗致書商權文字陶澂見其所爲邊大綬傳歎曰此非尋常老縫掖也其爲名流欽服若此然性清介寡交素不耳食非目覩不敢信於方象瑛獨傾重貽書歎相見之晚云所著燕山詩草才雄法贍論者等之苞稂黍離之什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

米漢雯

父壽都

崔如岳

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巖宛平人父壽都字吉士明貢生韶齡英穎傳其家學少與宗伯王崇簡文學崔子忠相友好以詩文書畫往還入清朝官江蘇流陽知縣未幾鬱鬱卒初其父萬鍾官太僕時

築勺園在海淀北招四方賓客日夕觴詠極一時之盛嘗繪園中
景爲燈都下號曰米家燈題詠成帙壽都親侍左右日與諸名士
相倡酬遂以詩名一時王崇簡稱其詩高山櫺具蒼佩華纓有廊
廟之容及海內多故歌板蕩傷大東悲激淒閔纏綿引抑詩境又
一變著有吉士詩集行世漢雲順治十八年進士授江西贛州府
推官改補建昌知縣丁憂服闋補長葛知縣行取主事康熙十八
年大學士李蔚杜立德薦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漢雲好學
工詩善畫兼擅小令金石篆刻皆精絕書學米芾徑寸外者尤勁
媚當時呼爲小米汪琬謂其天才造詣在其祖友石先生上友石
萬鍾字也性放宕不羈曾典試雲南故事試差復命不得過一年
漢雲以六月朔赴雲南事竣浪跡江楚至十二月猶未還婦兄王
熙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爲相公押解來京人咸笑之二

十六年丁卯主試江南八月八日甫唱名忽飛蝗蔽天迴翔試院中榜發諸生見中者多執袴子好事者競作檄文歌曲唱傳遠近事聞削籍識者謂飛蝗食米蓋誚之也久之召入供奉內廷遷侍講賜宅西華門病卒漢雯少喜交游皆海內知名士與新城王士禎相友善倡和甚夥著有漫園詩集及始存集行世當時同舉鴻博有崔如岳者字宗五獲鹿人內慧外莊讀書攻苦鬚髮皆墮落康熙十四年舉於鄉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充纂修明史官工楷書不失晉人法度詩古體蒼堅英拔絕句神似龍標嘉州著有坐嘯軒集

張霖

子坦 燠 坦子瑄 鯉 瑄子映斗 映斗子虎拜 虎拜從弟虎士 鯉子標 映斗弟映辰 標子靖

張霖字汝作號魯菴又號卧松老衲撫寧人父明字賈天津遂家焉康熙二十年以例貢官兵部車駕司郎中丁母憂服闋補原官

尋升陝西驛傳道時陝饑民多流亡捐貲振活之三十四年遷安
徽按察使治獄多平反會皖江議裁兵士卒皆譁噪霖推誠諭慰
軍遂輯三十七年遷福建布政使舊例錢糧解藩庫有羨耗諸陋
規悉除之又一年遷雲南布政使署巡撫緣事革職霖天才不羈
尤嗜學爲詩古文詞卓然成一家言生平慷慨樂解推家故饒於
財任部郎時以母老告歸顏其堂曰愛日更築遂閒堂一畝園問
津園思源莊築水樓園亭甲一郡法書名畫充溢棟宇廣延大江
南北名宿如姜宸英趙執信朱彝尊梅文鼎方舟苞吳雯徐蘭
輩皆主其家供張豐備館舍精妍文酒之譙無虛日時人擬之月
泉吟社玉山草堂所著遂閒堂稿卒後散佚鮮有存者然天津詩
學實自霖倡之其後張氏能詩者歷世不絕說者以爲霖愛文重
士之報云初吳雯主張氏嘗與霖言志曰我家中條山下環以玉

溪之水倘買田鄭谷之口構草堂十餘間有樓眺遠有亭納爽有屋貯書院種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面雷首肘太華徜徉終老足矣霖笑而不言未幾妻告歸抵門廬舍頓改皆霖爲構植一如其所述其篤交游喜任俠如此弟霍津詩一大宗也自有傳子坦壘坦字逸峰號青兩更號眉州散人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幼學詩於王士禎學書於趙執信博覽羣籍叩之立應有履閣詩集及喚魚亭詩文集壘字聲百善草書與坦同榜舉人亦官內閣中書時謂一門雙鳳有二張子合稿秦游集一卷姜宸英序之曰秦游者張子覲其父於西安使署之作詞義飄渺恍惚若不可測寄興所在求之嗣宗以下射洪曲江以上要各有磊落不可磨滅者坦之子瑄字元白直隸州州同生有至性家貧善娛親不問生事詩詞清婉能繼其家學鯉一名鯉字禹門號子魚又號沽

上聞鷗亦坦之子風懷閒朗與物無競工書畫善詩以祖被議不
 與京兆試鬱鬱以國學生終卒年三十九瑄子映斗字南杓歲貢
 生承父志風雪徒跣扶祖母柩返葬天津詩主平淡不尙綺靡子
 虎拜字召臣一字錫山號嘯崖乾隆三十三年舉人踰年成進士
 歷官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加銜翰林院編修督學河南者一主
 試江西者一分校順天鄉試者二性至孝母死廬墓三年在官清
 慎善鑒別人才所取多特達士尤工楷書大學士阿桂極重其品
 凡其家先人碑銘墓誌篆刻皆出其手書人得片紙隻字咸寶惜
 之卒年五十三著妙香閣詩集從弟虎士字環極諸生由寶錄館
 議敘官奉天府錦縣尉端謹寡言笑嘗輯其先人五代詩策爲一
 卷同里梅成棟校訂之手錄一通凡數十萬字母卒以毀死映斗
 弟映辰號拱之慷慨有幹略亦能詩歷游吳楚閒爲方苞所重歸

津家業復興立宗祠修書院贍族黨人稱其孝與查善和交最厚
卒後善和過思源莊以詩弔之鯉之子標字蔭松武生善彎弓馳
馬不廢吟咏以家學傳子靖靖字青立乾隆五十四年拔貢生官
浙江浦江知縣少日以詩成五字崔黃葉話到三生杜紫薇句得
名所著青立詩草亦成棟所訂也

井焜

井焜字季韞號虞章文安人多識古文奇字通十三經注疏補注
文選諸賦多昔人所未逮明天啓四年舉於鄉謁選授蕪湖知
縣蕪湖有九江警焜助守將先計折衝之人服其能丁內艱服闋
補浙瀟磨再授湖北竹溪知縣慕陶靖節之爲人以病辭歸白下
益肆力著述綴輯殘籍摩研而編削之己亥北歸故園築山房讀
書其中劉眉平署以白衣故號曰白衣山人也年七十四卒著有

詩文集若干卷示兒話六卷古文奇字一卷袖中簡一卷文安縣志二十卷縣爲九河下流苦水患故志獨詳於河渠又幽貞賦一卷幽貞達旨一卷焜早師桐城左光斗而友大興史可法高陽孫承宗容城孫奇逢沒後傳山爲作白衣山人傳錫山許子韶爲作神園圖歷歷寫所謂方塘松林止亭野客巖寒香院菜畦藥圃白衣山房鑿坯隱靜寄軒者旣用小李法金碧丹青復以細字書焜諸小記按圖讀之樸奧簡雋髣髴如在焉其所著述今皆散佚無一存者

魏荔彤

魏荔彤字賡虞號念庭一字淡菴柏鄉人文毅公裔介子年十二補弟子員入貲爲中書舍人選任鳳陽府丞出家資振饑山左活民數萬口以優敘授漳州知府採米穀儲之倉以裕民食建書院

延師教士人文蔚興膺卓薦分守江常鎮崇道署臬篆半載所在
有聲勃形嗜古勤著述自經傳及諸子百家皆有心得嘗自云手
注九經道窺一貫其自負如此罷官後著大易通解十五卷附錄
一卷謂書卦與河圖洛書祇可謂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論爻
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為主五爻變者占不變
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
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變之以損益尤
得二篇之樞紐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復辨論大意謂陰陽
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
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
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姦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

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
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
也其說甚辨不墨守舊義蓋自成一家言者也勃彤以貴介之子
身居無仕而詩筆淡遠有陶韋之風著有懷舫詩集三十卷雜著
三卷雜曲一卷彈詞一卷

趙炯

趙爾孫

褚爽

張印潭

趙炯字子藏號鶴齋鹽山人少受詩法於王士禛與同邑趙爾孫
滄州劉果實任邱龐塏齊名立瀛州社得十二人皆當時洽浹才
俊之士而鹽山居其五焉登康熙三十年進士授廣西來賓知縣
教獠民創學校文教蔚興三年罷歸益肆力詩古文時趙執信以
詩名海內而人有東趙北趙之稱著有香魚山房諸集書法酷愛
華亭雜之幾不可辨年八十八卒趙爾孫字子號耳仙能爲詩

古文辭尤精駢體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著有石琴館詩稿同邑又有褚爽張印潭皆以詩名褚爽字澄嵐號瞿菴諸生主瀛州文社與蓮洋吳雯交最篤善畫工詩著南村草雅近陶韋入號西山先生張印潭字曉峯諸生從慶雲崔旭受詩學情韻淡雅有曉峯詩草人以何水部擬之

方辰

子宏度

元孫履錢

方辰字拱樞一字純叔大興人江南布政司參議國棟之子也少勤學有俊才弱冠爲廬山賦三千言瀏漓俊逸邵長衡見之大推賞媿弗逮日引與賦詩飲酒麇唱尤密長洲汪琬爲辰父行見所爲文喜曰艾賢不死矣因勸之曰學以經史爲體以詩古文辭爲用若僅以文藝傳末也辰用是博通經史泛覽百家凡周秦兩漢之書靡不精究生平肆力古文服膺王慎中唐順之而上溯歐曾

不失家矩里居時從游者數十人嘗語學者曰宋人道學繼千百年不傳之秘厥功甚鉅然紫陽象山無不博極羣書故能心平氣和今之宗閩洛者徒襲其貌以文其枵腹而考諸心性之本義理之精邈乎未聞焉此皆宋儒之罪人也康熙四十五年成進士授官檢討不數年卒子宏度能紹其家學

宏度字勉仁號曉山舉康熙五十二年鄉試明年成進士官直隸大名府教授少時穎悟絕人善彊記與人較讀時憲書展卷一過靜聽一次卽省記无一字失嘗侍辰論遜國人物多所訾議忤辰意將予杖而所居之左近曰顧塘橋橋右有碑所鐫皆捐資者姓氏無文理可通貫其難識蓋數倍文辭責令暗中摸索盡得其文字乃免時已昏暮唯唯然去移時歸誦無遺其精敏如此文縱橫肆放不可以繩尺求有司以爲狂不中度屢抑之眾謂其不工舉

傳二十一
業乃笑曰是尙待學耶吾非不能弗爲耳遂勉效時墨式果以其
年取進士第眾皆大服主司某見所爲文謂非名宿不辦北直宦
有是人耶及晉謁稱譽不置對曰文格卑下某所羞道於人者公
顧謂高古則眞高古者將何如也主司默然辰同年某生時柄用
異其才動之曰子才當得館選宏度慨然曰有其才無其遇命也
使無其才而徒以營緣進人且謂之何某聞之不悅竟以知縣用
性嚴厲與人交不欲有所藏匿好面折人辭氣往往過甚坐是人
多畏憚之旣改校官數年益貧歸老於家弟宏禮宏知宏廉皆從
問學友于之愛終身弗衰云嘉慶閒宏度曾孫有履錢者尤以文
學顯

履錢字彥聞一字朮民七齡卽穎異讀書每百行一二過輒成誦
隨父聯聚官甘肅同官楊芳燦驚爲奇童嘉慶二十三年舉於鄉

座主俱深器之謂學術自兩漢出非尋常經生家言其父聯聚宦
游二十餘年以廉吏卒而家無餘貲遂橐筆走燕趙充豫淮楚閒
康紹鏞僑寓河內延課其子姓時袁通爲河內知縣聘修縣志通
爲袁枚子文望軼時流與履錢交莫逆河內志舊無金石一門履
錢偕吳育補之道光六年大挑一等授知縣之官福建時大府議
修省志知履錢才學命擬規則卽條上章程八體例三十有六大
府善之署永定縣邑豪胡鳳兆與族人某不相能殺其子劫其父
棺棄深山中前令積數年弗能捕履錢爲書諭之反覆數百言遣
一役持往鳳兆見書泣且詫曰鳳兆死矣會勘事經其鄉徑出踪
輿前自首遂論如法南鄉民許開玉殺其族幼姪而逃緝弗獲履
錢禱於神開玉至廈門將浮海矣忽懵然歸徑抵縣解堂聞負手
躑躅門吏有識者執之一訊而服大吏以爲賢徙閩縣閩爲會城

首劇號難治尙幹扈嶼宏嶼諸鄉俗犷悍小有睚眦卽持械互鬪履錢集鄉老族正諸人戒諭之剖析利害甚懇至鄉民咸領首敬聽有泣者閩俗婦欲殉夫死者戚郇率糾錢爲臺於四達之衢婦盛服祭夫辭別其尊嫜乃登臺自縊戚郇持香送之觀者如堵時南臺有某氏婦將築臺縊履錢偵知之卽呼其舅姑父兄來諭曰烈婦殉夫乃至性不容自過聖人猶以爲過中今築臺而要之是驅之死也不悛者坐以法風遂絕城內外河渠久淤請於大府開濬日往監勸勾稽土方不辭勞瘁每晨戴星出徧謁諸上官白事日昃返衙齋飯接賓客閱簿牘裁函札晡則鞠諸訟者以爲常半載釐積獄凡五百有奇上官有所諮必盡言無隱與同寮言必誠論事必侃侃無文飾鄉人士過從必詢訪利弊其夏六月久不雨米粟騰踊從大府禱蘭若數徒步烈日中凡五日中暘易簣之際

猶問天雨者再卒年四十有二履錢至性過人善事親每晨必至
 牀下問安移時飯必侍側及仕迎養母馮於醫而愛趙氏妹尤篤
 曰吾無弟倚妹爲弟篤於師友生死不渝所與游皆知名士然最
 服膺者爲張惠言李兆洛生平博學能文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
 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筴之典靡不綜貫購書萬卷皆手自丹
 黃酬響同異求是乃已尤酷嗜金石文字少壯行萬里所至深山
 古刹必攜氈椎與俱遇殘碑斷碣隱隱有字者必手自捫搨以歸
 如獲拱壁足所未到必屬所知代訪所積幾萬種多王氏金石萃
 編孫氏寰宇訪碑錄所未載者每語梅曾亮曰吾於古今著錄家
 缺二碑而已游伊闕居山中彌月徧搜石刻得唐以前造像題名
 多至八百餘種或謂造像題名大抵鄉曲愚夫婦所爲無關學問
 君得毋嗜痴曰六朝民罹鋒鏑苦惑釋氏說思種福田以求生全

其情可憫觀之足以識世變且題名中有名人游歷所至者考其
年月可證史傳異同豈無關學問乎嘗從室人脫簪珥質白鏹五
十兩購西湖僧所藏碑搨本百種比郵緘至已病逝矣詩古體宗
六朝近體出入大歷十子扶樹風骨含咀英華其氣磅礴紆鬱而
忠愛悱惻之懷時露言表如萬斛泉觸地而出大小疾徐靡不中
節駢體文尤精時陽湖爲駢體者以洪亮吉孫星衍趙懷玉劉嗣
綰爲最履錢與李兆洛董祐誠輩聯鑣繼起皆卓然爲當世專家
之學侯官陳壽祺稱其文匯漢魏晉宋作者之風骨神韻纒纒焉
御風而行而陽開陰闔雲譎波詭神明矩矱動與神會趙宋以來
迄明一人而已蓋嘗醉心黃石齋先生駢儷故所詣若合符節皆
秣稂齊梁以下者也世謂知言嘗過洞庭風浪急同舟皆讙慄獨
握筆草檄江神文意氣益振與吳育菟羅金石與張琦討論詞學

與劉喜海攷覈泉幣旁通博涉靡不賅員善隸書於近時獨推服
 鄧石如與人交謹重有終始居官勤民能耐雜不以文雅薄吏事
 望空自高梅曾亮稱爲文行君子著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
 卷詩五卷詞一卷河內縣志三十卷武陟縣志三十卷永定縣志
 二十卷伊闕石刻錄六卷富衡齋碑目六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
 卷

查爲仁

弟爲義

禮

查爲仁一名成甦字心穀導師爲贈道號曰蓮坡故又號蓮坡居
 土原籍江西臨川人世居天津遂占宛平籍家豪於財而性嗜讀
 書才名藉藉年十七舉鄉試第一是爲康熙五十年主試事者爲
 尙書趙申喬申喬以革銅商事與執金吾陶和氣相水火欲甘心
 焉謂爲仁爲富家子人言嘖嘖遂鍛鍊成大獄爲仁當死罪長繫

西寺中憤不能自白乃就白雲司葺板屋數間偃息其中高雲上人爲顏其額曰花影菴七略四庫之書叢插滿架日與沈元滄程可式沈青崖高曰履錢陳羣輩投詩贈答尙書張照見之曰此我朝唐子畏也越八年事已釋之出賜還舉人爲仁旣不幸嬰世網絕志仕進澹然一無所營因築園於天津城西三里近河之處曰水西莊縹緗錦軸法物圖書金石彝鼎之屬悉充物其中偕其兩弟爲義爲禮以詩文相切劘莊去京都不滿三百里大江南北往來冠蓋相屬一刺之投輒延款如故知一時名宿如萬光泰厲鶚劉文煊陳儀英廉等皆主其家觴詠唱酬無虛日故許佩璜贈詩有庇人北海置驛南陽之句當雍乾之際承平日久天下殷富士大夫競以廣交遊開壇坫爲風流盛事其時揚州有馬氏之玲瓏山館杭州有趙氏之小山堂皆與水西莊竝擅一時之勝至數海

內詩人爲人所交口稱頌者必推天津查氏爲仁故天姿清粹自
經患難後益肆力於學於書無所不讀其爲詩通脫警悟才藻橫
飛神情興會多所標舉袁枚謂詩之精妙深得初白老人之教初
白者查慎行字也爲仁嘗自編其稿曰花影庵集曰無題詩曰是
夢集曰抱甕集曰竹邨花塢集曰山遊集曰押簾詞總名之曰蔗
塘未定稿又有賞菊倡和詩花影庵雜記遊盤日記蓮坡詩話及
其妻金含英所著芸書閣臚稿編爲外集論者謂津沽風雅之盛
皆自爲仁開之不第一家之著作已也乾隆十四年卒年五十有
五初爲仁夢雙鳳啣金篆貞福二字飛集宅旁擲字而去後買兩
妾問其小字一曰貞一曰福驚喜與夢合字之曰貞娘福娘因作
雙鳳圖自爲詩記其事謂有投老花叢之樂故晚又號爲花海翁
云子善和字用咸號東軒工爲詩喜陶石簣體著有東軒詩草善

和子誠字偉中乾隆四十二年舉人歷官郎中著有天遊閣詩集
爲義字履方少倣儻八歲卽能作大字長益博綜經史期爲有用
之學會用兵西陲慨然投筆從軍塞上論功授安徽太平府通判
值鄰郡飢民流集境內爲具粟分贍各以舟護出境所活無算大
吏以兩淮鹽法倣奏設監掣擇廉能吏司其事舉爲義擢淮南儀
所通判在任八年覈虛僞絕苞苴積弊以清將以治行尤異薦適
父喪歸二年又持嫡母喪時生母王氏年亦老遂絕志杜進侍親
課子爲山澤之游閒作蘭竹花卉得趙孟堅文徵明意當時天津
善畫者朱岷胡峻惲源濬吳門徐雲陳元復皆與之游名亦相伯
仲詩情閒曠得畫中意論者謂爲義席豐履厚而有山人林下之
致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乾隆二十八年母王病割股以進旋遭
喪以毀卒

禮原名爲禮又名學禮字恂叔號儉堂一號鐵橋幼從其兄讀書
水西莊與海內諸名宿尊酒唱酬分題鬪飲年十五卽以能詩名
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不售以貴授戶部陝西司主事出爲廣
西慶遠府理苗同知擢守太平府太平界安南獠獍雜居撫循有
章爲建麗江書院並設學政行署於治所以便應試者在任八年
以母老乞終養歸士民送者皆墮淚爲立生祠事之三十二年再
起補四川寧遠知府明年擢川北道調松茂三十六年有小金川
之役將軍溫福檄司西北兩路糧餉事平清戶口理屯政設臺站
提挈綱維無勞無擾三十八年隨征大金川將軍溫福至木果木
賊虜至勢甚危時禮駐美諾率臺兵二百民勇百人馳救之抵猛
固橋聞喇嘛寺糧站失守士卒狼顧不敢進禮諭以進退利害狀
整旅而前會松茂總兵福昌次破碉遇伏禮反兵擊之禽其酋三

人餘賊驚遁當是時賊蹤徧山谷木果木已失美諾勢不能保乃退守達圍大軍再進攻禮總卧龍關內外饜需軍械以曾頭溝糧不繼議革職尋實授松茂道三十九年將軍阿桂進軍谷噶山議改運道禮以夢筆箠馬二山道回遠不便請開楸坻之日拉爾山從其議是山高五十里終歲積雪不消禮縱火燒之鑿石爲磴不匝月通路二百里輓輸捷利省帑金無算時西征之師絡繹於途士飽馬騰皆倚禮爲重尋命撫綽斯甲三雜谷諸土司皆畏服禮威德無敢萌貳心者四十一年大軍凱旋適果羅克劫殺蒙古公里塔爾賊久不獲上以禮習夷情命往緝先期二月總督文綬已派兵五百出紅橋關禮曰果羅克土地遼濶倏去倏來獷如鳥獸非若金川有巢穴可以兵力取也且兵少則力單兵多則費廣大勞之後豈宜再動以啟戎端今我兵出關賊已遠遁以數百之兵

投浩茫無際之地不但無益且恐有害隨之宜速檄兵入關揚言
塞外苦寒且待來春以圖再舉而密調二雜谷士兵四千銜枚疾
進會於松岡之下則賊可獲也文綬從其議禮猝至境賊驚愕不
及走立召其酋麻克蘇爾袞布至問賊所在答以不知禮怒命縛
之檻車送成都其酋懼具道賊主名區處悉禽之由是西北諸夷
皆震悚奉法唯謹四十四年擢四川按察使西南夷瞻對番民劫
裏塘熱寨之麻塘寺親往按之獲噶克朗忠等寘之法禮長於撫
馭士兵皆樂爲用故所至有功明年轉四川布政使事無巨細皆
躬親曰事有小不慎而重爲民害者去其害而民之利卽在是焉
不可不察也四十七年升授湖南巡撫入覲諭留京度歲感疾而
卒年六十有八禮少好學老而彌篤雖戎馬倥傯簿書填委未嘗
一日廢書凡軍國之機宜民生之利病往往見之詩歌以道其志

軍中舊稿多亡失其子醇搜輯詩文雜著編爲三十二卷曰銅鼓書堂遺稿仁和杭世駿曰儉堂少作已可傳而傳儉堂者尤在服官以後之作其詩杼軸性靈原本忠孝猶蓮坡之教也禮旣長於詩詞尤得姜李三昧儲藏唐宋人名蹟及金石碑刻最多最喜古印章金玉銅器自吾子行王厚之而下名人鐫刻藏弄至千餘種金川平後歸蜀重築明楊慎之升菴蒔花藝竹招邀爲文酒之會其風流可想見已

劉獻廷

劉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先世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爲大興人獻廷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沒擊家南隱於吳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釀金從之講法華獻廷聞之往坐食頃伏几而齣僧說罷獻廷齣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

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獻
廷夷然不讓暢衍厥旨眾大悅僧率眾蒲伏願爲弟子獻廷笑曰
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遊者日眾獻廷於
二氏之學莫不窮源探蹟取之以爲吾儒之證而絕去俗說直發
生生之蘊歸諸心以爲用於天下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
之心人渺焉爾且眾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
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
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
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
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
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之仁
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

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獻廷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有貲數千金以結四方奇士傾囊濟人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獻廷惻然鬻藥肆一厘尋其夫贈使婚娶家益貧西南亂乃入洞庭山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思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豪傑博采軼事以質證所學崑山徐乾學尚書好士多藏書大江南北名流老宿多赴之者獨獻廷兩聘之乃就獻廷負伯王大略凡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財賦以及邊塞關要火攻器製之屬旁通博考浩浩無涯涘萬斯同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獻廷引參明史館事顧祖禹黃儀長輿地學亦引獻廷參商一統志獻廷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別添數則先

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懸若此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宜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覈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

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又言通鑑綱目非紫陽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繫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

凡獻廷所欲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多未就也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獻廷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真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得音

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或未能通也獻廷留京師四年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復至吳遂南游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不一年遂卒年四十八大興王源在京聞之召其子燮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於吳爲文以表其墓王源者獻廷所稱爲第一知己者也獻廷負絕世之學以天下爲己任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無貴賤賢不肖皆愛悅而誠服之少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

易之者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無錫顧培衡山王夫之而尤心服者曰南昌彭士望彭尙平寶獻廷恢張寶過之在徐乾學邸第時萬斯同好終日危坐獻廷好遊或兼旬不返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數千卷而去全祖望曰獻廷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閒漠不爲枌榆之念蓋避人亡命者之所爲也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獻廷書獨不傳及見其徒黃白瑚所輯廣陽雜記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叛平涼文俱可喜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悲哉獻廷死後其子燮亦死乃以其門人沈氏子爲後沈彤所爲傳乃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未能深知其人也

紀容舒

子暉

從子昭

昭子汝倫

紀容舒字遲叟號竹厓獻縣人父天申有善行歲饑出粟萬石活人無算容舒中康熙五十二年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博聞強記尤精於考訂初隋陸法言作切韻天寶中孫愐增定其書名唐韻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丁度等又作禮部韻略爲一代場屋程式孫氏書遂佚無完帙雍熙三年徐鉉校定許慎說文在大中祥符重修廣韻以前所用翻切一從唐韻見於鉉等進書表容舒以爲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其下字必同部謂之音和閒有用類隔法者亦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參互鉤稽輾轉相證猶可以得其部分乃取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排比分析各歸其類成唐韻考五卷始知廣韻部分仍如唐韻但所收之字不同有唐韻收而廣韻不收者如東部詞字寬字快字之類有唐韻在此部而廣韻在彼部者如賓字廣韻作臧宗切在冬部

唐韻作徂紅切則在東部瓏字廣韻作盧紅切在東部唐韻作力
鍾切則在鍾部之類有唐韻兩部兼收而廣韻止存其一者如虞
部厝字廣韻註又子余切與唐韻合而魚部子余切乃不收厝字
之類有廣韻移其部分而失於改其翻切如諄部麕筠困頌四字
移入眞部而仍用唐韻諄部翻切刪部鰓字移入山部仍用刪部
翻切之類有唐韻本有重音而徐鉉祇取其一者如規字作居追
切宜在脂部而證以陸字作許規切闕字作去陸切知規字當有
居隨一切兼入支韻之類其推尋考校條理分明唐韻分合之例
與宋韻改併之迹顯然可尋言小學者宗之容舒又以六朝總集
之存於今者文選及玉臺新詠二書文選盛行玉臺新詠則在若
隱若顯之間自明以來苦無善本乾隆壬申得宋刻攜之歸里取
而校之參證諸書仿韓文考異之例各箋其棄取之由附之句下

引證詳賅字字有據凡四閱月而書成名之曰玉臺新詠考異於是千餘年躋駁竄亂之書始復舊觀論者稱爲藝林盛事此外又有杜律疏八卷乃因顧宸所撰辟疆園杜詩注解刪其繁蕪參以己意而成之者也乾隆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九光緒十二年祀鄉賢子暉昉昉另有傳暉字晴湖績學不售以歲貢生終性淳實淡靜默默自守不輕與世相酬應嘗言每衣冠見客如臨一大敵不知君輩營營何以堪此其學近黃老然篤倫常謹言行一以聖賢爲歸持躬儉樸一敝裘衣至十餘年飲食起居如寒素而撫其弟昉友愛獨至暉自少至老無二色昉頗蓄妾媵亦弗之禁曰妾媵猶在禮法中併此強禁必激而蕩於禮法外矣昉好爲議論馳騁之文暉弗善之亦弗禁曰爾將以功名娛老親者也以乾隆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從弟昭字懋園號悟軒晚又自號怡軒老人與

從弟昀同舉乾隆十二年鄉試二十二年成進士官內閣中書八年宗人府主事缺出以俸深當遷會聞父疾立請假歸居十二年卒昭平生篤於事親敦睦親舊急人疾苦少與弟昀同以學問相砥礪昀喜詞賦經學攻漢唐訓詁昭爲文專主韓歐學則服膺宋五子書能體驗而躬行之嘗輯古今嘉言懿行爲養知錄曰事父母曰別夫婦曰睦兄弟曰教子孫曰厚宗族曰御奴僕曰制財用曰通論凡八卷又輯毛詩廣義五卷大旨以毛傳及朱子集傳互相勘正而以己意斷其短長其閒不盡用毛說又著騷經章句文選賦注諸書昭於陰陽輿地醫卜算數之書靡不研究當世稱爲儒者家有寄莊在交河縣界其南有故河爲滹沱支流庚辰秋水暴漲將漫溢急僱丁夫捍護之手爲規畫河賴以安晚歲益力學不倦沒後三年四庫館開詔求遺書所著毛詩廣義養知錄皆采

入焉子汝倫字虞惇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滿城教諭丁母憂服
闋補懷安未之任著有易述五卷詩述十二卷五十七年四庫館
全書成昀爲覆勘官于役灤陽攜汝倫校閱祕籍於文津閣嘉慶
三年舉行臨雍盛典叨預觀禮 上賜金鑄銅章一方曰戊午園
橋聽講人已未視仲弟浙西有詩二卷壬戌遊閩有閩遊草甲子
遊豫有中州集

李基塙

父觀曾

子景澄

曹昕

李法孟

李基塙字露園景州人父觀曾字泰岩號竹逸候選中書北上抵
任邱心動返則母王疾作遂絕仕進志工翰墨書畫皆宗米氏沒
後金壇王步青誌其墓曰竹逸老人之墓基塙博雅工詩文中康
熙五十三年舉人官湖南永定縣知縣初需次日夢得句云鸞翻
嵇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不能自解迄授永定正屈原行吟地竟

卒於官基塙爲紀昀僚壻時以樂廣衛玠方之昀嘗作歲暮懷人詩寄之云露園實妙才早歲標奇穎軒鶴入雞羣泊然見孤迥文章老更成壯懷激已冷蹉跎誰復論相思冬夜永基塙丙寅以前之詩韶音令辭妙有參悟後則短章鉅篇閒出悲諷與六義相左右著有墨霞堂詩一卷墨霞堂者覲曾所居之室也基塙與同縣曹昕任邱李法孟友善昕字暘谷又字麗天號綺莊所著中田閒吟沈思怫鬱妙悟希微亦爲昀所稱賞爲序其集而行之卒以遭家坎壈憂憤而死基塙作五君詠昕其一也法孟字亦珊號鳳莊年十三補諸生雍正七年貢入成均十年舉於鄉考取內閣中書改授廣西永福知縣調西林有循聲乞病家居與李基塙戈濤及同縣劉炳邊連寶諸人相唱和尤工書法當時以邊連寶詩李學禮駢文法孟書法爲三絕著有西粵吟基塙子景澄字豹仲號余

山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善書亦能詩嗜古不倦有索書者輒書所作與之時稱一絕著有紅素山房詩鈔

文學傳二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

文學傳三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一

天津徐世昌撰

陳儀 井在

陳儀字子翹號一吾文安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嗜古文辭尤留心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鹽法河防莫不考究其得失康熙五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大學士朱軾賞其文與論經濟奇之五十七年散館授編修與修三朝實錄雍正三年直隸大水諸河泛溢壞民田廬世宗命怡賢親王偕朱軾相度濬治王欲得善治河者俱軾以儀對王延見訪以治河所宜先儀曰朱子有言治河先從低處下手天津上應析木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尾閭也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兩淀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拒之牴牾洄漩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

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于牙中之七十二清河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矣王善之悉以屬儀儀先疏下游使四出毋壅徐理其上作長隄東之凡四閱月而工舉儀生長北方爲諸生時卽留心水利屯田諸務考鏡得失達其經權嘗謂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爲高山大原眾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爲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旣如此北亦宜然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翁受而滄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衡水之焦岡邨會滹沱之流奔注

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
三郡諸河之腹臍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
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翁受而滄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
兒灣經保定縣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
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臍腹而會
同一河爲之腸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
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
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瀦於茲
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淤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
鮮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森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
汊縱橫周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
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

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勞淀而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歸乎既失地於西北則傾注於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蓋岌岌矣故曰淀病也蓋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於上一遇秋伏汎漲決滸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鄭州官道子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坳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爲深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

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醜之渠以滅殺之寬築陂陀之泊岸以
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
利亦可興何至折而東之導之淤淀爲全局病至於此極也自改
何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去
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
哉總由濁流入止水溜散泥沈下流自塞歸壑之路上游猶築居
水之垣不遇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
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
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上深
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於興修水
利之始卽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可謂探
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沖刷之力故沙入而沈

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礫岸跡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牯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瀆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矣何以經久不涸而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於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閘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永定於今日乃全局之利害所關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

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冲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卽如滹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滄陽衛河其實深亦不逾玉帶滹入滄而滄未嘗淤漳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係也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金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故也况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鑿草壩數百尺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氾濫妄行蕩郵莊齧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

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旣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夾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灑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寧厚勿高分建護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盜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天下之事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定之爲淀病至今日而已極亦變而思通之一會矣當事諸公誠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則病淀者去淀乃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於天津之河頭一汊自台山北流迤高橋淀入信安鎮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流入勝芳淀爲勝芳河迺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

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
一汊至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觜河北流逕任家莊
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勞河會一
東北流至台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會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
一北流逕癩柳樹與長子河會一東北流過蒿浪泊出楊家河抵
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
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入石溝
河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
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併入勝勞勝勞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
家房二汊併入台頭張家觜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沿隄小河
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旣苦於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
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

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台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溷之不亦危哉愚向有未議設堡船募役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荍開淤冢宰顧公已採以入告矣其事一行則台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閼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汊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挑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嘴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壩嘴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留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荍草蒞蔣停泥壅溜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堡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

緊要者在開挑勝芳舊河此河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徑辛張策城褚沽東沽二港過王慶坨北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徑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堙塞已久遺蹟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艱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鍤憑高作岸無事隄防導三汊於西北分流減台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緊淀池廓清卽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王旣深然其說隨事諏詢用其所長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畿輔七十餘河儀所勘定者十六七論者謂燕趙諸水條分縷析前有酈道元後有郭守敬儀實兼之儀又以北方水利鑿鑿可行因建營田之策進言於王曰興水利者去水害也夫水聚則害分則利壅則害行則利去害之法曰隘者擴之容羨者分之減塞者疏之通漫者攝之注而已水害去田乃

可營而營田以分水亦正以除害一川之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散諸千畝將恐不足誰患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讐用不用異也今用水爲田卽用田分水田成而水散則利興而害息矣王曰善然議者謂人力不能及川原之性是非乎對曰營田於川非於原也北地高亢合天下較之耳專論北地則高者十六下者十四淫潒泊之半歸淪胥規此營田乃變汙萊爲秔稻也王曰善然旱則奈何對曰北地冬春多旱甘霖嘗於五六月然過多恆爲高田之害初夏養秧可借潤於河及泉迨插秧之時正雨之時水田可無憂旱高田卽苦雨多宣洩於水田亦無可憂潒此營田之便也王曰善然其爲地幾何對曰民間故種稻者無假官營營則營民之不能營者耳如後湖湖也疏泉可田大澱淀淀也開河可田天津寶坻陸區也引潮可田任縣盜晉水鄉也圍泊可田

其他相度地勢可例推也水高於地溝而分之水與地平壅而漑
之水卑於地車而升之築埵以防淫潦開洞以備蓄洩經始既定
隨時補修期以十年稷稻與黍稷並茂矣王顧謂軾曰讀書人不
當如是耶五年王卽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領其事時儀以
侍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擢庶子乃命儀分領天津一局兼屬以
文安大城隄工二邑形如釜底積潦不消秋復大水夾隄內外成
巨浸波衝浪齧隄欲壞者屢矣儀購菰蔣十餘萬束立表下榘捍
之目不交睫者十晝夜而隄全隄故民工儀以時方被災請於王
奏發帑金數萬兩代振民得安業南運長屯一隄隸靜海縣歲撥
霸州文安大城民夫協治民弗堪儀曰文大隄工險自治不暇尙
遠助他邑乎且長屯所治不過數十丈而遠調三邑非所以均勞
逸也檄天津道除其籍三邑民至今尸祝之時議豐潤玉田間多

棄壞鑿渠築圩可使瀉鹵生稻梁八年迺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儀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於天津倣明汪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開渠與海河通潮來渠滿則閉之以供灌溉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多沮汝之區儀教之開渠築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淹没田廬萬計儀疏聞或以侵官爲疑儀不顧上命儀董振事全活甚衆轉侍讀學士儀先後營田七萬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田旣饒益歲且比登米溢於市儀又慮穀賤傷農奏請發帑金採買充天庾公私稱便一歲田生螻蛄伏土下食苗根爲禱於神一夕盡死蝗入寶坻界忽集飛鴉數千食盡咸以精誠所感云尋罷觀察使還領史職如故儀篤於內行先世所遺田數百畝悉推以讓其兄旣仕祿入悉分給諸昆弟無餘財乾隆二年調補鴻臚寺少卿

未任歸七年卒年七十有三所著有蘭雪齋集十八卷直隸河渠志一卷又有毛詩臆評鄉黨私記學庸私記南華經解蘭雪齋讀離騷廣前定錄天游錄藏於家

井在字存上文安人陳儀之師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山西平陽府推官精敏獨任吏民畏憚之不敢以非法嘗試而決讞多所平反疑案不可究詰者務寬期限致正兇不急於鍛鍊人人罪嘗曰事固有急之則有意之彌縫益密緩之則無心之洩漏可期人以為名言改補永安知縣縣隸惠州東與潮犬牙相接其南嶺大山最稱險利撫曰李唐宗者大猾也嘯聚其中蓄髮謀不軌又招亡命數百人開赤溪礦恣睢橫行人莫敢誰何在完隍陴練鄉勇以為之備防三藩亂起潮鎮劉盡忠密授偽符陰約唐宗為犄角在謀得其狀選鄉勇精壯者三百人結以恩信曰椎牛饗士設誘其黨

李海戰禽之奉撫檄隨鄧副將進剿乃部分鄉勇扼據要塞而自以親丁會鄧軍於山下賊兵在海上者不得合劉盡忠援路絕唐宗薙髮出山詐降冀緩師以待援在麾兵梯山抵其巢獲偽隆武印敕各一及與潮鎮往來書遂斬唐宗殲其悍黨雪民之脅於賊者百餘家南嶺平適丁母憂北歸服闋再補興縣以伉直不能事上官罷還里以詩文自娛年七十二卒著有天文纂要八卷鐵潭詩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詩集一卷講約六論解一卷麓蟬集四卷

成文昭

子懷祖 孫誠 諱

成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又號鈍農大名人大學士克鞏之曾孫湖南糧驛道光之孫光祿寺署正泰清之子也生長貴盛纖瘦類山澤癯嗜好殊俗鄉人多避之自少攻苦力學好收錄古書時與顧

嗣立方苞輩文酒讌遊其賦質文弱既不類北人而發爲聲詩盡
屏燕趙叫囂之氣一以和平雅雋爲宗偶攜所作走京師東南譽
髦咸納交恐後當是時海內詩學首新城王士禎德州田雯次之
文昭問詩法於士禎又從雯游然不喜傍門戶詩體清刻曠削肖
其爲人吳寶崖序其詩謂有明以來畿輔詩學如濬縣王世昌藁
城石季方廣平申梟盟諸人皆其卓卓者要其宗法韓蘇開闢變
化自成一家言殆未有過周卜者也以主事註籍吏部未及官而
卒年三十七歲人咸惜之所著有暮觴詩集五卷二集三卷子懷
祖字蘭田號尙義晚年又自號北樵懷祖本文昭弟文景之子文
昭早逝無子乃以懷祖嗣生有至性侍母魏盡孝養母卒年甫十
四哀禮兼至以乾隆六年拔貢生除陝西邠州直隸州判甫莅任
盡革諸陋規邠民耕涇河旁灘地水驟發灘徙糧存民爭新地訟

不休懷祖履勘計畝以新漲準舊沒而請於大府豁其糧之浮者
民感其惠屬縣涇化獲盜屈錢娃捕役妄牽氈匠張招爲盜黨縣
令嚴刑致誣服獄具母上控按察使檄懷祖提訊縣令恐縱招去
報脫逃招乃自投審遴得其實民以不寃先後兼判乾州權知三
水長武永壽三原諸縣事所至皆有聲三水王三子者以匹布聘
司氏女生員李珏謀奪娶與貢生張以誠造婚書并以司氏女履
爲證禮王控之官而李張爭辨邠俗不用婚書履襲物不足較懷
祖故諭司氏宜以原布還王司氏供布久成衣願償其值懷祖曰
布卽古之儷皮純帛也奈何違古禮干法律於是李張皆語塞司
女卒歸王三原富商買三水人妻爲妾縣令庇商不使赴審通札
於懷祖則以扎冠牒文力索之商乃至而論如法長武至西安驛
道四百里時西域用兵長武爲首站責尤重懷祖初至民車數十

輒聚城中候載軍俘而俘至未有期乃悉令遣歸約以一紙出則立集及俘至皆如約無後者攝六月清漁蠹省糜費縣忘其衝白洪村有九十老人扶杖奉鷺以獻曰老民不至城三十年矣今聞遠近皆稱縣有好官欲得一見也其後長武知縣以倉儲征不及額千吏議上官知懷祖得民檄令往督民喜其至不數日輦輸逾萬永壽於陝西縣小而貧西安滿漢官兵過境駝馬糧餉鉛藥同時並集懷祖視事僅八日所需飲食芻秣寓舍器用以千萬計皆取辨數日中無一缺乏巡撫鍾音深倚賴之調署三原邑多巨族大賈號難治至則杜苞苴絕請託法無枉撓先是準夷之役大學士劉統勳爲總督駐節肅州懷祖隨辦軍需局事軍府草創一切悉準金川例行而故贖山積局中十餘人常秉燭達旦檢之不時得懷祖建言當取案牘類析而標目之統勳喜遂以懷祖代記室

三日而事畢既又攝毛目屯田有豺狼患爲文禱神祠害果絕民
驚以爲神三十六年移疾歸又五年卒年六十五懷祖貌癯神旺
負經世略居官謹聽訟能應繁劇然性恬淡不樂榮進以故沈滯
冗官不竟其所用尤篤內行持家有節制而周恤族尙撫幼弟養
寡姑及妹生死無間初在邠州修公劉墓范文正公祠因撰邠州
志續筆晚年喜爲詩錢塘汪師韓稱其骨峻風清雄視河朔而陶
樸則謂其棱棱露爽不拾過庭餘瀋蓋皆一時之俊也著有關西
橐草四卷子誠字自堂國學生有悔齋詩草諱字伯顧號惺齋乾
隆三十九年舉人善畫亦以詩名

紀遠宜

紀遠宜字肖魯號可亭文安人初官靈壽教諭以善誨人能造士
名聞畿輔士大夫皆稱可亭先生而不名康熙五十二年舉於鄉

至雍正元年始成進士時年已五十二矣筮仕得黃陂知縣黃陂俗刁悍多姦民時出剽劫爲閭里害逵宜蒞任羣盜在繫者七十餘人已更赦矣乃集之庭下反復開諭之至相對流涕誓改行終其任無一爲盜者其俗向喜爭訟日受牒三百紙逵宜精於聽斷僉驚以爲神訟遂稀會詔覈天下墾荒田額州縣率承旨以多報爲能逵宜獨無所上曰官以足額邀功則民以加科受害舉磽瘠奇零之地具登畝籍民不堪命終至流亡究於國賦無裨也乃白之上官上官不能奪且以此益奇之適容美土司佔長陽民田掠數十人而去乃檄逵宜往勘議者謂宜以兵從逵宜曰是駭之也遂單騎往繫其酋至荊州諭以曲直利害卒還所掠與之定界而還逵宜沉毅有大畧然性抗直不肯隨俗忤糧道某劾而罷之總督賴柱察其寃爲復其官再補瑞安知縣前任薛儁聲惡於某守

屬逵宜鍛致其罪其私人何詩脅取民贓八百金而又屬其左右
之逵宜曰嗟乎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說之逵宜何
人而可以私託也於是辨僞聲之誣而證何詩之詐以此大忤某
守會丈田之役例派新灘畝四錢民既苦不均而弓人算手又皆
自外募任意增減與胥吏相倚爲奸利逵宜曰瑞安之事當與瑞
安人共之此圖彼社交丈互勘弓算皆用土人董率責之紳土壤
址相錯則耳目難欺儕輩相監則隱瞞無自丈勘一定戶給由單
此百年之利也士民間此議皆然樂從事且願畝出銀二分爲
清丈費不復派之新灘之地遂以此議上之當事某守多方阻之
卒格不行適以令黃陂時疏解流人降調去官瑞之人至今以爲
憾十年詔選名行經術之士充太學官孫嘉淦鄂爾奇疏薦逵宜
召對授國子監助教三年以才舉晉宗人府主事轉刑部員外郎

逵宜平生不事生產於物無嗜好而獨喜爲詩其源出於從父吳
吳以詩名畿輔間如蒼松翠栢挺拔千仞逵宜則蒞釀漢魏以來
諸大家別開生面有春雲秋月之觀黃叔琳謂吳之遒勁逵宜之
雄秀各有所爲傳世行遠者不必形貌之相肖也初夢筆山房詩
凡十集晚年并前後諸作刪其大半釐爲八卷統名繭囊集附錄
詩餘一卷曰閒雲詞其續編一卷則其孫曾蔭輯其辛酉以後所
作也

王又樸

張畧

王又樸字從先號介山天津人雍正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明年授吏部主事出爲河東鹽運使司運同以事被劾補陝西鳳
翔府通判甲寅告病歸里乾隆四年起復再補漢中府通判調秦
州運判擢廬州府江防同知兩權池州徽州知府致仕歸卒年七

十一又樸幼以古文受知於桐城方苞以詩受知於德州盧見曾
名噪三津與同里張晷有二山之稱其任泰州也分司下河泰壩
至東臺水道一百二十里舊無牽纜之路鹽運時稽阻誤期又璞
乘小舟測水淺深探知底堅如石上皆浮泥非溜沙又檢淮鹽志
載楊公堰記乃知其地原有古堤遂出已貲取泰州濬河土實諸
簍中以空鹽船載之投秦潼河最深之處月餘水中成堤二十餘
丈計費丈三金奇商民踴躍爭輸錢助之卒屹然成功爲商民大
利至今江南宿儒多能道之者其他所蒞之處皆有政聲歸里後
殫心著述於經學多所闡明嘗著易翼述信十二卷其經傳依王
弼舊本冠以讀易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象象文
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以朱子所云不可便
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徵引諸家獨李光地之言爲最

夥而於義亦時有異同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
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及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篇之
末論者推爲有識云此外又有孟子讀法十四卷附錄一卷大學
讀法二卷中庸讀法二卷史記七篇讀法二卷詩禮堂古文五卷
詩七卷雜纂二卷年譜一卷河東鹽法志十二卷
張鼎字石鄰號止山天津人雍正元年進士授山西鄒平知縣清
操介節以伉直忤上官誣以賊問配事得雪補江南金山知縣調
昭文常昭城河歲久淤塞不通乾隆十年分工疏濬之役八千餘
夫而民不擾旋移震澤厯著循聲卒祀名宦鼎風骨巖峻好面折
人過然慷慨尙義視友朋之事如已事勞與怨皆不避與王又璞
交最篤敦本好學以經術相砥礪善書得篆隸意詩尤工絕惜其
集散佚無傳讀康堯衢輓詩其生平可想矣

朱函夏

父同邑

弟紹夏

傳二十一

朱函夏字乾馭號陸槎天津人父同邑字潔臣號晴崖好學工文詩宗王孟安溪李光地督順天學政試其文冠八郡士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會有詔覆試同榜舉人皆股票有戒心同邑獨橐筆就乾清門試得上等八上公車不第光地好士士之至者攜襆破直入邸第閹人不敢詰同邑受國士知一再見輒謝去或有爲覲且慶者同邑曰宰相掄材如良工之用木莛楹杙各有攸施某嫉惡忤物心如激湍磯之則怒口如劍首吹之則呖斯匹夫之硜硜安所施於天下哉吾師知我應如我自知也同邑清介嫉惡聞世間不平事輒戟手怒詈然善教人經其指授者多成名津中富人爭厚聘之一不當意卽謝去以此家益貧其所居室近百年敝惡不能蔽風雨鄰人欲重值易之同邑怒曰此先人之敝廬盜可

以貨取耶獨與文安陳儀爲忘年交晚年館於靜海鉉氏之別墅
主人隱君子也意相得一日抱病歸里聞門人將就試力疾馳至
館是夜暴卒貧不能葬大興黃叔琳誌其墓歛錢瘞之函夏讀書
必窮其蘊不得已詩尤傑出一時年弱冠登黃鶴樓預某中丞
宴文士雲集酒酣賦詩合座閣筆歎絕嘗隨其祖承命官江南游
覽所至必發爲詩雍正初以貢生與其弟紹夏同舉博學鴻詞報
罷益肆力於詩悲壯沈雄時時闖入杜韓之室觀其誠諸學子詩
云文章猶用兵一以氣作鼓筆鋒之所迴注精石沒羽壁中最堅
處深入勇可賈其魄力可以想見面夏瀕卒付其稿於弟子汪舟
後吳人驥得之訂爲谷齋集四卷皆亡佚不復見近人又有從書
肆中得其觀海集一卷者計詩六十餘首其存者蓋亦僅矣周人
麒曰世俗之情言以人重其人當路有勢力筆方落紙輒交口讚

誦如恐不及大書精刻不脛而走千里若其詩出於寒素雖陽春白雪掩耳而去無顧之者函夏一老諸生窮困以死死且三十年而子孫陵夷衰微不克守其業數十年之後恐無復知有函夏其人者亦可悲也紹夏字羲玉號西廬能詩文與兄齊名

陳浩

陳浩字紫瀾昌平人雍正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七年典福建鄉試乾隆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遷詹事府少詹事尋被議落職六年提調經史館事十五年起用補授侍讀充武英殿總裁又三年視學湖北二十年再遷詹事越二年休致浩幼從舅氏張文樞學授以孝經小學習幼儀言語動止有法以貧廢書仁和嚴自公寄詩勸之其父歎悔聘嚴於家教之遂以第一人入州庠授徒里閭日不滿百錢而爲學之志益堅及入翰林與副都御史趙大

鯨編修李重華贊善諸錦齊名侍直武英殿書局日與當代賢士大夫相砥礪而桐城方苞尤爲至交晚年遊汴主講大梁宛南書院其學益進嘗言聖人之道至程朱而大顯後之學者無可異同也三十六年辛卯 皇太后八十萬壽命爲九老賜游香山時年及八十矣其爲詩清雄雅健各體皆工兼工書法得蘇軾墨妙所著有生香書屋詩六卷恩光集一卷其編錄者又有明詩約存行世

翟劬

祖廉

叔祖庸

曾孫升

族子宗瑛

翟劬字杞園趙州人祖廉字靜生與弟庸同以文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西柳城知縣有守城功三藩變起巡撫傅宏烈察其才命參機密論功擢布政參議有宦遊偶寄一卷庸字平子康熙二十年舉人授四川犍眉知縣以巡撫姚締虞薦遷行人司行人去官日犍眉民繪卧轍圖爲贐未幾致仕林居二十年築默菴老

焉著有默菴詩集十卷儀禮圖二卷我眉山志亦其所手輯也
 幼承祖訓潛心篤學說經守康成家法凡周易爻象毛詩箋注及
 鄭注三禮舊萃考辨者十餘年雍正四年舉鄉試考取知縣未授
 官卒著有四書杞園問答又取王應麟困學紀聞分條博考而札
 記之曰困學紀聞蠡測其書極稱詳實云曾孫升字雲圃與族祖
 宗瑛齊名以明道翼經為己任尤精於周易及四子書學使劉墉
 按試趙州奇其文試以策論宏深奧衍舉嘉慶六年鄉試二十五
 年成進士選順德府教授未赴卒升論心性天道獨闢精義楚南
 端木國瑚聞其名傳簡論易反復數千言引為知己有四書聊備
 一說十卷行世宗瑛字聚奎號懿齋貢生博聞強記有三傳異同
 考四卷懿齋便錄八卷奎垣文集四卷

單鈺 趙鉞

畢鈺字亦聲易州人雍正五年進士官浙江壽昌知縣開利剔弊
肅然稱治閩廣來縣種麻者名曰朋民歲以萬數獷悍不馴鈺選
立棚長俾自約束終其任安謐無事以讞獄著稱嘗審金華盧姓
案手疏十可疑與上官爭卒如其議定爰書擢同知尋升安徽池
州知府以疾乞歸鈺工吟咏至老不輟著有鏤冰詩鈔五卷鈺卒
後獻縣紀昀爲之序昀稱其詩與任邱龐塏如出一轍兩家均上
溯三唐下薄兩宋得性情之正塏詩天分稍弱而研鍊較深鈺則
揮灑自如而神骨適上要其合作均可以相視而笑也其推重如
此生平所著又有讀書偶見錄藏於家同里趙鉞字象菴乾隆間
官中書科中書購宅宣武門南與遂寧張問陶獻縣紀昀大興翁
方綱輩結文字交名藉輦下時和珅柄國屢招致之輒稱疾避去
卒祀鄉賢著有愛冬軒詩草四卷

邵大業

傳二十一

邵大業字厚菴一字在中別號思餘大興人生有異稟目能於十步外辨粟米大字書再覽輒不忘爲文操紙筆立就雍正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以春秋魁其房殿試賜進士於臚唱日行合禮士林傳爲美談至是文名益噪諸公卿爭欲羅致之無所答卒歸部選授黃陂知縣下車投訟牒者數百人不移晷決遣立盡吏民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者人比之張睢陽眾莫敢弄以事聽訟不事刑威鉤致有爭產者兄弟皆頽白貌絕相類令以鏡鏡面問曰類乎曰類則進與語聲淚俱下且曰吾新喪弟獨不得如爾二人白首相保也嗚咽至不能語各相視涕泣引咎遂爲兄弟如初縣有溪環城蛟雨溪漲崩隄齧城壞勢且潰大業立壞處泣拜誓以殉水爲驟止拯溺粥餓完城築隄並仿以工代振之法民

大悅名其隄曰邵公隄歲大旱爲文禱城隍神雨立沛凡五年政
聲大著時縣令有行取之例大府以其名上聞會丁父憂去服除
發河南權開封府同知收土猾名木耳大王者杖殺之授禹州移
睢州均治如黃陂睢頻年苦澇災白大府得緩徵並出倉穀平糶
假糧種民不知饑又出俸挑惠濟河不以累民民無遠近皆呼曰
邵父當是時蘇州旱饑米價踊貴民告於守守告於大吏不省民
相率譁於市於是法譁者而奪守官民益困乃移大業守蘇州至
則盡得困積罔利諸大戶名召集與爲家人語皆心動曰惟命則
出酒食彩帛勞遣之價頓減有吳姓爭太伯祠奉祀者大業曰祖
宗以天下讓而後人爭區區之祠乎叱而去之大業爲治篤誠寬
大絕餽遺簡酬接嚴職司清獄本終身守是道不變所至民不忍
欺松江舊獲盜二十餘人獄鞫轉迄不得主名多瘳斃者乃檄大

業往治之立取羣盜至皆斷脛折踝身無完膚大業蹙然呼之曰爾輩亦人子饑寒所迫遂陷於此猶復茹刑詭詞顛倒首從誣殺非罪人且誣殺人何益於爾語未竟有魁然者仰視曰公尙以人類待我耶公廉正不敢欺速命吏具紙筆卽起跪呼其黨曰吾等今日結案也一日而獄具由是獄無不待治於大業者尋權蘇松兵備道兼攝江蘇布政使事大吏交薦之部議格不行乾隆十六年高丕幸江南大業條具巡方事宜不遺不擾御舟左右分兩岸挽行名蝦鬚緯而蘇城水狹民稠議者欲毀兩岸田廬以便雙行大業請於嚮導大臣得改單緯遂以爲例制府黃某欲移大業守江寧撫軍不許黃疑大業爲撫軍私人忌者乘之會積雨治吳江帳殿具未就黃慮不及事且得罪豫以觀望劾大業至則供備咸具黃乃悔然卒以是左遷去官於是再至河南特授開封知府瀕

河多灘地消漲無常民多爭占有陽武祥符民訐告封邱史固民
侵灘地者及清丈知侵占不實而畝數則浮於額撫軍欲照欺隱
加賦大業力持不可乃徧考志乘及諸舊牘始知豫省地原分上
中下三則自萬歷間改併中地十畝有奇完上地糧七畝下地十
畝有奇完上地糧三畝畝數雖浮而糧實不減據以陳之撫軍撫
軍曰昔爲下則今則膏腴如之何不加大業曰公以此爲膏腴乎
此乃河衝淤積百姓以墳墓田廬父母妻子所易之微利奈何以
爲膏腴而爭之且今日可爲退灘淤地異日即可爲沙壓水衝冬
春播種夏秋之收穫未可知也況此村向稱瘠苦鶉衣鳩面十室
九空加以上年河決正當十三堡口門之衝屋宇未盡蒼流亡未
盡復議振議借苟得延命舊賦已艱復增歲額其何以堪撫軍作
色曰是國計所在誰敢撓之大業曰公爲國計某爲民生民生卽

國計也卽起趨出撫軍語藩司富某曰吾將劾之問能當得不大業曰以撫軍劾一守何云可當況某蒙 皇上棄瑕錄用若復被劾更不可當特不知所劾何事耳曰卽封邱之事大業曰如此則某當得矣富愕然大業曰某被罪不過一人之身家流離失所彼桑戶椽樞蓬頭歷齒者獨非身家乎且撫軍之意不僅在此鄉將以爲中州之發端也以某一人殉千萬人何不可當之有且強行之恐興大獄而抗官聚衆之事從茲起矣撫軍汲汲欲以此爲功部議能必其行耶不聽卒以加賦請部議試種三年乃加額次年盡沒入水事遂寢尋以陽武口漫溢復左官以同知之江南補六安知州歲餘民戶書官清民安四字於門總督尹繼善巡撫高晉薦其才攝廬州知府二十二年 上再南幸治江甯行宮明年穎亳水利興一以委大業自經始訖終事民忘其勞省浮費無算其籌

畫之詳核覈之精雖老於河工者弗逮也尋以緝盜例議降去六安牧越湖公者大業之先世也大業爲葺祠置祀田及去人祀之越湖公祠而生事之引見詔以原官留江南權知江寧二十七年上三幸江南徐州爲入境首程守數更替事多廢闕乃以大業攝之駕至詔實授初上大發帑治徐水利爲久遠計大業以徐城三面距河水漲濤起吹地欲裂城中人仰視帆檣如在屋上行而蘇家山首承豫水之衝奔騰東下直趨城西北勢如建瓴較北東兩面尤可虞因按視得蘇公舊隄於城西起雲龍山迄城北月隄修約三里久湮爲民居歎曰此隄雖若無用然大隄猝潰循此隄南下城可保也力請於大吏修復之建蘇公祠置祀田夾植桃李自爲文記之越歲韓家山工幾潰已而西門大隄又幾潰民卒恃此無恐越二歲甲申上命開荆山橋河大吏以大業習於事令

專之河成相國高晉為河督設醮落之親酌酒授大業謂眾賓曰
 此役暴重吾之能不辱命倚此知府一人耳三十三年俸滿入觀
 還會有訛言妖匪割辦之事坐查辦不力落職戍軍臺期未滿卒
 時三十六年四月也年六十有一上四幸江南大業皆躬遇凡賜
 朝珠者一貂幣者二又賜獎武金牌者一則以旌靈巖山救火功
 也召對者三有恭紀天語一則記上初幸顧問語也大業精勤強
 幹事必躬先所至以勸學為首務因黃陂二程子祠創義學葺睢
 州洛學書院其後蒞六安徐州無不集生徒月課之得其指畫者
 輒獲傳事親篤孝善養志能使父母忻然忘其貧親沒卜兆形家
 言不利於仲伯欲改卜大業曰利伯猶利仲也何害遂葬之伯季
 竝先沒愛其子逾已子在官廉俸外不名一錢削衣貶食型家訓
 後斬斬不少假宗黨交戚之貧而歸之者如其家食常二千指及

論邊各散去多失所者其在塞外日以讀易春秋爲娛尤邃於易
學其言曰漢魏晉唐以來說易者盛於他經宋儒起而其學始定
元明閒從而張之者又无慮數十家顧讀易者所見益多所據益
渺每卒一卦六爻之義掩卷以思汎汎乎如適廣野如持散錢茫
然不見其本末蓋章句无繇冰釋勿論其他矣所以然者上下篇
六十四卦聖人序之雜之宜有相發互見之妙而各說各卦則卦
義疑也繫辭曰彖者材也爻也者効天下之動者也一卦之材主
六爻之動六爻之動成一卦之材所謂觀其彖辭思過半者而各
說各爻則爻義疑也又其言曲其事隱見仁見知卦爻之辭說每
互異靡所執以衷其是則辭可惑也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无咎
經所爲占者文言繫辭累舉其義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
核於一則占可惑也顧念上下二千餘年名賢碩儒靡精不搜若

此之說豈不及者其意以爲易道廣大引伸觸類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變動不居之謂易儻執而求之卽得六十四卦亦祇六十四
卦之用而易道剩矣故朱子作本義曰某之說雖粗卻入得精精
義靡不在其中旨哉指遠而意厚也乃求章句者猝不得一揆之
義往往惑焉能無嘆乎旣而思之易始於卦繫以象發揮以爻翼
以傳猶因端而竟委也傳以明經爻以明象象以明卦猶循流而
溯源也商瞿子木親受易於聖門十傳而至京氏嗣是以往義例
益繁聖學益晦宋儒廓而清之幸矣今之象傳象傳非注疏之權
輿乎果使經著於傳傳合於經因而象著於爻卦著於象經緯表
裏各不相迂隱然覺四聖之旨如貫珠適廣野者一其途持散錢
者貫以索庶義不紛而異可定矣愚不自量輒準象傳之義以證
卦象而閒及相因之卦準象傳之義以證六爻而務宗一象之旨

凡辭意偶戾者輒以私解之更作卦爻總論六十四則以綜各卦之旨作總論十二則以規六十四卦之大凡名之曰讀易偶存凡十四卷偶存者不當存而存也精微之蘊無毫末當於學章句之惑聊一二解於心其存偶也傳不云乎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有所不知而夫婦可以與知與知者知夫婦之知而已矣今觀其書於漢儒家言不取其卦氣之說於宋儒家言不取其卦變之圖大旨與平菴翫辭雲峯通釋爲近蓋折衷漢宋而得其平者大業善書尤嗜奕公暇未嘗去手晚治古文有唐法詩揮灑性靈本乎忠孝宦跡所至燕趙吳楚宋衛陳鄭間山川風物悉著於篇所著有謙受集十五卷

何琇

何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以

貧病終琇讀書喜攷證詩喜陸放翁獻縣紀昀嘗從之學其著作之傳於世者惟樵香小記二卷辨經史疑義及字學韻學多與舊說異同如論六書禿字當從禾會意說文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卽六書正譌改爲從木諧聲亦非確論說文訓爲字爲母猴本末倒置當是先有爲字乃借以名猴射字從身從寸爲籀文象手持弓形之譌其論多創獲前人未之發也其解經也以周禮奔者不禁與下句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爲連類之文奔者指男女不禁則指其父母若字訓如左傳請爲靈若厲之若言私奔而父母不禁與不遵嫁娶之制者均罰之以春秋西狩獲麟爲聖王之瑞春秋亂極而終以獲麟思治也謂書成而麟至淺矣翬帥師會伐鄭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胡傳謂亂臣旣得兵權遂兆弑逆此不考校之言古者兵出於農有事則聚而授甲役竣則散而歸田非有

營衛之屯聚方鎮之瓜分可籍之以爲變故公子鮑之取宋陳氏之取齊皆厚施得民非得兵也況爲氏武闈之事皆一夫之力何常擁眾作亂乎以禮兵死者不入於兆域謂指三軍敗北潰卒敗將而言晉趙鞅誓師稱桐棺三寸不入兆域是其事也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埋輪繼馬首離而心不懟是忠臣孝子宜食報者曾先王制禮而苛爲之罰乎以詩野有死麕王柏乃以爲淫奔之詩而黜之失刪定之旨貞靜者守禮尙不足以見聖人之化至於懷春之女幾有越禮之志乃怯於龐吠卒畏人知則廉恥之防明有以遏其邪心也其攷辨疏通不拘守漢儒家法大率類此至謂毛詩故訓傳據鄭康成詩譜以作故訓傳爲魯人毛亨老子第三十一章王弼無注以兵者不祥之器以下八十八字不似道德之文蓋皆弼之注傳寫與正文誤合爲一自來考訂家皆未及此此尤其

確然不易者也論者謂琇學問大旨出入於閻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演其緒論云

邊連寶

兄中寶

族人九整

九整族人銘珣

銘珣子睿

邊連寶字肇畛號隨園任邱人幼聰慧博聞強記雍正十三年學使錢陳羣拔之貢成均廷試時禮部尙書任蘭枝侍郎李紱司校閱署第一發視相賀乾隆元年總督李衛薦應博學鴻辭召試不中十五年錢陳羣再以經學薦以疾辭益肆力詩古文絕意仕進陳羣過任邱賦有烏篇贈之嘗自言僕如孫樵天付窮骨宜安貧守拙入貢士列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日離然抉文倒魄洗剔精魂澄拓襟慮字字磨校以牢知音雖悴如凍灰癯若藁柴老死不易若柳州所云婁君無有者僕庶幾焉非惡富貴而逃之自度不堪其勞耳其志趣高潔若此者有隨園詩草病餘草病餘續草

絕筆草鉛山蔣士銓敘而行之其評選手訂者又有五言正味集
杜律啟蒙管子腋考訂蘇詩施注等帙連寶性簡介不喜見俗士
論事侃侃持義理不移少嗜酒晚號茗禪居士戈濤於詩慎許可
獨心折連寶爲作生傳時人傳之濤死連寶屏交遊日與兄中寶
唱酬爲樂中寶子廷掄官兩淮鹽運使乃與中寶偕遊大江南北
諸名勝旗亭僧壁題吟殆遍歸一載卒年七十四河間詩人代起
爭勝連寶獨脫絕町畦戛然獨造才識邃行氣力宏放不名一家
戈濤謂其骨近韓其神近孟其氣近李其情思近盧惟其近之是
以似而有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嘗自製一棺名曰安樂窩
題詩自記妻子惡之又懸小像於壁令妻孥展拜家人誚讓皆爲
詩記其事學者稱北隨園先生中寶字識珍號竹巖乾隆三年舉
人官遵化州學正知州劉靖延輯州志著遵庠勸學詩士風一振

與連寶遊東南山水之勝竝嚮唱和都爲南遊壘篋集一卷一時
傳寫殆徧陳步瀛謂其詩直舉胸情古質深厚有次山篋中之遺
隨園則豪快奔放寄託深遠長篇短什觸緒紛來二人波瀾各殊
而體源無二也著有竹巖詩草四卷高陽李才贊詩名與戈濤邊
連寶相頡頏人目爲燕南三子其後族人有邊九鏊者字巨峯號
時齋父思訥字雲鶴官山西浮山夏縣知縣有循聲九鏊生而岸
異八歲通九經乾隆四十年補縣學生學使羅源漢奇其文逢人
咨賞五十三年舉於鄉出監察御史曹錫寶門下曹上海人疏劾
和珅家人倚勢僭擬仁宗登極道贈副都御史者也嘉慶十九年
成進士官天津府教授平生刻苦力學凡羣經註疏歷代史冊百
家雜說靡不研覽貫穿旁及周髀輿圖風角孤虛兵法卜筮諸書
探賾索隱盡通其術嘗論正統謂漢唐以後海內分裂莫烈於五

代正統不明亦莫甚於五代後唐雖賜姓然能爲唐滅梁復讎當以正統予之如昭烈之於獻帝朱溫本黃巢餘黨凶狡篡弒宜黜爲亂賊晉漢周三代亦草草竊位享國不久俱宜黜歸閔統而以北宋繼後唐如西晉之於蜀漢則正統有歸亂臣賊子知所做惕矣津郡文廟毀敗祭器多剋敝九齋鳩工庀材補葺完固又遵依大清會典參以陳氏禮書聶氏禮圖闕里志諸書繪圖仿製古雅堅緻倍前而清正嚴介尤爲士大夫推許調順天府教授辭不赴移疾歸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時齋詩草四卷九齋五世以詩世其家其上四世族人銘珣者字潤玉諸生著有東陵集銘珣子睿字智臨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幼從龐塏受詩學著有土苴集睿子怡字孟友諸生與族弟連寶慨然以風雅爲己任其詩情真味永有騷人之遺母沒以毀卒年三十六著有積翠山房詩稿若干卷

子繼祖字佩文號秋崖尤工文章九歲喪父母以十指共塾師脩
脯晚歸侍母側一日覓食於庖母問之以覓他物對恐不得食傷
母心也年十九領鄉薦乾隆十二年成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
學士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會試同考官者三典試貴州浙
江授廣東湖北學政所上水圍賦觀海元音及恭和御製詩皆
蒙溫獎皇次孫賜詩有詩壓錢劉學宗濂洛之句士林豔稱之著
有澄懷園詩集二卷九整之子浴禮字夔友又字袖石博總羣籍
才思煥發性尤嗜詩弱冠所爲已數千篇與馬壽齡楊淞華長卿
陶樑相友善有畿南才子之目道光二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居京師閉戶讀書敦厲名節升沈枯苑未嘗櫻諸懷文
宗御極膺大臣薦不次召對出典山左鄉試擢吏科給事中外簡
河南歸德知府咸豐四年升南汝光道是時楚北烽火縱橫千里

浴禮督師屯信陽扼險以守力抗賊氛軍書旁午數千言刻燭立
就從不假手僚吏復手縛巨盜克復光息二城四川遊勇糾眾犯
關陽假道圖侵擾浴禮據險邀擊殺百餘人餘眾駭竄上嘉其
功洊擢至河南布政使浴禮負經濟才膽畧過人羽檄紛錯不廢
吟詠其爲詩不主故常激昂排算七古尤光氣逼人其和陶梁消
夏諸詞清和諧婉有南宋人風味初浴禮與監利王柏心同在陶
樑幕中聯裾倡和樑目爲燕楚兩奇士柏心嘗序其集畧曰詩之
肇興盛矣哉然其傑者代不數人君其預於此數者乎挺生慨慷
悲歌之地天才俊拔神解超悟自束髮追中歲吟詠未嘗一日輟
其後觸於朝野多虞人才用舍凡所以摠忠欵宣憤懣者一於詩
寄之夫古有仕進而才退者矣有愁苦易工歡愉難好者矣何君
秩愈貴而治詩獨勤且工也豈非悱惻忠孝貞亮耿介之情結於

內不可得而變耶榮枯得喪通齋顯晦之境乘於外百折而不以
易其心邪世之爲詩者役於外以搖其內非才有進退乃心有移
易故爾君視榮遇若儻來適適然不知其可喜忽歌忽哭惟導吾
中所欲言者無使埋鬱故其高者抗霄漢閔者包宙合雄者撼山
嶽而悽清婉切者若風雨夜鳴絲竹筵進也較困約時每變益工
是非有他也積於內者日以深固外至者莫能奪焉名位彌崇旨
趣彌淡纏繚骨肉悵望林泉始末不渝初志以是知君之襟懷遠
矣著有健修堂詩集十八卷空青館詞三卷東郡趨庭集行世論
者謂河朔文采彪炳而邊氏一族尤爲詩人之藪人比之六朝王
謝云

楊方晁

楊方晁字東陽號鶴巢磁州人性耽經史究心宋儒諸書年未弱

冠補諸生事親孝喪葬皆如禮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總督李衛特疏奏聞有司促行堅以疾辭教授生徒以閉戶著書爲樂嘗言立身行己不外一誠孔門一貫之道卽此也學者能主敬以存誠其極可爲聖人其次賢人又其次亦可檢身寡過時以爲名言卒年七十六著有孔子年譜磁人詩集蕉窗瑣言惟所纂樂經未竟而沒

周人麒

其徐炳

炳裔孫士鑾

周人麒字次游又字晴嶽號月江衣亭其別號也天津人生而端整舉動如成人年十二奮然以勤學自勵鍵關夜讀書聲達旦不休少爲文落筆千言立就老宿輒歎爲弗及乾隆三年舉於鄉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十年授檢討時海宇承平崇尚文學詞臣珥筆侍天子左右分韻賦詩迭邀寵

專二上 一文學三

三

賚當時公卿大夫及海內鴻博之士咸推重其才聲稱翕然人麒
故恬退不樂仕進以久疾告歸里卧疴沾上村貧不能治產授徒
自給日以閉戶著書爲事後主講順德龍岡書院以經術教士子
及漢唐以來所以爲文之法學者皆肆力於古順德遂爲文學淵
藪年七十歸里士子多負笈以從遊其門者益衆人麒性清介有
雅量少年勤學至老而益篤刻意經學貫通百家之說時出己意
以道義爲歸嚴寒酷暑手未嘗一日釋卷年八十卒著有尙書簡
明錄毛詩簡明錄禮記纂言左傳輯評史記約錄評解昭明文選
約錄唐詩類疏檢定唐宋文錄解諸書自著古文雜體詩皆有定
本藏於家惟孟子讀法附記一書刊之行世同里有徐炘字朗齋
者乾隆四十八年副貢生博學善詩古文辭淵雅閎肆與沈峻齊
名藏書最夥丹黃評隲殆遍人爭傳寫之著有朗齋詩文集裔孫

士鑾字沅青咸豐八年舉人由內閣中書歷擢侍讀記名御史出授浙江台州知府蒞任九年文教蔚興奸民屏迹不入境廣刊水道提綱學治一得明刑管見諸書頒行郡邑壯年卽致政歸里閉門謝客日手一編自娛以天津邑志譌舛闕略詳爲補訂成書八卷名曰敬鄉筆述其於桑梓往事佚聞多所考證又輯古今書籍所載醫方經驗者附以己意爲醫方叢話八卷人比之陸宣公之集經驗方云

文學傳三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一

傳
二
二
一

三

文學傳四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二

天津徐世昌撰

王太岳

王太岳字基平號芥子定興人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年授翰林院檢討十九年擢侍講轉侍讀二十年外授甘肅平慶道二十三年調西安督糧道三十三年遷湖南按察使三十六年調雲南三十七年擢布政使是年以審擬逃兵寬縱落職四十二年命在四庫全書館爲總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檢討四十七年擢國子監司業任三年卒年六十四太岳弱冠入詞林與邵齊燾鄭虎文同舉世共推其文學而獨至經世之務所至必爬梳剔抉據今考古咨民疾苦而討論之在平慶及西安皆有惠政尤留心水利著涇渠志三卷其論曰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

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竝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所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跡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寧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亦廢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卽山瀾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

不爲害制置旣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若夫穿渠之勞可數而知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渠之工詎下於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厓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壅塞雖成無用又况召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椿笆棧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

益蕭然煩費矣宋疑曰造水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固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作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益寡民或上訴願弛其力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飈慘慄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纏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朝廷本意豈如此乎今之龍洞

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因其已成不別事
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
費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冲澗浩衍畢輸於渠而流
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事半功
倍而已若乃役由私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率
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豈非萬祀永賴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
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眾泉竝列則尤非旦夕所得然而
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盤固於胸臆雖有
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嚮使早知變計如今日則將
遠引深閉以拒涇不暇尙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不已哉雖然今
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堤壩而已隄之作亦在項襄毅時寬
則七尺崇止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

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
二年而涇水大至隄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
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
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涇昔人比之布甑於地
水至則湧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
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顛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
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
間陜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嚙抉掀壓以圖一逞不幸而
授以尺寸之隙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故治隄之法苟欲
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寧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
過而搜剔爬疏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
增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

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盭卑也諸壩之制惟洞口
爲非宜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
始爲渠蓋猶覬覦引涇旣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
以會眾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
低徊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
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
漲盛而濁污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
時至於今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與
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尙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
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做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洞泉不
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尙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
木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

前溝渠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竝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及在雲南憫銅政之弊病民兼以病官於是上下數十年旁搜博訊窮源竟委指利害所由來以求所以補救之術因條上於總督巡撫畧曰竊見滇南地處荒裔凡言政者莫不以銅政爲先務然自官置廠以來未六年而官民交病進退兩窮何也蓋今日銅政之難其在采辦者四而在輸運者一曰官給之價難再議加也乾隆十九年前巡撫愛必達以湯丹銅價實少八錢有奇奏蒙恩許半給則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二年前巡撫郭一裕請以東川鑄息充補銅本則又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六年前總督吳達善通籌各局加鑄再請增給銅價則又奉特旨加銀四錢又越六年前巡撫鄂璽遵旨陳請則又誓加六錢越

三年始停暫加之價於是湯丹大水碌碌茂麓等廠遂以六兩四錢爲定價而青龍山等二十餘小廠舊時定價三兩八九錢四兩一二錢者亦於乾隆二十四年前巡撫劉藻奏奉諭旨既照湯丹舊例每銅百觔定以五兩一錢五分有奇收買卽金釵最劣之銅亦以四兩之舊價加銀六錢朝廷之德意至爲厚矣然行之數年輒以困敝告豈誠人情之無厭哉限於舊定之價過少雖累加而莫能償也夫粵蜀與滇比鄰而四川之銅以九兩十兩買百觔廣西以十三兩買百觔何以雲南獨有節縮乎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撫滇奏陳銅廠利弊疏云各廠公本多寡不一牽配合計每百觔價銀九兩二錢其後凡有計息議賠莫不以此爲常率至買銅則定以四兩以至六兩然且課銅出其中養廉公費出其中轉運耗損出其中捐輸金江修費出其中卽其所謂六兩者實得五兩一

錢有奇非惟較蜀粵之價幾減其半卽按之雲南本價亦特十六
七耳故曰舊定之價過少也然當時莫有異辭今乃病其少者何
也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爲理歲有常課
旣而官給工本逋欠稍多者則又收銅歸本官自售至雍正之初
始議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其實歲收之銅不過八九十萬
又後數年亦不過二三百萬比於今日十纔二三其名爲歸官而
廠民之私以爲利者猶且八九官價之多寡固不較也自後綜核
益密向之隱盜者至是而釐剔畢盡於是廠民無復纖毫之贏溢
而官價之不足始無所以取償是其所以病也茲銅路已深近山
林木已盡夫工炭價數倍於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措剋地保之科
派官役之往來供億於是向之所謂本息課運役食雜用以及廠
欠路耗竝計其中而後又有九兩一錢之實值者今則專計工本

而已幾於此廠民受價六兩四錢之外尙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問所從出不過移後補前支左絀右他日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銅價之不足廠民之困憊至於如此然未有以加價請者度支之籍制有經非可以發棠之請數相嘗試且雖加以四錢六錢之價而積困猶未遽蘇也故曰官給之價難議加也採辦之難此其一也一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蓋滇銅之供運京外者亦嘗一二議減矣乾隆三十二年雲南巡撫鄂璽以各廠採銅纔得五百餘萬不能復供諸路之買咨請自爲區畫准戶部議留是年加運之京銅及明年頭綱銅以及諸路買鑄於是雲南減運二百六十餘萬觔後三年雲貴總督明德又以去年獲銅雖幾千萬然自運供京局及留滇鼓鑄外僅餘銅一百三十萬觔以償連年積逋九百二十餘萬猶且不足難復徧應八路之求因請概停各路

採買准戶部議奏許緩補解京銅酌停江南江西兩道採買於是雲南減買五十餘萬筋後半年前巡撫明德又以各路委官在滇候領四百一十餘萬以去年滇銅所餘一百餘萬計之四年乃可足給此四年之中非特截留及缺交京銅不能補運而各省歲買滇銅二百餘萬積之數載將有八九百萬愈難爲計因請裁減雲南鑄錢及各路買銅之數准戶部議奏許停雲南之臨安大理順甯廣西四府并東川新設各局鑄錢暫減陝西廣西貴州湖北買銅六十三萬筋於是雲南得減辦二百餘萬筋通計前後緩減五百餘萬廠民之氣力乃稍舒矣夫滇銅之始歸官買也歲供本路鑄錢九萬餘千及運湖廣江西錢四萬串計纔需銅一百一萬筋耳至雍正五年滇廠獲銅三百數十萬筋始議發運鎮江漢口各一百餘萬聽江南湖南北採買至雍正十年發運廣西錢六萬

二千餘串亦僅需銅四十餘萬明年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議於
廣西府設局開鑄歲運金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二串計亦止需
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餘觔乾隆二年總督尹文端公繼善又以
浙江承買洋銅逋欠滋積京局歲需洋銅滇銅率四百萬觔請敕
江浙赴滇買銅二百萬觔雲南依准部文解運京錢之外仍解京
銅三十餘萬以足二百萬之數而直隸總督李衛又以他處遠買
滇銅轉解孰與雲南徑運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銅及加耗悉
歸雲南辦解然尙止於四百四十萬也未幾而議以停運京錢之
正耗銅改爲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觔矣又未幾而福建採
買二十餘萬觔矣湖北採買五十餘萬觔矣浙江採買二十餘萬
觔矣貴州採買四十八萬餘觔矣既而廣西以鹽易銅十六萬餘
觔矣既而陝西罷買川銅改買滇銅三十五萬尋又增爲四十萬

勛矣於是雲南歲需備銅九百餘萬而後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鑄尙不與焉夫天地之產常須留有餘以待滋息獨滇銅率以一年之入給一年之用比於竭流而漁鮮能繼又况一年之用幾溢於一年之入此凶年取盈之術故曰取給之術過多也嘗稽滇銅之產其初之一二百萬勛者不論矣自乾隆四五年以來大抵歲產六七百萬多者八九百萬其最多者千有餘萬至於一千二百萬止矣今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皆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然而不能給者惟取之者多也嚮時江安閩浙買滇銅以代洋銅議者獨以滇銅衰盛靡常當多爲之備仍責江浙官收商買洋銅以冀充裕及請滇銅徑運京師以其餘溢留湖廣開鑄而商辦洋銅則聽江浙收買鑄錢議者又以滇銅雖有餘尙須籌備以供京局若遽留楚供鑄將來京銅有缺所關不細

又議浙江收買洋銅亦須存貯滇銅或缺仍可運京接濟卽近歲
 截留京銅部議亦以滇銅實有缺乏情形當卽通籌酌劑是皆以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爲天下計非獨爲滇計也至今日京師之運
 額旣無可缺而自江西江南以外尙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
 紛紛竝舉一則曰此民用也饜錢也不可少也再則曰鑪且停矣
 待鑄極矣不可遲也而滇之銅政騷然矣夫以雲南之產不能留
 供雲南之用而截鑄錢以畀諸路諸路之用銅者均被其利而產
 銅之雲南獨受其害其產愈多則求之益眾責之益急雲南之銅
 何時足乎故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供辦之難此其二也一曰
 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也謹按楊文定公奏陳銅政利弊疏云運
 戶多夷獮或山行野宿中道被竊或馬牛病斃棄銅而走或姦民
 盜賣無可追償又硃民皆五方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無

力開採亦有開硿無成虛費工本更或採銅既有而偷賣私銷貧
乏逃亡懸項累累名曰廠欠自有官廠卽有廠欠非一日矣然其
時凡有無追之廠欠竝得乞恩貸免故歲歲採銅數倍於前而廠
民之逋欠亦復數倍司廠之員懼遭苛譴少其數以報上官數年
輒有巨萬之積欠上官以其實欠而莫能豁也於是委曲遷就以
姑補其闕乾隆二十三年奏請預備湯丹等廠工本銀十二萬五
千兩所以償廠欠也三十三年逮治總理銅政及司廠之員著賠
銀七萬五千餘兩所以釐廠欠也三十七年除豁免之令而於發
價時每以百兩收銀一兩大約歲發七十萬兩可收七百餘兩籍
而貯之以備逃亡亦所以減廠欠也至於開採之遠工費之多官
本之不足則莫有爲之計者故不數年而廠欠又復如舊三十七
年冬均考廠庫以稽廠欠前後廠官賠補數萬觔外仍有民欠十

三萬餘兩重蒙皇恩特下指揮俾籌利便然後廠銅得以十一通商而以鑄息代之償欠今之東川局加鑄是也然加鑄之息悉以償廠欠通商之銅又以輸局供鑄至於未足之工本依然無措舊逋方去新欠已來兩年間又不可貲算矣自頃定議每以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由所隸上司加之保結由是連歲無廠欠之名然工本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枵復而致採也則爲之量借油米爐炭以資工作而責其輸銅官以此羈縻廠民廠民亦以此餌其口上下相蒙不過覬倖於萬有一遇之堂礦是雖諱避廠欠而積其欠借不歸之油米爐炭亦復不下巨萬之值要之皆出公帑也蚩蚩之氓何知大義彼其所以俯首受役倣形體而不辭者孳孳爲利耳至於利之莫圖官帑之逋負且日迫其後而廠民始無望矣夫廠以出銅民以廠爲業民無所望廠何有焉區區三五官吏之講求

其於銅政庸有濟乎故曰大廠之道累積重莫蘇也採辦之難此
其三也一曰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雲南礦廠其舊且大者湯
丹碌碌大水茂麓爲最而寧臺金釵義都次之新廠之大者獅子
山大功爲最而發古山九度萬象諸廠次之至如青龍山日見汎
鳳皇坡紅日巖大風嶺諸廠竝處僻遠礦硯深窅常在叢山亂菁
之閒而如大屯白凹人老箭竹金沙小巖又皆界連黔蜀徑路雜
出姦頑無籍貪利細民往往潛伏其閒盜採盜鑄選踞高岡深林
預爲走路一遇地方兵役蹤跡勾捕則紛然駭散莫可追尋其在
廠地開礦又皆游惰窮民苟圖謀食既無費力深開遠入僅就山
膚尋苗而取礦經採之處比之雞窩採獲之礦謂之草皮菜硫是
雖名爲採銅實皆僥倖嘗試一引旣斷又覓他引一處不獲又易
他處往來紛藉莫之定方是故一廠之所而採者動有數十區地

之相去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或數十里雖官吏之善察者固
有不能周盡矣加以此曹不領官本無所統一其自爲計也本出
無聊既非恆業何所顧惜有則取之無則去之便於就則取之不
便於就則去之如是而繩以官法課以常科則有散而走耳何能
縻乎官廠者見其然也故常莫可誰何而惟一客長錫頭是倚
廠民得礦皆由客長平其多寡而輸之錫頭爐房因其礦質幾鍛
幾揭而成銅焉每以一爐之銅納官二三十觔疇客長錫頭幾觔
餘則聽其懷攜遠賣他方核其實數曾不及湯丹廠之百一夫以
滇南礦廠之多諸路取求之廣而惟二三大廠是資其餘小廠環
布森列以幾十數合計幾十廠之銅比之二三大廠不能半焉則
大廠安得不困故曰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採辦之難此其四
也若夫轉運之難又可畧言夫滇著籍之戶纔四十萬其畜馬牛

者十一二此四十萬戶分隸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而爲轉運所必由者十二三由此言之滇之牛馬不過六七萬而運銅之牛馬不過二三萬滇既有歲運京銅六百三十萬又益諸路之採買與滇之鼓鑄歲運銅千二百萬馬牛之所任牛可載八十觔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蓋非十萬匹頭不辦矣然民間馬牛止供田作不能多畜以待應官歲一受僱可運銅三四百萬其餘八九百萬觔者尙須馬牛七八萬而滇固以窮矣乾隆三年廷議廣西府局發運京錢陸用牛一萬四千頭馬九千匹水用船三千隻念其僱集不易恐更擾民輒許停鑄是年雲南奏言滇銅運京事在經始江安閩浙之二百萬未能一時發運准戶部議運京許寬至明年而江浙諸路之銅且需後命凡以規時審勢不欲強以所必不能也又前件議云戶部有現銅三百萬工部稍不足可且借撥又乾

隆三十五年議云戶工兩局庫有現銅四百五十萬雲南尙有兩年運銅計可銜接抵局者仍八百餘萬自後滇之發運源源無絕以供京局鑄錢有盈無絀其截發掛欠銅三百五十餘萬均可著緩補解此其爲滇之官民計者持論何恕而其爲國用計者論事又何詳也今則不然戶局有銅二百五十萬合工部之銅三四百萬滇銅之發運在道歲內均可繼至者千有餘萬其視往時畧無所減而議者且切切焉有不繼之憂於是雲南歲又加運舊欠銅八十萬飭通前爲七百一十餘萬而滇益困矣且夫轉運之法著令甚詳初時京銅改由滇運起運之日必咨經過地方竝令防衛催稽守風守水守凍又令所在官司核實轉報咨部其後以運官或有賣貨重載淹留遲運兼責沿途官弁驅促過行徇隱有罰其後又以納銅不如本數議請申用雍正二年採辦洋銅之例運不

依限者禡職戴罪管運委解之上官竝奪三官領職如故其有盜
賣諸弊本官按治如律竝責上官分賠又改定運限自永寧至通
州限以九月其在漢口儀徵換篋換船限以六十日自守凍外守
風阻水之限不復計除運銅入境竝由所在官弁依期申報奏聞
而滇蜀亦復會商以永寧瀘州搬銅打包限五十五日其由永寧
抵合江由重慶府抵江津竝聽所在鎮道稽查委官催督或有無
故逗遛地方官弁匿不實報者竝予糾劾其後以銅船停泊阻塞
輓漕又議緣江道路委游擊都司押運自儀徵以下竝聽巡漕御
史催趕運官雖欲拾摭遷延固不得矣又積疲之後戶部方日月
考課於是巡撫與布政使躬歷諸廠以求採運之宜而責巡道周
環按視以課轉運之勤怠而察其停寄盜匿自守丞以下州縣之
長與簿尉巡檢之官往來相屬符檄交馳弁役四出所在官吏日

惴惴焉捄過之不暇而廚傳騷然矣嘗考乾隆二年滇有餘銅三百七十四萬故能籌洋銅之停買十七年有積銅一千八百餘萬故能給諸路之取求二十四年以後有大興六銅二廠驟增銅四百餘萬故能貼運京銅歲無缺滯此如水利其積不厚而日疏抉之則涸可立待勢固然也今司運之官懼罹罪責既皆增價僱募然猶不免以人易畜官司責之吏役吏役責之鄉保里民每贏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中間科索抑派重爲民擾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扑瘁民生而虧政體非小故也具此五難是以滇之銅政有捄荒無奇策之喻雖然荒固不可不捄而銅固不可不辦不可不採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厝注得失之所由其有已效於昔而可試行於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僱值

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餽
餉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眾集廠
眾集而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
湯丹大水等廠開採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銅六七百萬及八
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來礦砂漸薄窩
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
鼓鑄需銅一千萬餘筋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
既難採辦滇銅尙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
丹大碌不敷工本兩經奏允加價廠民感奮大銅廠本年辦銅六
十萬大興廠夏秋雨集停工尙有銅三百七十八十萬各廠總計共
銅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於此實蒙特允初未見有
不許也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漕碭日遠改採

曰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千備給銅船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有積息四十餘萬自是以後雲南始有公貯之錢而銅本不足亦稍稍知所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於會城臨安兩局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於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採獲加多東川鑄息尙少則又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竝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息八千餘兩以資大興大銅義都三廠之屏水採銅先後十二年閒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

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爲表裏蓋已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卽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眾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權呼翔踴之氣銅卽不增亦斷無減於以維持銅政綿衍泉流所謂多鑄息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緩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沓至迭來滇是以日不暇給夫聖朝天下一家其在諸路者與在滇之備貯固無異也竊見去年陝西奏開靈羌礦硎越兩月餘已獲現銅二千四百筋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筋由此鎔鑿深入眞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咸豐宣恩兩縣礦廠先後鍊銅已得一萬五千餘筋將來獲利必倍蓋見之郵報者如此今秦楚開採年餘獲銅卽少亦當有數萬而採買之滇銅如故必核

其自有之數則此二邦者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鑪繼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頃歲又減五爐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觔歲爲常率而滇銅仍實買三十九萬六百六十觔至於黔銅則減七萬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以勞且費者予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觔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又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六千二百觔且當繼至以此計之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採買非惟可減抑亦可停又聞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觔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較少六兩五錢其改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觔例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其視洋銅之價未見大有多寡加

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竝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其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身有廠欠受現價採現銅而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常少而逋欠常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徵鹽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墮征之法止於奪俸廠官尙得籍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於採固無害也其後以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督理之官自監司以下竝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採買遂以借撥京運之額銅二百六十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以實罰於諸廠之官罰金至十有四萬尋以需銅日急嚴責廠官限

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者既予削奪或乃懼懼糾劾多報銅觔則
又以虛出通關按治如律罪至於死斯誠銅廠之厄會矣夫大小
諸廠爐戶砂丁之屬眾至千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
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狼狽莫可適從至於如此銅政尙可望乎
故曰歲供之銅猶累累千百萬者幸耳今欲慎覈名實規圖久遠
斬以興銅政裨國計則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歲之法卽
以歲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之上司又復月計而季彙之廠官
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之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
採是誠可以杜廠欠矣然而採銅之費每百觔實少一兩八九錢
者顧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將散而罷採欲足給之而欠
仍無已必不見許於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則今之歲有銅千百萬
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

匱乏而通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於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民氣力寬舒從容攻採故能多得銅以償夙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特奉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轉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後籍口遷延更所不免仰見聖明如神坐照萬里而當時猶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爲慮不敢寬期多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而以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猶倚以支延且三四載此預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米炭薪以資廠民廠民乃能盡以月受銅價僱募砂丁而以官貸之油米資其日用故無惰採斯又所謂接濟者之效也今月扣

之借本消除且盡獨油米之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猶且仍歲加積繼此不已萬一上官不諒而責以逋慢坐以虧挪則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他日無窮之禍而爲今日之隱憂者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曰爐戶砂丁類皆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有預領官銀資其攻採硎硎羸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留餘地憚於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他日虧折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陜畏阻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而銅政不振起採辦不加多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求所以統一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碌者十八

九至餘諸小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二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
自須開採新礦預爲之計庶幾此縮彼盈源源不匱今各小廠旁
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爲羣
通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爲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
不惟無利可圖且不免於耗本斷難竭蹶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
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共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
月奉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亦閱十有三月共獲銅一百
餘萬所獲餘息加價銅價之外實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
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
戴聖恩洵爲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言雲南山高
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
食貧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

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採伐旣便炭亦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當有事半而功倍者尤不可不極圖也今廠民旣皆徒手掠取而一出於僥倖嘗試之爲而爲廠官者徒於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諸小廠非無礦也貨棄於地而莫爲惜也又况盜賣盜鑄其爲漏卮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銅歲不及湯丹大水諸大廠之十一者實由於此誠於廠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於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眾皆有所繫屬久且倚爲恆業雖驅之猶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其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宣威霑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

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爲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誠少矣滇之所儲備又虛矣而部局猶以待鑄爲言移牒趣運急於星火殆未權於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接踵依次抵瀘旣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者亦畧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百萬之儲儲之旣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卽來是常有餘貯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啟行在瀘旣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令運何爲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固非可以滇少馬牛自謝也則嘗竊取往籍而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蚌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迤邐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間經由十九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

小僱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竝以先期給價僱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旣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四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供轉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竝停買歸滇運京於是滇之征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徑運永寧其後以尋甸威寧亦可達永寧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招通鎮雄以達永寧者尙二百二十萬其後又以廣西停鑄之錢合其正耗餘銅通計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四十筋竝令依數解京是爲加運之銅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而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以抵瀘州半由陸運以抵永寧十年威寧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旣過威寧

又可舟行以抵瀘州矣十四年金沙江以迄工告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水亦堪通運於是東川達於昭通之銅皆分出於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銅竝得徑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亦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近郡縣之牛蓋常居大半僱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四頭車一輛借以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往來周旋如環無端故其受僱皆有熟戶領運皆有恆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僱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此而試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密之司運者皆行此法以歲領之運價申明上官預借運戶多買馬牛常使供運滇產雖乏庶有濟乎然猶有難者諸路之採買僱運常遲也頃歲定議滇銅每以冬夏之

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日見白羊諸遠廠之銅皆自本廠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遠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僱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旣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閒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慮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諸路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之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以雲南缺銅不能以時給買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採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責之巡檢如是則諸路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

依仿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
官本多買馬牛按站接運比於置郵夏秋盡撤馬牛歸農停運則
人馬無瘴癘之憂委官有安閒之樂於其暇時又分尋甸運銅之
半由廣西廣南達於百色竝如運錢之舊卽運京之銅亦且加速
一舉而三善備焉矣惟擇其可而採納焉書上不果行其後銅政
日益困弊始取其說稍稍用之然亦不能盡也滇之官吏至今莫
不誦習其書初昆明縣五華書院祀鄂爾泰楊名時尹繼善陳宏
謀李湖明端爲六賢祠滇人思太岳功因附祀更名七賢時乾隆
戊申歲也太岳事母孝四十年如一日宦轍所至必與板輿俱遭
母喪年逾六十哀毀一如少壯者性好朋友以文章道義相劇切
常自言直性狹中與世少可惟二三友生與爲性命朝啟夕發歲
浸月潤翦剔荒翳規恢陋陬引伸類長增益不能時以一二窺見

作者蓋自紀其實也太岳論學兼取漢宋諸儒不分門戶文詞瞻
茂與柳州爲近詩之源出於陶五古最工近體亦清蒼拔俗然撰
述矜慎致功於修詞字字句句不敢以容易出之蓋其生平固未
嘗苟作也今傳世者有青虛山房二十四卷

李棠

父大章

子燧

燧子辰垣

李棠字召林號竹溪河間人父大章諸生與同縣王之銳相勸以
聖賢之學時稱王李乾隆七年成進士歷如皋元和豐句容上元
天長合肥知縣治行卓異遷大理寺評事天子召見才之授廣東
惠州府知府至官數月忤大府罷歸授徒家居年七十三卒棠在
官二十餘年以廉介著丁父憂後無北還資平居語言吃吃及際
疑當危明察勇決乃無能與齊者尤善聽訟立摘案法如讀書課
程案無十日不結者如皋陳某懷金出所善姚德謀攫之乘某夜

醉歸擠之張氏池陳兄以謀殺訟池主德助之力棠察德泣號有
詐狀厲聲曰殺人者德也德色變脅以刑遂服句容賊王二供孔
甲與同竊棠不問孔而鞫王得其挾仇誣扳狀或問故棠曰盜賊
引人十無一實者原犯得其情而後鞫之則思過半矣原犯賊也
刑之何傷苟無辜而遽加刑焉雖輕足愧况重乎吏固不可爲盜
竊用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貧民聚者萬餘謀劫王貢生家
棠單騎往召老成者前語有三人闖然出對曰民飢求振耳棠曰
求振當詣縣不當詣王家汝命眾歸振卽至矣三人回顧揮其肱
眾立散棠知三人造亂者也命具姓名受粟至縣立縛之荷校以
徇合郡肅然上元有旗營小兒失路從跛者行苦頭眩跛者飲之
水頓解街卒執之謂其以術迷拐人棠笑曰此冤也果以術迷拐
人挾小兒遠遁矣寧肯跌跌然與行市中且又烏肯使飲水解其

迷以自敗乎執不與治通濟門外有教場旗兵牧其中民田於其
外者逾百年將軍突檄縣稱民侵旗地棠請出檔案曰無之卽請
營員會往勘則教場周有石柱爲界界外民田糧券又甚具營員
瞠視無語將軍亦悔之總督尹繼善聞而歎曰孰謂李令有德無
才乎如皋有坍江蘆課無地而賦棠力請於巡撫得奏除之揚通
閒有舊河可漕鹽泰州徐家壩則舊例截其上游之水使不下行
以溉田者也壩立百餘年商人賂聞官司啟之上游水涸禾盡槁
棠臨勘見下游有七十二洞通水足漕商不修舊迹私啟壩病民
遂請於大府立石永禁之棠勤於爲政嘗曰前案不清則後案又
積是自苦也故所蒞之處無留牘者其性自少好爲詩與弟樛戈
濤戈濟諸人結香泉詩社及至江南與袁枚蔣士銓朝夕相唱和
而枚交尤篤著有思樹軒詩稿四卷士銓爲序而刻之其論詩尙

性靈所作多諧暢和緩之音蓋沿袁枚之流派者也子燧字東生號青墅官浙江下砂頭場大使幼承庭訓工聲律無題咏物諸體寄託遙深不失風人之旨其取法在晚唐而青蒼雄肆時闢開元大歷之奧著有青墅詩稿十卷燧子辰垣字紫亭嘉慶六年舉人授南和縣教諭性嗜吟承祖父兩代詩教遨遊南北酷好趙翼甌北之詩而所爲七律尤相近與同年錢徵吉唱和獨多徵吉稱其詩有真性情而槃礴揮霍得江山之助著有紫亭詩鈔

周焯

周焯字月東七峯其號也天津人初以名諸生貢成均不第遂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工詩精小篆八分及摹印法性之所好堅確無二志必以全力赴之家貧授徒所得束脩金舉以購愛玩諸物古帖異書名畫金石彝鼎之屬狼藉滿案家人告米匱掉頭吟哦弗

之顧所居去津城東三里門臨大河老屋數間草交於簷際誦聲
琅琅達戶外平生之學盡萃於詩鉤索深入窮神遺形不得已
嘗會友人家徐步構思出門陷淖中援之而後出偶作蟲豸詩欲
易一二字不得會將赴都膏秣且發矣忽思得之亟走友人齋中
商定而後歸僕夫譙責弗聞也一日暮歸待渡水濱孤艇獨橫寂
無人響因得句云呼船人不應水應兩三聲且行且誦不覺狂叫
見者皆匿笑之又勝曰偕友人分韻東郊逡巡失淖所在徧覓之
方尋詩林薄閒喃喃自語及返座眾方闋飲獨鬱鬱若不樂累夕
詩乃成其嘔心苦吟類如此相國英廉嘗稱之曰月東之詩如礧
溜忽鳴籬花自開清微蕭遠自寫其性情所欲言而一空擗擗規
仿之習蓋傲然自喜不肯爲眾人之詩而自爲其詩者焯癯不勝
衣有瘠田一區不能自給然生平嚴取予重然諾喜怒不宿於心

大節所在毅然百折不可奪儒者多重之世人每呼之爲詩癡焯
因自篆其章曰癡絕向游海潮菴得宋謝文節橋亭卜卦硯背有
元人程文海銘珍之至夜抱而寢體爲之冰因名其所居曰卜硯
山房詩曰卜硯山房集又得一佳硯墮地爲數片焯粘好如故作
詩銘以刻於四周寶之尤甚卒之日以下硯贈查禮以破硯贈高
青疇二人者皆其知好也乾隆丁卯以病廢自知必死製挽詩與
諸朋好話別且屬吳廷華爲之生傳曰死不朽矣汪沆曰天津以
詩名者菱梁梁氏及笨山張氏叔姪標奇樹穎一時稱爲極盛二
十年來聲沈響絕杳焉不可復得今七峯崛起創爲詩社里之人
爭附之其總持風雅提倡後進使三津詩教墜而復興者七峯之
力也

戈濤

李中簡

鮑梓

戈濤字芥舟號蘧園獻縣人少穎異讀書志氣激發年十六補諸生從南宮鮑梓學文從瀋陽戴通乾學詩受知於學使嘉興錢陳羣弱冠舉於鄉官河南嵩縣緣事解官傭書養親遊京師五年學益力以經學薦徵未屆期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改官御史終刑科給事中濤性介特不爲苟同數上封事言人所不敢言伶人魏三以色藝傾京師濤巡視南城遇三偃蹇不下車後車數十乘皆貴介濤令卒禽三杖之諸貴介皆側目將甘心焉濤弗顧杖訖令三書同遊諸貴介名將入奏眾懼不敢聲由是風稍歛大學士和珅聞其名欲羅致門下誘以美官濤抗疏劾之遂有卻晚年銳意著述詩古文疎宕有奇氣著有戈氏族譜獻縣志坳堂詩集坳堂雜著諸書乾隆中畿輔詩人盛於河間一郡而必以濤爲稱首濤之論詩也禁綺語理語力除剽襲靡弱之辭故其所

作格律峻整氣力磅礴於高岑李杜王孟韓蘇諸家均登其堂而
濟其裁平生以詩相切劘惟任邱邊連寶一人連寶和詩有云有
蓋必雙斟無韻能孤押互築累所卑交注餉厥乏蓋紀其實也濤
死其友李中簡哭之痛曰古道絕矣爲修緦服禮

李中簡字廉衣號子靜一號文園任邱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二十二年選直尙書房明年擢中
允遷侍講二十八年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分校鄉試者
二分校會試者二典試山東湖南湖北者三視學雲南山東者二
所至號稱得士三十九年值逆匪王倫之變會諸生有從賊者坐
失約束降授編修以疾告歸年六十一卒著有應制詩二卷賦頌
二卷嘉樹軒詩十七卷雜體文二百餘篇中簡少與瀋陽戴通乾
講漢魏盛唐詩法五古出入陳王謝客曲江伯玉摩詰少陵諸家

七古氣體宕逸闐然入東坡之室在詞館與朱筠紀昀相切劘一時文譽冠海內杜門著述未嘗標榜聲氣其爲學本之孝弟文行交勵視學所至必察士風便宜陳奏刊布應讀書目以教諸生孫星衍序其文根本孝弟翹然爲有用之作其志趣之醇學養之粹尤爲時所推服云女亦能詩嫁滄州監生左善洵有麗景樓詩草鮑梓字膺亭又字敬亭博學好古工爲文爲諸生時學使奇其才覆試日有老人自內出呼與語且曰爾文從大蘇來若熟讀韓文當更進退詢其人則宜興儲欣也梓遂肆力於韓窺古作者堂奧雍正元年成進士授霍山知縣丁父艱未授代而蛟水暴發民舍多漂沒梓具船拯溺發倉粟振之活數萬人上官以擅發奪職責之償旋起爲福建漳平知縣革陋規省繇賦鋤豪強越二年政通人和民爲之謠曰官清如水吏窮如鬼民尸祝之值上徵大木道

傳二十一
役擅威福幾激變梓馳往拘道役數其罪而送之道忤上司意改
教職補獻縣教諭啟迪諸生有法濤與李中簡紀昀皆其門人也
同年楊炳欲舉鴻博力辭後以病歸戈濤爲文以送之且賦詩曰
獻王宮畔水茆色向誰青同時餞者皆泣下梓博學好古尤長於
詩著述甚富以屋圯失其稿

文學傳四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二

文學傳五

大清畿輔先哲傳弟二十三

天津徐世昌撰

翁方綱子樹培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是爲乾隆十七年壬申改庶吉士十九年授編修初清朝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餘人學習清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清書第甲乙是年散館上以繙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方綱甫脫藁適駕出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御定一等一名方綱之受知自此始二十四年典江西鄉試二十七年典湖北鄉試越二年督廣東學政凡三任前後八年四十一年充文淵閣校理官四十四年典江南鄉試四十六年擢國子監司業升洗馬四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四十九年遷少詹事五十一年督江西學政五十五年扈蹕山東
明年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年六十四預千叟宴賜上方珍物十
三種四年授鴻臚寺卿十二年重預鹿鳴宴得旨賜三品銜十九
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方綱精心績
學喜言考訂以衷於義理爲歸一字一句必求根據不爲漢宋門
戶之見嘗爲考訂論三篇以揭其要曰攷訂之學以義理爲主其
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
不嗜博嗜瑣而專力於攷訂始可以言攷訂攷訂者對空談義理
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爲攷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
惟博辨之是炫而於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卽畔道之漸所
由啟也如近日惠棟之於易極意博綜而妄取他本以解經字甚
至以繫辭傳天一地二以下爲後人所增以富有日新諸語爲後

人所訓以說卦傳乾健也以下爲後人所益又如近日閻若璩之於書苛求古文毛舉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爲非經所有凡此謬說皆起於偶有所見而究其自信自炫遂反唇而不顧其安皆嗜博嗜異而不惟義理之求是也學者束髮受書則誦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迨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力於是以攷訂爲易於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旣乃漸鶩漸遠而不知所歸其與遊子曰事漂蕩而不顧父母妻子者何異攷訂本極正之通途而無如由之者之自敗也則不衷於義理之弊而已矣然則攷訂之學轉不及空談義理者歟曰攷訂之學豈惟勝之正賴有攷訂之學然後義理爲尤長近日秀水朱氏經義攷其有資於攷證人所知也然吾所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於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

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沿革同異乎宋以後言義理則益加密矣顧有恃義理之益明而轉薄視漢唐注疏者忽視爾疋說文者甚且有以意測義而斷定訓詁形聲者有無所憑藉而直言某與某古通用者此皆空談義理不知考訂者誤之乃激而成嗜博嗜異之侈爲罔說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誤則開妄改之弊言錯簡則開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則錯簡之疑始於鄭康成之注玉藻其段段言脫爛者原自有所以處之非私見也而極其弊至於宋儒之改康誥首段以爲洛誥之文則誤甚矣至於正誤以某字當爲某字則鄭氏之失爲多後人豈得尤而效之語其大者則衷之於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於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於所據之原處三者備而攷訂之法盡是矣然而文勢亦必根柢於道也所據羣籍亦必師諸近聖也故曰攷訂之學

以衷於義理爲主客曰子謂攷訂必衷於義理者以治經言也若博攷子史諸集其盡然耶曰吾固謂攷訂在於審其來處也如攷史則所攷之事必以所據之書爲斷其所據之書出於正史歟出於別史雜史歟出於野史歟卽同出正史而正史所據必有其足信之實有前後數代之失以證之有前後諸紀傳之歲月以證之有旁推諸紀載以證之攷諸子集亦然既有其所據之書則其記載之先後互校之虛實此其中卽有義理之所徵者卽有文勢之所區別者故凡攷子史諸集者皆與治經之功一也天下古今未有文字不衷於義理者也豈惟諸子諸史諸集哉卽稗官說類之流皆可以此概之豈惟稗說哉卽里俗鄉曲傳誦勸善之文苟其合於義理者卽無庸執攷訂之學以駁難之此所當權其輕重而已矣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古致以爲攷訂者之累矣如古

有父在爲母服暮年之說通儒皆信之然吾合古今參攷之雖其
明有所徵而不得不直言其不可從也又見近日全氏祖望著一
文辨閩海祀天后事此惟衷諸義理有功於民則祀之而毅然奮
筆以辨之可乎故曰凡攷訂者一以衷於義理爲主客曰子謂攷
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勢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攷訂之
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之則攷訂法帖耳豈其攷訂法帖者
必皆以書法爲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攷
金石則仍吾前所云攷史之例若攷法帖則專以書法爲主何者
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
藝以爲言者故凡攷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
其有不甘於言藝而必假攷訂經史以爲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
見陝碑有修某城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

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歷朝諸家之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淳漓趨向之邪正此非衷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月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之書以樂毅論爲首者正爲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竝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爲真則適以開作僞者之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澐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爲考訂之學實則所攷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攷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爲太和遼道宗年號壽昌史皆誤爲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

藝之與道通也嫌其僅言鑒賞似遊客之所爲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然又往往申石刻以抑史傳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爲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以茗飲圖畫爲比劃道與藝而二之吾不敢也有訓詁之攷訂有辨難之攷訂有校讐之攷訂有鑒賞之攷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古之爲傳注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攷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尙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據之音訓何自必亦詳說之矣豈惟鄭氏之於諸經古之人有先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於後人之攷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古之勤自漢儒始漢儒所自爲訓義者又不盡傳於後於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爲

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一語爲證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聞見引述賴得假途問津者卽徐遵明二劉之徒尙矻矻綴及之而又間隔以有唐一代博涉詞藻而其源弗探也陸氏在隋末唐初作釋文已多兩歧之音訓矣何況鄭康成生於許慎作說文後之二十九年其上下源流沿革同異之所以然孰從而一一詳質之卽當北宋時亦安知無一二遺聞逸說在人口耳者而啖趙以後爲春秋學者已多自立議論推而上之昌黎已有三傳束閣之語曾不知三傳俱束高閣更何據以究遺經之終始乎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爲攷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卽一攷訂之事未有不本於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也夫然後鄭樵馬端臨王應麟之輩出焉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間隔以有明一代之不知攷訂明人

傳二十三
三
之不知攷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童而習焉則由八比時文
入也然而上下千古言攷訂之學者未有盛於國朝者也宋人之
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爲高乃歐陽氏之於攷訂尙有待焉
者則通經學古之事必於攷訂先之國朝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
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固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學者幸際
斯時其勿區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而劃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
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欽定諸經傳
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卽以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
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患其儉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驚廣嗜異之
漸是則此時之攷訂視前人倍易爲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
所逸獲則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何不可隨
所近之路以適於大道乎故吾曰攷訂之事必以義理爲主然則

證據經史整齊百家近儒孰先耶曰豈敢品次之哉前乎我者誦其遺文而已此中分別出入之際難言之矣若就吾見聞最近者無錫顧氏之於春秋元和惠氏之於諸經婺源江氏之於三禮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則休寧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皆畧知其人而未與之友也就吾所與辨析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弨嘉定錢大昕大昭也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門從遊者若寶應劉台拱海州凌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亦其亞已高郵王念孫與其子引之皆推服金壇段氏說文之學引之亦謂劉台拱深於論語昨阮侍郎元以所錄台拱之書來示其論語卷中有精審者亦有偏執者而凌廷堪之儀禮釋例雖不爲害而究亦無所益蓋此事原不能求其備善者也故執己所長以議人之短

者可偶舉其一二而不可繩其全也惟詩文家竟有不事攷訂者此固無害其爲專長秀水錢載詩人也不必善攷訂也而與戴震每相遇輒持論齟齬亦有時戴過於激之然而錢不敢斥言攷訂家之失也惟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瘞鶴銘一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攷訂鼯鼠入角成蹊徑此則大不可者攷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而以攷訂之爲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村中授蒙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註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或卽其人耶若非其人何由有此語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攷汪曰俟查攷則無所庸其掌教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使欲置之劣等今若以蔣此詩證之則其咎汪生似太過自抑矣推其題瘞鶴銘而斥注疏之攷訂

則其答汪生應云母送何門不應來問則與其詩相應矣而蔣不
敢也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壩之於金石碑板及錢侍郎載之於
詩文皆不善於攷訂而不敢公然斥攷訂爲非惟一蔣君出言之
違失竟若此蔣之詩近頗爲人傳誦此豈得阿私好而諱匿之凡
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攷訂而後成家乎要在平心而勿涉矜氣
則攷訂與不攷訂皆無弊矣凡攷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
出而後攷訂之說有互難而後攷訂之義有隱僻而後攷訂之途
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若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
闡之原或猝無可檢之來處則虛以俟之可矣事之兩歧說之互
勘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定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爲
經也借如未有窾郤有何從批之導之哉若其立意以攷訂見長
者則先自設心以逆之而可言攷訂乎若其於事之兩歧說之互

出義之險蹟苟閒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爲攷訂也必偏執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攷訂爲哉攷訂者懲勢絲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勢絲者也是故攷訂之學可以平吾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於學道之津故曰攷訂之學以義理爲主客曰攷訂之學其出於後世學人而非古先聖訓所有也乎曰聖言早已具矣特未明著其爲攷訂言之耳蓋嘗反覆推究上下古今攷訂家之所以然具於此三言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攷訂之道盡於是矣大抵攷訂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長也亦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闕可入也而未暇於此事之旁見於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竝勘之以爲兩端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畧

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後此又於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於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於不肯闕疑不甘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攷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比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己而好勝之害中之也未攷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於吾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爲之說必不欲闕疑也經史之事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則概以己意演繹之必不欲闕疑也今有眾賓廣坐中某舉一事爲問其知之者則應曰某作某義某出某典其不知者稍有愧色不欲顯也則起而更以他事亂之不則出一別說以閒之今有市鬻貨者某貨取直若干其欲應者則緩圖之矣其黠者則詭言他物以亂之若不以爲意者俟其人悔而更議也於是黠者以離得合矣此固市井小

人之爲也其出別說以閒亂者奚以異此然則攷訂而不甘於闕
疑是殆與市井小人之習相埒乎曰不然彼聞一言而出他說以
閒亂之者固非矣然而坐中有識者輒掩口笑之眾皆知其無能
爲役也若攷訂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強質之則竟筆諸著述
傳諸藝林甚且有奉爲定解者直有以爲利而不知其害者此其
爲弊中於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爲不更下一等乎不意
攷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可笑至於如此則強不知以爲知之爲
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
也客曰子以疑必當闕則古籍可疑者多矣如盡從而闕之將安
用注釋爲耶曰聖人固明言之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也其
稍有可通之處則慎言而已矣治家者惟儉可以養廉治經史者
惟慎可以補闕有慎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之至矣至於併

欲慎言而無從者則仍歸於闕疑而已然而慎言亦豈易哉有出入採取之慎有比較絜度之慎有落筆字句之慎有出言詞氣之慎夫非爲畏物議而慎爲友朋箴規而慎也學者立言本宜敬以出之遠鄙倍而擇尤雅或者其庶幾乎攷訂者訂證之訂非斷定之定也攷訂者攷據攷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攷定則聖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近見戴震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且如宮室之制必據大戴記盧注謂明堂卽路寢夫盧注所謂路寢與明堂同者未知是言其中某制某義之相同也而謂路寢卽明堂可乎如井田之制近日沈彤得漢尺卽準之以定有周之世分田制祿之法可乎如祭祀之制鄭康成氏謂禘是祭天實是誤會祭法而近日爲鄭學者必傳會其說謂禘非宗廟之祭可乎愚謂治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蓋纂言則古說卽有沿革同異

或不妨竝存以資考析纂言則諸經雖各爲指歸而閒或取彼以證此亦未伸此以抑彼也若竟居然斷定某制當如何某事是如何非其目覲誰則信之自聖人仰述夏殷已云無徵不信今日之視周與周之視夏殷何如哉況居今日而斷定古之典制名物非妄則鑿也妄則啟僭以誣世也鑿則嗜異以自欺也凡學問之事苟非大爲害於世教者慎勿剖斷之也且勿論不當纂禮凡典制名物吾未目見必不可斷定之已且卽以纂言之法雖一字義苟非有前人成說亦不可以斷定嘗見一友集中述戴震說朕兆朕字謂是舟之拆裂隙縫此字從舟而說文舟字條下無此說也今以已見造爲說文可乎又見一友集中接近日段玉裁說左傳人盡夫也句謂此條杜註數句皆有天字欲改云人盡天也可乎然此皆不足道也請就一事言之尙書武成王若曰以下乃是史臣

重述之文而蔡傳必執原本爲錯簡居然更造一篇名曰攷定武成至今塾師遵爲定本此則宋儒明於義理者自蹈於茂古皆擅言攷定之弊有以致之可勿慎諸方綱宏覽多聞晚年研精經術攷諸儒同異與友人辨難斷斷竟日訂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補正朱彝尊經義攷一十二卷凡一千八百八十餘條又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宋洪邁而上之所爲詩多至六千餘篇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雖辨香在蘇黃亦不專執一家之說論者謂復初齋集中詩幾於言言徵實使閱者如入寶山心搖目眩蓋有其學而後有其詩也嘗言漁洋王氏以神韻爲宗固超妙矣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也初王士禎選唐賢三昧集特伸嚴滄

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又爲
古詩選五言止於唐獨收韋柳二家三昧集久爲趙執信諸賢所
詬病方綱後起又爲小石帆亭五言詩續鈔引伸而補綴之謂五
言詩必通徹古今上下風會論之固不可汎濫無歸離經而忘祖
亦豈宜執一而廢百乎漁洋論五言詩意在含蓄不使說盡充斯
義也數十韻以外之五古皆類急管繁絃幾於放鄭之旨矣然此
中有本焉漁洋獨未鈔何遜之二十四韻江總之二十韻庾信之
三十韻乎或曰此雖長篇而句法不似杜韓以後之縱宕也故鈔
之若句法太縱豈其古義歟故先生又每謂柏梁體枇杷橘栗桃
李梅在七言則可施之五言則不可亦此意也愚應之曰盍亦思
其本矣句法之縱奚例焉同一南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忽
至五言八句無害也同一雅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忽排至

五言十二句無害也且周雅簡古極矣而商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授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排宕展拓極矣豈其句法之是例乎吾故謂杜韓以下之五言詩卽陶謝以上之五言詩無二理也李滄溟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之兩言者蓋漁洋平生篤信而圭臬之故其論太白則曰有古調有唐調意以古調者在所宜鈔唐調者在所不宜鈔也吾每舉漁洋三昧集有王孟諸家而無韋柳五言詩鈔有韋柳而無王孟諸家遍以叩諸學侶竟無能答者蓋漁洋意中以古調唐調爲此疆彼界久矣其實論詩不宜如此唐賢三昧集西溟序之曰新城先生選五七言詩所以別古詩於唐詩此卽漁洋意中區別古調唐調之旨蓋漁洋偶以語姜姜又不善措詞此固非詩之通論矣今欲續鈔唐五言則李杜之前豈得不以右丞爲大宗乎李滄溟選唐五言雖不足爲式

然首取魏鄭公述懷則此篇實上接漢魏六朝下啟三唐卽宋元以後皆當俎豆不祧者也杜公五言詩若自秦州入蜀紀行之作篇篇可鈔卽至晚歲湘衡諸什愈勁直乃愈含蓄含蓄云者豈短篇冲澹之謂乎此中伸縮精微不可以貌論也愚於論詩深不滿趙秋谷以後嗜異者集喙於漁洋而於漁洋所論又不得不分別疏之今續鈔五言詩仍準漁洋不求備之義其前鈔唐初一卷首魏公此篇次卽三昧集所錄五言王維孟浩然王昌齡王建四家之作後接唐宋金元二百十一首附爲八卷斯於五言詩有餘師矣書出議者嘉其持論之平生平嗜古成癖使節所莅殘幢斷碣必多方物色摹搨以歸鑿藏之盛甲北方焉嘗以黃易所得漢石經尙書論語二段借摹於石因用洪适摹石經於越州蓬萊閣事自題扁曰小蓬萊閣又合如臯姜氏金匱錢氏摹熹平石經一十

二段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書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法史晨韓勅諸碑年八十餘猶日作蠅頭書自課能於西瓜子仁上作四楷字又於一粒胡麻上書一片冰心在玉壺句其神異如此一生心力所注尤在禊帖自姜夔撰禊帖偏旁攷桑世昌撰蘭亭攷俞松撰蘭亭續攷言禊帖者宗焉方綱謂桑俞之考世所共知而繭紙流傳與石刻本末說者或異辭至於五字之損謂出薛紹彭而樓大防據畢少董兒時所見定武石帶右天字已損此在大觀之前則五字未必皆薛氏鑿損也宋人跋蘭亭者皆稱湍帶右流天五字損然而今所見古今新舊諸本湍字竝不損也然則考系原委參合同異去古既遠存以資印證而已爲今日學者計則非患其窮原之無本而慮其沿流之或失也於是就當日所習見之本稍爲區擇爲蘇米齋蘭亭考凡八卷一曰偏旁

尺度攷專以定武本言二曰神龍本考三曰摘五字考則以今所
需講者得五字也非舊說之五字四曰蘇耆本五曰領從山考六
曰訂穎考七曰趙跋考潘刻考八曰合集字考是編於乾隆乙未
秋初脫藁時齋壁有摹蘇米書石因以名之嘗得宋槧蘇詩施顧
注本方綱自爲補注因以寶蘇名其室室中儲書數萬卷丹黃幾
徧好宏獎士類一篇之美稱道不去口與朱文正珪紀文達昉鼎
峙而三誠一代偉人也屢持文柄所拔英碩厥後多以文名馮編
修敏昌吳刺史嵩梁其尤著者官翰苑卽蒙寵渥賜柑橘橙荔枝
諸果恭紀有詩贈贈曾祖父母時方綱晉經局洗馬四品以下向
無貶封會祖例蓋異數也所著又有詩附記禮記附記論語附記
孟子附記十三經注疏姓氏考春秋分年係傳表禮經目次毛本
改誤米海岳年譜元遺山年譜粵東金石略晉楷偶紀樂毅論書

勢表海字本考黃庭經考隸韻考正青原小草詠物七律偶記石
州詩話復初齋詩文集行於世清朝耆舊重賦鹿鳴者多矣若重
宴瓊林乾隆閒則惟黃侍郎叔琳史文靖貽直嵇文恭璜繼之者
方綱自方綱以後惟咸豐閒潘文恭世恩而已

樹培字宜泉方綱子也生時值父典試瓊州占者曰此子壽命不
長宜子異姓爲子或可免及父北歸以語同年錢某錢曰是宜爲
吾子矣遂攜至錢家名曰申錫字曰申之比長歸乃更名樹培是
時方綱再入翰林預修四庫書目樹培曰侍左右窺所校說文心
獨嗜之凡諸墨帖皆不顧也曰夕摹寫篆隸專力考校於史家年
月歷朝年號後先同異尤所詳核乾隆五十二年成進士授檢討
歷官刑部郎中以稱職著性謹細善勘訛字凡本章文移及司墓
檔冊堆几案盈尺夜漏盡猶篝燈詳審每俸值或備奏西苑皆件

系手抱五鼓趨入則夜半即起恆以為常嗜酒日飲爵無算積毒厚又勞於治官書疾發始目瘡漸癩癢腸臟遂不治竟以酒卒著錢錄若干卷為世所稱泉譜自唐封演以下諸家多不傳傳者僅宋洪遵泉志為最古第其書雖賅博不無附會樹培旁搜博採綜括靡遺洵稱專門之學遺詩一卷排臬安帖比之蘇氏斜川不失長公家範云

朱筠 章宗源

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父文炳官蓋屋知縣筠與弟珪皆生於蓋屋年十三通七經十五為詩文見者驚為老宿與珪讀書同起卧以道義文章互為師友乾隆十年兄弟同補諸生順天尹武進蔣炳集諸名人設筵招筠珪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皆歎賞不絕因受知於諸城劉統勳之延譽年二十五中乾隆

十八年癸酉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二年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二十六年分校會試甲申丁父憂服闋不肯出仕欲爲名山大川之遊已請假矣會珪入覲上詢及筠乃不敢引疾取假呈歸筠曰弟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戊子分校順天鄉試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典福建鄉試辛卯分校會試筠歲持文柄宏才碩學多人彀中益卓然以韓歐自任振起古學獎拔寒畯後生小子一善之長譽之如不及因材施教各饜其意而去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年秋提督安徽學政下車躬拜奠婺源故土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學者筠以南宋以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雜以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於制義放絕經學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

璩創通大義惠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嚮學者尙未盛行於是以經學教士以文字訓詁爲經學之階梯乃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使學官子弟知所誦習其敘畧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棗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齋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廿日戊午上徐錯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棗王國郎朝夕

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
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
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錯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
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
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
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
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畧可考見如此夫
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
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
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表辭使學者疑於
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
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楊雄訓纂篇諸書又

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
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
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
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
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
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
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始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
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敘卦傳爲
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旣
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
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
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

叀從辵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從
員半譌也舜之爲舜壺之爲壺因之爲曲麴之爲爵全譌也以气
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餽字以妻飼之妻當
矮而饑餒之餒遂當萎於是俗餽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
凶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墜从土而加
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
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
之原可以知農之从農凶聲玉篇凶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
窗窗一音愬徐錯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
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
不涇其泥而揚其波徐錯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
鹿从肉目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為巨非聲疑象形非也
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真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
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為當從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
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齧齧一角仰也爾
雅皆踊齧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成黎成从戈今聲殺也不
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砭砭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
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醜醜一為鼃鼃鼃諸也縞衣縹巾縹
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兆五帝于四郊兆畔也為四
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溼溼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
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碧
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嫫矣嫫从女監聲過瑟也孟子
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

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中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太王國也此訓詰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繫之文字之事加諸茂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變爲解衣耕甲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吏爲束縛挫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

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
至若江別汜涇烏殊擊已速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
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員在眾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
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錙當劉以粵當由以綽當免此說亦
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
聲紬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員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
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
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
之費改爲柴訓爲惠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
音秘鄭君說也童爲男有鼻按身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
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
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

僮从人阜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洶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識記以劉之字爲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卯聲卯古酉字非卯也識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字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

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時上方詔求遺書筠
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逸書世不見者宜選擇繕寫
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攷得失併令各州縣所有鐘鼎碑
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上覽奏亟下軍機大臣議行而劉統勳顧
不喜謂非政之要欲議寢之金壇于敏中獨善其奏與統勳固爭
執卒用其說上之開四庫全書館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
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
者凡五百餘部次第刊布公之海內皆筠發之也筠又以十三經
文字傳寫譌舛奏請仿照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
太學議不果行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一書藏於家尋坐某生欠
考事左遷編修入四庫館纂修日下舊聞敏中總裁館事獨倚重
筠而筠執翰林故事不肯造私第又時時持館中事與意忤敏中

大憾一曰見上語及筠稱其學問文章殊過人敏中僅以辨書遲對無以害之也四十四年八月復奉命視學福建四十六年使其弟珪代之時閩士各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及行走送數百里不絕珪承其後凡知名之士皆以暗中索拔多筠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儒爲朱派云歸京數月卒年五十有三筠天性孝友好博覽書無所不通解說經義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竝主漢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皆考究貫串證其同異爲文仿遷固淵雲尤長於敘事才氣奇橫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包所欲言者無不盡前後遇大典禮告成祝釐宣上公德鴻篇奧冊皆裒然推首詩則導源漢魏出入韓蘇變化創闢神明獨得書法一本六書自然勁媚蓋學與年進海涵嶽壘不足喻其所蘊也尤愛山水探黃山武穹之勝峭壁嶢巖不通樵徑攀藤

附葛必登其巔題名鐫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每
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
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生平耿介疾俗先主諸城劉統勲家及統
勲在內閣不一往候統勲遇於朝戲之曰獨不念老夫耶則正色
對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統勲歎息稱爲狷者嘗言翰林以讀
書立品爲職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顧篤好交遊門
生故友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闥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
位不足嘗有循欄坐者笑語酬酢連日夜無倦容一才一藝譽之
常過當有過輒覆掩之後進多因以得名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
皆其所取士而黃景仁洪亮吉章學誠則北面稱弟子戴震汪中
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筠幕中獨無閒言孫星衍以未見顏色
爲恨屬亮吉爲紹願遙執弟子禮筠許之其分校禮闈也總裁劉

統勲得一卷五策淵奧以示筠筠曰此餘姚邵晉涵拔置第一及
拆卷果然其督院學也高郵王念孫避禍天長往見之爲飛書當
道護持之甚力其游宴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游聯鑣竝行座爲
之滿來學之士聽其緒論多能名家所居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
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而貯藏金石文字尤夥嘗論今人讀
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論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篆隸變
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且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羽翼經傳注疏
諸家之言自歐趙著錄下逮近人採輯論說之書詳爲考訂遇四
方人士來見者輒屬購某地吉金貞石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必
徧訪磨厓舊刻古刹殘碑每得唐以上物輒狂謔賓從欣賞笑樂
之聲遠達林壑其癖者如此筠嘗以經學不明由訓詁之不通通
經必先識字庶幾兩漢諸儒所講之經可以明而後世望文生義

之弊可以絕乃倣揚雄訓纂而誤纂詁又謂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遠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方言以異域之言證爾雅之訓以殊方之聲推往古之音乃倣方言而誤方音禮起於未然制莫精於喪禮乃誤禮意禮莫古於儀禮苦節文之難讀乃誤釋例又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誤五代史補注書成誤燬於火今所行世者惟笥河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十卷乃其子錫庚所編輯蓋亡佚者多矣錫庚字少白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候選直隸州知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其學時有章宗源者字逢之亦大興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聰穎好學積十餘年博采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笈撰隋書經籍志考證數十卷今所存者僅史部五卷餘俱佚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獻縣人姚安知府容舒子也少
奇穎坐暗室不燭能見物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少工詞賦商皇博
麗能爲班馬之文年二十四中乾隆十二年舉人初闈中已擬大
興朱珪首卷後得昀卷二場儷語冠其羣遂定昀第一珪第六榜
發主試阿克敦劉統勳以得人賀遂以二人名上聞昀之受知自
此始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西域準噶爾平行獻俘告廟之
禮昀獻賦曰臣聞弦弧剡矢肇自皇初帝王保大定功莫不式辟
四方奮揚威武伏考夏征有扈大戰於甘商伐鬼方三年乃克六
月江漢常武諸詩發揚功烈鏗錡炳耀矣然南不過淮徐北不過
太原求其震疊威靈有征無戰奏膚功於指顧揚天聲於萬里粵
稽書契未之前聞欽惟 皇上陛下瑞元陳樞撫臨函夏桐生茂豫
壑處處靈聲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準噶爾以元人牧圍竄伏西荒蠶

食諸蕃寢成四部恃其險遠睚眦不賓列聖以來屢平撻伐玉門
絕徼三窟猶藏近乃竊匿輿鞬更相攘奪拊離日貳迭構釁端因
使達瓦齊赤虺白狼乘機竊據毛鷲搏噬部曲離心休屠渾邪之
名王呼衍須卜之貴種莫不籲求天討率眾款關此皆至治馨香
三靈助順故天人合應代我驅除眾驗響臻大勳顯兆皇帝規萬
年之計答眷佑之心命將出車戢凶禁暴牙璋方起捷書旋來鋒
蝟斧螳莫敢齟齬不煩涿鹿之戰盡歸白阜之圖後舞前歌渠魁
已繫告成太廟靈緒益光唐哉皇哉厥功至鉅夫兼弱攻昧則
式廓覲光揚烈周道爲盛至於兩階來格三旬靡逆雖放勳重華
德盛化神未臻斯驗也彼燕然之銘蒲梢天馬之歌益蔑如矣臣
載筆翰林職是歌詠謹拜手稽首獻賦一篇抒懽忭之忱揚聖天
子之鴻業其辭曰旃蒙大淵獻之歲仲春之月皇上飭軒轅之五

兵申周官之九伐召司馬以振鐸命元戎以秉鉞鞭列缺與雷碾
捎欃槍於月窟將蹴天柱之嶒嶸歷崦嵫而弭節蓋大一統之規
模蕩平西域之餘孽也原夫準噶爾者昔在有元攻駒監牧執其
羈勒馴爲臣僕和林北徙以分庭瓦刺西行以別族脫懽擁眾於
臚胸額參出沒於雞鹿東突盧龍西抵苦峪控弦十萬飛而擇肉
明十三朝未能覺溫禺而禽日逐我皇清提挈天綱奠爲荒服迨
九首之奇鷁鬪岑陬與大祿驅妖鳥以西飛析昆彌而兩屬渺隔
越於龍沙久蛟行而蜷伏俄裒頽以鞠凶乃憑凌乎氏羌而肆毒
爾其據康居掠焉耆蹴于闐躡龜茲凌小宛捲扞彌包西夜絡無
雷跨娑羌與且末越輪臺與渠犁莎車鄯善疏勒姑師陽關二道
烏壘所治十荐食其八九殆西薄於條支盤伊犁爲窟穴藏封狼
與貆羆寧鞮右臂實在於斯其境東巴爾坤西哈薩克抵鄂羅斯

之南紫鳥斯藏之北內瞰則伊吾柳城高昌舊國卻背則月氏屬
賓大宛安息出五郡之故疆渺河源於絕塞蓋距帝京者萬有一
千三百餘里尙綿延而未極其險則陰磧摩天流沙界域兩戒蜿
蜒峭峯窮劣南絡乎博克大山接嘉峪之關路喂壘以欹側北盤
乎阿爾泰嶺據大地之脊攀星斗以仰逼杭靄分支出乎其肋日
月吞吐雲霧蔽匿猿獠爲之卻步飛鳥爲之斂翼別有塔爾奇嶺
嶮逾邛夔洪河中圻界其闔闔苟持戟以當關雖萬夫其莫陟是
以豺虎縱橫恣爲凶慝白環之貢不修南仲之師屢棘宜禾之尉
罷屯契苾之碑久泐微聖代之天威固莫能控制以銜勒昔噶爾
丹之逆命也 仁皇帝操并鉞揚參旗驅谷蠡馘屠耆凌姑衍震燕
支總桓桓之七萃凡三駕乎西陲鞭應龍於大野取蚩尤而戮之
姑旁存其一綫示解網之鴻慈爾乃涸鱗更躍妖鳥難馴銜千奮

舞馳突風塵窺我瓜沙之屬國納我青海之畔臣赤囊旁午白羽
紛紛 靈皇帝審五稔之未盈用偃革以寧人戍已校尉屯田將軍
九象之力繫金鎖而守以庚辰蓋待天時之至而後撻伐是甲也
皇帝是以揆人事測天意審地形定軍勢因搏噬之相殘知獬豸
之將蹶緬巾机之銘辭曰日中其必蕪玉弩西垂雷霆砰礚降王
執挺前茅揭旆張兩翼以合圍若獮禽於月竈羌角之而犄之俾
顧腹而失背西則交河之戍天山之口蒲海蕩滔火山爛吼巨靈
擘山以前導河宗鼓楫以左右太白荷戈以旁驅尋收抗旌而奔
走奮雄劍而一動蹴雪山猶培塿北則東受降城拂雲之祠跨嶺
顏摩浚稽渡匈河越眩雷召燭龍使炳夜嘑元武以揚麾倏籥雲
以飈捲紛冀馬與燕犀直歷乎陰山之北而出乎白龍之堆爾其
移玉帳傳金柝騰白鵠鞭雷駮淬芙蓉礪龍雀占太乙與河魁役

猛虎與鷓鴣巨礮飛屑以辟歷鼓角殷地以回薄山精瑟縮以逐
藏狼星睽睨其欲落意困獸之猶鬪或窮鳥之必攫矧鯨鯢之千
里不跋浪而一躍而乃五城翎侯二部昆莫降旛轟轟千羣面縛
奉詔書而稽顙信王師之除虐毳幕羶牆左璫瓔珞瑩豆羶羊馬
酏乳酪膜拜獻犒衽摩屢錯卽有彫虎黃熊飛猱健獮傳尺檄而
定之皆弭首而就羈絡故師之行也迅乎若長風之捲霜籜沛乎
若洪流之赴巨壑崇關徹其闕闐復嶺矢其窄嶠叱鼉鼉以爲梁
渡伊犁猶一勺迫遊魚於沸鼎辨棲鳥於空幕左軍未濟右師已
克飲馬濛池洗兵鹽澤犁庭掃閭曠然大漠刈苜蓿以爲芻引蒲
桃而滿酌檻已繫之飛狐追突圍之巨貌張天畢與星弧擊靈鼓
而大索威棱之所衝激猛氣之所凌輓鶴唳風聲中宵駭愕引虛
弓而下之若驚鴻之聞繳蓋不待花諾海西之奔潰與圖爾滿部

之就獲醜旅八千已知其一呼而盡卻飛走路窮可以縛兇題於
槃囊於是插羽書馳列校日六百里飛黃騰踔疊迹躡影捷音還
到五月壬辰告收西徼藉場艾旗驅除虎豹伏莽百年歸我不冒
紹 聖祖之業繩武以維肖成 世宗之志繼述以克孝 列聖以來馨
烈彌耀圓壇方澤精禋申報社稷是歆執律而造昭薦 先師列懸
振翻鼎湖珠邱涓辰遣告練六月朔獻於 太廟華蓋上垂句陳引
導駕十二龍黃屋左纛雲旂摩邊日珠熠燿播七德以象功揚朱
干而舞蹈薦大房之秘芬赫蕭火之煬燎讀版陳辭光靈煜照是
蓋王師大獻之禮司樂之所掌樂師之所教者也越七日己酉諏
日惟良 皇帝詣壽康宮恭奉寶冊煒煒煌煌神龍盤紐精鏐栗黃
雲篆璘璠亢籀軼倉副以金簡青瑤爲章鴻文葳蕤符采炳烺崇
徽號以十二頌 慈訓而顯揚慶荒裔之救靈祝 聖母之樂康善必

歸親孝治是光遂闢閭闔臨正位御太和殿萬靈祇衛龍旂肅穆
以交拱翠罕卷舒於雲際綵鞭奮響乎天半銅鶴嘯香乎釵砌委
珮琤瑋華纓容裔九拜奏賀東西雁綴爾乃渙汗大號行慶施惠
百神歆沃萬物沾溉金雞揭竿以翹立木鳳銜書而下墜丹詔一
降甘雨立霈合萬國之歡心感陰陽之和會蓋中外一家功成治
定與天下同慶之意也望後二日獻俘禮行於廟於社昭告薦馨
翼日庚申皇帝御五鳳樓楯戟夾陛肅肅魚鈴司馬司寇左右祇
承赭衣頰頤組練交縈擁以斧鉞聲以金鉦獲免於旣脫檻雄
虺而就烹囚貳負而右極戮防風而抗稜釋爰劍以爲隸準無弋
之初名旣而西蕃外裔逖聽風聲水懽陸慄效順貢誠捕樓蘭以
對簿繫頡利以擒生捩赤豹之長距鍛蒼隼之修翎束以犀革繫
以長纓厥孛七十盡族以行望虹旃以傳送拜霓旄而屏營馳檻

車以詣闕待藁街之明刑六月庚戌西域悉平大書露布揭以朱
旌十二晝夜報達紫庭歌舞交於朝市愉樂洽於萬靈四極四和
大定永清乃命大章暨亥之流隸首容成之屬循黃祇之支絡步
道理之盈縮驗分野於昴躔考中星於昧谷測珠斗之高下證銅
渾之遲速七十二候頒示蕃族三十六國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
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是以百辟卿士陳書獻議輯采芭
之雅述征苗之誓作典寶於三朶校兵占於黃帝炙汗青以紀載
授蘭臺而編次別采飲至於學之文準在泮獻囚之義樂石銘功
靈鼈負屬乾坤之容莫能藻繪响嘍龍畫聖謨垂制配十鼓於辟
雍掩填金之寶氣教化之源觀光所萃瞻拜赤文摩挲綠字於鏤
鴻猷永昭垂於萬世是役也動乎九天之上決勝萬里之外建斗
極以握奇規地員而執契葱嶺之陬視如閭內開陵之屬役如僕

隸熊虎之臣運如指臂不須乎授鉞登壇禡牙軍祭出偏師以臨
之蹴鐵山而立碎方叔召虎莫能測其機風后力牧莫能效其智
按六經而校德合雒攝提未屈指以二二然而皇帝方穆乎深思
持盈保泰謹馭貴之大權示宴安之炯戒震動恪恭式序在位復
與天下沿溯乎道德之源磨礪乎鄒魯之治備九獻與八佾觀車
服與禮器天保采薇文經武緯且將法周室之四巡準虞書之五
歲喬嶽懷柔翁河哀對獎力田勸孝弟采風誥禮耆艾功彌大而
彌勤卜億齡之永賴聲靈赫濯湛恩汪濊紉縵乎三光之昭明沕
穆乎五氣之暢遂坎圯乎元萌黃芽苞二儀而涵蓋神州赤縣圓
顛方趾之民其孰不以手加額稽首至地乃作頌曰河源星宿九
折朝宗山祖崑崙環絡趨東參狼白馬詎外併曩皇耆其武四海
大同太陽燿燿是傾葵藿春雷震震蟄蟲胥作碎葉西臨版章式

廓波濤不驚星緯成若於赫鴻業光我五葉我武維揚我仁孔洽
既畏既懷匪餌匪膺豚魚胥孚鼓桴喻捷孚彼遠人咸飲我醇鷹
化爲鳩感我陽春灑灑元氣太和綢緼臣作頌聲播示無垠二十
二年散館一等授編修二十四年充山西鄉試主考官明年督福
建學政二十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再命視學福建升侍讀充日講
起居注官晉左庶子三十三年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留任
擢侍讀學士坐泄漏運使盧見曾事成烏魯木齊時遣戍單丁積
至六千餘白都統上奏得釋爲民三十五年釋還三十六年上幸
熱河昫迎至密雲御試士爾扈特全部歸順詩立成五言三十六
韻以進得旨優獎授編修時值 皇太后八旬萬壽昫作天西效祝
賦獻之曰臣聞孝德之至光乎四海尙已然古昔九域肇開廣輪
猶隘聖人特擴其宏量極諸瀛壖非真能囊括荒憬畢隸黃圖一

一合其歡心也炎靈握璽拊孳鞮而斷其右三十六國始臚於蘭
臺之書而德不逮古或梗或馴迄不能俾邠連南北剡滌眇眇化
爲州郡與函夏黔黎同和聲而歌曼壽然則元元本本孝奏天儀
協氣順成和甘溥鬯五福敷錫滲漉無垠俾黃支烏弋之區咸沐
浴醇醲推原慈蔭響然而頌延洪非軼邁三五之盛德莫不應若
斯矣欽惟我 皇上斟元陳樞膺圖三紀德馨神感迓福穆清璧合
珠聯祥符炳示是以弗祿駢衍景貺日增重光單閼之歲緜算周
甲適逢 皇太后八袞之慶康彊逢吉占協大同詵詵振振一堂五
世宮闈愷豫太和充愉曠古未覲之盛也我 皇上篤荷天庥彌祈
申錫華蓋葩瑤躬導紫闕東登日觀禮神嶽以報嘉北巡松漠構
紺宇以讚佛貺耆艾弛髡鉗蠲租賦登孝秀膏露醴泉應期涌濡
霆聲豫奮壘處發榮乃有柔然舊疆須卜別種初因牧馬之釁睽

慕容以萬里茲奏白狼之曲譯唐鼓以三章月筦八更乃踵邊圉
天人和會應我昌期所謂孝治天下不遺小國之臣者茲其驗歟
冬十一月坤成屆節秩宗陳儀具如典章而慶典番皇眾忱和樂
大瀛內外鳧藻旅來繡鳥雕楣九逵雲構魚龍曼衍韶韻鏗鏘五
色八音翕合震耀逮莊嚴多寶皈禮能仁演梵笈祈嘉祐者皆視
曩倍盛 皇上虔奉長樂益極崇閎采于闐之琛鐫延喜之字鸞書
龍畫胥炳奎文復闡述徽音敷陳鴻號詮文詰義侔翼贊經作爲
頌聲章凡十六又圖讚松柏取象周詩集字爲林用紀寶祚數贏
二萬遠邁九龍至於寧百福介萬壽龍袞舞綵奉上玉觥侑舉之
詞篇準乎孝經律諧乎法樂分刊節奏胥出睿裁而麟趾螽斯聯
句共韻春華摛藻絢采御屏尊養之禮亦與日升川至彌崇彌增
大孝備矣德音昭矣宜乎丙丁之曜紫霄垂其象仁壽之鏡黃祇

貢其符挹太極之泉福無方之外萬物嗒嗒熙我春祺融冶乎龍
沙葱雪皆澤洽而頌作也臣夙荷殊恩近侍黼辰乃自貽百悔西
出玉門今叨荷賜環再入東觀得追隨黻珮觀大禮之光敏愉之
忱實倍恆情萬萬竊欲殫竭膚末頌揚盛美而天文燭采儷景儀
璘諸廷臣復颺拜矢音斐然競作震震耀耀昭示無極可無庸臣
之復述惟念神武者定西域西域屬開屯戍設官吏南北兩道地圖
隸職方版籍登司徒其編戶程秭粟米與中土等詩書絃誦駸駸
有鄒魯風卽投荒禦魅者流亦皆力稼穡綏婦子蕩滌瑕垢熙熙
春臺其方鎮之兵屯戍之卒偃戈灌燧春服耕秋肄武居者樂妻
孥行者豐儲時無所謂室家離別東山零雨之感其富商大賈牽
車往來錢刀充物貨溢五都行萬里而不持兵齎糧其降蕃屬國
供徯賦貢贄幣水習陸慄不叛不侵穹廬甍牆之族役之如臂指

白山赤坂之外視之猶郊遂蓋自藉場艾旃以來外憺威稜內洽
亭育十餘載於茲矣平時蹈德詠仁二萬餘里風謠響答際茲敷
天慶洽之辰祈永命詠蕃釐者益合沓雜遝彌參狼之墟而溢燭
龍之野顧逕歷縣邈閒以山川爲輶軒采風所未及而承明著作
之司亦無由睹而記之臣旣身履其域目矚其狀耳習其謠得知
頌祝之音達於荒渺爲十紀以來所未有不可使聖朝懿美有遺
典冊謹覃精研思撰天西效祝賦一篇宣遐陬之豫以介萬年無
疆之庥其詞曰於鑠哉孝慈之福上鬯高濤下浹定盥而普汜乎
夤紘也粵自太素胚渾厖鴻肇萌元氣昆侖孝與俱生鄒魯之儒
推三五之令名云亭之號紀八九之蜚聲丹文綠牒圖緯代興推
溯本始張皇登閣語神異則赤龍元鳥慧珠玉英臚符命則樞星
電耀搖光月明事或飾而甚實詞恆夸而弗經徒迂怪之是侈匪

揚以為榮抑或白阜圖脈豎亥紀程夷堅博述乎山海騶衍矯
 語乎神瀛流沙蟠木太史所稱以為合歡乎萬國叶契乎三靈然
 獻令所秩恍惚疑似王會所甄俶儻諸詭賓其人匪我赤子納其
 贄匪我疆理偶逖聽而風聲達狄鞮於譯使不過圖畫珍怪炫耀
 青史蓋自赫胥稟陸以來未聞指撝蕩滌會同一軌拓周索於太
 蒙咸稽首而介繁祉者也我 聖主承五葉駿烈大昌契帝緯炳
 道光流渚熙播馨香格於太一嘉貺以彰俾仗大順而拓我西疆
 星弧耀爛下射天狼五月犁庭組紮降王再亂再平太白燿芒刑
 天瑟縮而輟舞貳負左極而立僵越玉門陽關而大啟販章循地
 形之曼衍俠雪嶺而翼張其南則伊吾之壤扞架之遺今哈密地跨車
 師之前庭考六國之故基交河柳谷瓜我邊陲今關地掃櫬槍闢坤
 維襟烏壘帶輪臺原隰輿衍是曰焉耆今哈爾沙爾地表延姑墨包絡龜

茲今庫車地度俱毗羅之城今賽里木地達阿悉言之西今拜城地收温宿之沃

野今阿克蘇地剡疏勒之嶮巖奄有難兜而控馭無雷今喀什噶爾地莎車之

國枕皮山之塵屨連亘乎西夜子合而翦諸蒲犁今葉爾羌地于闐之

墟記玉水之漣漪延緣乎渠勒戎廬扞彌小宛錯犬牙之參差和今

地關相尉頭之舊址規形勝以建陣庸握奇而制要詔都護以統之

什今烏地地筠冲種落散布於斯山南回部仍其舊民其北則東蒲類國隸茲力支

折羅漫麓甘露川涓今巴里坤地初畫界於金滿今奇台地今開道於且彌

踰越單桓遠烏貪訾離維唐北庭開府所治吉木薩東舊城唐今北庭都護府所治

建兩郡攘攘熙熙今烏魯木齊地旁倚乎葛邏祿部接沙陀之逶迤今塔爾巴

地哈台徑歷乎攝舍提瞰今呼圖壁地抵烏孫之所棲劇碎業之大牙汨

千泉之流澌杳不知其所屆接混茫於天倪今伊犁地易廬帳而棟

宇變射獵而耘耜降人附處寄我藩籬降附額魯特附居伊犁諸處屹元戎之

玉帳擁巨鎮之虎貔其外則康居烏秣捐毒休循今哈薩克拔達山布魯特諸部
 驗海占風拱翊北辰誌旅葵以底貢歌天馬以來賓拓葱嶺以西
 被咸蛾伏而受馴歲來歲往為我雁臣 皇上方睿思經綸長駕遠
 馭擊天樞以握機規地員而運矩山陽則釐戶版定租賦默德那
 族按堵如故譯長君冬分司厥務虎士踐更韜戈坐戍惟孤石與
 赤河役一旅於農扈山南軍儲取諸回部惟烏什設屯兵五百山陰則芟夷蘊崇廓清
 妖霧四鎮毗倚盤石孔固畫壤綺交分屯碁布相流泉以闢眈紛
 渠塍之回互煙火萬里皆我黎庶噓黍谷以春陽融冰天之寒互
 是皆闡衍孝德恢宏慈祐長養以景風涵濡以甘露根莖鬯遂桐
 生茂豫魚唼流於深源鳥擇蔭於高樹請縞度關款塞應募前唱
 後和韻臻影附藹乎若山川出雲奄忽而翁聚沛乎若谿谷赴壑
 懸流而淙注駕高轂之峩軻日隱麟而西驚匝歲星之一周屢金

穰而大裕吹豳籥者唐多稼之章通象胥者譯安樂之句伊民氣
之康娛久謳吟之載路茲嵩崑之受釐揆八表之初度儀燕喜之
景光益東瞻而遐慕爾其隰佃山農溱溱莘莘類別以五塞外之民
戶兵戶商戶安插戶遺戶五種衡宇區分登豆被野穰麥巨雲青稞鬱蔚香稻秘
芬雪液温融殊派異源蓄洩灌溉年穀阜殷班繁頤養乎父老黃
小長育其子孫羔豸以娛其賓舅酒醴以洽其婚姻東距敦煌西
達移支之原陶黃鐘之嘉月望太紫之高垣耆耆諧聲以擊壤道
路應節而拊轅曰津送而綏徠化沙漠而岐幽受介福於王母均
含和而飫淳祈泰元之保定永錫羨而用申乃有龍興舊部鷹揚
奮出暨白霄之猛鷲與青羌之馳突東自日域西駐月窟屹八陣
之森嚴肅風雲於戎律復有三秦驃騎五郡勅卒執爰河源荷戈
天末或胥宇而宜家或瓜期而更迭攜家永駐者謂之眷兵五年換防者謂之差兵或列

障於秋防或載芟於春塿士銜惠於采薇婦靡感於烝栗屬斥埃
 之宴清飴稻梁之贏溢酣蒲桃者七萃飽苜蓿者萬匹卷牙旗而
 晝靜息金柝而宵逸迹附寶之懿徽啟黃軒之駿烈延矚三素跂
 祝聖節饒吹合奏笳簫競發颺祥飈於慶霄融天山之積雪若夫
 于婁之谷賀魯之墟今迪化盛邊二城地京觀鯨鯢經野建郛既蕃既庶澤
 以詩書術序黨庠祁祁生徒乾隆三十四年建置學額集青衿而鼓篋鸞縹帙
 而列衢扇洙泗之儒風邁幹難而西徂文露濃郁而凝醴奎躔朗
 潤而耀珠惟壽考之作人均帝澤之霑濡信大任之徽音兆姬籙
 之鴻模誦古義者稱含飴之德披瑞牒者陳流虹之符演休徵於
 妣疇臚福應於孔圖濬泮水於蒲海允三古之所無又有長商善
 賈輻輳駢坐縑賄溢廛緝羅肆埒鸞兼贏輦殷畢至隱隱闐闐
 紛葩翕萃蕃敕勒之特羝集炎陬之孔翠繁采炫乎繒紉雜佩耀

乎珠貝南通印度之途北達堅昆之地敝王路於夷庚咸不脛而
 自致班陸離其駭矚信閔富而奢麗睇百產之蕃茂識元化之醴
 粹釀飲哺燕騁歌程戲蹈舞皇風謳歛慈懿詠阜財於南薰介景
 福於既醉伊涼雜作侏僂兼備稽首而稱眉壽者蓋數萬以二下
 至寄棘所屏豪猾頑讒虞刑流五堯德宥三儕胥靡以輸作隸都
 尉之所監殖嘉穀而鉏莠用馴武而艾貪慶再生於鴻造沃愷澤
 之柔涵感祝網於至仁漸心格而意慙鴟集魯而音好茶殖周而
 味甘繫橫戈而負弩或釋赭而解鉗登名籍於韎韜復戶版於黎
 黔遣犯年滿者滿洲蒙古送伊犁披甲咸礪瑕而礪玷浴益獎之
 黑漢軍人綠旗充伍漢人改入民籍
 潭潭荷蒼緯之旭升溯元萌於初函瞻上瑞之告符炳珠緯於弧
 南扶絜耆耨招攜丁男瑪努罪鄉薰蒸醢醢音雜五土鞠臆呢喃
 願寶命之鳥奕齊升恆而永瞻其降蕃則突厥舊庭瓦刺遺種初

風鶴之貽愕避旗鏖而震竦聞我綏輯款附相踵象百合於溟渤
浩東注而靡墜列周廬以星布環高牙之雲聳牛馬谷量茹酪飲
運藉大廈以併幪盜風雨之是恐以迨天方部族列城星拱戍校
是鎮劄侯所董侔三壤於中邦歲賦銍而納總采寶璞以漉波藝
甘瓜而被隴均受我羈銜馴其鷲勇同卉木之發陳欣向榮而萑
葦云集安宅慈恩實重遙祝遐齡膜拜相擁都盧之技畢呈優鉢
之花交捧演瞿曇之法者多羅貝葉梵唄以潮湧傳墨克之教者
摩訶兜勒調絲而擲孔願介壽於南山巨元會而長輩外臣則奉
朔之邦納琛之域謁大鴻臚隸典屬國遣侍子以來庭集交闈而
受職通貢道於丹梯列互市於紫塞勃律之香充溢乎筐篚大宛
之驥弭馴乎珂勒罷能毳毼毼毼所織珍麗斑斕不知紀極裴矩
之所未圖甘英之所未識古稱絕徼今爲闐闐磴磴卽卽師象山

則覃沃膏澤詠歌聖德溥嘉惠於殊風聿皇心之永錫贊普奚斤
禮容修飭留犁撓酒旋舞揚抑詞不盡詳舌人宣臆祝福履之綏
將羸時萬而時億斯時也大球小球罔不來旅居國行國罔不式
序天無別風地無淮雨和風蓬蓬以八律青雲滄滄而千呂占黃
氣於震旦識貞符於華渚春暉融怡茂育六宇喙息者咸歌岐行
者畢舞紛鱗集而仰流蓋不遑於窺處遂有竊匿名王呼衍別族
初聲援乎頡利俄構豐於大祿遙增擊而高逝避戰蝸之鱉觸烏
三匝而靡棲依羅刹以蜷伏維威弧之西指盡大圓之所覆覺温
禺於鼓下縛兜題於馬足懼塗山之後期鑄昭華而貢玉白鹿初
賓未絜厥屬德音彌章帖然思服越虬熙日陽鳥就燠蓄愨者十
有五年乃遷喬而出谷爾乃捆載扶攜不寧斷續蓬沙際天榛莽
極目陰嶺犖确陽冰碣磔格拒鋒鏘跋涉川陸元冬結鞞朱夏駐

穀險阻艱虞未悔心而卻曲蓋瑣尾之餘尙七萬戶有奇來叩我
荒服 皇上嘉呼韓之寶享閔吾離之迫逐曰天人和會協爾吉卜
克有爾師惟文母福沛汪濊廣涵育度水泉相林麓絳旃裘茸毳
屋儲餼糒孳畜牧油雲霽霽甘津滋漉其發自瓊林大盈者朱提
地寶溢二十萬而贏俾樂郊之我穀復召單于驛昆莫陪獵長揚
侍宴五柞陳角觝之戲奏天子之樂飫當戶以肴烝醑屠耆以醴
酌錫冠帶賜名爵榮逾始望以喜以愕歸告部人湛恩磅礴睢睢
盱盱西音競作祝鳳紀之增赫播如徽之懿鑠呼萬歲三響會中
岳浹百族以臚歡極四和而無垓信大孝之備矣育含識而咸若
於是建牙持節之臣宜禾効穀之屬咸抃躍以稱曰昇界天街古
所未通參狼大野寥廓莫窮惟聖武之揚故保大定功括地絡而
和同惟聖孝之備故殊音異服餐顙氣之鴻綱介純嘏以衍慶問

謠俗而采風書契以來未聞崦嵫之野駢衍而頌璇宮也夫奉以
殊域之翠戴乃爲至崇養以別國之珍貢乃爲至豐祝以荒裔之
歌謠乃爲大合萬靈以祈福於高穹曷乎哉黃神蒼牙莫我比蹤
又何論稽櫟櫛於禹迹畫圻甸於堯封徒以九野之內尊修已而
戴陳鋒哉臣乃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帝錫嘉祥惟德克受俾熾而
昌百祿益阜謨烈重光丕基孔厚篤生聖皇啟以聖母於維聖皇
軼古莫耦於維聖母平格益壽大化翔洽彌於細柳古曰西陬仙
釋之藪驚峯鹿苑荒唐什九瑤池閬風渺茫何有方趾圓顛實皆
黔首格之斯孚如指隨時前古德涼畫疆而守狃狃榛榛鴻荒未
剖皇耆其武靈夔震吼柔祇效珍如闢於丑疏鑿涂軌區畫畎畝
旣字孩幼亦頤耆叟蕃殖鯤鯪溫煦敷戴堯如天喁喁額手推
本思齊曰皇太后舞者旋袂謳者拊缶聲聞感屈牲牲奔走來值

嘉辰厥衷天牖貢其龍媒亦獻春酒眾籲紫霄以祈黃耆帝曰貺
哉天地長久遐躅軼前榮光炳後臣作頌聲寫模眾口億萬斯年
昭回星斗三十八年擢侍讀開四庫全書館命爲總纂官昫貫徹
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
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
提要冠簡首上輒覽而善之又奉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類皆
昫手所訂評隲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論者謂本朝大
手筆推昫一人四十一年擢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
居注官旋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四十七年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
閣事改任不改缺乃異數也時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昫撰表上進
其文曰伏以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愍光藝苑定千秋
之論立綱維於鼇極函列雲珠媿刪述於龍躡契昭虹玉理符心

矩絜三古以垂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
臣等誠歡誠抃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太清耀東壁之星
懸圃三成上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媯遂吐其天苞繪畫成
形白阜肇圖其地絡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籙授黃神始貯靈
蘭之典洞庭秘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
金策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維孔鮒之承家謁
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蚪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
於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讎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
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
勘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
天寶鈿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
之幘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櫓莫不前徵邃古丹壺溯合雒之蹤

悉發空林青簡，狂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藁存班固。爬羅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撥拾畸零，均給以螺丸麻紙。精鏐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贖重緝，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矢，獵文林辨囿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輿而韞轄軌，順經涂。儻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既丐殘膏。驚廣彌蕪百兩篇，更珍贗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留。或如詳綠紉紅，踵駭文而莫悟。蘭臺度貯多如賄，改漆經棗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秘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熙累洽，雲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榮鏡登閣，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思。

周融如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瑞席蘿圖神凝松棟播威稜於
十曲響震靈夔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鷲帝媯歌詠已題九萬瓊
牋臣向編摩更輯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
永付長恩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湖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
於義海昭陽韶歲特細翰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帙例取
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榛楛宜剪命
刊削其譌言瀝液堪珍勅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
古罍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臏或有存留宛委藏餘不
無佚漏十行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啟獻書之路逸經
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振舵孟家東洛之船玉
軌飛鈴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宇多王粲之所未聞筍束金繩率
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紫認槐廳之

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濡香品第詳分其甲乙天潢
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叨楊億
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驥雲路以彈冠粉署
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槩學官願効其一長切線割圍博士
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龍墀增置鈔胥競抽豪於
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粉本鉤摹隸與蚪兼備古今絲痕嫺扁曹
連什五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竒良均稽研於計簿提綱挈領董成
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棊几
筠簾傳餐徧給於大官珉糜珠餽溫鑪圍炭紋凝鸚鵡之青朗覽
涵冰色映玻璃之白花飄入直地同兜率天宮蓮炬分行人到娜
嬛福地瓊箱牒送金搜膾囊帷蓋之餘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華
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辦香霏辟

惡擁書何止百城瀆漬隄糜削稟盜惟兩屋譬入眾香之國目眩
瞶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駭聞見
所未曾實令虎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睿鑒提玉尺以
量才仰稟天裁握銀華而照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璣卽荷絲綸務
奪完璧吳澄易翼辨顛倒乎陰陽楊簡詩音斥混淆乎周漢稗官
剿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摘象胥之論異醮章祈福發凡於
劉跛之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原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
衢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泊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聖訓彌
彰鑿澄珠礫詰經忌鑿黜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溯編年於麟筆
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贗古誣真五柳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
除釋老之編五蠹九姦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校寫其青
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香奩脂盞之篇金谷

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聖主之
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開緘丹毫親詠五
家易說歧塗附闢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詳乎括地前車後鑿
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
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儻洪
咨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瀋四箴誤註靈知顏巷之心二佛同
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
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
借古香醜鵠細辨班書碎腋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釁示鑿戒於
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
扶餘班范之訛傳竝訂黨碑再勒嗟揖盜而開門權燄彌張嗤教
星而替月西湖游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

射宋鈔僅贖蒐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
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愧彼中
興至正刑章斥其左袒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酈註桑書剖源
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逾漢雋之精經笥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
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
淵源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畧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
徵蘇頌算窮杪忽九章研鮑澣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
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衍
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遺事深譏首鼠於宋
元曲洎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絀聰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
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纂詞條而
擢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

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誤墓太平御覽徒粉飾乎
嘉名困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竈取乎卮言南宋
枝談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
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翥之膠竝採郊
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
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
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詹初論
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之癖楊維禎取其辨統而頌莽則
當誅劉宗周閔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獨斷咸稟睿裁懿此
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
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
儀璘懸耀揆景鳧趨鏞棧先鳴聆音麝集鯨鐘方警啟蓬館以晨

登鶴籥巖關焚蘭膏以夜繼披文計數盈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
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傳寫相爭齊炙汗
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於漆籌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
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乾行至
健七旬之念典彌勤離照無遺一字之褒譏恆審梁騶練士庚郵
遞初寫之函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
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爲金兼搜刊板之訛辛或作羊
細檢鈔書之謬豪釐不漏戩旁添待補之戈塗黜必嚴羅上辨續
加之罔削除不盡時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指其竟同曳白
明周繼芥共欽睿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愧心生奮若夫考勤校
惰督課雖詳荷寵邀榮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兩
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梁聯句聽鳳律之新聲芸署題名踵

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祖帖雙鉤帙簇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擢穎
膩魚子之華賤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罌翠管細縈百和之
香錦段香羅交映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鋌貯朱提珍毳豐茸帕裁
白氍毹盤列飭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宣
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恩惟以文章爲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
別採華英先爲縮本曩長庚之紀歲慶叶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
符奎聚八年敬繕挹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
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眾手以經營倏逾數載香薰蘭櫝方
粗就而未終閣聳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瀚初如江別爲三
筆海朝宗繼乃瀆增以四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
觀成之可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勒總策之鴻裁已盈一部
插籤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

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人九集之非嚴汰而盜拘門戶上沿虞夏咸挹海以求珠下采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篋璋分圭合延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採錄真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本總歸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岳俾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於今而

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囊螢
識同闕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通仙延緩歲時僅類鞠通之食
墨仰蒙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捨
望學的而知歸一簣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寶笈對軒鏡之澄
光恭進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範狀若疊矩而重規因之
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
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
烏玉連綿告歲竚看四奏天闈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
化帝機運經緯之功皇極敷言王路示會歸之準觚棧雲構鬼竅
乎銀榜璇題方策星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
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之日月竝五經以
垂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

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上覽之
歎曰此必紀昉所爲特賚書幣四十八年轉左侍郎明年充會試
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又明年晉左都御史轉禮部尙書充經筵
講官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七年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
設粥廠十振饑民全活無算又奏請考試春秋廢胡安國傳用左
傳本事爲文參以公羊穀梁之說得旨允行六十年定內禪禮儀
昉參稽經訓綜以會典諸書斟酌進呈皆次第施行嘉慶元年充
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尙書八年癸亥六月壽八旬上遣官贖上方
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與抗節
被殺無異請與未被污者畧示區別量予旌表事得施行十年復
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卒年八十有二
賜祭葬予諡文達昉歷事兩朝以才學受特達之知造膝納言多

所啟沃實錄館請甄敘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昀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倩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上輒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某科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上召昀問之頓首曰如臣卽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上含笑事遂寢昀於書無所不通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閒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昀莫屬其學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爲世所宗嘗謂說文爲字學之祖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林罕之說指爲晉愷令呂忱所增入攷慎自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又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其數亦具在則罕所稱呂忱字林多補許氏遺闕者特廣收說文

未收字耳非增入說文也字林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韻炯字
涇字四江韻嘍字之類注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不載是其明證
熹蓋未詳考也又謂韻書迄今蓋數變陋者類稱沈約好古之士
則據陸法言切韻爭之不知法言之書實竊據沈約而作約書雖
唐代已亡今不可見然約既以聲病繩人則約之文章必不自亂
其例所用四聲卽其譜也今取其有韻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
聲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纔一二仄聲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韻
者無一焉陸氏所作豈非竊據沈譜而稍爲筆削者乎其敘歷述
呂靜夏侯該陽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獨不及約約書隋
志著錄開皇閒不應遽亡同時撰集之顏之推又生長梁朝不應
不見知法言諱所自來不欲著之也又謂戴東原於等韻之學以
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

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孫炎之末派旁支也其源流精審證據詳明諸皆類此生平精力萃於提要一書未嘗別有撰著自謂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吾人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所著閱微草堂五種皆虞初家言讀者會其旨趣尊漢薄宋之意亦具於是矣阮元曰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恆閒世一出河閒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

千餘年而昀生其地起家申科歷躋清要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
全書會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聖治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尙書
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嗚呼可謂通儒矣

文學傳五終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三

